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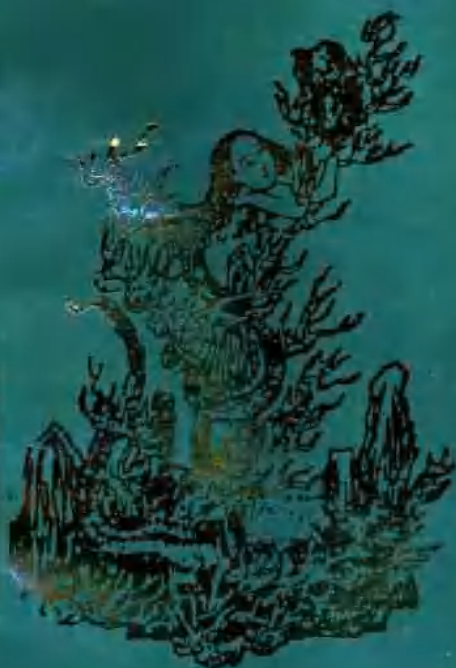
钱振民 编纂

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八

释道方技

一



钱振民编纂

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八)

释道方技^①

黄山书社

目 录

赵 廓	(1)
张 宽	(1)
汉 武 帝	(2)
鞠 道 龙	(2)
惠 凝	(3)
营 陵 人	(4)
郭 璞	(5)
陈 甲	(5)
建业妇人	(6)
沛 国 人	(6)
临 海 人	(7)

谢南康	(8)
腹癭病	(8)
李子豫	(9)
东兴人	(9)
幸 灵	(10)
南郡掾	(11)
葛 玄	(12)
身毒国道人	(16)
寒霄国画工	(17)
赵 高	(17)
韩 稚	(18)
刘 向	(19)
董仲君	(19)
张 承	(20)
周武王	(21)
扶娄国人	(22)
王 溥	(22)

东 方 朔.....	(23)
庾 宏 奴.....	(25)
袁 安.....	(25)
陈 仲 举.....	(26)
王 仲 文.....	(26)
李 镇.....	(27)
杨 林.....	(27)
宜阳女子.....	(27)
麻 姑.....	(28)
范 光 禄.....	(29)
管 辂.....	(29)
客 隐 游.....	(30)
赵 侯.....	(31)
王 徽 之.....	(31)
刘 德 愿.....	(32)
竺 法 义.....	(32)
法 朗.....	(33)

王 淮 之	(33)
周 珙	(34)
释 法 智	(35)
张 兴	(35)
史 世 光	(36)
董 吉	(37)
陈 秀 远	(38)
周 彦 奴	(39)
阳羨书生	(40)
元 稚 宗	(41)
释 摩 腾	(42)
康 僧 会	(43)
支 遁	(47)
佛 图 澄	(50)
释 道 安	(62)
鸠摩罗什	(65)
杯 渡	(69)

释 宝 志	(74)
释 昙 颖	(79)
赵 逸	(79)
南徐士人	(81)
杜 伯	(81)
公 孙 圣	(82)
燕臣庄子仪	(83)
王 宏	(83)
宋 皇 后	(84)
徐 光	(84)
王 凌	(85)
夏 侯 玄	(86)
金 玄	(86)
经 旷	(87)
太 乐 伎	(87)
邓 琬	(88)
孔 基	(89)

支 法 存	(89)
张 超	(90)
魏 辉 俊	(90)
真 子 融	(91)
张 裨	(91)
羊 道 生	(92)
释 僧 越	(93)
江陵士大夫	(93)
徐 铁 白	(94)
萧 续	(95)
乐 盖 卿	(96)
康 季 孙	(96)
弘 氏	(97)
朱 贞	(97)
北齐文宣帝	(98)
梁 武 帝	(99)
韦 戴	(100)

羊 聘	(100)
刘 毅	(101)
诸葛元崇	(102)
吕 庆 祖	(103)
后周女子	(103)
苏 娥	(104)
沈 庆 之	(105)
徐 文 伯	(106)
萧 睿 明	(107)
解 叔 谦	(108)
曾 康 祖	(108)
灵 隐 寺	(109)
稠 禅 师	(110)
空如禅师	(112)
骆 宾 王	(112)
王 瑱	(113)
江 融	(113)

周 兴	(114)
榼 头 师	(114)
金 荆	(115)
胡 亮 妾	(115)
张景先婢	(116)
花 严	(117)
唐 望 之	(117)
杜 景 佺	(118)
黑齿常之	(118)
顾 琮	(119)
张 易 之	(119)
崔 玄 玮	(120)
宋 善 威	(120)
魏 徵	(120)
娄 师 德	(121)
王 显	(121)
授判冥人官	(122)

王 无 导	(123)
路 敬 潜	(123)
甘 子 布	(124)
刘 仁 轨	(124)
任 之 选	(125)
王 子 贞	(125)
周 允 元	(126)
杨 玄 亮	(126)
赵 玄 景	(127)
何 婆	(127)
来 婆	(128)
祖 珍 俭	(128)
叶 道 士	(129)
河南妖主	(129)
梁州妖主	(130)
明 崇 俨	(130)
刘 靖 妻	(131)

鼎 师	(131)
李 慈 德	(132)
叶 法 善	(132)
罗 公 远	(133)
惠 范	(133)
贺 玄 景	(134)
薛 怀 义	(134)
李 淳 风	(135)
白 行 简	(136)
许 至 雍	(137)
大业客僧	(139)
李 大 安	(140)
尼 修 行	(141)
李 山 龙	(142)
尼 法 信	(144)
谢 氏	(145)
河南妇人	(145)

张公瑾妾	(146)
冀州小儿	(148)
李 寿	(149)
李 知 礼	(149)
王 范 妾	(151)
释 知 苑	(152)
李恒沙门	(153)
刘公信妻	(154)
赵 文 昌	(155)
柳 俭	(156)
赵 文 信	(157)
豆卢夫人	(157)
昙韵禅师	(158)
刘 弼	(159)
张 崇	(159)
释 开 达	(160)
释 道 泰	(160)

徐 荣	(161)
邢 怀 明	(162)
释 道 罔	(162)
彭 子 乔	(163)
张 应	(164)
刘 龄	(165)
陈 安 居	(166)
董 青 建	(169)
张 法 义	(171)
李 义 琰	(173)
馆陶主簿	(173)
方 山 开	(174)
店 妇	(175)
王 会 师	(175)
河间男子	(176)
岑 文 本	(177)
天竺胡人	(177)

宜 城 民	(178)
韦 庆 植	(178)
赵 太	(179)
通 公	(180)
阿 秃 师	(181)
元 徽	(182)
岐州寺主	(182)
杜 嶷 妾	(183)
陈 莽	(183)
季 全 闻	(184)
王 珍	(185)
后周太祖	(185)
惠 炤 师	(186)
滕 景 直	(188)
留 宠	(188)
尔朱世隆	(189)
刘 敏	(189)

李 广	(189)
王 氏	(190)
强 练	(191)
徐 庆	(191)
周 仁 执	(192)
续 生	(192)
绛 州 僧	(193)
宋 子 贤	(194)
石壁寺僧	(194)
邢 文 宗	(195)
李 信	(195)
徐 敬 业	(196)
仪光禅师	(197)
法 将	(199)
洪昉禅师	(200)
长乐村圣僧	(206)
屈突仲任	(206)

李 思 元	(209)
僧 齐 之	(211)
张 无 是	(212)
马 子 云	(213)
李 虚	(214)
牛 腾	(216)
普 贤 社	(218)
李 之	(219)
杨 慎 矜	(219)
午 桥 民	(220)
晋阳人妾	(221)
王 儵	(221)
裴 仙 先	(222)
张 去 逸	(225)
王 旻	(226)
北山道者	(227)
杜 生	(228)

周 贤 者	(228)
明 达 师	(230)
僧伽大师	(231)
和 和	(232)
宇 文 融	(233)
崔 造	(233)
薛 邕	(235)
志 公 词	(236)
净 满	(236)
娄 师 德	(237)
唐王皇后	(237)
郑 蜀 宾	(238)
刘 希 夷	(239)
毋 旻	(239)
成 珪	(240)
唐 玄 宗	(241)
唐 肃 宗	(242)

李元平	(243)
婺州金剛	(244)
卢 氏	(245)
李惟燕	(246)
孙 明	(247)
三刀师	(248)
宋参军	(248)
刘鸿渐	(250)
张嘉猷	(251)
龙兴寺主	(252)
陈 哲	(252)
王 琦	(253)
张御史	(255)
李 昕	(257)
李 洽	(257)
王 乙	(258)
钳耳含光	(259)

席 豫	(261)
苏 颙	(261)
张 纵	(262)
杜 暹	(263)
辅 神 通	(263)
句容佐史	(264)
万 回	(265)
许 裔 宗	(267)
秦 鸣 鹤	(267)
周 广	(268)
义 福	(269)
杨 慎 矜	(270)
张 嘉 贞	(271)
徐州军士	(271)
田良逸 蒋含弘	(272)
慈 恩 僧	(274)
窆 易 直	(275)

刘逸淮	(275)
牛 师	(276)
刘禹锡	(277)
苗晋卿	(277)
关司法	(278)
姜抚先生	(279)
明思远	(280)
周士龙	(281)
李长源	(281)
双圣灯	(282)
李 恒	(283)
窦凝妾	(283)
东岩寺僧	(285)
元 载	(287)
卢 骈	(287)
崔 雍	(288)
李彦佐	(289)

李处士	(289)
王居士	(291)
郑虔	(292)
杜思温	(293)
柳及	(294)
韦泛	(296)
乔琳	(297)
刘邈之	(298)
裴谕	(300)
李揆	(301)
道昭	(303)
豆卢署	(303)
薛少殷	(304)
袁孝叔	(306)
张轶	(307)
陈彦博	(308)
陆宾虞	(309)

张 宣	(310)
庞 严	(311)
武 殷	(312)
李 生	(313)
马 奉 忠	(314)
赵 昌 时	(315)
崔 无 隐	(316)
杜 巫	(318)
张 佐	(319)
韦 氏 子	(322)
延州妇人	(324)
琴 台 子	(324)
卢 生	(325)
刁 俊 朝	(326)
定 婚 店	(328)
狄 仁 杰	(330)
崔 元 综	(330)

田 预	(331)
王 峻	(332)
袁 嘉 祚	(332)
桓 臣 范	(333)
崔 元 综	(334)
卢承业女	(334)
车 三	(335)
颍阳日者	(336)
袁 天 纲	(336)
张 罔 藏	(341)
张 柬 之	(344)
陆 景 融	(344)
程 行 谌	(345)
魏 元 忠	(346)
裴 光 庭	(347)
安 禄 山	(347)
衡 相	(348)

马禄师	(349)
李含章	(350)
尚衡	(350)
柳芳	(351)
卢齐卿	(351)
梁十二	(352)
冯七	(353)
马生	(354)
卖馓媪	(355)
姜皎	(356)
李棱	(356)
李行修	(357)
张正矩	(360)
段文昌	(361)
崔朴	(362)
裴度	(364)
李顾言	(365)

吴少诚	(366)
崔玄亮	(366)
卫次公	(367)
回向寺狂僧	(368)
华阳李尉	(369)
乐生	(371)
宋申锡	(373)
卢叔伦女	(374)
卢叔敏	(375)
公孙绰	(377)
严武盗妾	(378)
尉迟敬德	(379)
崔圆	(380)
术士	(382)
李栖筠	(382)
孟君	(383)
李公	(384)

李 宗 回	(385)
袁 滋	(386)
崔 洁	(387)
李 君	(388)
郑 还 古	(390)
骡 鞭 客	(390)
陈 生	(391)
周 隐 克	(393)
张 士 政	(393)
安禄山术士	(394)
治针道士	(394)
宋 师 儒	(395)
唐 庆	(396)
陈 季 卿	(397)
泓 师	(399)
范 氏 尼	(401)
秀师言记	(402)

白 皎	(403)
王 生	(406)
贾 笼	(407)
金 刚 仙	(409)
郑 德 璘	(411)
贾 耽	(414)
麴 思 明	(416)
韦 丹	(417)
吕 群	(419)
李 敏 求	(421)
叶 静 能	(424)
胡 媚 儿	(425)
板桥三娘子	(426)
慵 残	(428)
刘 弘 敬	(430)
韦 判 官	(432)
玄 奘	(434)

李	源	(435)
崔	从	(436)
历	阳	嫗 (436)
李	蒙	(437)
卢	婴	(437)
华	佗	(438)

赵 廓

武昌赵廓，齐人也。学道于吴永石公。三年，廓求归。公曰：“子道未备，安可归哉？”乃遣之。及齐行极，方止息。同息吏以为法犯者，将收之。廓走百余步，变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见而又逐之。复变为白虎，急奔，见聚粪，入其中，变为鼠。吏悟曰：“此人能变，斯必是也。”遂取鼠缚之，则廓形复矣。遂以付狱，法应弃市。永石公闻之，叹曰：“吾之咎也！”乃往见齐王，曰：“吾闻大国有囚，能变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围之。廓按前化为鼠，公从坐翻然为者鹞，攫鼠而去，遂飞入云中。

（出《列仙传》）

张 宽

张宽字叔文，汉时为侍中。从祀于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

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年，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

（出《汉武故事》）

汉 武 帝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如此者数过，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嬖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仍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焉。

（出《太平广记》）

鞠 道 龙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

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绦绾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出《西京杂记》）

惠 凝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阅。一比丘云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身立道已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罗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

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曾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

时魏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并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出《洛阳记》）

营 陵 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往。当出户时，奄忽

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出《搜神记》）

郭 璞

扬州别驾顾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树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甚大非常，有顷遂灭。（出《搜神记》）

陈 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藪，欲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士人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后，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

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吾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记》）

建 业 妇 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

（出《搜神记》）

沛 国 人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

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蓂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也。”言讫，其三子之言语忽然周稳，盖能知过之故也。（出《续搜神记》）

临海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夜中，有入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续搜神记》）

谢 南 康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曰：“汝看我背后人。”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耳。”于是婢与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复来。”良久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

（出《续搜神记》）

腹 痾 病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痾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即豁然除愈。

（出《续搜神记》）

李 子 豫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疾，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转，大利，所病即愈。

（出《续搜神记》）

东 兴 人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若哀乞，直是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皆断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时死尽灭门。

（出《搜神后记》）

幸 灵

晋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与人群居，被人侵辱，而无愠色，邑里皆号为痴，父兄亦以为痴。常使守稻，有牛食稻，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整理其残乱者。父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驱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得终其性矣。”

时顺阳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双。灵作讫而未输，俄而被人窃，窃者心痛欲死。灵曰：“尔无窃吾楫子乎？”窃者不应，须臾痛甚。灵曰：“尔不以情告我者，死！”窃者急，乃首应。灵于是以水饮之，病乃愈。船成，以数十人引一艘，不动，灵助之，船乃行。从此人皆畏之，或称其神。

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才属。灵以水喂之，应时大愈。又吕猗母黄氏，痿痺一十余年。灵去黄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谓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灵曰：“试扶起。”子是两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令饮之。

高悝家内有鬼怪言语，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厌之，

而不能绝。灵至门，见符甚多，曰：“以邪救邪，岂得已乎？”并使焚之，其鬼怪遂绝。尔已后，百姓奔赴如云。

灵救愈者，多不敢报谢。立性至柔，见人即先拜，辄自称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

（出《豫章记》）

南 郡 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同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予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小人云：“住居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

（出《灵鬼志》）

葛 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

尝船行，见器中藏书札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能为何事，可见得否？”玄曰：“符亦何所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尔。”玄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处，玄乃取之。

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还。人问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

玄常过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主人使玄饮酒。精人言语不逊，玄大怒曰：“奸鬼敢尔！”敕五伯曳精人，缚柱鞭脊。即见如有人牵精人出者，至庭抱柱，

解衣投地，但闻鞭声，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语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与汝三日期，病者不愈，当治汝。”精人乃见放。

玄尝行过庙，此神常使往来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骑乘。中有大树数十株，上有众鸟，莫敢犯之。玄乘车过，不下，须臾有大风回逐玄车，尘埃漫天，从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止风，风便止。玄还，以符投庙中，树上鸟皆堕地而死。后数日，庙树盛夏皆枯，寻庙屋火起，焚烧悉尽。

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河伯处，可乎？”鱼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

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与客语，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

诸书生请玄作可以戏者，玄时患热，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结衣，答曰：“热甚，不能起作戏。”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还复床上。及下，冉冉如云气，腹粉着屋栋，连日犹在。

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人口中，玄嚼之，

故是饭也。玄手拍床，虾蟆及诸虫、飞鸟，燕、雀、鱼、鳖之属，使之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为客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杯亦不去。画流水，即为逆流十丈许。

于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从中国来，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冠，人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诏问公之比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惭，遂不知所之。

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

常从帝行舟，遇大风，百官船无大小多濡没，玄船亦沦失所在。帝叹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

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钩，船没已经宿。忽见玄从水上来。既至，尚有酒色，谢帝曰：“昨因侍从，而伍子胥见，强牵过，卒不得舍去，烦劳至尊暴露水次。”

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树，以杯盛之，杯至即汁出，杯满即止。他人取之，终不为出也。

或有请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随去。行数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须臾死，举头头断，举四肢四肢断，更臭烂虫生，不可复近。请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见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还向玄死处，已失玄尸所在。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而步。

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

语弟子张大言曰：“吾为天子所逗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炬灭。良久风止，忽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

邻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折也。

（出《神仙传》）

身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身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

（出《王子年拾遗记》）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工人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皆无一眼。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

（出《王子年拾遗记》）

赵 高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鬓发绝青，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闾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子婴曰：“于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

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子咸阳狱，纳高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

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于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也。及高戮，子婴弃尸于九逵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

（出王子年《拾遗记》）

韩 稚

汉惠帝时，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韩稚者，终之裔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君之使，闻圣德洽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东极扶桑之外，有泥离国，亦来朝于汉。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言，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云：“五运相因，遁生遁死，如飞尘细雨，存歿不可论算。”问：“女娲已前可闻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揽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牺轩以往，屑屑焉以相

诛灭，浮靡器薄，淫于礼，乱于乐，世俗浇伪，淳风坠矣。”稚具以闻，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之所知。

（出王子年《拾遗记》）

刘 向

汉刘向，于成哀之际校书于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藜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烂然火明，因以照向，说开辟已前事，乃授《洪范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闻金卯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之焉。”乃出怀中竹榜，有天文地图之事。于歆，从向授此术。

（出王子年《拾遗记》）

董 仲 君

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与之语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见乎？”仲君曰：

“可远见而不可同于帷席。”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暗海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暗海。

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图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轻纱幕中，宛若生时。帝大悦，问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亲近乎？此石毒，特宜远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乃筑梦灵台，时祀之。

（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 承

孙氏怀张承时，乘轻舸于江浦，忽见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咒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紫而将还，置于房中，一宿不复见，母嗟惜之。邻中相谓曰：“昨

者，张家有白鹄聳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鹄是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阖闾葬其妹，殉以美人宝剑珍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云覆其溪谷，美女游于冢上，白鹄翔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于孙位极入臣，擅名江表。若生于，可以名为白鹄。”后承生昭，位辅吴将军，年九十，蛇鹄之祥也。

（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 武 王

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怒，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乃回惑，使诸国灭其烽燧。

及武王伐纣，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得赤玉玺，文曰：“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纪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乃元元之类，嗟殷亡之晚，恨周来之迟。

（出《拾遗录》）

扶娄国人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为虎口中生人，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子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佳丽子时。乐府皆传此伎，至宋代犹学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绝。乃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

（出《拾遗录》）

王 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玕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赀，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廩，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

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彊，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得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

（出《拾遗录》）

东方朔

汉武帝宴于未央，方啖黍臠，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赭皱，须发皓白，拄杖僂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叟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

幸瓠于河，闻水底有弦歌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纓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曰：“闻水底奏乐，

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胜欢喜，故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賫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

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

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

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德不足当雅贶。”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翁等忽然而隐。

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而，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叹此事，又服朔之奇识。

（出《幽明录》）

庾 宏 奴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傍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

（出《幽明录》）

袁 安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此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焉。

（出《幽明录》）

陈 仲 举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

（出《幽明录》）

王 仲 文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提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

（出《幽明录》）

李 镇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出《幽明录》）

杨 林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出《幽明录》）

宜阳女子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

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间，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出《幽冥录》）

麻 姑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啖脰；华本者，好啖鳖臠。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臠，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啖一脰，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脰，唤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醉，唤家人捧蛇皮肉来。麻姑见之，呕血而死。（出《齐谐记》）

范光禄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发衣示之，因以刀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

（出《齐谐记》）

管光禄

管光禄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冢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管光禄，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光禄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光禄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光禄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故车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人，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

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着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辂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辂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

（出《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取山鸡毛置器中，使辂筮之。辂曰：“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

（出《异苑》）

客 隐 游

魏安厘王观翔鹄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鹄而献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人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无用之用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也。

（出《异苑》）

赵 侯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嘯，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屐，因仰头微吟，双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日，即掩鼻不脱。仍稽顙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

（出《异苑》）

王 徽 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终不入，投地。怒，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殒。

（出《异苑》）

刘 德 愿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搜觅，了不见人。刘明年被诛。

（出《异苑》）

竺 法 义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善，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湔洗脏腑，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纳剖之，语义曰：“汝病已除。”梦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业。故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象。”意者义公梦其是乎？义以太原七年亡，宋尚书令傅亮撰其事迹。亮自云：其先君与义游，义每说其事，辄凜然增肃焉。

（出《述异记》）

法 朗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有余里，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礼。见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视之，容色光悦，病状顿除，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礼覲。”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惠若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中山，为大法师，道俗宗之。

（出《冥祥记》）

王 淮 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

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出《冥祥记》）

周 瑯

晋周瑯，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瑯年十六，便蔬食诵经。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八关斋，及请其师竺佛密、支法阶，佛密令持《小品》斋转读。三日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甚惆怅。瑯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毕，本家恨不得经，密益蹶踖。

有顷，闻叩门者，言送《小品经》。瑯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着单衣袂，先所不识，又非时人，疑其神异，便长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肯进，曰：“斯夜当来听经。”比出不复见，香气满宅。既而视之，乃是《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

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瑯遂出家，字昙疑，讽诵众经二十万言。（出《冥祥记》）

释 法 智

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而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容身处不烧。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丛棘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过搜觅，辄无见者，遂得免。后径出家。（出《冥祥记》）

张 兴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呼：“閤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勤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蹶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

无由得出，虑有觉者，乃却自械。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蹙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获免焉。

（出《冥祥记》）

史 世 光

晋史世光，襄阳人。咸和八年死于武昌。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灵座，着衣具如平日，语信曰：“我本应堕狱中，支和尚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小品》，又来在座。

世光生时，以二幡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幡送我。”信曰：“诺。”便绝死。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复道而还，倏忽乃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与信去时，其家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

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簪髻，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着此也。”后乃着天冠与群天人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屡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凡声。家人悉闻之，然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有顷去，信自送，见世光入一黑门，寻即出来，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撈拏，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坐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车将军

（出《冥祥记》）

董 吉

董吉，於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困。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后，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退回叹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溷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

吉颈，及渡，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悲恨。寻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俯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

吉家西北，有山高险，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降伏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寂然无妖，民害稍止。后有数人至，与吉言语良久。吉思惟非於潜人，穷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犯冒，恒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断。”吉曰：“仆贪此寂静，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喜为此，愿见祐助。”鬼答曰：“亦复凭君，不侵克也。”言毕而去。经宿，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记》）

陈 秀 远

宋陈秀远，颍川人。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湘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寝，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惟己将从何来，

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萤火者，明照流飞。俄而一室尽明，连空如昼。秀远遽兴，合掌喘息，见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危栏彩槛，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之，坐于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衣装不异世人。末有一姬，年可三十，青袄白裳，行至秀远而立。有顷，又一妇人，纯衣白布，遍环髻，持香花，前语秀远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养佛，故得转身作汝。”复指青白姬曰：“此即复是我前身也。”言殚而去，后指者亦渐隐。秀远忽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出《冥祥记》）

周 眡 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眡有一奴，使人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人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出，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颇疑之，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体事事详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唤

醒，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蜜中告余，有一蜜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此法。”（出《冥祥记》）

阳羨书生

东晋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奩子，奩子中具诸饌肴，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

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障，书生仍留女于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

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言。”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许，共宴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

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至太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餉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

（出《续齐谐记》）

元 稚 宗

宋元稚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恠在郡。恠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脔截，具如治诸牲畜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剖

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此可戒耳。斋会之日，悉着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蒙，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尔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

（出《祥异记》）

释 摩 腾

释摩腾，本中天竺人也。美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狂。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

逮汉永平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事傅毅奏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

遇见摩腾，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洛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

相传云：外夷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出《高僧传》）

康僧会

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厉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

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谡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亮学于谡，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

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末遇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之日，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方欲集众本译为汉文。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仪，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

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服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异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察检。”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苟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欺诳！”将欲加罪。

会更请三七日，权又特听。会请法侣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却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阇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又何由而兴？若其义教贞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于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貽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辞，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

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

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着不净处，以秽计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祝诸庙求福，命彩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遍，烧香忏悔，皓叩头于地，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请会说法，会即随人。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毕奉。

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

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竞》、《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俊，义旨微密，并见行于世。

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九月，会遭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帝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蔑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未能信。若必目睹，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敬信，于寺东更立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也，放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尔。

（出《高僧传》）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晋时初至京师，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隽彻，后进莫有继之者，乃见遁叹

息，以为重见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

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也。”时谢安、殷浩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为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后还吴，住支硎山寺。

晚欲入剡，谢安在吴，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水，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

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后遁既还剡，径游于郡。王故逐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警绝。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去，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铭以勸之。时论以遁

才堪经赞，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矇论》。晚过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

遁淹留建业，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优诏许之，资给发遣，事事丰厚。一时名流，并饯离于征虏亭。时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谢万石后至，值蔡暂起，谢便移就其处。蔡还，复欲据谢坐地，谢不以介意。其为时贤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毕命林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

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卵于地，壳破雏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

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晚年，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石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或云终剡，未详。郗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云宝为之作谥焉。（出《高僧传》）

佛 图 澄

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学，诵经数百万言。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灰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身草野，以观世变。

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

人之明戒。”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愿奉佛。时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枋头，人夜欲斫营。澄语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

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使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使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故权避。公今意改，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

襄国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往以敕语告之，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干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致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竞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

水大至，隍堑皆满。

澄闲坐叹曰：“后二日，当有一小人惊动此下。”既而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侮鲜卑奴。奴忿，抽刃刺杀其弟，执兄于室，以刀拟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谓薛合曰：“送我还国，我活汝儿，不然，共死于此！”内外惊愕，莫敢往观。勒乃自往视之，谓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诚为善事。此法一开，方为后害。卿且宽情，国有常宪。”命人取奴，奴遂杀儿而死。

鲜卑段末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与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

时刘载已死，载从弟曜篡袭伪立，称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叹曰：“刘岳可恻！”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亥时岳已被执。”果如所言。

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无不毕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替

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时徐光闻澄此言，苦劝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阵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时平之后，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岁晋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后，事澄益笃。

时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

石虎有子名斌，后勒以为子，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观佛像而发愿。

至建平四年四月四日，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太子弘袭位。

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改元建武。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颁，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

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举舁；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澄时止郢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而不识乎？”佐愕然愧忤。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而涕唾便利者。

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

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悦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覲虎，谓弟子僧会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悦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会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止。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

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侧，澄忽惨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众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说：“堕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任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验日时，正是澄咒愿时也。

伪大司马燕公石斌，虎以为幽州牧，镇有群凶凑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马还，至秋齐当痈烂。”虎不解此语，即敕诸处牧马送还。其秋，有人潜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杀其所生齐氏。虎弯弓捻矢，自视行斌罚，罚轻，虎乃手杀五百人。澄谏曰：“心不可纵，死不可生，礼不亲杀，以伤恩也。何有天子亲行罚乎？”虎乃止。

后晋军出淮泗，陇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嗔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因让虎曰：“王过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更化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

虎常问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谁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轻刑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玩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离等后并被戮灭。

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

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

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虎每

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屡行败绩，方信澄戒。

澄道化既行，以人多奉佛，皆营造塔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奉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者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后，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下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礼，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礼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黄河中旧不生鼃，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

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着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饲天马”。赵兴太守藉拔收送诣虎。先是，澄谓虎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某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虎与共语，了无异言，唯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语，令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光和中会，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销于壤，边荒不能尊。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期如何期，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颓。久游閭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凌云宇，会于虚游间。”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年事。虎遣马驿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能步行，云：“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若飞也。

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虎所重。尝言及隐士，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出。征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虽不得君临万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傲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饰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

共嘉其节，将欲激厉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其所止，遣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睨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所县矣。”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戍军追擒，并为所害。

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已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

澄尝与虎共处中堂，澄忽惊曰：“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与？”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入东阁。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以西，北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悟，遂便寓言，不复章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

先戒，故获免。

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以铁锁穿宣领，牵上薪积而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车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罢别室斋也。后月余日，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

至十一月，虎大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怆然曰：“不闻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至寺而慰谕焉。澄谓虎曰：“出人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息，苟操业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用刑酷滥，显戾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

终无佛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动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圻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鄜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号赴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仍窆之临漳西紫陌，即虎所创冢也。

俄而梁桀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戮，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光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長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以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沔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鄜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

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得见尸。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石。

虎曰：“石者朕也，师葬我而去矣。”未几虎死。后慕容隼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啖其臂。意谓石虎为祟，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隼蹴之骂曰：“死奴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汝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挞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后苻坚征邺，隼子暉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虎之验也。田融《赵记》云：“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圻。”澄既知冢必开，又尸不在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出《高僧传》）

释 道 安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为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休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闻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

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

至邺，遇佛图澄，因事澄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

既达襄阳，复宣佛法。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籍安高名，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造苻平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

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户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能克伏。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并切谏，终不能回。众以安为坚所延敬，乃共请曰：“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能不为苍生致一言耶？”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与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

仆射扶安登辇。俄而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陟会稽而观沧海，不亦乐乎！”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阳公懿戚，石越重臣，谓并不可，犹尚见距；贫道轻浅，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尽丹诚耳。”坚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师言，则先帝王无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抗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坚不从，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至须城，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距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山，晋军逐北三十余里，坚单骑而遁，如所谏焉。

安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冥头卢也。

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直殿，夜见此僧从窗而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

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诟可度脱？”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元年也。

（出《高僧传》）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善经律论，化行于西域。及东游龟兹，龟兹王为造金狮子座一处之。

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骠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临发，坚饯光于建章，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远之人故也。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

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尚有勍敌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

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因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已。

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迁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年称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梁谦、彭晃相系而反，寻亦殄灭。

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绩于合黎。俄有郭馨作乱，纂委大军轻还，为馨所败，仅以身免。

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叉治无效，少日资亡。

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为龙兴门。什奏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来异。龙者阴类，出人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住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人。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

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子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萱，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

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谳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音，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弼、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

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兴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譬如臭泥中生莲华，但采莲华，勿取臭泥也。

什初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

“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

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侧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谭，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谭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子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耳。

(出《高僧传》)

杯 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

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而将去。家发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渡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褛，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冻而洗浴，

或者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鬪子，更无余物。尝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

后欲往瓜步，至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盼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鬪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之心。李见芦鬪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鬪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日日供养。渡不甚持斋，饮酒啖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负鬪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衲及一木杯。后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渡云暂出，至暝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下，敷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皆生莲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鬪，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败衣。

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渡食之怡然自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鬪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止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渡曰：

“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命欣次第熟视，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赍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出，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皆存，不知渡所在。

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来其家。文殊谓渡云：“弟子脱舍身没后，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为许矣。

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倏者。渡手弄反覆，还投水，游活而去。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瞋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渡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反京师。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

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见迎奉。闻都下复有一杯渡，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于其家杯渡形相一种。陈设一合蜜姜及刀子陆香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见杯渡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姜为异尔。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二弟还都，云“杯渡已移

灵鹫寺”。其家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渡不答，竟莫测其然。

时吴部民，灵期使高丽还，值风，船飘经九日，至一洲边。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采薪，见有人于路，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十余里，闻磬声香烟，于是共称佛礼拜。须臾，见一寺甚光丽，多是七宝庄严，又见十余石人，乃共礼拜。还反行少行，闻唱道声。还往更看，犹是石人。灵期等相谓：“此是圣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见。”因共竭诚忏悔，更往，乃见真人。为期等设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众食竟，共叩头礼拜，乞速还至乡。有一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因问期云：“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壶，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住处，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着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谓期言：“但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目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于是辞别。令一沙弥送至门上，语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须从先路去也。”如言西转，行七里许，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

舫入淮，至朱雀，乃见杯渡骑大航栏，以捶捶之曰：“马何不行？”观者甚多。灵期等在舫，遥礼之，渡乃自下舫取书并钵。开书视之，字无人识者，渡大笑曰：“使我还耶。”取钵掷云中，还接之曰：“我不见

此钵，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贤寺法意处，时世以此钵异物，竞往观之。

一说云：灵期舫漂至一穷山，遇见一僧来云：“是渡弟子，昔持师钵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钵还师，但令一人擎钵舫前，自安隐至也。”期如所教，果获全济。至南州杯渡，期当骑栏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径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

都下杯渡往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渡。云：“已死，在城江边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宁子时以黄门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请渡。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宁子果死。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被请僧设斋，坐有僧劝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不可备纪。

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请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吴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

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渡，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明日，忽见渡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

至五年三月，渡复来齐谐家，吕道惠、闻人但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见，皆大惊，即起礼拜。渡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

（出《高僧传》）

释 宝 志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东道林寺，修习禅业。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江东士庶皆共事之。

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既旦，人见其人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

并送食餉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即迎入宫，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具。帝怒，遣推检其所，关吏启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鬬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属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常盛束祖行，沙门宝亮欲以衲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衲而去。后假齐武帝神力，使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刀。武帝又常于华林园召志，志忽着三重布帽以见。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而薨。

永明中，常住东宫后堂。一日平明，从门出入，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衣走过。及郁林见害，车载出此，帝颈血流于门限。齐卫尉胡谐疾，请志，志注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曰：“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树，树上有鸟，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鸟，如志所画，悟而登之，鸟竟不飞。追者见鸟，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反逆，斫头破腹！”后有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

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至第，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志多往来兴皇、净名两寺。及梁武即位，下诏曰：“志公迹均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上，谈其隐沦则道行高着，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鲙残鱼也。

天监五年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启白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请雨。”梁武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竟，夜便大雨。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后法云于华林讲《法华经》，至假使黑风，志忽问之有无，答云：“世谛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

有陈征虜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见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供事者不可胜数，然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晋安王萧纲初生日，梁武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子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

会稽临海寺有大得，常闻扬州都下有志公，语言颠狂，放纵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愿向都下，觅猎犬以逐之。”于是轻船入海，趋浦口，欲西上，忽大风所飘，意谓东南，六七日始到一岛中，望见金装浮图，干云秀出，遂寻径而往。至一寺，院宇精丽，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并着员绯袈裟，倚杖于门树下言语。僧云：“欲向都下，为风飘荡，不知上人此处何州国？今四望环海，恐本乡不可复见。”答曰：“必欲向扬州，即时便到。今附书到钟山寺西行南头第二房，觅黄头付之。”僧因闭目坐船，风声定，开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数十里，至都，径往钟山寺访问，都无有黄头者。僧具说委曲，报云：“西行南头第二房，乃风病道人志公，虽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乐处，百日不一度来，房空无人也。”问答之间，不觉志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斋过日晚，未与，间便奋身恶骂。寺僧试遣沙弥绕厨侧，

漫叫“黄头”。志公忽云：“阿谁唤我？”即逐沙弥来到僧处，谓曰：“汝许将猎犬捉我，何为空来？”僧知是非常人，顶礼忏悔，授书与之。志公看书云：“方丈道人唤我，不久亦当自还。”志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复共此僧语，众但记某月日。

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城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来及旬日，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即启闻，梁武叹曰：“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殓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寺，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无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诚莫测其年。有余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

又后魏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讖，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把粟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此宝公与江南者，朱委是一人也两人也？

（出《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

释 昙 颖

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常患癣疾，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坠地，涎液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取涎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疾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住，年八十一。（出《高僧传》）

赵 逸

后魏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路。时有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

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是晋朝太康寺也！”时人宋之信，问其由，答曰：“龙骧将军王浚平吴后，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

指子休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浚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造三层浮图。

好事者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朝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子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此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尹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当时作文之士，惭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问曰：“太尉府前砖浮图，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所作。”

汝南王闻而异之，因问何所服饵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常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所

经之处，多说旧迹。三年已后遁去，莫知所在。

(出《洛阳伽蓝记》)

南徐士人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

(出《系蒙》)

杜 伯

杜伯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宣王，曰：“窃与妾交。”

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

杜伯既死，为人见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语告。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空锜也。”祝曰：“何以不杀锜以谢之？”宣王乃杀锜，使祝以谢之。伯犹为人而至，言其无罪。司空锜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为我谋而杀人，吾杀者又皆为人而见诉，奈何？”皇甫曰：“杀祝以谢，可也。”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

后三年，宣王游圃田，从人满野。日中，见杜伯乘白马素车，司空锜为左，祝为右，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出《还冤记》）

公 孙 圣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王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能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

声。”豁乃登余杭之山，呼之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乎，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返。

（出《还冤记》）

燕 臣 庄 子 仪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当使君见之。”明年，简公将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男女观之。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子车上。

（出《还冤记》）

王 宏

汉王宏，字长文，为扶风太守，与司徒王允俱为李傕等所害。宏素与司隶校尉胡仲不相能，仲因就狱竟其事。宏临死叹曰：“胡仲小子，勿乐人之祸，祸必及汝！”仲后病，头不得举，眼若睡，见宏来以大杖击之，数日死。

（出《还冤记》）

宋 皇 后

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与大中大夫程何，共诬后执左道咒诅。灵帝信之，收后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及兄弟俱被诛。诸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者，皆怜宋氏无罪。

帝后梦见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过，而听用邪嬖，使绝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后及悝皆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惧，以事问羽林左监许永：“此为何祥？其可禳乎？”永对以宋后及渤海无辜之状，并请改葬以安冤魂，还宋家之徙，复渤海之封，以消灾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

（出《还冤记》）

徐 光

徐光在吴，常行术市里间，种梨橘枣栗，立得食，而市肆卖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验。常过大将军

孙琳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琳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琳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车为之倾，因顾见徐光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挥，嗤笑之。琳问侍从，无见者，琳恶之。俄而景帝诛琳。（出《还冤记》）

王 凌

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凌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凌阴谋告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凌，卒至，凌自知势穷，乃单舸出迎，宣王遂送凌还京师。至项城，过贾逵庙侧，凌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凌遂饮药酒死，三族皆诛。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见逵来，并凌为祟，因呼凌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时遂卒。

（出《还冤记》）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敛果肉食物以纳头，既而还自安颈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既而景王薨，遂无子。文王封次子攸为齐王，继景王后。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宣王泣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

（出《还冤记》）

金玄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谓持刀者曰：“我头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后绝。后见玄绛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缓我！”少时而死。

（出《还冤记》）

经 旷

河间国兵张粗、经旷，二人相与诸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钟岭，坐于山椒。粗酒酣失性，拔刀斩旷。旷托梦于母，自说：“为粗所杀，尸在涧间，脱裳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裳飞起此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粗知事露，将谋叛逸。出门，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遂报官，粗伏辜。

（出《还冤记》）

太 乐 伎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掠劫。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令人密寻捕，遂擒龙等。引人是太乐伎。劫发之夜，此伎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引，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价艺态，又殊辨慧，将死之日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无鬼则已，有鬼必

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数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陨泣。

经月余，陶遂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忿。诉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状若风癫。良久苏醒，有时而发。发即天矫，头乃着背。四日而亡。亡后家便贫瘁，二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

（出《还冤记》）

邓 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长史邓琬，立刺史晋安王子勋为帝，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锁归扬都。及湓口，琬赦之，以为冠军将军，共纲纪军事。袁颢既败，张悦俱诛，乃称暴疾，伏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首唱此祸，今事急矣，计将安出？”琬曰：“斩晋安王以待王师，或可以免。”悦怒曰：“卿始此祸，而欲卖罪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降。至五年，悦卧疾，见琬为厉，遂死。

（出《还冤记》）

孔 基

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从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趋向不轨，基屡言于敞，此儿常有忿志。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犹怀宿怨，潜遣奴路侧杀基。奴还未至，乃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存昔，敦旧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日见形孔氏。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络绎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疽而死。卒致兄弟无后。

（出《还冤记》）

支 法 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髑髏，百种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谭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杀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

如此经月，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劾之比至扬都，又死焉。（《还冤记》）

张 超

高平金乡张超，先与同县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輿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后除金乡县令，解职还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馈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我叔，无缘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横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还冤记》）

魏 辉 俊

北齐阳翟太守张善，苛酷贪叨，恶声流布。兰台遣御史魏辉俊就郡治之，赃贿狼籍，罪当合死。善于狱中使人通诉，反诬辉俊为纳民财，枉见推缚。文宣帝大怒，以为法司阿曲，必须穷正，令尚书令、左丞卢斐覆验之。斐遂希旨，成辉俊罪状，奏报，于州斩

决。辉俊遣语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见。今日之事，可复如之。当办纸百番、笔二管、墨一铤，以随吾尸。若有灵祇，必望报卢！”令史哀悼，为之殓斂，并备纸笔。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头”，未旬日而死。才两月，卢斐坐讥驳《魏史》，为魏收奏，文宣帝鸩杀之。（出《还冤记》）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齐世尝为并陘关收租使，赃货甚，为人所纠。齐主欲以行法，意在穷治，乃付并州城局，参军崔法瑗与中书舍人蔡暉共拷其狱。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观望上意，抑为赦后。子融临刑之际，怨诉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无天道。”后十五日，法瑗无病死。经一年许，蔡暉患病，肌肉烂堕都尽，苦楚日加，方死。（出《还冤记》）

张裨

下邳张裨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

有姿貌，邻人欲聘为妾，裨以旧门之后而不许。邻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裨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便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两宿，呕血而死。邦死日，邻人又见裨排门户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陨歿。（出《还冤记》）

羊 道 生

梁太山羊道生，为邵陵王中兵参军。其兄海珍，任澧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别，兄于近路设顿，祖送道生。道生见缚一人于树，就视，乃故旧部曲也，见道生涕泣哀诉云：“澧州欲赐杀，乞求救济！”道生问：“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须臾海珍来，又嘱兄决斩。道生良久，方觉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咽之，顿尽数杯，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成咽而别，在路数日死。当时莫不以为有天道焉。（出《还冤记》）

释 僧 越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仆射永之孙也。尝因败入北。有一土民，与皋盟誓，将送还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养之。及在东徐，且随至任，恃其勋旧，颇以言语忤皋。皋怒，遣两门生夜往杀之。尔后忽梦见僧越，云来报怨。少时出射，而箭枯伤指，才可见血，不以为事。后因破梨，梨汁浸渍，乃加脓烂。停十许日，膊上无故复生一疮，脓血与指相通，月余而死。

（出《还冤记》）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晖

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晖载病到家而卒。

(《还冤记》)

徐 铁 臼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虐之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为铁杵，欲以捣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得意行其酷暴。铁臼竟以冻饿甚，被杖死，时年十六。

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云：“何故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火盛，内外狼籍，俄尔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

复讴歌，歌云：

桃李花，严霜落奈何！

桃李子，严霜落早已。

声甚伤凄，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时铁杵六岁，鬼至，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黯，月余而死。鬼便寂然。

（出《还冤记》）

萧 续

梁庐陵王萧续，为荆州刺史。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甚便弓马，颇为人伏，秩满将还，王留之。延康意贪进上，辞不肯留。王遂寻延康为郡时罪，锁系在狱，发使启申，意望朝廷委州行决。梁主素识延康，兼疑王启不实，乃敕送都。王既怀恨，又惧延康申雪，翻覆获罪，乃未宣赦，使狱卒说延康曰：“如闻王欲见杀，君何不拔身还都自理？若能去，当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游军设伏，刺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狱格战而死。又有枝江令吴某，将还扬州，被王要结，亦不肯住，遂使人于道击杀之，举家数十口，并从沉溺。

后数年得疾，王日夜常见张、吴二人，王但曰：“宽我，宽我！”少时而薨。

（出《还冤记》）

乐 盖 卿

庐陵王在荆州时，尝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盖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韦破虏发遣诫敕，失王本意。及盖卿还，以数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诬盖云：“自为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于市。盖卿号叫，无由自陈，唯语人以纸笔随殓。死后少日，破虏在槽上看牛，忽见盖卿挈头而人，持一碗蒜齏与之。破虏惊呼奔走，不获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几卒。

（出《还冤记》）

康 季 孙

康季孙性好杀，滋味渔猎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笃，梦人谓曰：“若能断杀，此病当差，不尔必死！”即于梦中誓不复杀，惊悟战悸，汗流浹体，病亦渐瘳。后数年，三门生窃其两妾以叛，追获之，即并殴杀。其夕，复梦见前人来曰：“何故负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杀。今改亦无济理。”迨明呕血，数日而卒。

（出《还冤记》）

弘 氏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缛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财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心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殒歿，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还冤记》）

朱 贞

梁秣陵令朱贞以罪下狱，廷尉虞献者覆其事，结正入重。贞遣相知谓献曰：“我罪当死，不敢祈恩，但

犹冀主上万一弘宥我。明日既是国家忌日，乞得过此奏闻，可乎？”献答曰：“此于理无爽，何谓不然？谨闻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来，献便遇客共饮，颇醉，遂忘抽文书。旦日，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献复不记。比至帝前，顿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见此事，势不可隐，便尔上闻。武帝以为合死，付外详决。贞闻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将死之人！鬼若无知，固同灰土，倘有识，誓必报之！”

贞于市始当命绝，而献已见其来。自尔之后，时时恒见，献甚恶之。又梦乘车在山下行，贞于山上推石压之。居月余，献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诣谢张门下，其妇子宅暴卒，献狼狈而还。入室哭妇，举头见贞在梁上。献曰：“朱秣陵在此，我妇岂得不死！”子时屋无故忽崩，献及男女婢使十余人，一时并命。虞鹭是其宗室，助丧事，见献如是，走下堂避之，仅乃得免。

（出《还冤记》）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号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权势甚重，因文宣山陵，留为录尚书事。王遂怒，潜生异计。上省之日，内外官僚，

皆来奔集，即收缚乾明腹心。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皆为事状，奏斩之。寻废乾明而自立，是为孝昭帝。后在并州，望气者奏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杀乾明。遂录向并州，尽杀之。其年，孝昭数见文宣作诸妖怪就其索儿，备为厌禳，终不能遣而死。

（出《还冤记》）

梁武帝

陈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戴之。会稽虞涉本梁武世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于时梦见梁武帝谓涉曰：“卿是我旧左右，可语陈公：篡杀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既未见篡杀形迹，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如此，并语涉曰：“卿若不传意，卿亦不佳。”涉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之间，太史启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仓卒遭乱兵害少主而自立。尔后涉便得病，又梦梁武曰：“卿不为我语，致令祸及，卿与陈主寻当知也。”涉方封启报梦之由。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舆迎涉，面相询访，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寻有韦戴之事。

（出《还冤记》）

韦 戴

陈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辩，次讨诸将。义兴太守韦戴，黄门郎放之第四子也，为王公固守。陈主频遣攻围，不克。后重征之，诱说戴曰：“王公亲党，皆已殄灭。此一孤城，何所希冀，过尔相拒耶？若能见降，不失富贵。”戴曰：“士感知己，本为王公抗御大军，致成仇敌。今亦承明公尽定江左，穷城自守，必无路活。但锋刃屡交，杀伤过甚，军人忿怨，恐不见全；老母在堂，弥惧祸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约，不敢久劳神武！”乃遣刑白马为盟，戴遂开门，陈主亦宽信还扬都。后陈主即位，遣戴从征，以小迟晚，因宿憾斩之。寻子大殿视事，便见戴来，惊走入内。移坐光严殿，戴又逐入。顾访左右，皆无所见，因此得病死。（出《还冤记》）

羊 聃

羊聃，字彭祖，晋庐江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戮。征西大将

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马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徙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玕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导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颡，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自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思。”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疾，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由黄泉。”经宿死。（出《还冤记》）

刘 毅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儿庆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弥羸瘦。当毅发扬都时，多有争竞，侵袭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后，夜单骑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抚军昔枉

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抚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主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吒出寺，因上大树，自缢而死。（出《还冤记》）

诸 葛 元 崇

琅玕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赴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父亡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奉违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歔歔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明日视儿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如发闻。于是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梦，托二徐验之。徐道立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语。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之，差人送丧还扬都。（出《还冤记》）

吕庆祖

宋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庆祖自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贷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便赍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谓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主。”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奴教子畦畴不理，许当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啗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颈，曳着后门。初见杀时，从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执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着壁。”言卒而遂灭，无期具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伤破。录奴诘验，承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头如被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出《还冤记》）

后周女子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

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而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瘢，问及慎所在。慎子时已出为郡，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成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知，终不相放！”

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仲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蹋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焉。

（出《还冤记》）

苏 娥

汉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鹈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

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理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牛车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臂欲污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诛。”上报听之。

（出《还冤录》）

沈庆之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曰：“张良名

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为圣朝所须？”乃稽顙流涕。帝有诏，授开府，便诣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

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

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

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

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餽绢两匹，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匹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景和所诛。

（出《谈薮》）

徐 文 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

文伯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

留一葫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神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刍作人，按孔穴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

（出《谈薮》）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痼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

（出《谈薮》）

萧 睿 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睿明，母患积年，睿明昼夜祈祷。时寒冻，睿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扣血，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睿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

（出《谈薮》）

解 叔 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顙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出《谈薮》）

曾 康 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痈，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痈即差。

（出《谈薮》）

灵 隐 寺

高齐初，沙门宝公者，嵩山高栖士也。且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过中，忽闻钟声，寻响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山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灵隐寺”。门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回眸眄宝。宝怖将返，须臾，见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之。良久，宝见人渐次入门，屋宇四周，门房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东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讫，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居义。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因整衣而起，白诸僧曰：“鉴是宝和尚……”诸僧直视宝，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矣，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上，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及出山，以问于尚统法师。法师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

师所造者，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焉。

（出侯君素《旌异记》）

稠 禅 师

北齐稠禅师，鄆人也。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趯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负，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耳。”神因操钵举匕，以筋视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因

入殿中，横踏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动骇物听，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

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十里，构精庐殿堂，穷极土木。诸僧从其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勇数万骑，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道，恐山中血污伽蓝，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神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饌，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折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

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遽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为大力长者云。

（出《纪闻》及《朝野金载》）

空如禅师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爇之，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嫖者。

（出《朝野金载》）

骆宾王

唐裴炎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欬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讖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

“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如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出《朝野金载》）

王 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时有敕使至州，瑱与使语，武强县尉蔺奖曰：“日过，移就阴处。”瑱怒，令典狱扑之，项骨折而死。至明日，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门扇无故自发，打双脚胫俱折。瑱病，见奖来，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许。瑱恶之，回面向梁，奖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金载》）

江 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

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

（出《朝野金载》）

周 兴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奏进止鞠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

（出《朝野金载》）

榼 头 师

梁有榼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榼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咨曰：

“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所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剗地，误断一曲蟾，帝时为蟾，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出《朝野金载》）

金 荆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出《朝野金载》）

胡 亮 妾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

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无及焉。

（出《朝野金载》）

张景先婢

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一婢，其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给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出《朝野金载》）

花 严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定，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姬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发，御史胡元礼推之，镬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授枷棒之声，夜半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 望 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选科五品，进止未出。闻有一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

云：“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托。能设一顿鲙否？”司户欣然，即处置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此僧云：“既蒜尽，去也。”即起。司户留之，云：“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户无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尽，所以异僧告之。

（出《太平广记》）

杜 景 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

（出《朝野金载》）

黑 齿 常 之

唐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恶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

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出《朝野金载》）

顾 琮

唐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金载》）

张 易 之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金载》）

崔玄玮

唐崔玄玮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晕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出《朝野金载》）

宋善威

唐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人。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

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

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

后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金载》）

魏徵

唐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

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出《朝野金载》）

娄师德

唐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败。”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

（出《朝野金载》）

王显

唐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裾为戏，

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

（出《朝野金载》）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出《朝野金载》）

王 无 寻

唐王无寻，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寻蒲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寻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寻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寻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赦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寻坐三日，属溺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

（出《朝野金载》）

路 敬 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蔡连辉事，于新开推鞠，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西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枭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

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满，一无损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

（出《朝野金载》）

甘 子 布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七十，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舆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乡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帖然而终。

（出《朝野金载》）

刘 仁 轨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

（出《朝野金载》）

任之选

唐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遗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出《朝野金载》）

王子贞

唐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绸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乃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

（出《朝野金载》）

周 允 元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出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覘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踏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出《朝野金载》）

杨 玄 亮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玄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说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渐无效。

（出《朝野金载》）

赵 玄 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追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无验，遂绝。

（出《朝野金载》）

何 婆

唐浮休子张鸞，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入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餉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

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

（出《朝野金载》）

来 婆

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鹞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绂，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出《朝野金载》）

祖 珍 俭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

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冰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彩不挠。

(出《朝野金载》)

叶 道 士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肉不伤。后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

(出《朝野金载》)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子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

西域之幻法也。

(出《朝野金载》)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祷日，妖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妖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

(出《朝野金载》)

明崇俨

唐明崇俨有术法，文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下，遂怖惧不敢奏乐也。”上大悦。

(出《朝野金载》)

刘 靖 妻

唐蜀县令刘靖妻患，严速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看，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

（《朝野金载》）

鼎 师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

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痍，时人莫测。

（出《朝野金载》）

李 慈 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阖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容，以厌而丧。

（出《朝野金载》）

叶 法 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手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

（出《朝野金载》）

罗公远

唐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遂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先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子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幘在门外，不觉须臾，在远公衣箱中。诸人太惊，莫知其然。

（出《朝野金载》）

惠范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赳赳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

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也。

（出《朝野金载》）

贺 玄 景

唐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薄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于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扬，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茛菪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

（出《朝野金载》）

薛 怀 义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

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纈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卿滕王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欬起，裂血像为数百段。

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欽电霹靂，风雨暝晦，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出《朝野僉载》）

李 淳 风

[illegible]

于壁，至此则蚀。”如言而蚀，不差毫发。

太史与张率同侍帝，更有暴风自南至，李以为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

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官。”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因奏闻，太宗异焉。初僧饮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座下得钱二于。

（出《国史异纂》及《纪闻》）

白 行 简

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怀托者。行简馁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见店妇抱婴儿，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令击小儿。行简如其言掷之，小儿便惊啼闷绝。店妇曰：“孩儿中恶。”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弹琵琶召请曰：“无他故，小

魍魎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为祟。可速作怀妊，取酒。”逡巡陈设，巫者拜谒。二人与行简就坐，食饱而起，小儿复如故。行简既寤，甚恶之，后逾旬而卒。（出《灵异记》）

许 至 雍

许至雍妻某氏，仪容淡雅，早岁亡没，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吁嗟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钱。”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言，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

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时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舫，将谒吴太伯庙。许君因问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曰：“赵生之术，所长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明日早，诣赵十四，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

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为召之？”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

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君行若此，无枉横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横？”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间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问：“冥间所重何物？”“春秋奠享无不得，然最重者，浆水粥也。”赵生致之，须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复如故。许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足下前与为者，亦已尽得。”

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一物，可以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之于地。其妻取之，于庭树前悬一树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挂汗衫树枝间，若乘空而去。许生取汗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

卢求著幽居苏州，识赵生。赵生名何，苏州人皆传其事。
(出《灵异记》)

大业客僧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来此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食顷时，因问神曰：“闻世人传说云‘泰山治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者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来，师就见可也。”僧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所，见狱火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复可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师不欲历观，愍然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为写《法华经》者，便应得脱。”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

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时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以脱免，令出生在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可安经，愿师还为彼送向在寺中。”言语久之，将晓，辞诀而去。

(出《冥报记》)

李 大 安

唐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总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过半，奴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着子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

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缘何负汝耶？”闻户外有言曰：“错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

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俄化为僧，披袈裟甚新净，语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痛将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颈疮而去。大安视其形状，见僧有红缙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

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数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像之事。有一婢在旁闻说，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请匠为造一佛，初成，以彩画其衣，有一点朱污像之背上，当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相，乃同所见无异，其背点朱，宛然补处。子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出《冥报记》）

尼修行

唐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座。经月余日，其姊及弟子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苍，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后，看床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缝衣，汝太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置

布于灵床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姊曰：“儿小时染患，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见有折刀七枚。愿姊慈愍，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难济办。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来，见在床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敛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猷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业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

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

（出《冥报记》）

李 山 龙

唐李山龙，冯翊人，左监门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殡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见被收录，至一官署，甚广大。庭前有数千囚人，枷锁桎械，皆北面立。吏将山龙至庭，厅上大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寻呼山龙至阶。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恒请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

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来。”北间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诵经。”王即起立，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顾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众囚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

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城旁多小窗，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之，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罪计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院。见有大镬，火猛汤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更复追录。”山龙即谒王请抄。王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吏皆请其官署客书一行讫，付山龙。

出狱门，有三人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吏谓山龙曰：“彼三人者，是前收录使人，一人以赤绳缚君者，一人以棒击君头者，一人以袋吸君气者。今见君还，故来求乞。”山龙惶惧谢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

边古树下烧之。”山龙诺。吏送归家，见亲眷哀哭，经营殡具。山龙至尸旁即苏，曰：“以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言毕不见。（出《冥报记》）

尼 法 信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许。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初。故知抄写深加洁净，比来无验，只为不勤敬也。

（出《冥报记》）

谢氏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适周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生时酗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于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

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日就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竞施财物。

(出《冥报记》)

河南妇人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

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其一裔，留示儿。儿见之号泣，将录妇送县。俄而雷雨暴作，失妇所在。寻见妇自空堕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变为白狗，言语如恒，自云：“不孝于姑，为天神所罚。”夫乃斥去之，后乞食于道，不知所在。（出《冥报记》）

张公瑾妾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

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入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先与嘉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否？昔张总管交某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乃

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君当有相识，可举令作。”

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谢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否？”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嘉运问曰：“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

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是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

（出《冥报记》）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烧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人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此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阖，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

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否？”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父儿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有道惠法师，本冀州人，与小兒邻邑，亲见其事。

（出《冥报记》）

李 寿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邻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既无罪杀我，我未死间，汝又生割我肉，齧齧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许之。有顷公苏，遂患偏风，肢体不遂。于是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

（出《冥报记》）

李 知 礼

唐陇西李知礼，少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

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

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以后，诸贼已稍退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汝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即败？”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到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退，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

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啗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共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面及目白骨并五脏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纪。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逾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有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啖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僧亦别去。

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稍攒植，不可得过。见其中并婢赍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惶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出《冥报记》）

王 范 妾

晋富阳县令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觇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元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鬓，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人荒泽中。电光照见一鬼，而甚青黑，眼无睛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

录，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

超至扬都诣范，未敢谢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入左索，向明小苏。十数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二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死。

（出《冥报志》）

释 知 苑

唐幽州沙门知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室一切经藏，以备法戒。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摩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熔铁固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成功。

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难办，恐繁经费，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电，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千万，为水所漂，积于道次。道俗惊骇，不知来处，于

是远近叹服。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矣。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继其功焉。

（出《冥报录》）

李恒沙门

晋李恒，字元文，谯国人。少时，有一沙门造恒，谓曰：“君福报对至，而复祸来随之。君能守贫修道不仕宦者，福增祸灭，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门，但问仕宦当何所至，了不寻究修道意也。沙门与一卷经，恒不肯取，固问荣途贵贱何如。沙门曰：“当带金紫，极于三郡。若能于一郡止者，亦为善道。”恒曰：“且当富贵，何顾后患！”因留宿。恒夜起，见沙门身满一床，入呼家人窥视，复变为大鸟踞屋梁上，天晓而形如旧。恒送出门，忽不复见，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后为西阳、江夏、庐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太兴中，预钱凤之乱，被诛。

（出《法苑珠林》）

刘公信妻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瞋陈曰：“汝是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门相见。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云：“娘欲写何经？”母曰：“为吾写《法华经》。”言讫，石门便闭。

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经》。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经》未装潢者转向赵师子处质钱，且云“经主姓范”，师子许。乃与妇兄云：“今既待经，在家幸有此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可否？”陈夫从之，装潢既讫，授与其妻，在家为母供养。后梦见母从女索经，云：“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见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疮。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己经？汝有何福？大是罪过！’”

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别写《法华》。其经未了，

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须急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已得出冥途，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问前赎《法华经》主，果是姓范。（出《法苑珠林》）

赵 文 昌

隋开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暖，家人不敢敛。后复活，说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阎罗王所。王问曰：“汝一生已来，作何福业？”昌答云：“家贫，无力可营功德，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经》。”王闻语，合掌低首赞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经藏内取《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见数十间屋，甚华丽，其中经典遍满，金轴宝帙，庄饰精好。文昌合掌闭目，信手抽取一卷开看，乃是《金刚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执卷在西，文昌东立，面经读诵，一字不遗。王大欢喜，即放昌还家，令引文昌从南门出。

至门首，见周武帝在门侧房内，着三重钳锁，唤昌云：“汝是我本国人，暂来至此，要与汝语。”文昌

即拜之。帝曰：“汝识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卫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旧臣，今还家，为吾向隋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与吾营少功德，冀兹福祐，得离地狱。”昌受辞而行。及出南门，见一大粪坑中，有人头发上出。昌问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寄禁于此，罪尤未了。”

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大供三日，仍录事状，入于《隋史》。

（出《法苑珠林》）

柳 俭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义宁元年，坐诬枉系大理寺。俭至心诵《金刚般若经》，有两纸未通，不觉眠睡，梦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诵经令遍，即应得出。”俭忽寤，勤诵不懈。经二日，忽有敕唤，就朝堂放免。又俭别时，夜诵经至三更，忽闻有异香，散漫满宅，至晓不绝，盖感应所致也。俭至终，计诵经得五千余遍。

（出《法苑珠林》）

赵文信

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苏，自说云：初死时，被人遮拥驱逐，同伴十人，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问云：“师在世修何功德？”师答云：“道徒自生以来，唯诵《金刚般若经》。”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何因错来至此？”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复唤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报言：“臣一生以来，不读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见此受苦。汝见庾信，颇识否？”答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见是龟身。王又令引去，少时复作人来，语云：“我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揉俗书，又非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猎，及闻所说，共相鉴戒，永断杀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

（出《法苑珠林》）

豆卢夫人

唐陈国襄公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

罪福，常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忽头痛，至夜逾甚。夫人自念：“倘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令婢然烛，而火悉已灭，婢空还，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厨中有烛炬，渐升堂陛，直入卧内，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铤得火，烛光即灭。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法。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当寿百岁，生好处也。”夫人年至八十，无疾而终。

（出《法苑珠林》）

昙韵禅师

唐昙韵禅师，定州人。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山，常诵《法华》，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着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缮写毕，乃至装褫，一如正法。书生告去，送至门，忽失所在。禅师持诵，曾无暂废。后遭胡贼，仓卒逃避，方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败，乃寻经，于岩下获之，巾箱糜烂，应手灰灭，拨朽见经，如旧鲜好。

（出《法苑珠林》）

刘 弼

唐刘弼，贞观元年任江南县尉。忽一日，有乌于房前树上鸣。土人云：“是乌所止为不祥。”弼闻之恐惧，思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为胜。夜梦一僧，偏赞《金刚般若经》，令诵百遍。及寤，依命即诵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来，拔此树，隔舍遥掷巷外。其拔处土坎，纵广一丈五尺。察暴风来处，小枝纤叶，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乃知经力不可思议。

（出《法苑珠林》）

张 崇

晋张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千有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戎所拘，谓为游寇。崇与同等五人，手足桎械置坑中，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与驰马射之。崇虑望穷尽，唯洁心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脱走。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

愿云：“今欲过江东，诉辞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状，帝乃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赎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其事者。

（出《法苑珠林》）

释 开 达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陇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中十有余人，羌日夕烹俎，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各骇怖迸走。虎乃前噬栅木，得成小缺，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噬栅，谓必见害。栅既穿不入，心疑其异，谓是观世音力。计诸羌未及，便即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

（出《法苑珠林》）

释 道 泰

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义熙中，尝梦

人云：“君命当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笃疾，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念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胸体即轻，所患平差。

（出《法苑珠林》）

徐 荣

晋有徐荣者，琅玕人也。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入不惯，误堕洄湫中，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名。须臾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船者，踊出洄湫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涌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忽望见山头有火焰赫奕。回舟趋之，径得达岸。既至，即不复见。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众愕然曰：“风雨如此，岂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敷尝闻荣说。时与荣同船者沙门支道蕴，谨笃士也，亦具其事，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

（出《法苑珠林》）

邢 怀 明

宋邢怀明，河间人，为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脩之北伐，同见陷没。伺候间隙，俱遁南归。夜行昼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候，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将晓忽至，乃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脩等惊愕。怀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顶戴《观世音经》，诵读不废，夕亦暗诵。咸疑是经神力，遂得脱免。

居于京师，忽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气，宜移避。”语毕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不见，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妻，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敬文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被诛夷。

（出《法苑珠林》）

释 道 罔

姚秦沙门释道罔，弘始十八年，师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钟乳，与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人

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罔最先济，后辈坠水而死。时火又灭，冥然昏暗，罔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固一心呼观世音，誓愿若蒙出路，供百人会，表报威神。经一宿而见小光炯然，状若萤火，倏忽之间，穴中尽明，于是见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弥深，屡睹灵异

元嘉十九年，临川王作镇广陵，请罔供养。其年九月，于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得九日，夜四更尽，众僧皆眠，罔起礼拜谢，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半身出见。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长人，着平上帻，布裤褶，手把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道罔。道罔时不肯受，壁中沙门语云：“罔公可为受香，以覆护主人。”俄而霍然，无所复见。当此之时，都不见众会诸僧，唯睹置释迦文行像而已。

（出《法苑珠林》）

彭子乔

宋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龙。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出家，还俗后，常诵《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至百余

遍，疲而昼寝。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鹤集于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于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痕犹在焉。道荣惊视，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道荣曰：“有所梦不？”答曰：“不梦。”道荣以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已，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取械着之。经四五日而蒙释放。

（出《法苑珠林》）

张 应

晋张应，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谓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事无益。”应许当事佛，昙谓期明日当往。应归，夜梦见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此家何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说其梦，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有间，寻即全愈。

咸康二年，应至马沟市盐，还泊芜湖。夜宿，梦

见三人，以钩钓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判走多时。”应恐，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钓人乃放之，谓应曰：“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竟，腹泄痢，达家大困。应曰：“昙铠阔绝已久，病甚，遣请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数日而苏，说：有数人，以钩钓之将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悟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方，长丈余，执金杵欲撞，钓人皆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即复苏。三日之中，持斋颂呗，遣人将疏取昙铠名。至日食毕，礼佛赞呗，与家人辞别，澡沐冠带，如睡而亡。

（出《法苑珠林》）

刘 龄

宋刘龄，不知何许人，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佛法，于宅中立精舍，时设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时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为章符诳诱村里，语龄曰：“君家丧祸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

改意者，将灭其门。”龄遂敬延祭酒，罢不奉法。巨云：“宜焚经像，灾乃当除耳。”遂薰精舍，炎炽移日，唯屋而已，经像幡座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大放赤光。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有惧灵验密委去者。巨等师徒意犹不止，被发禹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故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处，如有人殴打，顿仆于地。家人扶起，方余气息，遂痿蹙不能行。魏巨体内发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并患癩疾。邻人东安太守水立和，传于东阳，时多见者。

（出《法苑珠林》）

陈安居

宋陈安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独敬信释法，恒自斋戒。世父无子，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废绝淫祀。忽得病发狂，则为歌神之曲，迷闷邪僻。如此弥岁，而执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执之志偶当亏夺者，必先自齧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劝之，安居不听。经三年，病发死，但心下微暖，家不敢殓。

至七日夜，守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动衣衾，苏而有声。家人初惧尸蹶，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

仍求水浆。家人喜，问从何来，安居具说所经：初见有人若使者，侍从数十人，呼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可百余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将至府所，如局司之处。俄有人授纸笔，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人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称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入颇有福，只可三尺械。”议论不决，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少顷，见一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都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击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见汝依然，可随我共游观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见苦楚，略与经文相符。

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安居惶惧，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安居至门，见有桎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至阶下，一人冠冕立于囚前，读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尝亦奉道供化，徒众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尝诉冤。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

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灶口，而此妇眠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还见，即请谢神祇，盥洗精洁。而其舅每骂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至此恶妇，得行污秽。”司命闻知，故录送之。府君曰：“眠灶非过，小儿无知，又且已请谢神，是无罪矣。舅骂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至。次到安居，阶下人具读明牒，为伯所诉。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訾诳百姓，罪宜穷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复谤诉无辜，敕催录取来！”已而府君遣安居还：“若可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

将离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名既毕，而至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罪得还，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办生天，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贵，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还为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门数百步，传教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关戍次，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罪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矣。”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闻家中号恸。所送三人，勒还就身。

安居闻其身臭秽，曰：“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仆于尸脚上。

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特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旧识，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安居果寿九十三也。

（出《法苑珠林》）

董青建

齐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宋尝睹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爱，不须忧念！”因失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葬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

表十许人，墓东见建如生，云：“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

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戒出东斋。至十四夜，于明中闻建唤声。惊起，见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住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恸，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已后，勿复啼哭祭祠。阿母已发愿求见建，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何曰：“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尽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皆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后，毒厉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涂，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否？”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但依向言说之。

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

建云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张永、王玄谟、萧惠明、梁季文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

(出《法苑珠林》)

张法义

唐张法义，华州郑县人。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一年，入华山伐树，见一僧坐岩穴中，法义就与语，晦冥不归。僧因设松柏末，以供食之，谓法义曰：“贫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恶道，志心忏悔，可以灭之。乃令净浴，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去。

十九年，法义病卒，埋于野外，贫无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门。又巡巷南行十许里，左右皆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院，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义家狗恶，兼有祝师，祝师见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肿。官曰：“稽限过多，各与杖二十。”言讫，杖亦毕，血流洒地。官

曰：“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簿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云：“其簿多先朱勾毕，有未勾者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刘禾，法义反顾张目，私骂父，不孝，合杖八十。”

始录一条，即见昔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尽忏悔灭除讫，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将法义过王宫，殿宇宏壮，侍卫数十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视父事过王。王曰：“张目忏悔，此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可放七日。”法义白僧曰：“日既不多，后来恐不见师，请即往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义固请随，僧因请王笔，书法义掌中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凭作福报。后来不见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

法义乃辞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至黑，义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处，文不可

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焉。

(出《法苑珠林》)

李 义 琰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诣县陈情。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夜，义琰据案俯首，不觉死人即至，犹带被伤之状，云：“某乙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验。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寻觅。”义琰即亲往，果如所陈，而仇家始具款伏。当闻见者，莫不惊叹。

(出《法苑珠林》)

馆 陶 主 簿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当去之时，佐史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敛。至岁暮，妻梦，具说被杀

之状，兼言所盗财物藏之处。妻乃依此诉官。官司案辨，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尝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

（出《法苑珠林》）

方 山 开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游猎，以之为业，所杀无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之时，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觜爪，飞来，攫山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至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帻，谓山开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险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闭。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人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

人送之，依旧道而下。复有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护得免。及下山，见一大坑，极秽恶，忽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面及右膊之上，爪迹宛然，终身不灭。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恒以诵经为业。

（出《法苑珠林》）

店 妇

唐显庆中，长安城西路侧有店家新妇诞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见闻之者，多断杀生焉。

（出《法苑珠林》）

王 会 师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母亡，服制已毕，其家乃产一青黄牝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

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师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乃于市北己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恒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河间男子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谏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

（出《法苑珠林》）

岑 文 本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会乘船于巨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讫，趋出外不见。既而文本就斋，于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

（出《法苑珠林》）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烧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续，故一体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出《法苑珠林》）

宜 城 民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母尝取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迁从外来，入堂不见人，便偷钱去。母还，觅钱不得，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

至后年迁亡，其家猪生一豚子。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遂托梦于妇曰：“我是汝夫，为盗取婆钱，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来偿债，将卖与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梦，忽寤，仍未信之。复眠，其梦如初，因起报姑。姑曰：“吾梦亦如之。”迟明，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后二年方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焉。

（出《法苑珠林》）

韦 庆 植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

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见亡女，着青练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果有青羊，项膊皆白，头侧有两条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令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

（出《法苑珠林》）

赵 太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岁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向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

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

（出《法苑珠林》）

通 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处无常。所语狂譎，然必有应验。饮酒食肉，游行民间。侯景甚信之。扬州未陷之日，多拾无数死鱼头，积于西明门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东门，一城尽毙，置其首于西明门外，为京观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芜。

通公言说得失，于景不便，景恶之，又惮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将于悦将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谓子悦云：“若知杀，则勿害，不知则密捉之。”子悦立四人于门外，独入见。通脱衣燎火，逆谓子悦曰：“汝来杀我，我是何人，汝敢辄杀！”子悦作礼拜云：“不敢！”于是驰往报景。景礼拜谢之，卒不敢害。景后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盐，以进于景，问曰：“好否？”景曰：“大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数日，

众以盐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屠脍羹，食之皆尽。后竟不知所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秃师

北齐初，并州阿秃师者，亦不知乡土姓名所出。尔朱未灭之前，已在晋阳。游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间，语讫必有征验。每行市里，人众围绕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怜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人遂以此名焉。

齐神武迁邺之后，以晋阳兵马之地，王业所基，常镇守并州，时来邺下。所有军国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师先于人众间泄露。末年，执置城内，遣人防守，不听辄出。若其越逸，罪及门司。当日并州时三门，各有一秃师荡出，遍执不能禁。

未几，有人从北州来云：“秃师四月八日于雁门郡市舍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于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语，谓之曰：“秃师四月八日从汾桥过，东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人何巷坊，人皆见之，何云雁门死也？”此人复往北州，报语乡邑，众共开冢看之，唯有一只鞋耳。

后还游并州，齐神武以制约不从，浪语不止，虑

动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门无发，以绳钩首。伏法之日，举州民众诣寺观之。秃师含笑，更无言语。刑后六七日，有人从河西部落来云：“道逢秃师，形状如故，但背负一绳，笼秃师头。与语不应，急走西去。”

（出《广古今五行记》）

元 徽

后魏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颢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舍宅为宣中寺。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购徽，乃斩徽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悬祖仁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捶之，问得金及马，而祖仁死。时以为祸报。

（出《广古今五行记》）

岐州寺主

唐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于厕中。寺僧不见都维

那久，遂告别别驾杨安共来验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着袈裟。有其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杜 嶷 妾

梁襄阳杜嶷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特甚。妾得其父书，倚帘读之。嶷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嶷，因嚼吞之。嶷谓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嶷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冤，嶷旬日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陈 莽

临川陈莽，少以射猎为业。与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树，可三十围，莽息其下。忽有白气，去地十丈许，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闻空中语云：“正中大王！”俄见一大蛇挂树，身有箭。顷刻，有群蛇辘轳

向莽。莽虽驱击，而来者数多，盘绕莽身，哑哑有声。须臾散去，视莽，唯见一聚白骨。

（出《文古今五行记》）

季 全 闻

唐则天初，京兆人季全闻家富于财，性好杀戮。猪羊驴犍，皆烹宰于前。常养鹰鹞数十联，春夏采鱼鳖，秋冬猎狐兔。常与诸子取鸟雀，以刀齐刈其头，即放飞，看其飞得近远，远者为胜，近者为负，以此戏乐。在家极严残，婢妾及奴仆有少事，或悬开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眇，有皮垂下，至于鼻；从额已后，又有一片皮，垂至于项：有似人着帽焉。后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鹰吻。又生一子，从项至腰有缝，拨看，见其心肺五脏。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鹰犬弋猎，性又残忍酷毒。其妻生男，项上有肉枷，或如鸟兽鱼鳖形，或无眼鼻者数矣。

（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珍

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绢五百匹。同作人私费十匹，王珍不知。此人死后，王家有礼事，买羊未杀间，其羊频跪无数，珍已怪之。夜系于柱，珍将寝，有人扣房门甚急，看之无所见。珍复卧，又闻之，起看还无所见，怪之，遂开门卧。未睡，见一人云：“昔日与公同作功德，偷十匹绢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将杀之。叩头乞命，再三恳苦。”言讫，出房门，即变作羊。王珍妹于别所见此人叩头，一如珍所见。遂放羊作长生，珍及妹家即断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运，船上无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饭而已。

（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 周 太 祖

后周太祖时，有李顺兴者，世传汉筑长安城之日，已为北面军主，或隐或见，愚圣莫测。魏自永熙之后，权雄分据。齐神武兴军数十万，次沙苑。太祖地狭兵

少，惧不当敌，计尽力穷。须臾兴来，太祖请其策谋，更无余语，直云：“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语讫便去。于时东军旗帜服色尚黄，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战，大破神武于沙苑。

（出《广古今五行记》）

惠 炤 师

齐末惠炤师者，不知从何许而来，骑一竹枝为马，振策驰驿，盘蹙回转。或时厉声云：“某处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驰走，不遑宁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见黑云飞鸟群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称云伏喽啰语，国人见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识，不知名字者呼为竹马颠僧。

齐未动之前，惠炤走杖马，来到殿西骑省，密告诸贵唐邕等：“急救东方，吴儿大欲入。”晓夕孜孜，守阙不去。数日，吴明彻自广陵北侵淮楚，国家遣兵将救。始集兵马，惠炤已去城四十里，于白壁南待军，指麾号令。大将至，谓齐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浆水！”后吴人纵水淹渍，齐军多有伤没。在京百官朝集，惠炤亦骑杖执策，立于武成之后。敕付天平寺，

常令三人守之，勿听浪语。炤狂言如旧，不可止约。

后于天平寺宿，与一大德僧共密语。天地开辟，上古无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义，老经佛法，优劣多少，凡所顾涉幽隐之事，无所不论。迨至天晓将去，谓曰：“慎莫漏我此语，若泄，打杀汝！”去后，此僧语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圣人，非寻常，不可轻忽。闻其所说，诸佛得道者咸经亲事，序述犹如指掌。见语‘勿道’，恐诸不知怀骄慢心，将来获罪，所以相告。”午后，惠炤密将拳石手巾裹来，语此僧云：“戒你莫说，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执以奉闻，恕而不问。

齐将破之时，北宫东北角割十步为弘善寺，惠炤曾到寺宿。其夜蹇墙往太后宫院，盗入宫人房里，被捉。炤曰：“不久人人皆人，何为独自约我？”又以状奏，诏复舍之。时宫掖贵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参谒，车马衣服，侍从绮丽。惠炤寻逐车后，眼语挑弄，云：“罢道之日，与我作妇。”官者驱逐，且语且前。贵人等以炤狂悖，为后主所容，但笑而不责。每逢见僧众，则恶骂嗔打，手执砖瓦，不避头面，云：“无用之时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

于后失经五六日，忽复自来，则厕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军马遍满，昼夜供承，不可周悉，图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晋阳，炤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云：“法轮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

东夏，不收图籍，府库典诰、州县户口、洛京故实，并为军人毁灭。至是周灭齐，方创始营造。炤所说造籍，悉符验焉，而炤竟不知所在。

（出《广古今五行记》）

滕 景 直

宋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声如雷。婢惊白，景直及家人走视，釜声更壮，釜上花数十，渐长如莲花而大，赤色，俄顷萎绝。旬日，景直病死。

（出《广古今五行记》）

留 宠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受命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粝，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龙所杀。

（出《法苑珠林》）

尔朱世隆

后魏仆射尔朱世隆，昼寝，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携世隆头出。奚氏遽往视之，隆寝如故。及隆觉，谓妻曰：“向梦见有人断我头将去。”数日被诛。

（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敏

梁侯景乱，支江人刘敏于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数十围。敏求以施人寺，陆法和曰：“此木正可与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语。后十余日，敏妇亡，即解用此木为棺。法和曰：“犹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仅足。

（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

精神所堪，今辞君去。”因而惚恍，数日便遇疾，积年而终。

(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为婚，载羊酒，欲就亲家宴会。行不过三里，日没渐暗，见东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来着车轮，牛即不动，见者并怖。其妻遂下车，向而再拜，张裙引之，便入裙下。升车还家，照看乃真金，遂盛于库柜。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后四方异货毕集其家，田蚕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树，枝叶异于众木。数年之间，遍满一院，奇禽异鸟莫不栖集。其家大富，将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终。

后凌朝有白鸟似鹭，飞至桑树侧，吐血久之，堕地而死。日午后，西北大旋风涨天而来，绕旋此树，竦上其枝柯，如扫帚形。不经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继，家资略尽。及开柜取金，唯见萤火蚰蜒腐草之余耳。

(出《广古今五行记》)

强 练

后周武帝时，有强练者，岐山人，佯狂，号曰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未败之日，强练执一瓠，到其门前，扑破之，云：“瓠破，怜你子苦。”护被杀，护之诸子皆楚毒而卒。

时皋公侯龙思兄弟被冢宰宠遇，熏灼当时。强练度其门，思妻姬等遣婢呼入，为设饮食，察其言语。练谓思等云：“与我作婢。”众姬大笑。练又云：“作婢会不免，他人将去，安能胜我？”未几冢宰诛，思兄弟亦同被戮。

（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 庆

唐高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已化为羊，为典所杀，觉后悸惧流汗。至晓，此典诣庆。应问夜来有所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愿，为官所使制不自由。”庆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则天时，庆累加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后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

谋，应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此丞押狱，庆便流涕谓之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杀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 仁 轨

唐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也，孝和皇后韦氏母堂。累迁金吾大将军，除并州长史。性残酷好杀。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臂，如新断来，血流沥沥，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数日令看，其臂尚在。时盛暑毒，肉色无变，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轨以韦氏党伏诛。介士抽刀斫之，仁轨举臂承刃，斫中，其臂堕地，与比见者无异。又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至彼一无所见。

（出《广古今五行记》）

续 生

濮阳郡有续生者，莫知其来。身長七八尺，肥黑，剪发留二三寸，不着裤，破衫齐膝而已。人遗财帛，转施贫穷。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

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以此异之。天旱，续生入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士人谓之猪龙。市内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群猪止息其间，续生向夕来卧。冬月飞霜着体，睡觉则汗气冲发。无何，夜中有人见北市灶火洞赤，径往视之，有一鳞蛇，身在灶里，首出在灶外，大子猪头，并有两耳。伺之平晓，乃是续生，拂灰而出。后不知所之。

（出《广古今五行记》）

绛州僧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子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惶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

（出《广五行记》）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子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复无火，遂擒斩之。

（出《广古今五行记》）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鸽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雏。法师每有余食，恒就巢哺之。鸽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因学飞，俱坠地死。僧收瘞之。经旬后，僧夜梦二小儿曰：“某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鸽身。比来日闻法师诵《法华》，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姓名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

期往视之，见此家妇果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满月。僧呼为“鸽儿”，并应之曰“唯”。

(出《冥报拾遗》)

邢 文 宗

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禀性粗险。贞观年中，忽遇恶风疾，旬日之间，眉鬓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迴泽无人，因即劫杀。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终不得免。少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去，遇文宗，惧事发觉，挥刀拟僧。僧叩头曰：“乞存性命，誓愿终身不言。”文宗杀之，弃之草间。经二十余日，行还，过僧死处。时当暑月，疑皆烂坏，试往视之，俨若生日。文宗因以马下策筑僧之口。口出一蝇，飞鸣清彻，直入宗鼻。久闷不出，因得大病。岁余而死。

(出《冥报拾遗》)

李 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

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审，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程期逼促，挝之数十下。马遂作人语，语信曰：“我是汝母，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与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弛鞍辔，谓曰：“若是信母，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枋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

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岐州司司法张金庭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

（出《冥报拾遗》）

徐 敬 业

唐则天朝，徐敬业扬州作乱。则天讨之，军败而遁。敬业竟养一人，貌类于己而宠遇之。及敬业败，擒得所养者，斩其元以为敬业。而敬业实隐大孤山，与同伴数十人结庐，不通人事，乃削发为僧，其侣亦多削发。

天宝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余，与弟子至

南岳衡山寺访诸僧而居之。月余，忽集诸僧徒，忏悔余人罪咎，僧徒异之。老僧曰：“汝颇闻有徐敬业乎？则吾身也。吾兵败，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将终，故来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证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于衡山。（出《纪闻》）

仪光禅师

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琅玕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诛其族无遗，惟禅师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后数岁，天后闻琅玕王有子在人间，购之愈急。乳母将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给。时禅师年已八岁矣，聪慧出类，状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败，大忧之，乃求钱为造衣服，又置钱二百于腰下，于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谓曰：“吾养汝已八年矣，亡命无所不至。今汝已长，而天后之敕访不止。恐事泄之后，汝与吾俱死。今汝聪颖过人，可以自立，吾亦从此逝矣！”乳母因与流涕而诀，禅师亦号恸不自胜，方知其所出。

乳母既去，师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与诸儿戏。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处，方息于逆旅，见禅师与诸儿戏，状貌异于人，因怜之，召而谓曰：“郎家何

在，而独行在此耶？”师伪答曰：“庄临于此，有时而戏。”夫人食之，又赐钱五百。师虽幼而有识，恐人取其钱，乃尽解衣，置之于腰下。时日已晚，乃寻小径，将投村野。遇一老僧独行，而呼师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灭，将何所适？”禅师惊愕伫立。老僧又曰：“出家闲旷，且无忧畏，小子汝欲之乎？”师曰：“是所愿也。”老僧因携其手，至桑阴下，令礼十方诸佛已，因削其发。又解衣装，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称其体，因教其披着之法。禅师既披法服，执持收掩，有如旧僧焉。老僧喜曰：“此习性使之然。”其僧将行，因指东北曰：“去此数里有伽蓝，汝直诣彼，谒寺主，云我使尔为其弟子也。”言毕，老僧已亡矣，方知是圣像也。师如言趣寺，寺主骇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禅师已洞晓经律，定于禅寂。

遇唐室中兴，求琅玕王后，师方谓寺僧言之。寺僧大骇，因出诣岐州李使君，师从父也。见之悲喜，因舍之于家，欲以状闻，师固请不可。使君有女，年与禅师侔，见禅师悦之，愿致款曲，师不许。月余，会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将使者来逼之。师固拒万端，终不肯。师给曰：“身不洁净，沐浴待命。”女许诺，方令沐浴。师候女出，因之嚟门。女还排户，不果入，自牖窥之，师方持削发刀，顾而言曰：“以有此根，故为欲逼。今既除此，何逼之为！”女惧，止之不可，遂断其根，弃于地，而师亦气绝。户既闭，不可开，女

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户，师已复苏。命良医至，以火烧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师于燃地，傅以膏，数月疾愈。

使君奏禅师是琅玕王子，有敕，命驿置至京，引见慰问，赏赐优给，复以为王。禅师曰：“父母非命，鄙身残毁，今还俗为王，不愿也。”中宗降敕，令禅师广领徒众，寻山置兰若，恣听之。禅师性好终南山，因居于兴法寺。又于诸谷口造禅庵兰若凡数处。或入山数十里，从者僧俗常数千人，迎候瞻侍，甚于卿相。禅师既证道果，常先言将来事，是以人益归之。

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先告弟子以修身护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头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头，右肋在下，遂亡。遗命葬于少陵原之南面，凿原为室而封之。柩将发，异香芬馥，状貌一如生焉。车出城门，忽有白鹤数百，鸣舞于空中，五色彩云，徘徊覆车，而行数十里。所封之处，遂建天宝寺，弟子辈留而守之。（出《纪闻》）

法 将

长安有讲《涅槃经》僧曰法将，聪明多识，声名藉甚，所在日讲，僧徒归之如市。法将僧到襄阳，襄

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豚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径持酒肴，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推让。客僧因坐户下，以手擘豚裹而餐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

既夕，讲经僧方诵《涅槃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

（出《纪闻》）

洪昉禅师

陕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证道果，志在禅寂，而亦以讲经为事，门人常数百。

一日，昉夜初独坐，有四人来前曰：“鬼王今为小

女疾止造斋，请师临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闾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从之。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遂北行。可数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门，四人请昉闭目。未食顷，人曰：“开之。”已到王庭矣。其宫阙室屋，崇峻非常，侍卫严饰，颇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阶迎礼。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斋，是以请师临顾。斋毕，自令侍送无虑。”于是请人宫中，其斋场严饰华丽，僧且万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间事。昉仰视空中，不见白日，如人间重阴状。须臾，王夫人后宫数百人，皆出礼谒。王女年十四五，貌独病色。昉为赞礼愿毕，见诸人持千余牙盘食到，以次布于僧前。坐昉于大床，别置名馔，馔甚香洁。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师若常住此，当餐鬼食。不敢留师，请不食。”昉惧而止。斋毕，余食犹数百盘。昉见侍卫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请王赐之余食。王曰：“促持去，赐之！”诸官拜谢，相顾喜笑，口开达于两耳。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师曰：“鬼绢纸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绢奉师。”因为受八关斋戒。戒毕，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开目，已到所居，天犹未曙，门人但为人禅，不觉所适。昉忽开目，命火照床前，五百绢在焉。弟子问之，乃言其故。昉既禅行素高，声价日盛，顷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动。

未几晨坐，有一天人，其质殊丽，拜谒请曰：“南天王提头赖吒，请师至天供养。”昉许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执衣，举而腾空，斯须已到。南天王领侍从，曲躬礼拜曰：“师道行高远，诸天愿睹师讲诵，是以辄请师。”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场崇丽，殆非人间，过百千倍。天人皆长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树木，皆是七宝，尽有光彩，夺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质犹人也，见天王之后，身自长大，与天人等。设诸珍馐，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毕，王因请入宫，更设供具，谈话款至，其侍卫天官兼鬼神甚众。后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议事，请师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师欲游观，所在听之，但莫使到后园。”再三言而去。去后，昉念曰：“后园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无人之际，窃至后园。其园甚大，泉流池沼，树林花药，处处皆有，非人间所见。渐渐深入，遥闻大声叫呼，不可忍听，遂到其旁。见大铜柱，径数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达，或有银铛锁其项，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数万头，皆夜叉也，锯牙钩爪，身倍于天人。见禅师至，叩头言曰：“我以食人故，为天王所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间求他食，必不敢食人为害。”为饥渴所逼，发此言时，口中火出。问其锁早晚，或云毗婆师尸佛出世时，动则数千万年。亦有三五辈老者，志诚恳，僧许解其缚而遽还。

斯须王至，先问师颇游后园乎，左右曰：“否。”

王乃喜。坐定，昉曰：“适到后园，见锁众生数万，彼何过乎？”王曰：“师果游后园，然小慈是大慈之贼，师不须问。”昉又固问，王曰：“此诸恶鬼，常害于人，唯食人肉。非诸天防护，世人已为此鬼食尽。此皆大恶鬼，不可以礼待，故锁之。”昉曰：“适见三五辈老者，发言颇诚，言‘但于人间求他食’，请免之。若此曹不食人，余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请，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来。俄而解至，叩头言曰：“蒙恩释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扰人。”王曰：“以禅师故，放汝到人间。若更食人，此度重来，当令若死！”皆曰：“不敢！”于是释去。未久，忽见王庭前有神至，自称山岳川渎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处，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间，杀人食甚众，不可制，故白之。”王谓昉曰：“弟子言何如？适语师，小慈是大慈之贼。此等恶鬼，言宁可保？”王语诸神曰：“促擒之！”俄而诸神执夜叉到，王怒：“何违所请？”命斩其手足，以铁锁贯脑，曳去而锁之。昉乃请还，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犹如少顷。

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则为释提桓因所请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头负五色毯而言曰：“帝释天王，请师讲《大涅槃经》。”昉默然还座，夜叉遂挈绳床，置于左膊，曰：“请师合

目。”因举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请师开目。”视之，已到善法堂。禅师既到天堂，天光眩目，开不能得。天帝曰：“师念弥勒佛。”防遽念之，于是目开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视天形，不见其际。天帝又曰：“禅师又念弥勒佛，身形当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长，遂与天等。天帝与诸天礼敬言曰：“弟子闻师善讲《大涅槃经》，为日久矣。今诸天钦仰，敬设道场，固请大师讲经听受。”防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防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饿死，今也固辞！”天帝曰：“道场已成，斯愿已久，固请大师勿为辞也。”防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数倍于释，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恍然曰：“本欲留师讲经，今梵天有敕不许，然师已至，岂不能暂开经卷，少讲经旨，令天人信受？”防许之。于是置食，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倍常。禅师食已，身诸毛孔皆出异光，毛孔之中尽能观见诸物，方悟天身腾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防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诸天数百千万，兼四天王，各领徒众，同会听法。阶下左右，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听。防因开《涅槃经》首，讲一纸余，言辞典畅，备宣宗旨，天帝大称赞功德。开经毕，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防已二十七日矣。

按佛经，善法堂在欢喜园，天帝都会，天王之正

殿也。其堂七宝所作，四壁皆白银，阶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带。其果木皆与树行相直，宝树花果亦皆奇异，所有物类皆非世人所识。昉略言其梗概，阶下宝树，行必相直，每相表里，必有一泉，夤缘枝间，自叶流下，水如乳色，味佳于乳，下注树根，洒入渠中。诸天人饮树本中泉，其溜下者，众鸟同饮。以黄金为地，地生软草，其软如绵。天人足履之，没至足，举后其地自平。其鸟数百千，色名无定相，入七宝林，即同其树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时，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时，宝衣亦至。无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于日月。须至远处，飞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睹其异，备言其见，乃请画图为屏风，凡二十四扇，观者惊骇。昉初到寺，毛孔之中尽能见物，既而弟子进食，食讫，毛孔皆闭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

昉既尽出天中之相，人以为妖，时则天在位，为人告之。则天命取其屏，兼征。昉既至，则天问之而不罪也，留昉宫中，则天手自造食，大申供养。留数月，则天谓昉曰：“禅师遂无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贫道唯愿陛下无多杀戮，大损果报，其言唯此。”则天信受之，因赐墨敕：“昉所行之处，修造功德，皆无得遏止。”昉年过下寿，如入禅定，遂卒于陕中焉。

（出《纪闻》）

长乐村圣僧

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忽于途中得一僧座具，既无所归，至家则宝之。后因设斋以为圣僧座。斋毕众散，忽有一僧扣门请餐。主人曰：“师何由知弟子造斋而来此也？”僧曰：“适到浣水，见一老僧坐水滨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请我过斋，施钱半于众僧，污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礼谒，老僧不止，因问之曰：‘老闍梨何处斋来？何为自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来。”主人大惊，延僧进户。先是圣僧座，座上有羹汁翻污处，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贫，卒办此斋，施钱少，故众僧皆三十，佛与圣僧各半之。不意圣僧亲临，而又污其座具。愚戆盲冥，心既差别，又不谨慎子进退，皆是吾之过也。”（出《纪闻》）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颇知名。开元二十三年春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

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羸瘠，而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或问其所从，亦有助焉。

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将、季将兄弟也。父亦典郡，庄在温，唯有仲任一子，怜念其少，恣其所为。性不好书，唯以樗蒲弋猎为事。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唯庄内一堂岿然。仆妾皆尽，家贫无计，乃于堂内掘地埋数瓮，贮牛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贺咄，亦力敌十夫。每昏后，与僮行盗牛马，盗处必五十里外。遇牛即执其两角，翻负于背。遇马驴皆绳束其颈，亦翻负之。至家投于地，皆死，乃剥之。皮骨纳之堂后大坑，或焚之，肉则贮于地瓮。昼日，令僮于城市货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余年。以其盗处远，故无人疑者。仲任性好杀，所居弓箭罗网叉弹满屋焉，杀害飞走，不可胜数，目之所见无得全者。乃至得刺猬亦以泥裹而烧之，且熟，除去其泥，而猬皮与刺皆随泥而脱矣，则取肉而食之。其所残酷，皆此类也。

后莫贺咄病死，月余，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犹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复苏，言曰：“初见捕去，与奴对事。至一大院，厅事十余间，有判官六人，每人据二间。仲任所对最西头，判官不在，立仲任于堂下。有顷判官至，乃其姑夫郢州司马张安也。

见仲任，惊而引之登阶，谓曰：‘郎在世为恶无比，其所杀害千万头，今忽此来，何方相拔？’仲任大惧，叩头哀祈。判官曰：‘待与诸判官议之。’乃谓诸判官曰：‘仆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放之去，恐被杀者不肯，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碧衣局踖。判官问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杀者肯，若不肯，亦无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啖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略还，令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乃锁仲任于厅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地可百亩，仲任所杀生命，填塞皆满，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雉兔，乃至刺猬飞鸟，凡数万头，皆曰：‘召我何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盗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

任身血皆于袋诸孔中流出洒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我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债，今放屈突仲任归，令为汝追福，令汝为人身也。’诸畜皆喜，各复本形而去。判官然后令袋内出仲任，身则如故。判官谓曰：‘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仲任苏，乃坚行其志焉。

(出《纪闻》)

李 思 元

唐天宝五载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后心暖，家不敢殡。积二十一日，夜中而才苏，即言曰：“有人相送来，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万贯钱与送来人。”思元父为署令，其家颇富，因命具饌，且凿纸为钱。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单蔬，不足以辱大德。”须臾，若食毕，因令焚五千张纸钱于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释放，但怀厚惠。”又令

焚五千张纸钱毕，然后偃卧。

至天晓，渐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处，官不在，有两吏存焉，一曰冯江静，一曰李海朝。与思元同召者三人。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俄官至，谓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内办之。”官因领思元等至王所，城门数重，防卫甚备，见王居有高楼十间，当王所居三间高大，尽垂帘。思元至，未进，见有一人金章紫绶，形状甚贵，令投刺谒王，王召见。思元随而进至楼下。王命却帘，召贵人登楼，贵人自阶陞方登，王见起，延至帘下。贵人拜，王答拜，谓贵人曰：“今既来此，即须置对。不审在生有何善事？”贵人曰：“无。”王曰：“在生数十年，既无善事，又不忠孝，今当奈何？”因颺蹙曰：“可取所司处分。”贵人辞下，未数级，忽有大黑风到帘前，直吹贵人将去，遥见贵人在黑风中，吹其身忽长数丈，而状隳坏，或大或小，渐渐远去，便失所在。主见伫立，谓阶下人曰：“此是业风，吹此人人地狱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筹定之。”因帘下投三匹绢下，令三人开之。二人开绢，皆有“当使”字，唯思元绢开无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

思元出殿门，门西墙有门东向，门外众僧数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萨要见。”思元入院，院内地皆于清池，院内堂阁皆七宝，堂内有僧，衣金缕袈裟，

坐宝床。思元之礼谒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萨也。”思元乃跪，诸僧皆为赞叹声，思元闻之泣下。菩萨告众曰：“汝见此人下泪乎？此人去亦不久，闻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谓曰：“汝见此间事，到人间一一话之，当令世人闻之，改心修善。汝此生无杂行，常正念，可复来此。”因令诸僧送归。思元初苏，具三十人食，别具二人肉食，皆有赠，盖由此也。

思元活七日，又设大斋毕，思元又死。至晓苏云：“向又为菩萨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报应事，何不言之？’将杖之，思元哀请，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而思元每人集处，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出《纪闻》）

僧 齐 之

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天宝五载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苏，因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长座横列等身像七躯，自此绝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见录至鬼王庭，见一段肉，臭烂在地。王因问曰：‘汝出家人，何因杀人？’齐之不知所对。王曰：‘汝何故杖杀寺家婢？’齐

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马师与寺中青衣通，青衣后有异志，马师怨之，因构青衣于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众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对众，且捶杀之。齐之谏寺主曰：“出家之人，护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违，而况集众杀乎？”马师赞寺主，寺主大怒，不纳齐之，遂捶朴交至，死于堂下。故齐之悟王之问，乃言曰：“杀人者寺主，得罪者马师，今何为见何？”王前臭肉忽有声曰：“齐之杀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为人，则所杀青衣。与齐之辩对数反，乃言曰：“当死时，楚痛闷乱，但闻旁有劝杀之声，疑是齐之，所以诉之。”王曰：“追寺主！”阶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马师！”吏曰：“马师命未尽。”王曰：“且收青衣，放齐之。”

初，齐之入，见王座有一僧一马。及门，僧亦出，齐之礼谒。僧曰：“吾地藏菩萨也。汝缘福少，命且尽，所以独追。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如不能得钱，彩画亦得。”齐之既苏，遂乃从其言焉。

（出《纪闻》）

张 无 是

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

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跽。夜半，忽有数十骑至桥，驻马言：使乙至布政坊，将马一乘往取十余人。其二人，一则无是妻，一则同曲富叟王翁。无是闻之大惊。俄而取者至云：“诸人尽得，唯无是妻诵《金刚经》，善神护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应曰：“唯。”无是亦识王翁，应声答曰：“毕。”

俄而鼓动，无是归家，见其妻犹诵经坐待。无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诵经不眠相待。”天晓，闻南邻哭声，无是问之，则王翁死矣。无是大惧，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惧。因移出宅，谒名僧，发誓愿长斋，日则诵经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出《纪闻》）

马子云

泾县尉马子云，为人数奇，以孝廉三任为泾县尉，皆数月丁忧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纲赴京，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斛，由是大被拘系。子云在系，乃专心念佛，凡经五年，后遇赦得出。因逃于南陵山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先谓人曰：“吾为人坎轲，遂精持内教。今而方业成，当往生安乐世界尔。”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

异香满户，子云喜曰：“化佛来矣，且迎吾行。”言訖而歿。

(出《纪闻》)

李 虚

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虚为人，好杀愎戾，行必违道，当时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岁余，虚病，数日死。时正暑月，隔宿即敛。明日将殓，母与子绕棺哭之。夜久哭止，闻棺中若指爪戛棺声。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母独不去，命开棺。左右曰：“暑月恐坏。”母怒，促开之，而虚生矣，身颇疮烂。于是浴而将养之，月余平复。

虚曰：初为两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见阶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经年矣。见虚拜问曰：“长官何得来？”虚曰：“适被录而至。”吏曰：“长官平生唯以杀害为心，不知罪福。今当受报，将若之何？”虚闻惧，请救之。吏曰：“去岁拆佛堂，长官界内独全，此功德弥

大。长官虽死，亦不合此间追摄。少闻王问，更勿多言，但以此对。”虚方忆之。顷王坐，主者引虚见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恶簿来。”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随文案。王命启牍唱罪，阶吏读曰：“专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虚曰：“去岁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独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惊曰：“审有此否？”吏曰：“无。”新息吏进曰：“有福薄在天堂，可检之。”王曰：“促检！”殿前垣南有楼数间，吏登楼检之。未至，有二僧来至殿前。王问师何所有，一答曰：“常诵《金刚经》。”一曰：“常读《金刚经》。”王起合掌曰：“请法师登阶。”王座之后，有二高座，右金左银，王请诵者坐金座，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将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遂灭。王谓阶下人曰：“见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检善簿至，唯一纸，因读曰：“去岁敕拆佛堂，新息一县独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毕，罪簿轴中火出，焚烧之尽。王曰：“放李明府归。”仍敕两吏送出城南门。见夹道并高楼大屋，男女杂坐，乐饮笙歌。虚好丝竹，见而悦之，两吏谓曰：“急过此无顾，顾当有损。”虚见饮处，意不能忍行，伫立观之。店中人呼曰：“来！”吏曰：“此非善处。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虚未悟，至饮处，人皆起，就坐，奏丝竹，

酒至，虚酬酢毕，将饮之，乃一杯粪汁也，臭秽特甚。虚不肯饮，即有牛头狱卒出于床下，以叉刺之，洞胸，虚遽连饮数杯，乃出。吏引虚南入荒田小径中，遥见一灯炯然，灯旁有大坑，昏黑不见底，二吏推堕之，遂苏。

李虚素性凶顽，不知罪福，而被酒违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犹身得生天，火焚罪簿，获福若此，非为善之报乎？与夫日夜精勤，孜孜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离生死，未之有也。

（出《纪闻》）

牛 腾

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郾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

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静寡言，少挺异操。河东侯器其贤，朝廷政事皆访之。公子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泮州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亟

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将见崔察，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以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隋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诵之。既得仰视，异人亡矣，大异之。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素有郤，察则留处绞斩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诵咒，察久不言，仰视之，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出自西阶，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按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比至屏回顾，见神人释察而亡矣。

公子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居三年而庄州獠反，转入牂牁，郡人皆杀长吏以应之。建安大豪起兵相应，乃劾公子坐于树下，将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斩守者头，乃詈曰：“县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于笼中，令力者负而走，子是兼以拿免。事解后，郡以状闻，诏书还公事，许其还归。后宰数邑，皆计日受俸，其

清无以加，亦天性也。后弃官，精内教，甚有感焉。

(出《纪闻》)

普 贤 社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东社邑家青衣，以斋日生子，子其斋次，名之曰普贤。年至十八，任为愚竖，厮役之事，盖所备尝。后因设斋之日，此竖忽推普贤身像而坐其处。邑老观者咸用怒焉，既加詈骂，又苦鞭撻。普贤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见真普贤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于是忽变其质为普贤菩萨身，身黄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飞去，放大光明，天花彩云，五色相映，于是遂灭。邑老方悟贤圣，大用惊惭。

其西社为普贤邑斋者，僧徒方集，忽有妇人怀妊垂产，云见欲生子，因入菩萨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产一男子于座之前。既初产生，甚为污秽，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詈辱。忽失妇人所在，男变为普贤菩萨，光明照烛，相好端丽，其所污秽皆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稍稍而灭。诸父老自恨愚暗，不识普贤，刺眇其目者十余人。由是言之，菩萨变现，岂凡人能识？

(出《记闻》)

李 之

唐王悦为唐昌令，杀录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长子作灵语曰：“王悦不道，枉杀予，予必报！”其声甚厉。经数日，悦昼坐厅事，忽拳殴其腰，闻者殷然，惊顾无人。既暮，击处微肿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击王悦，正中要害处，即当杀之！”悦疾甚，则至蜀郡谒医，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数人饌，仍言曰：“吾与客三人至蜀郡，录王悦，食毕当行。”明日而悦死。悦肿溃处，正当右肾，即李之所为也。

（出《纪闻》）

杨 慎 矜

唐监察御史王抡为朔方节度判官，乘驿，在途暴卒，而颜色不变，犹有暖气，惧不敢殓。凡十五日复生，云：至冥司，与冥吏语，冥吏悦之。立子房内，吏出，抡试开其案牋，乃杨慎矜于帝所讼李林甫、王锬也，已断王锬族灭矣。于是不敢开，置子旧处而谒

王。王庭前东西廊下皆垂帘，坐抡帘下。慎矜兄弟入，见王称冤。王曰：“已族王铁，即当到矣。”须臾，锁铁至，兼其子弟数人，皆械系面缚，七窍流血，王令送讯所。于是与慎矜同出，乃引抡。既苏，月余，有邢铎之事，王铎死之。（出《纪闻》）

午 桥 民

唐卫州司马杜某尝为洛阳尉，知捕寇。时洛阳城南午桥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厅事，忽有一人为门者所执，狼狽至前。问其故，门者曰：“此人适来，若大惊恐状。再驰入县门，复驰出，故执之。”其人曰：“某即杀午桥人家之贼也，故来归命。尝结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财物数百千。恐事泄，则杀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将财至城，舍于道德里，与其伴欲出外，辄坎轲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薰其心腑，痛热发狂。因为诸火遮绕，驱之令入县门。及入则不见火，心中火亦尽。于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备言之。”由是命尽取其党及财物，于府杀之。（出《纪闻》）

晋 阳 人 妾

唐牛肃舅之尉晋阳也，县有人杀其妾，将死，言曰：“吾无罪，为汝所杀，必报！”后数年，杀妾者夜半起，至母寝门呼。其母问故，其人曰：“适梦为虎所啗，伤至甚，遂死。觉而心悸，甚惊恶，故启之。”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相颠倒故也，汝何忧？然汝夜来未饭牛，亟饭之。”其人曰：“唯。”暗中见物，似牛之脱也，前执之，乃虎矣，遂为所噬，其人号叫，竟死。虎既杀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处其床，若寝者。其家伺其寝，则闭锁其门而白于府。季休光为留守，则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攒矛以刺之，乃死。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

（出《纪闻》）

王 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

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诚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

（出《纪闻》）

裴 佑 先

工部尚书裴佑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佑先废为民，迁岭外。佑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于朝廷封事请见，面陈得失。天后大怒，召见，盛气以待之，谓佑先曰：“汝伯父反，干国之宪，自贻伊戚，尔欲何言？”佑先对曰：“臣今请为陛下计，安敢诉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妇，先帝弃世，陛下临朝。为妇道者，理当委任大臣，保其宗社。东宫年长，复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几，遽自封崇私室，立诸武为王，诛斥李宗，自称皇帝。海内愤惋，苍生失望。臣伯父至忠于李氏，反诬其罪，戮及子孙。陛下为计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复立李家社稷，迎太子东宫，陛下高枕，诸武获全。如不

纳臣言，天下一动，大势去矣。产、禄之贼，可不惧哉！臣今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命牵出。佺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佺先至百，长隶攘州。佺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佺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佺先疮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

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佺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佺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佺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佺先黄金马牛羊甚众。佺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佺先必知之。

时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人，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制诰，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与谋发敕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

敕既下，酋先知之，会宾客计议，皆劝酋先入胡，酋先从之。日晚，舍于城外，因装。时有铁骑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酋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驼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马二，酋先与妻乘之。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既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既明，候者言酋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酋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酋先于塞，酋先勒兵与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酋先败。缚酋先及妻于橐驼，将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者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酋先以未报故免。

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锁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由是酋先得免，乃归乡里。

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后，酋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绩，号曰唐臣。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八十六。

（出《纪闻》）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一日，弟兄同猎渭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越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纵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雷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登止。俄复丛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

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纪闻》）

王 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游名山五岳，貌如三十余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于父。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

天宝初，有荐旻者，诏征之。至则于内道场安置，学通内外，长于佛教。帝与贵妃杨氏旦夕礼谒，拜于床下，访以道术。旻随事教之，然大约在于修身俭约，慈悲为本。以帝不好释典，旻每以释教引之，广陈报应，以开其志，帝亦雅信之。旻虽长于服饵，而常饮酒不止。其饮必小爵，移晷乃尽一杯。而与人言谈，随机应对，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饰随四时亦改。或食鲫鱼，每饭稻米，然不过多，至葱韭荤辛之物，咸酢非养生者，未尝食也。好劝人食芦菔根叶，云：“久食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人有传于世见之，面貌皆如故，盖及千岁矣。

在京多年。天宝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恋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将为帝师，授以秘策。”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与旻相见，请曰：“王生恋世乐，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劝旻令出。旻乃

请于高密牢山合炼，玄宗许之。因改牢山为辅唐山，许旻居之。旻尝言：张果天仙也，在人间三千年矣。姜抚地仙也，寿九十三矣。抚好杀生命，以折己寿，是仙家所忌，此人终不能白日升天矣。

（出《纪闻》）

北山道者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魃，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

（出《纪闻》）

杜 生

唐先天中，许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验如神。有亡奴者，造杜问之。生曰：“汝但寻驿路归，道逢驿使有好鞭者，叩头乞之。彼若不与，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驿使，以杜生语告乞鞭。其使异之曰：“鞭吾不惜，然无以挝马。汝可道左折一枝见代，予与汝鞭。”遂往折之，乃见亡奴伏于树下，擒之。问其故，奴曰：“适循道走，遥见郎，故潜于斯。”

复有亡奴者见杜生，生曰：“归取五百钱，于官道候之。见进鹅于使过，求买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鹅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异之，以副鹅子与焉。将至手，鹅忽飞集于灌莽。及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执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兹不缕述。

（出《纪闻》）

周 贤 者

唐则天朝，相国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

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鎰将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河东侯炎。

炎为人睦亲，于友悌甚至，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虽弥历旬日，不归内寝焉。司户夜中以周贤语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于邪俗镇厌，常呵怒之。闻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随俗幻惑？此愚辈何解，而欲以金与之？且世间巫覡，好托鬼神，取人财物，吾见之常切齿，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静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家计温足，何惜少金，不令转灾为祥也？”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弘农。时河东侯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

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转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弘农，召司户至都，炎馈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至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祥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

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司户相知日久，不可令君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房章醮请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终无益也。”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

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右足下，竟如初言。

（出《记闻》）

明 达 师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阆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明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明达授以竹杖，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又有谒达者，达以所持杖画地为堆阜，以杖撞筑地为坑。其人不晓，至京，背发

肿，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如此颇众。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及后哥舒翰拥兵潼关，拒禄山，关下阡陌尽为战场矣。

（出《纪闻录》）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西城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

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山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

“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

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存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欬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

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
(出本传及《纪闻录》)

和 和

唐代国公主适荥阳郑万钧，数年无子。时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众号为圣，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营殿阁。和和常至公主家，万钧请曰：“吾无嗣，愿

得一子，惟师降恩，可得乎？”师曰，“遗我三千匹绢，主当诞两男。”钧如言施之。和和取绢付寺，云修功德，乃谓钧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为公主作儿。”又曰：“公主腹小，能并娠二男乎？吾当使同年而前后耳。”公主遂娠，年初岁终，各诞一子，长曰潜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识焉。

（出《纪闻录》）

字 文 融

刘禹锡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卢齐卿卒亡，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罢。

（出《嘉话录》）

崔 造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

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余亡姓字。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倅。时德宗在兴元，以曹王有功且亲，奏无不允。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得过无？”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时。”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必定耳，旻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其日即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赵生谓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挞五下，可乎？”山人哂曰：“且某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崔乃问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问远近，曰：“只隔一两政官，不致三矣。”

又某日私忌，同寮诸公皆知其说，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

崔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襁百千，不受；崔与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人，甚

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出《嘉话录》）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讶忿之，默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但郎中在姜之后。”

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省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后。薛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

（出《嘉话录》）

志 公 词

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

两角女子绿衣裳，
却背太行邀君王，
一止之月必消亡。

“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

（出《刘公嘉话录》）

净 满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而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案，便行诛戮。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

无冤滥，死无恨矣！”则天意乃解。

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阙，突阙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力倦而寝，梦一僧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人以为忠恕之报。（出《大唐新语》）

娄 师 德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唐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纵七捷，优制褒美，授左骁骑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抚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似有所争者，曰：“我当寿八十，今迫我何也？”复自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得不慎之欤！（出《大唐新语》）

唐 王 皇 后

唐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谋夺嫡。王皇后性

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朕受日闻。及太子之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太子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久之。

李林甫等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声叫笑。召覛巫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识者知有神通焉。

（出《大唐新语》）

郑 蜀 宾

唐长寿中，有荻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老年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

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

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

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

（出《大唐新语》）

刘 希 夷

唐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生死由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

（出《大唐新语》）

毋 旻

唐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

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一百匹。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后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尝梦着衣寇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

（出《大唐新语》）

成 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杨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构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锁锁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

经十余日，至滁口，夕暮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锁，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着。伺夜深，舟

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覲房上，呼曰：“杨覲，汝如我何！”覲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

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覲既失珪，一时溃散，覲因此亦出家焉。

（出《卓异记》）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闈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寐，胖蚤之际，有神人长丈余，

马具饰，身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枸火，又投一剂，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见。复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则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埘，若亲戚昆弟云。

（出《柳氏史》）

唐 肃 宗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须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埽，乐器屏帟，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乎？”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颇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人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

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

顷之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缝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之载生三日也，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姬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儿也。”负姬叩头具服。上睨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远过其父。”上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乎？”

（出《柳氏史》）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诚之子。大历五年，客子东阳寺中，读书岁余。薄暮，见一女子，红裙绣襦，容色美丽，娥冶自若，领数青衣，来入僧院。元平悦

之，而窥见青衣，问其所适及姓氏。青衣怒曰：“谁家儿郎，遽此相逼？俱为士类，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请见，不许。须臾，女自出院四顾，忽见元平，有如旧识。元平非意所望，延入，问其行李。女曰：“亦欲见君，以论宿昔之事，请君无疑嫌也。”既相悦，经七日，女曰：“我非人，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妇。请君验之。”元平乃自视，实如其言。及晓将别，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可久留。后身之父，见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为县令，此时正当与君为夫妇。朱间，幸存思恋，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别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为夫妇。（出《异物志》）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

“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污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出《广异记》）

卢 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

行可数十里，至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大半系

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坐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有出头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入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寻令向吏送之回。

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人体，因此遂活。

（出《广异记》）

李 惟 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暝，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船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船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

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

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槽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槽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

（出《广异记》）

孙 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随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从广五六十间，盖若荫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论明念诵勤恳，请延二十载。乃知修道不可思议，所延二十载，以偿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报其家人，

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

（出《广异记》）

三 刀 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剑号能行力，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剑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寇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着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办。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

（出《广异记》）

宋 参 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

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见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乃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

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谓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论，府君令问己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宋复云也。”

（出《广异记》）

刘 鸿 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徙，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

至上元年，客子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着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着，笑云：“真酷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径至其所，问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

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

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

（出《广异记》）

张 嘉 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慰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寤云。

（出《广异记》）

龙 兴 寺 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搦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渐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

（出《广异记》）

陈 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

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径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愧，舍之而去。

（出《广异记》）

王 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善，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譎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

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九与琦，状如球于，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九立死。官云：“使毕可还。”

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

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饌哺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

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灭。俄有铁锤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鑊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鑊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舁珍饌，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

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着而散，疾亦寻愈。

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寝淫向上，因尔口喏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膀胱，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

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

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厉。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

（出《广异记》）

张 御 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泊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殴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慙，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已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

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方胥尔。”某欲前请教，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

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祖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姊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姊。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

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姊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姊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出《广异记》）

李 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虐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出《广异记》）

李 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

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饌，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别家人，与吏去。

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乱，所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邬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人，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

（出《广异记》）

王 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得非苞藏祸心乎？”船人云：“所得资

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

泊夜秉烛，其徒悉已大酺，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船人持一大斧，刃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斫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之力。

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出《广异记》）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

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

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之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入，接手床上，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罚。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

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

钳耳赞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阁令相谢写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
(出《广异记》)

席 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挾主驿吏。外白“肝至”，见肝在盘中摇动不息。豫辶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绢，为羊铸佛。半日许，豫暴卒，随吏见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
(出《广异记》)

苏 颙

唐尚书苏颙，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覡视之。巫云：

“公命尽，不可复起。”颀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颀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颀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

（出《广异记》）

张 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鲙，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寸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入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

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

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鲙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

（出《广异记》）

杜 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入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袱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

（《广异记》）

（出《广异记》）

辅 神 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

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

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

（出《广异记》）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

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

（出《广异记》）

万 回

万回师，阆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

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龕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阆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阆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

后则天迫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瑰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人，士庶贵贱竞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谭宾录》及《两京记》）

许 裔 宗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

（出《谭宾录》）

秦 鸣 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

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缙宝以遗之。

（出《谭宾录》）

周 广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晨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寐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惧其声不能清且长，食豚蹄，美，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

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旁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

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出《明皇杂录》）

义 福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

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己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訖，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各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终。

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出《明皇杂录》）

杨 慎 矜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遗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

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于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

（出《明皇杂录》）

张嘉贞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访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出《明皇杂录》）

徐州军士

唐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

其妹媚于家中设馔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坐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植，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没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
(出《因话录》)

田良逸 蒋含弘

唐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君。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雨不获，或请邀致。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车，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观，建黄篆坛场，法具已陈列而天阴晦，弟子请祈晴，田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坛，天即开霁。常有村姥，持碧绡襦以奉，对众便服之，坐者窃笑，不以介意。杨常迎至潭州。田方洗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即坐阶砌着袜，傍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时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

尹谿临贺尉，使候田，遗银器，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曰：“报汝阿郎，勿深忧也。”未几，量移杭州长史。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记人官位姓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谒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价，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师。常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早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因以告媪，曰：“止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

蒋君混元之器，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子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后居九真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其故，云子山口见一巨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本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

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于田君即邻入室。平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蜕去，蒋次之，平亦逝。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人道，

利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

（出《因话录》）

慈 恩 僧

唐王蒙与赵憬布衣之旧，知其吏才。及赵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大喜，给恤甚厚。时宪府官阙，德宗每难其授，而赵将授之。一日偶诣慈恩占气色，僧占之曰：“观君色，殊无喜兆，他年当得一边上御史矣。”蒙大笑而归。

翌日，赵乘间奏御史府殊阙人，就中监察尤为急要，欲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赵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举二人。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赵不之对。延龄愠而去，云：“看此老兵所为得行否！”奏事毕，因问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诸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知

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行。

蒙却归故林，而赵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
(出《因话录》)

窦 易 直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闾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荣达。

(出《因话录》)

刘 逸 淮

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

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召俱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不敢哭，访兵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

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见谒，韩方浹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

（出《因话录》）

牛 师

唐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奇章公牛僧孺以旧相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方知将相之任，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镇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

尚书除观察使。明年冬，僧孺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僧孺始也。

(出《因话录》)

刘禹锡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

(出《幽闲鼓吹》)

苗晋卿

苗晋卿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卫出都门，貰酒一壶，藉草而坐，酣醉而寐。久

之既觉，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余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紫髯耶，宁要知前事耶？”晋卿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然爱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

（出《幽闲鼓吹》）

关 司 法

郢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年长，谓之钮婆。并有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同来。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

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问曰：“此吾子，尔孙仆隶耳。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钮婆笑曰：

“二子何异也？”关妻又曰：“仆隶那与好人同？”钮婆曰：“审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子裙下，着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请恳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旧礼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

积年，关氏颇厌息，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钁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郢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异。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氏之家，亦无患耳。

（出《灵怪集》）

姜抚先生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尝着道士衣冠，自

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时人谓之姜抚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栖神物表，常有升仙之言。姜抚供奉，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不能得也。

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而问曰：“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诬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渐恨，数日而卒。

（出《辨疑志》）

明 思 远

华山道士明思远，勤修道篆，三十余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闭气存思，师事甚众。永泰中，华州虎暴，思远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闭气存思，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远兼与人同

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惊惧散去，唯思远端然，闭气存思，俄然为虎所食。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但见松萝及双履耳。

(出《辨疑志》)

周士龙

周士龙者，婺州东阳人。能辨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瓏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饷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瓏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瓏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

(出《辨疑志》)

李长源

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

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事者甚多。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遂有进火飞焰，先着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孑遗。其余图策持咒之具，悉为灰烬。

(出《辨疑志》)

双 圣 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西南近台，求见光。兼云常见圣灯出，其灯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无定。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众合声礼念，见双圣灯。又有一六军健卒，遂自扑，叫唤观世音菩萨，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

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

(出《辨疑志》)

李 恒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惶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渐惶走，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

(出《辨疑志》)

窦 凝 妾

唐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

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沈之。既而还汴，给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

永泰二年四月，无何，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发，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昭，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不足征也。”更旬日，又于室内见一书：“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颠倒之甚也？”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词言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仓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

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惊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窈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五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曰：“凝以命还命足矣，

何功德而当命也？譬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网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啖咬掐揆，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辄至，则啖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

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作乎？”僧渐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啖粪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出《通幽记》）

东岩寺僧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变化。

唐天宝二载如蜀郡，郡有吕谊者，遇简而厚币以遗，意有所为。简问所欲，乃曰：“继代有女，未尝见人，闺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愿知所捕，瞑目无恨矣。”简曰：“易耳。”即于别室，夜设几席，焚名香以降神灵。简令吕生伏剑于户，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慎无伤也。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顷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所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曰：“唯东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得乎？”简曰：“若然，可逮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骇矣。

久之无所见，忽有一物，猪头人形，着豹皮水裈，云：“上人愿起居仙官。”简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诈，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僧迫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简曰：“宜取井花水为桃汤，洗之即醒。”遂自陈云：“初睡中，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不知行近远，至一小房中，

见胡僧相凌。问何处，乃云天上也，便禁闭无得出。是夜，有兵骑造门，猪头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归。然某来时，私于僧房门上涂少脂粉，有三指迹，若以此寻可获。”吕生厚遗简，而阴求僧门所记。

余数月，游东岩寺，入曲房，忽见指迹于门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与吕生居处，可十里有余耳。

(出《通幽记》)

元 载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

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

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

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家破矣。

(出《通幽录》)

卢 骈

唐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

休僧院，词气凄惨，如蓄甚忧。其呼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

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

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

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辄话其异。（出《唐阙史》）

崔 雍

崔雍起居，誉望清美。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常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廛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持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戮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幸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虚唤，天命如何？”字虽真迹，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出《唐阙史》）

李彦佐

李彦佐在沧景。唐大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谬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祝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而河伯泊鳞介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酌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彦佐所至，严务简，推诚于物，著声于官。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诚之至乎？（出《阙史》）

李处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

未尝信巫觋之事。郡客李处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颇中，合郡肃敬，如事神明。公下车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谓曰：“仲尼大圣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父邪？”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见鬼乎？且公骨肉间，旦夕当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煖毒则已，或五常粗备，请以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

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不食昏暝，百刻不殄，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十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自归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鸳鸯义重，息裔情牵，不得已，解縲继而祈叩之。则曰：“若手翰一文，俟夜当祈之。宜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槧，他无所须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语，洁手书之。公性褊且疑，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炬炮更深，疲于毫砚，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焚毕，呻吟顿减，合室相庆。

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见免，犹谓迟迟。诚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生曰：“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夕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疾亦渐间。

（出《唐阙史》）

王居士

有常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中。

一日游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桡朽，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镵而至。入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则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五，遘病甚危，众医拱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笈，期之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驰此镵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

涉旬无耗，女则物化，其家始营哀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诟骂，因拘将送于邑。居士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迹。中平一榻，藉尸其上。赍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贮温水，置于心上，则瑾户屏众伺之。及晓烟尽，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

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帟蒙其鼻，复以温水置于心。及夜，又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帟微噓，又数刻，心水微滂。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嚏，黎明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

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

（出《阙史》）

郑 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礼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子此。若存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言狎，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卒。”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

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迁谪。不尔，非所料矣。”

明年春，相如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改衢州信安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如存否。曰：“替后数月，暴卒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有章疏上。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温州司户而卒。

(出《前定录》)

杜 思 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集，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荀家第。中夜山月如昼，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

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人不绝。然慎勿为武职，当有大祸，非禳所免。志之，志之！”言訖，遂不见。

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辟反判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

(出《前定录》)

柳 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子

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搢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甌甌。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

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会公事之郡，独沈氏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于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满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曹权禄驱使。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间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

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辞诘之。及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至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

其名，时甌甌已闻呼父名也，辄给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爷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羡。”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歔歔而去。

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贾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出《前定录》）

韦 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入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召

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子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

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杨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录》）

乔 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佣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中屠生者，善鉴人，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客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尝见先生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

与之言，盖为君结欢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处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其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遂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

琳后擢进士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朱泚构逆，琳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

（出《前定录》）

刘 邈 之

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郡陆康，自江南同官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台米于馆。琮曰：“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能知入，若果从容，亦

有所献。”邈之闻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坐。时康以醉卧于东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后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为谁，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

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膋，至暮，胀腹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即拜景为长史，领郡务。而颖果常与不叶，及此因事陷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豫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整屋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

(出《前定录》)

裴 谓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谓出为庐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谓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谓方与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谓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谓，谓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谓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敢发问。

谓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

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愿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彻等咸异其事。

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出《前定录》）

李 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绝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

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缄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缄，不尔当大咎。”揆藏之。

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水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子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及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首无所遗恨，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乃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

（出《前定录》）

道 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

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妇求为候者，因得疾，服姬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出《前定录》)

豆 卢 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

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武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

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因名之曰“征梦亭”矣。

（出《前定录》）

薛 少 殷

河东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卒于长安崇义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门。既入，见官府，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餒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及出门之西院，

闾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恳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饌，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

少殷复出，诣兄泣，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许之。少殷曰：“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临别，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际，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既醒，具述其事。

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求为从事，欲厌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丁母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

淄卒吏与驸马家僮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赫怒。时少殷主贼曹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护。

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惨其事，因问，具以告之。数日而卒。

（出《前定录》）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于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授于。”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

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

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孝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

后秩满，归闾乡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

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

（出《前定录》）

张 轅

吴郡张轅，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榷管。轅与之有旧，将往谒，且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诰至，云：“张轅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轅梦中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轅觉，

甚恶之。及见锜，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锜留之数日。将辞去，锜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辕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辕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职，及视其簿书所用印，及袁州新喻废印也。辕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录》）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太学广文生。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若行大礼然。庭中帟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牋，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旁，有一紫衣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有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无谢楚。既悟独喜，不以告人。

及与楚同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曰：“君之能岂后于我？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太学诸生曰：

“诚如说，事未可知。”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出《前定录》）

陆 宾 虞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虞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必验。至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明旦，谓宾虞曰：“若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意。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

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作羹，至则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给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试毕，又访惟瑛，

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当在十五人之外。状元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球者，时议当及第，监司所送之名未登科，宾虞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虞言于从弟符，符与石贺书壁。后月余放榜，状头李郃，宾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谓宾虞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宾虞后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

（出《前定录》）

张 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贞介，梦中不与女子见。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阴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应有定。”遂受之。

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将引家往。又梦前时女子，颜貌如旧，曰：“明府又当幸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之居。今之所止非旧地，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辞去。”言訖，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

（出《前定录》）

庞 严

唐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曰：“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何日当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子廉使，愿得使下相待。”时廉使元稹素与严善，必就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

元公复书云：“请俟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发，其后为京兆尹而卒。

（出《前定录》）

武 殷

武殷者，邳郡人也。尝欲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迫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特造焉。生极喜，与之竟夕，因为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于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

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

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氏之母聚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有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一女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乃郑氏也，乃惊问。久之言曰：“某尝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叹，知复何言！”言訖，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名绍，遂改为子元也。

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历位清显，每求娶，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

（出《前定录》）

李 生

杜棕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棕待之厚。棕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棕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

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惊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惊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惊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埴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埴至阙方知，感惊，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惊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惊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惊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榜于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埴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素辩博，能回上意，事遂寢。

（出《前定录》）

马 奉 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脰肉，归而食之。

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

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仇，则汝仇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胜，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贲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

经年，忠宪两胜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

（出《博异志》）

赵 昌 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诉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

月余疮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

(出《博异志》)

崔 无 隐

唐元和中，博陵崔无隐言其亲友曰：城南杜某者，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忽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面，乃讯其来由。

僧良久嗟惨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于梁，乃访召某父姓名者某于相国精舍，应曰：‘唯。’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师之兄以江西贸折，遂浪迹于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于汉南，虽缙纆且尽，而衣衾自给，以卑贫所系，是未获省拜，故凭某以达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胜。翌日，父母遣某之汉南以省兄。

“某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而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师胡为至此？今为信

宿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师可宿也。’某因言而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某为一女人尸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某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觐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袱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绕壁画之，某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褙领奔者而往。某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某时回遑。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趁至古井，以火照，乃尸与某存焉。执某以闻于县，县尹明辩，某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某乃得雪。

“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某从来。某具告，父曰：‘吾善《易》，试为子推之。’某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

同处者，汝侧室也。县尹明汝之无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之父。汉南之兄已无也。’言毕，某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

及至汉南，寻访其兄，杳无所见。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无隐云：“杜生自有传。”此略而记之。

（出《博异记》）

杜 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

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讫，道士命挈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干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老年，纵收

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出《玄怪录》）

张 佐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径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贯白酒将饮，试就请曰：“单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

叟曰：“吾之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欢。十八，从燕公于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子。’吾乃诣

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术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帟青帻，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澈，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于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倘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离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胄。君胄觐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扞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其侧，谓君胄曰：“此国大小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帐，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

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缘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策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子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吾授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

计其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其夕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灰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佐遽寻之，已复不见。（出《玄怪录》）

韦 氏 子

韦氏子有服儒而任于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有二女，长适相里氏，幼适胡氏。长夫执外舅之论，次夫则反之，常敬佛奉教，攻习其文字，其有不译之字读宜梵音者，则屈舌效之，久而益笃。及韦氏子寝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为俗态，铸释饭僧，祈祐于胡神，负吾平生之心。”其子从之。

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问到相里氏，以其妇卧疾，未果讣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环之。且属纆焉，欬若鬼神扶持，骤能起坐，呼其夫曰：“妾季妹死已数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呜咽。其夫给之曰：“安得此事！贤妹微恙，近闻平复。荒惑之见，未可凭也。勿遽惆怅，今疾甚，且须将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见，命吾弟兄来，将传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闻高墉之内，冤楚叫悔之声，若先君声焉。观其上则火光迸出，焰若风雷。求入礼覲，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随声叫曰：‘吾以平生谤佛，受苦弥切，无晓无夜，略无憩时。此中刑名，言说不

及。惟有罄家回向，冥资撰福，可救万一。轮劫而受，难希降减。但百刻之中，一刻暂息，亦可略舒气耳。妹虽宿罪不轻，以夫家积善，不堕地狱，即当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当受数百年之责。然委形之后，且当神化为鸟，再七饭僧之时，可以来此。”其夫泣曰：“洪炉变化，物固有之。雀为蛤，蛇为雉，雉为鸩，鸩为鹰，田鼠为鴽，腐草为萤，人为虎为狼为鱼为鳖之类，史传不绝。为鸟之说，岂敢深讶？然鸟群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为妾谢世人：为不善者，明则有人诛，暗则有鬼诛，丝毫不差。因其所迷，随迷受化，不见天宝之人多而今人寡乎？盖为善者少，为恶者多。是以一厕之内虫豸万计，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昔之名城大邑，旷荡无人，美地平原，目断草莽，得非其验乎？多谢世人，勉植善业！”言讫复卧，其夕遂卒。其为妇也，奉上敬，事夫顺，为长慈，处下谦，故合门怜之，悯其芳年而变异物，无幼无长，泣以俟乌。

及期，乌来者数十，唯一止于庭树低枝，窥其姑之户，悲鸣屈曲，若有所诉者。少长观之，莫不呜咽。徐验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若真吾妇也，飞止吾乎。”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

（出《续玄怪录》）

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殓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瘞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瘞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

（出《续玄怪录》）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

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钟念。生六十日，鄙则谢去。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实仁愍之！”因悲恻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满，因家洛京。

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询问，乃闲仪耳。希仲遇自询问，则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出仕，官至陈郡太守。

（出《续玄怪录》）

卢 生

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卢郎，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

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之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适人，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不知其由，则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

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佩约花，卢生忽惊而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人，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下罕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人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郑某官某，为卢之候，在坐起拜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

后数年，郑任于京，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大如朱盞，牙长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相善，骤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

（出《续玄怪录》）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项瘿者，初微若鸡卵，

渐巨如三四升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瘰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瘰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跃踏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瘰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

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瘰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覬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糗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螭蛭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贯酒欲饮，黄冠因啭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

（出《续玄怪录》）

定 婚 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岐，求婚不成。

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覩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何得见？”固曰：“然则何书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生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尝愿早娶，以广后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道。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见乎？”曰：

“陈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鞠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鯤，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阴鹭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

（出《续幽怪录》）

狄 仁 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

（出《定命录》）

崔 元 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饿死。”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一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

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着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

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曹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着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具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又敕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

（出《定命录》）

田 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于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

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

(出《定命录》)

王 峻

王峻任渭南已数载，自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见峻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剩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

(出《定命录》)

袁 嘉 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未迁，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

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

（出《定命录》）

桓 臣 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人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言。其时有东京缙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

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掀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

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缙氏庄卖与卢从愿，方

知诸事无不应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

(出《定命录》)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人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以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

(出《定命录》)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

道。其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卒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

（出《定命录》）

车 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如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翊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

（出《定命录》）

颍阴日者

陈澍为颍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促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颍阴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赐绯，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托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来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敕，便令手刃，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出《定命录》）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玘，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隰为蒲阳、蒲江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

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

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征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处，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

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嶠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遂，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

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

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

且珍纨素美，当与薜萝疏。

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

王珪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子官，皆如天纲之言。

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子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文才振子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三品，前视三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

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房曰：“李侍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

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谓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

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饌，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

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谓李曰：“此乎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鸟，立成，其诗曰：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

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

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

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饌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家，见峤卧青氍毹，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入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材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某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加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

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

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终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

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廩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乃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

（出《定命录》）

张 罔 藏

张罔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

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浚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阿藏也。

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诏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草拔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草拔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疾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臚卿，累迁至本州刺史。

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阿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阿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遇冯长命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凜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阿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谮之，

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

卢嘉谠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清河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谠同诣张冢藏。其时嘉谠年尚韶髫，张入见谠藏，立嘉谠于中门外。张谓冢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冢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冢藏相送出门，忽见嘉谠，谓张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已上。”后嘉谠历十郡守，寿至八十。

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冢藏。冢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冢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

高敬言为雍州法曹，冢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

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

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冏藏，冏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后皆如言。

（出《定命录》）

张 柬 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众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才，召人，问策中事，特异之，即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

（出《定命录》）

陆 景 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

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

（出《定命录》）

程行谌

程行谌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诸君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谌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所言。

（出《定命录》）

魏 元 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因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声名烜赫，执心忠孝，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年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徼，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人，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肮脏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口，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卒。

（出《定命录》）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视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

（出《定命录》）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襁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

山因洗而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

（出《定命录》）

衡 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人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庶瞻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犹声誉未达，二公有轺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威以荒唐之说，乃微

有中者。”无何，郑出为岐州刺史，与所亲话其事。末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

（出《定命录》）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萧璇与县尉李峴、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终卿监。萧主簿中年湮沉，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

后璇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萧璇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配向岭南，唯璇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峴作相，于街中忽逢璇，使人问：“是萧秘书耶？”因谓之曰：“公岂忘武功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判还其家。萧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

（出《定命录》）

李 含 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又圆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史，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

（出《定命录》）

尚 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着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亦脱碧着紫矣。”

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着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即有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着紫。衡自又云：“当作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录》）

柳 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属目，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姊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录》）

卢 齐 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

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伞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遣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

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蹙蹙，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出《定命录》）

梁 十 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谗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无言乃着黄衣衫，令一客着紫，

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恶奏，君视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史，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闷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

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蒲博赌赛，庄宅等并尽。

（出《定命录》）

冯 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人京至汴州。有日者冯

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出《定命录》）

马 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着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三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出《定命录》）

卖 槌 媼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槌媼肆。数日，析觅一馆客处，媼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媼之初卖槌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取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及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周后转给事中、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媼亦为夫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

(出《定命录》)

姜 皎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

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唯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出《定命录》）

李 棱

故殿中侍御史李棱，贞元二年擢第，有别业在江

宁，其家居焉。是岁浑太师城镇蒲津，请棱为管记从事。棱乃曰：“公所爱棱甚，然奈某不闲检束，夙好蓝田山水。据使衙合得畿尉，虽考秩浅，如公勋望崇重，特为某奏请，必谐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亲，以及寸禄，即某之愿毕矣。”浑遂表荐之。德宗令中书商量，当从浑之奏。棱闻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诣焉，问所求成败。茂曰：“公求何官？”棱具以本末言之。对曰：“从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则不得。”棱未甚信。

经月余，棱诣执政，谓曰：“足下资历浅，未合入畿尉，如何凭浑之功高求侥幸耶？”遂检吏部格上，时帝方留意万几，所奏遂寝。棱归江南，果丁家艰。已近七八年，又忽得璧疾。殆将一纪，元和元年冬，始入选，吏曹果注得蓝田县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说于交友。

（出《续定命录》）

李 行 修

故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修敬之如宾。王氏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修亦深所鞠爱，如己之同气。

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鄘论亲，诸族人

在洛下。时行修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修为宾。是夜礼竟，行修昏然而寐，梦已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行修惊觉，甚恶之，遽命驾而归。入门，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修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修意王氏为苍头所忤，乃骂曰：“还是此老奴！”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己之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

无何，王氏果以疾终。时仲舒出牧吴兴，及凶问至，王公悲恻且极，遂有书疏，意托行修续亲。行修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鉴，言事屡中，忽谓行修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见夫人，奚不问稠桑王老？”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修，托以小女，行修坚不纳。

及行修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修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间，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修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录命书，为乡里所敬。”行修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修，使去左右，屣屣，由一径入土山

中。又陟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修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入。

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内有所睹，必趋而过，慎勿怪。”行修心记之，循西廊，见朱里缦幕下灯明，其内有横眸寸余数百。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廊。及院，果见行修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修前拜，乃赍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修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令行修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修方欲申离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与君幽显异途，深不愿如此，贻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纳小妹鞠养，即子某之道尽矣。所要相见，奉托如此。”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修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

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修至，遽起云：“岂不如意乎？”行修答曰：“然。”老人曰：“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行修亦如其教。行修困惫甚，因问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修却至逆旅，壁缸荧荧，枥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昏熟寐，老人因辞而去。行修心愤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

时王公已移镇江西矣。从是行修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大夫。

(出《续定命录》)

张 正 矩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大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谟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谟，面以咸允托之，颔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张正谟来，更不要通。”正谟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

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齑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谟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谟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

（出《续命定录》）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鏐，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昌少好属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名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

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鹤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公自府游，闻清僧之异，径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征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因大

笑而已。由是颇亦自负。

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洎到鹄鸣，先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

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河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征义者，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祚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师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

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动，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甸邑南来庆有余。”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仆射，郑馀庆代其位。（出《定命录》）

崔 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瑄及第后，五任不

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嗟其蹇滞曰：‘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寮。’其后出入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

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干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惓，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候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此闻于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造毡舁，雇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於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

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

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吏：“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鑣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

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出《续定命录》）

裴 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宏词制

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乃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驂乘王义遽回鞚，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衮，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

（出《续定命录》）

李 顾 言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簪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

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续定命录》）

吴 少 诚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辈。上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脚力，携小袱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某辈军健儿，苟免擒获，效一卒之用则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执别而去。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赍之。（出《续定命录》）

崔 玄 亮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

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林长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搢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俛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

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翻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赦下。

（出《续定命录》）

卫次公

唐吏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

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

（出《续定命录》）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巾五百条、袈裟五百领，于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

有一狂僧，本无住着，人亦不知其所来，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碾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

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

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又云雾四合，及散，则不复见寺所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及召见，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安禄山之乱。其狂僧所见胡僧，即禄山也。

（出《逸史》）

华 阳 李 尉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子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子开元寺选一大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揆在内，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

车與閨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出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覬覦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归，潜求李尉之家来往者浮图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而拒之。

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张宠敬无与伦比。然自此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于其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数年，张疾病，见李尉之状，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张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援，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华山道士符箓极高，与张结坛场子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李妻亦同来，皆教以严慎之道。

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着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左右如

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出《逸史》)

乐 生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使。会西原山贼反叛，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招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宴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直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直，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

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贿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而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使者至，传式方意。乐生曰：

“我无罪，宁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

式方颇甚悯恻，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至时，式方乃登州南门，令引出，与之诀别。乐生沐浴巾栉，楼前拜启曰：“某今死矣，虽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球场内，厚致酒馔。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乐曾摄都虞候，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无折吾颈。若如此，我亦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子外。拉者忽惊蹶，面仆子地死矣。

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终。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球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暗不语。昇到州，及夜而殒。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年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后有从事于桂者，视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乐生一何神异也！

（出《逸史》）

宋 申 锡

唐丞相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效其手疏，皆至逼似。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送人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

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乃下阶，曰：“且来，有少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浚水北去数里，到一墟开，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者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吒。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上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言于家人及亲属，且以笔记于衣箱中。

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于市，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灵为不诬矣。

（出《逸史》）

卢叔伦女

长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见一女子采桑树上，问曰：“此侧近何处有信心，可乞饭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见设斋次，见和尚来必喜，可速去也。”

僧随所指往，果见一群僧，方就坐，甚慰。延入，斋讫，主姥异其及时至也，问之，僧具以实告。主人夫妻皆惊曰：“且与某同往，访此女子。”遂俱去，尚

在桑树上，乃村人卢叔伦女也。见翁姥，遂趋下，弃叶笼奔走归家。二人随后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识之。女子入室，以床扃户，牢不可启。其母惊问之，曰：“某今日家内设斋，有僧云小娘子遣来。某作此功德，不曾语人，怪小娘子知，故来视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坚不肯出。又随而骂之，女曰：“某不欲见此老兵老嫗，亦岂有罪过！”母曰：“邻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亦怪，厚祈请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趋出，不敢回顾。

及去，母问之，答曰：“某前生曾贩羊，从夏州来，至此翁庄宿，父子三人并为其害，劫其资货。某前生乃与之作儿，聪黠胜人，渠甚爱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渠又为某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偶因僧问乞饭处，某遂指导之耳，亦是偿债了矣。”翁姥从此更不复作斋也。

（出《逸史》）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缙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

遂自缢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紫衣人，擎小幙，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伥，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已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十数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

时缢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

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某见其囊

中书，谓是绌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匹耳。自此已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乎？”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

（出《逸史》）

公 孙 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殒。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倘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垅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訖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

（出《逸史》）

严武盗妾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

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之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人，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人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

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乃令洒埽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门外东间，有一阁于，亦令洒埽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嗽，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

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于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蹇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缙祈免，道士亦愚为之请。女子曰：“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于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

（出《逸史》）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

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

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

（出《逸史》）

崔 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弟子肄业，然待之蔑如也。

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仗

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遇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蹶蹶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

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胁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颌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

术 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橘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教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橘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

（出《逸史》）

李 栖 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

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藜塞径，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华烜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颢。

（出《逸史》）

孟 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疴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昼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羸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钁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卦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

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厩。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黠，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及卜后十日也。

（出《逸史》）

李 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饌。

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但留我两朶。”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讶。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

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上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鲮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定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坏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鲮并杂子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鲮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

（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饌，毫厘不失。”临正旦，日将往华阴县，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饌，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与公各饮一盞椒葱酒，食五盘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盞酒来，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饭食。适来云：‘有五盘馄饨，问煮那盘。’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

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晚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

（出《逸史》）

袁 滋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复郢间居止。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幽小，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与其虽熟，即不肯细言。”袁公曰：“求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后携酒再往。

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可赏，且是道流，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

袁公谦恭甚，乃时与笑语，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扞萝跳跃，翩翩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

（出《逸史》）

崔 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飧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

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

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飧，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

两人既飧，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鲙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

（出《逸史》）

李 君

江陵副使李君尝自洛赴进士举，至华阴，见白衣人在店，李君与语，围炉饮啜甚洽。同行至昭应，曰：“某隐居在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

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

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颦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镢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

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

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

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出《逸史》）

郑 还 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饌之类，皆房公所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出《逸史》）

骡 鞭 客

茅山黄尊师，法篆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

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驻鞭，如随商客驻仗者，骂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修道，还敢谩语邪？”黄尊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

良久，词色稍和，曰：“岂不是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讲则所获无多，但罢之。”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

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驻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磕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

（出《逸史》）

陈 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多

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直多少，亦不问生也。

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生曰：“吾辟谷，无饭与餐。”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刷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

会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

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爇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汤，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捻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

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

（出《逸史》）

周 隐 克

唐道士周隐克，有术数，将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闵修弟子礼，手状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镇淮南，染疾，曰：“尊师去年云我有疾，须卧六日。”段公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

（出《逸史》）

张 士 政

唐王潜在荊州，百姓张士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一药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于张。张曰：“前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于弟与之狎，常祈其戏术。张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灯蛾飞去。又画一妇女于壁，酌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其术终不传人。

（出《逸史》）

安禄山术士

唐安禄山多置道术人，谓术士曰：“我对天子亦无恐惧，唯见李相，则神机悚战。”即李林甫。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人，皆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谓禄山曰：“吾安得见之？”禄山因表请宴宰相，令术士于帘下窥之。惊曰：“吾初见报相公来，有双鬟二青衣捧香炉先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当是仙官暂谪居人间也。”

（出《逸史》）

治针道士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急，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昇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

于檐板。”言訖，遂针入寸余，旧穴之针拂然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瓭而去，竟不知所之矣。

（出《逸史》）

宋 师 儒

宋师儒者，累为盐铁小职，预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时淮南有僧常监者，言事亦有中。常监在从事院话道，师儒续入，常监甚轻之，微不为礼。师儒不乐，曰：“和尚有重厄，厄在岁尽。”常监嗔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吓，某还自辨东西。”师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莫骑骏马子。”常监勃然而去。

后数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一骏马，甚豪骏，将迎常监。常监曰：“此非宋师儒之言骏马子，且要骑来。”未行数里，下桥，会有负巨竹束者，掷之于地，正当马前，惊走入隘巷中。常监身曳于地，足悬于镫，行数里，入方救得，脑破，血流被体，食顷不知人事，床舁归寺。太尉及从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须慎空隙之所。”常监饮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

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时正寒，淋洗冻凜，又少顷不知人事。王太尉与从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复得免否？”曰：“须得邻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专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毙。王公曰：“此免矣？”曰：“须得强壮无疾者，此不得免。”数日，有少僧剃头，伤刀中风，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则无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礼，常监因与宋君亲善。（出《逸史》）

唐 庆

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冬首暴处雪中，亲从外至，见卧雪中，呼起，雪厚数寸，都无寒色，与唐君话，深异之。唐后为榷盐使，过河中，乃别归。唐曰：“汝极勤劳，吾方请厚俸，得以报尔。”又恳请，唐固留不许。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令严，决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无绪便发，厚恤酒肉。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处，惊甚。因语雪卧之事，遂下马与语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绢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

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

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

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

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

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

度关悲矢志，万绪乱心机。
下坂马开力，扫门尘满衣。
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
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

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

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
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
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
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

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返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

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
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离歌凄凤管，别鹤怨瑶琴。
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

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

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
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
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

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

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

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

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

（出《纂异记》）

泓 师

唐张敬之在则天朝，每思唐德，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当入三品，其子将道由历于天官。有僧泓师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侍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此儿子意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时有疾，甚危殆，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

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渊，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痍，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

燕公子均、埴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时以减死论。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兄弟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埴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潜，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埴宜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宜弃市，更不要苦救这个也。”肃宗掩泣奉诏，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现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着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此，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

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

（出《戎幕闲谈》）

秀师言记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

后李特赴宿约，饌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纠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宰堵波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

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纠曹。有

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纠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俸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

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子高安。晔落拓者，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学秦筝子常守坚，尽传其妙，护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他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期矣。侍饥饱寒燠者，顾童老嫗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出《异闻录》）

白 皎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客游鄂渚，因抵江陵，

途中颇为驾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举进士，力不能制，每优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诉于在任，因得重笞之。

宗仁以他舟上峡，发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缆，篙橹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为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岂常有所忤哉！今无术以进。不五百里，当历石滩，险阻艰难，一江之最。计其奸心，度我船适至，则必触碎沉溺，不如先备焉。”宗仁方与仆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随之而行。翌日至滩所，船果奔骇狂触，恣纵升沉，须臾瓦解。赖其有索，人虽无伤，物则荡尽。峡路深僻，上下数百里，皆无居人，宗仁即与仆辈荫于林下，粮饩什具绝无所有，羈危辛苦，忧闷备至。虽发人告子土官，去二日不见返，饥馁逮绝。

其夜，因积薪起火，宗仁泊僮仆皆环火假寝。夜深忽寤，见山獠五人列坐，态貌殊异，皆挟利兵，瞻顾睢盱，言语凶漫，假令挥刃，则宗仁辈束手延颈矣。睹其势逼，因大语曰：“尔辈家业，应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万物俱没，涸然古岸，俟为豺狼之饵。尔辈圆首横目，曾不伤急，而乃眊然笑侮，幸人危祸，一至此哉！吾今绝粮，已逾日矣；尔家近者，可遽归营饮食，以济吾之将死也。”山獠相视，遂令二人起，未晓，负米肉盐酪而至。宗仁赖之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峡中行此术者甚众，而遇此难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

则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蛟者，法术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蛟处，试为一请。”宗仁因恳祈之，山獠一人遂行。

明日，蛟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蹑履，姿状山野，禽兽为匿。宗仁则又示以穷寓之端，蛟笑曰：“琐事耳，为君召而斩之。”因剃草剪木，规地为坛，仍列刀水，而蛟立中央。夜阑月晓，水碧山青，杉桂朦胧，溪声悄然，时闻蛟引气呼叫召王升，发声清长，激响辽绝，达曙无至者。宗仁私语仆使曰：“岂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蛟又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为风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实告，蛟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谓宗仁所使曰：“然请郎君三代名讳，方审其术耳。”仆人告之，蛟遂入深远，别建坛埴，暮夜而再召之，长呼之声，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应蛟者，咽绝，因风始闻，久乃至蛟处，则王升之魄也。蛟子是责其奸蠹，数以罪状，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蛟谓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凶尤甚，实为难恕。便行诛斩，则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蛟乃叱王升曰：“全尔腰领，当百日血痢而死。”升号泣而去。

蛟告辞，宗仁解衣以赠蛟，蛟笑而不受。有顷，舟船至，宗仁得进发江陵。询访王升，是其日蛟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异闻集》）

王 生

唐韩晋公滉镇润州，以京师米贵，进一百万石，且请敕陆路观察节度使发遣。时宰相以为盐铁使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帝又难违滉请，遂下两省议。左补阙穆质曰：“盐铁使自有官使勾当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为节度使乱打杀二十万人犹得，何惜差一进奉官？”坐中人密闻，滉遂令军吏李栖华就谏院诘穆公。滉云：“不曾相负，何得如此！即到京与公廷辩。”遂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

穆惧不自得，潜衣白衫，诣兴赵王生卜，与之束素。王谢曰：“劳致重币，为公夜著占之。”穆乃留韩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请卦。王谓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间威势盛于王者，是谁？其次一命，与之相克太甚，颇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见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纵相害，事亦不成。”韩十一月入京。穆曰：“韩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过得数月？”又质王生，终云不畏。

韩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按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穆愈惧，乃历谒韩诸子皋、群等求解，皆莫敢为出言者。时滉命三省官集中书视事，人皆谓与廷辩，或劝穆称疾，穆

怀惧不决。及众官毕至，乃曰：“前日除张严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缘张严曾犯赃，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谕，告公等知。”诸人皆贺穆，非是廷辩。无何，穆有事见滉，未及通，闻阁中有大声曰：“穆质争敢如此！”赞者不觉走出，以告质，质惧。

明日，度支员外齐抗五更走马谓质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阳尉，公好去。”无言握手留赠，促骑而去。质又令裴问王生，生曰：“韩命禄已绝，不过后日。明日且有国故，可万全无失矣。”至日晚，内宣出，王薨辍朝。明日制书不下，后日韩入班倒，床舁出，遂卒。时朝廷中有恶韩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阳书与穆。

（出《异闻集》）

贾 笼

穆质初应举，试毕，与杨凭数人会。穆策云：“防贤甚于防奸。”杨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礼贤，岂有防贤甚于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谒鲜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仆报云：“尊师来。”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彻食。及至，一眇道士尔，质怒弁相待之薄，且来者是眇道士，不为礼，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谓质曰：“岂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

问：“莫曾上封事进书策求名否？”质曰：“见应制，已过试。”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午时，当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补阙，故先奉白。”质辞去。至十五日，方过午，闻扣门声即甚厉，遣人应问。曰：“五郎拜左补阙。”当时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时拜耳，故有此报。

后鲜于弁诣质，质怒前不为毕饌，不与见。弁复来，质见之，乃曰：“前者贾笼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谒之。”质遂与弁俱往。笼谓质曰：“后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当得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尝赏质曰：“每爱卿对敷，言事多有行者。”质已貲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诰，仍私谓人曰：“人生自有分，岂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此诚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

至四月，给事赵憬忽召质云：“同寻一异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赵致敬如弟子礼，致谢而坐。道士谓质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诰，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质曰：“莫更有灾否？”曰：“有厄。”质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过于不全，缘识圣上，得免死矣。”质曰：“何计可免？”曰：“今无计矣。”质又问：“若迁贬，几时得归？”曰：“少是十五年，补阙却回，贫道不见。”执手而别，道不复言。

无何，宰相李泌奏：穆质、卢景亮于大会中，皆自言频有章奏谏白。国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恶事，即言‘苦谏，上不纳’。此足以惑众，合以大不敬

论，请付京兆府决杀。”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质曾识，不用如此。”又进：“决六十，流崖州。”上御笔书令与一官，遂远贬。后至十五年，宪宗方征入。贾笼即贾直言之父也。

（出《异闻集》）

金 刚 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

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尺余，四驰啗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两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后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石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具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

引锡触之，蛛乃殁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觉布已在侧，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

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锁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于，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青衣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訖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

（出《传奇》）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鹺贾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橹，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

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

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旦，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膩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

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

即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

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

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殁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

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

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

又曰：

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

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

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

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

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后三年，德璘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

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觐否？”曰：“可。”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

以笔大书韦氏巾曰：

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

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

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出《德璘传》）

贾 耽

贾耽相公镇滑台日，有部民家富于财，而父偶得疾，身体渐瘦，糜粥不通，日饮鲜血半升而已。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无不至者，虽接待丰厚，率皆以无效而旋。

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

其子曰：“某之医，家传三世矣。凡见人之疾，则必究其源。今观叟则惘然无知，岂某之艺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盖异人也，至于卜筮医药，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史。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倘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

其父后语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征，今颇烦躁，若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子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四，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即能坐。子惊喜，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

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吏报今已平复。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其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则医工所谓异人者信矣。

（出《会昌解颐录》）

麴 思 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人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

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

冬曦虽不言，心常怪其妄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

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

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西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问之，无不克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出《会昌解颐录》）

韦 丹

唐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鼃，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

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裤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

时有葫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葫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达。”葫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葫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人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长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浚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龟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子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葫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

再拜而去。

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

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逆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与蝼蚁，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

（出《河东记》）

吕 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

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

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撻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

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

冬至前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

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

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

其二曰：

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

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

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

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

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囊中所见，如影响焉。

（出《河东记》）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

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今事须见他？”岸请先人启白。

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人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着黄衫惨绿衫人，又见着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人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人，见着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灏秀才也。灏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灏曰：“幽显殊途，今日故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故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

也。”灏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反。”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灏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遁矣。然要知禄命，乍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

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

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

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闲步县城外，坏垣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

（出《河东记》）

叶 静 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

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满”。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時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咤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满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满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满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满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出《河东记》）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技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

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子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

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人，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辘辘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

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

（出《河东记》）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

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居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箱中取一副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喂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耜耨，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箱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子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碓成面訖，却收木人子于箱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

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于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訖，

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

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傍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

（出《河东记》）

懒 残

懒残者，唐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面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

时郾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

休戚，谓懒残经音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

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拦，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雷震。山路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

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槌，为尔尽驱除。”众皆曰：“太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与之荆挺，皆蹶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之后，虎豹亦绝踪迹。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

（出《甘泽谣》）

刘弘敬

唐彭城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资财数百万，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虽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报。长庆初，有善相人，于寿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馆而讯焉。曰：“君财甚丰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将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寿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虽不寿而德且厚，至于度量尤宽。且告后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犹享爵禄，而况于寿乎？勉而图之！吾三载当复此来。”言讫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为身后之计。

有女将适，抵维扬，求女奴资行，用钱八十万，得四人焉。内一人名兰荪者，有殊色，而风骨姿态殊不类贱流。元溥诘其情，久而乃对曰：“贱妾死罪，无复敢言。主君既深讶之，何敢潜隐？某代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吴寇跋扈，因缘姓与寇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仍没官，以此湮沉，无处告诉。其诸骨肉，寇平之后，悉被官军收掠为俘，不可复知矣。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

地。虽家族丧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犹能发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冤，是为神明之诛焉。”因问其亲戚，知其外氏刘也，遂焚其券，收为甥，以家财五十万，先其女而嫁之。

长庆二年，春三月辛卯，兰荪既归，元溥梦见一人，被青衣乘简，望尘而拜。迫之潜然，曰：“余则兰荪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报之？某闻阴德所以动天地也，今君寿限将尽，余当为君请于上帝，故奉告。”言讫乃去。后三日，元溥复梦兰荪之父立于庭，紫衣象简，侍卫甚严，前谢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请君子帝，帝许我延君寿二十五载，而富及三代，子孙无复后祸。其所残害吾家者，悉获案理之，存者祸身，没者子孙受衅。帝又悯余之冤，署以重职，获主山川于淮海之间。”因呜咽再拜而去。诘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

后三年，果相者复至，迎而贺元溥曰：“君寿延矣，且君自眉至发而视之。”元溥侧冠露额。曰：“噫，有阴德上动于天者，自今后二十五载，庆及三代。”元溥始以兰荪之父为告。相者曰：“昔韩子阴存赵氏，太史公以韩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阴德故也。况兰荪之家无后矣，兰荪之身贱隶矣，如是而能不顾多财之与殊色，而恤其孤，岂不谓阴德之厚哉！”

（出《阴德传》）

韦判官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应。应问之，老人对曰：“某通于灵祇也。今者冥司韦判官来拜谒，幸望厚礼以待之，请备香案，屏去侍从，当为延入。”应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隐隐然不见其形，自通名衔，称“思穆”。叙拜时候，应亦答拜。揖让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职也。侧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且愿相托，故俟亭午务隙拜谒，幸无惊异。”应曰：“某闻神明不昧，今乃不虚。屏劣幽薄，触事蒙鄙，何幸明灵俯降！但揣微贱，力不副心，苟可施于区区，敢不从命？幸示指南，愿效勤劳。”冥使曰：“某谢去人世数载，得居冥职。自弃掷妻孥，家事零替。爱子文卿，少遭悯凶，鄙野无文，职居郑滑院，近经十载。交替院务之日，不明簿书，欠折数万贯匹，实非己用。欲冒严明，俯为存庇。”应恍然曰：“噫，某扶沟令也，焉知郑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阁下材器禄位，岂一院哉！自今已后，历官清显，雄居方镇，位极人臣。然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倘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当竭微分，仰护荣贵，非止一身，抑亦庆及后嗣。”应曰：“某虽鄙陋，敢不惟命是听！”冥使感泣，于是叙别而去。

应闻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书启，兼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欲验试其事。时相国都督维扬，兼判盐铁，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钱帛，欠折数万贯匹，收录家货填偿外，尚欠三四万无所出。初，应在扶沟，受思穆寄托，事实丁宁，比及郑滑，遂违前约，且曰：“欠折数广，何由辨明？文卿虽云赃非己用，积年不申论，须抵严刑，以惩慢易。穷达既定，鬼何能移？若弃法徇神，是谄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于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预怀毒于衣带之间。比及囚繫，数欲服之，辄失其药，搜求不获。及文卿以死论，是日思穆见于文卿前而告曰：“呜呼，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帝许我夺崔应之禄，然吾之族亦灭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怀之药，仰而死焉。于是应与巡官李擅、滑纠朱程、戎曹贾均就刑所，将刑之。

文卿既已死，应方悔悟，乃礼葬文卿，身衣缟素而躬送之。应后加殿中，时有人自邯郸将美人曰金闰来献于应，应纳而嬖之，崔君始惑于声色，为政之心怠矣。后二年，加侍御史，知扬于院，与妻卢氏及金闰偕行。寻除浙西院，应自至职，金闰宠爱日盛，中门之外置别馆焉，华丽逾于正寝，视事之罢，经日不履内。前后历任宝货，悉置金闰之所。无何，复有人献吴姝，艳于金闰，应纳之，宠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夺金闰宝货而赐新姝，因是金闰忿逆，与亲弟陈行

宗置毒药于酒中，夜以献应。饮之，俄顷而卒。潜迁应于大厅，诘旦，家人乃觉，莫知事实。卢氏慈善，不能穷究。金闰乃持宝货，尽室而去。诸姬分散，崔氏门馆日微。

后陇西李君知浙西院，闻金闰艳丽，求而纳之。李君与金闰白昼开筵，应乃见形于庭，叱金闰曰：“汝已鸩我，又纳于李君，后不得意，复欲祸李君耶？”金闰惧而辞归，后李君方欲捕金闰，案理旧事，雪崔生之冤。金闰忽尔逃去，不知所在。（出《阴德传》）

玄 奘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

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柴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

（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李 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愷、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

（出《独异志》）

崔 从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人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

浹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

（出《独异志》）

历 阳 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门闾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闾。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出《独异记》）

李 蒙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乃逾垣奔赴，群众悵望。才登舟，移就水中，暴风忽起，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

（出《独异志》）

卢 婴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

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从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以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

（出《独异志》）

华 佗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瘀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

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人犬足中，其疾遂平。

（出《独异志》）

钱振民编纂

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八

释道方技

2



钱 振 民 编 纂

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八)

释道方技②

黄 山 书 社

中 部 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時。过中部县，且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

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人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颈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

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子观察使李钁，由是发卒讨寻，书得奸宄，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

（出《独异志》）

唐 绍

唐绍幼而通悟，知生前事，历历备记，而未尝言于人，虽妻于亦不知之也。后为给事中，同里对门有一郎中李邈者，绍休沐日，多召邈与之言笑，情好甚笃。或时为具饌，中堂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谓。其妻诘绍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类，君亟与之狎，窃与君不取。”绍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与李邈情好逾厚。开元初，骊山讲武，绍时摄礼部尚书。玄宗援桴击鼓，时未三合，兵部尚书郭元振遽令绍奏毕。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张说跪奏于马前，称元振于社稷有保护大功，合赦殊死。遂释，尤恨而斩绍。

先是一日，绍谓妻子曰：“吾善李邈，须死而言，今时至矣。”遂为略言之：“吾自幼即具知前生事。明日讲武，吾其不免。吾前世为某氏女，既笄，适灊陵王氏于为妻，姑待吾甚严。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毕，吾困怠亦甚，姑又令吾缝罗裙，迟明服以待客。吾临灯运针，虑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冲扉入房，触灯，灯僵，油仆裙上。吾且恨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阖，犬周章却

伏床下。吾复照烛，将理裙污，而狼藉殆遍。吾惧姑深责，且恨犬之触灯，遂举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颈，而剪一股亦折。吾复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毙。诘朝持裙白姑，姑方责骂，而吾夫适自外至。询其故，遂于床下引毙犬陈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毙犬，乃今之李邕也。吾明日之死，盖缘报也，行戮者必是李邕乎！报应盖理之常，尔无骇焉。”

及翌日讲武，坐误就戮，果李邕执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举，乃绝焉。死生之报，固犹影响，至于刀折杀亦不异，谅明神不欺矣！《唐书》说明皇寻悔恨杀绍，以李邕行戮太疾，终身不更录用。

（出《异杂篇》）

惠 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重，每乞食于皇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

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

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来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子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子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可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

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文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

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

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三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

（出《宣室志》）

韦 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子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

（出《宣室志》）

辛 七 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弄。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

（出《宣室志》）

广 陵 大 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

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常以弊裘，盛暑不脱，由是蚤虻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母夕阅扉而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

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呆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肉，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人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齷齪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

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出《宣室志》）

鉴 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

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汝吾同姓也。”因与相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乎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乎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

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西诣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

（出《宣室志》）

李 德 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

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

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冥数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子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出《宣室志》）

佛 陀 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童呆。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纁，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

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虽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于是虽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瘞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

（出《宣室志》）

赵 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宫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千五

百，庶可脱君之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

（出《宣室志》）

十 光 佛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标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计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依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异也。（出《宣室志》）

道 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宝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西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溃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顾无栗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

（出《宣室志》）

鸡 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左右曰：“自吾为天于，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

（出《宣室志》）

许 文 度

高阳许文度，唐大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

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寂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惧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来暇语其事。

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

（出《宣室志》）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珑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支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

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瘞于塔中。

（出《宣室志》）

宁勉

宁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

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于神武，安能雪吾冤子？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蹶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遗甲甚多。

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虏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百，长三丈余，雄俊可惧，怒目眦吻，袒裼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栗，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

（出《宣室志》）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玉润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

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迴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具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

（出《宣室志》）

师 夜 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

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快快。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臣，可翘足而待

也。然当是时，必有拥彗子门，幸无忘半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赐我，得遂西上。倘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见温泉。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缯彩以千数，时号幸臣。

惠达遂自蓟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怿。惠达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朱，即密书与蓟门帅张廷珪，云：“近者惠达师至辇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

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面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面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

（出《宣室志》）

李 生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

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

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于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奉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

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尝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遣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

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

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戇，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李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

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

（出《宣室志》）

郑 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赅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健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傍有门宇，乃神庇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

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皂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出，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道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

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

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于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出《宣室志》）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入邑毗殷氏家，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掇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

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毗，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钬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

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

（出《宣室志》）

荥 阳 氏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姬以桐叶蒙其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姬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

顷有褰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妳少达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妳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来逾年，钟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野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妳将哭，首辞铁捶，同瘞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鼎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黷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

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旆，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櫟难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祔先人之茔阙，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溺于骸骨之上，粪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纓，一日陵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藉公仁德，故未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妳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妳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子是褰裳者仓皇而去。

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溺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瘞焉。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

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俱，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

（出《宣室志》）

彭 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

（出《宣室志》）

李 师 道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温 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数也。”于是以铁鼓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 宗 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

（出《宣室志》）

骆 玄 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

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策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绁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

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

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子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瘞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

（出《宣室志》）

刘 遵 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雨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子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

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白，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
(出《宣室志》)

俞 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于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

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贖吾于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于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

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遂，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今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费，不亦可乎？”

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许，紫绶金腰带，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膳，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贶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倮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倮而揖。子是却以缶合子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

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出《宣室志》）

石 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

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去，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僮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而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聒瞶，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

先是，雷生有症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难得，但

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骞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

（出《宣室志》）

杨居士

海南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

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来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以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于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间，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如何？”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

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

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

（出《宣室志》）

王 先 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

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绡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

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

及晓将去，先生以杖击之毕，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簪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

（出《宣室志》）

周 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

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

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

（出《宣室志》）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子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来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迹。”言讫，即子

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

（出《宣室志》）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

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

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沉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

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郡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

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视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彻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

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

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

（出《宣室记》）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公裴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致年矣），有二者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

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度曰：“见我龙钟相戏耳。”

其秋，果领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宗问宰臣。度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进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度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许滑三帅先于郾城县屯军，度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大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

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覲，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纓鞬，迎于道左。愈有诗云：

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出《剧谈录》）

牛 僧 孺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鸂鶒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鸂鶒？”宴未终，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

（出《剧谈录》）

桑 道 茂

唐盛唐令李鹏通通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子使相，凡八男，三人及

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

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造攻城云梯，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瑊、李晟奏曰：“贼锋既盛，云梯甚壮，若纵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莫能举。二公酌酒祝词曰：“贼泚包藏祸心，窃弄凶德，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某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朱泚，当使云梯就爇，逆党冰消。”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埃涨天，梯烬贼奔。德宗御城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匡扶社稷，终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节制，忠崇荣显。

初，晟于左贲效职，久来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贲绢一匹，凌属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挫，施设肴醴，情意甚专。既西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

绢，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

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

（出《剧谈录》）

丁 重

处士丁重善相人。驸马于憬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岩秉钧持权，与之不协。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馔，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岩笑曰：“见是贵戚，复作盐铁使耳。”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岩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

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岩曰：“处士之言，可谓远矣。”其后浹旬，于果登台铉。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

（出《剧谈录》）

殷 九 霞

张侍郎某为河南乌重裔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己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勋，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孜为馆驿巡官，且形质低瘠，乌因戏曰：“莫是夏侯巡官？”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真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

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倘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寻访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唯然。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云：“药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自相忆。”

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台铉。张果践朝列，出人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详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纸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话于亲知，追想其风，莫能及也。

（出《剧谈录》）

龙 复 本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筭，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朱祁补阙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翹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置亦居谏署，同日诣

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公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者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

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宋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栗。宋旬日，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

（出《剧谈录》）

从 谏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于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南德皆所推服。

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缙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馭风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

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馭雨，霆击石傍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跌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适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亲爱又如此。

威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入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逢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阇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逢覆以饼餌。经宿，有狼狐迹，唯啖饼餌，而丰趺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荐焉。

（出《三水小牍》）

宋 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

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

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贽，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摔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贽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作。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欻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

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惝恍，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

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

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阗子城内。无何，郡都虞候游巡至僧纳，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疴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候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适，其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墻也。思礼觉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嚣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子都监。贯其罪，使招其散卒焉。

（出《三水小牍》）

王 表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

长王表者，家虽富贍，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遣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贱微，受制子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

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来尝有过，反招残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今来诸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白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骑，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

（出《三水小牋》）

绿 翘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

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

一女僮曰绿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炼师不在，不会髻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炼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炼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瘞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

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洩于后庭，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覘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锺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实，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出《三水小牋》）

王 公 直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铖。新安县慈润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锺坎地，卷蚕数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

饵以归。

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肉及饼饵贮囊，无他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玕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其款云：“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领，就村检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为复腐蚕矣。

（出《三水小牋》）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本，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墉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也。唐咸通中，庞勋

作乱，彦曾为贼执，湖水亦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柘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柘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

（出《三水小牍》）

李 钧

唐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寡，抗疏闻奏，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郡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人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眙西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枝干皆折拉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

（出《三水小牍》）

赵 知 微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皇岭前，讽诵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赵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既申弟子礼，服勤执敬，亦十五年。

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皇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惰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鲙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惰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道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驶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篠，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

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

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要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

（出《三水小牍》）

侯 元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窶，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砉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歉？自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随吾未。”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时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鸯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童，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

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蠢，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门者。”

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谓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母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

至庚子岁，聚兵败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成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诺，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以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擒。至上党，繫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径诣神君

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钺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

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

（出《三水小牍》）

阿 足 师

阿足师者，莫知其所来。形质痴浊，神情不慧，时有所言，靡不先党。居虽无定，多寓闾乡。憧憧往来，争路礼谒，山岳檀施，曾不顾瞻。人或忧或疾，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

时陕州有富室张臻者，财积巨万，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呆，既挛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父母钟爱，尽力事之，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或有谓曰：“阿足贤圣，见世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愈？”臻与其妻来抵闾乡，叩头拉泪，求其拯济。阿足久之谓臻曰：“汝冤未散，尚须十年。愍汝勤虔，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令赍致其男，亦赴道

场。时众谓神通，而观者如堵。跂竦之际，阿足则指壮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举会之人莫测其为。阿足顾谓臻曰：“为汝除灾矣。”

久之，其子忽子下流十数步外，立于水面，戟手子其父母曰：“与汝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挥。倘或不然，未有毕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痴。须臾沉水，不知所适。

（出《集异记》）

邢曹进

唐故赠工部尚书邢曹进，至德己未，河朔之健将也。守职魏郡，因为田承嗣所縻。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右与之拔箭，而镞留子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镞坚然不可动。曹进痛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修佛事，用希慈荫。不数日，则以索缚身子床，复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一胡僧立于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当自愈矣。”及寤，言于医工。医工曰：“未汁即泔，岂宜溃疮哉？”遂令广询于人，莫有谕者。

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乞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

堂遥见，乃昨之所梦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汤？当知其神验也。”曹进遂悟。汤为米汁，况所见复肖梦中。则取之，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疼。其夜，其疮稍痒，即令如前镊之，钳才及脸，镊已突然而出。后傅药，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圣人，恩祐显灼，乃若此之明征乎！

（出《集异记》）

僵 僧

唐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而村内有窳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触之，登时尘散。众争集视，填咽累日。有许卒郝义曰：“焉有此事！”因以刀刺其心，如杙上壤。义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声而绝。李公遂令探菹其事，瘞于其下。明日，陈卒毛清曰：“岂有此乎？昨者郝义因偶会耳。”即以刀环筑去二齿。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颐大叫，一声而绝。李公又令探菹其事，瘞于其下。自是无敢犯者。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

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掣去，则无怪矣。至今刀疮齿缺，分明犹在。

（出《集异记》）

僧澄空

隋开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十尺焉。鸠集金炭，经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于是造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写像焉。及烟焰灭息，启炉之后，其像无成。澄空即深自咎责，稽首忏悔。复坚前约，再谋铸造，精勤艰苦，又三十年，事费复备，则又复写像焉。及启铸，其像又复无成。澄空于是呼天求哀，叩头请罪，大加贬挫。深自勤勤，又二十年，功力复集，然后选日，复写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炉巅，百尺悬绝，扬声谓观者曰：“吾少发誓愿，铸写大佛。今虚责积年，如或踵前，吾亦无面见大众也。吾今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而舍命焉，一以谢愆于诸佛，一以表诚于众善。倘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时观者万众，号泣谏止，而澄空殊不听览。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

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

唐开元初，李曷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像叹曰：“如此好相，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百万缗，周岁之内，而重阁成就，至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像成日至曷，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则曷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

（出《集异记》）

王 安 国

涇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穡，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逾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挈之无孑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闻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

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最有二牛来，

蹊践狼藉，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赍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纠缠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讵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子法。

（出《集异记》）

汪 凤

唐苏州吴县氓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洎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漂货焉。矣人皆知其故，

久不能售。

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宝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寻徙人，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鍤，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缪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铜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面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绯缙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知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

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

（出《集异记》）

茅安道

唐茅安道，庐山道士，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从学者常数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隐形洞视之术。有顷，二子皆以归养为请，安道遣之，仍谓曰：“吾术传示，尽资尔学道之用，即不得盗情而炫其术也。苟违吾教，吾能令尔之术临事不验耳。”二子授命而去。

时韩晋公滉在润州，深嫉此辈，二子径往修谒，意者脱为晋公不礼，则当遁形而去。及召人，不敬，二子因弛慢纵诞，摄衣登阶。韩大怒，即命吏卒缚之，于是二子乃行其术，而法果无验，皆被擒缚。将加诛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盖师之见误也。”韩将并绝其源，即谓曰：“尔但致尔师之姓名居处，吾或释汝之死。”

二子方欲陈述，而安能已在门矣。卒报公，公大喜，谓得悉加戮焉，遽召人。安道庞眉美髯，姿状高古，公望见，不觉离席，延之对坐。安道曰：“闻弟子二人愚果，干冒尊严，今日命之短长悬于指顾，然我请诘而愧之，然后俟公之行刑也。”公即临以兵刀，械系甚坚，召致阶下，二子叩头求哀。安道语公之左右曰：“请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术，固不与之。安道

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噉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晋公惊骇良久，终无奈何。

（出《集异记》）

赵 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缗，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唐，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妻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月余，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入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繫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

所示之书，惟买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

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于茅庐。”操愿留不获，于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弟，游于江湖，至今无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

（出《集异记》）

李 子 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骈阗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于牟即登楼，临轩迴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

忽有白叟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泊坐客争前致敬。叟谓子牟曰：“向者吹

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能知，而叟以为常常，岂有说乎？”叟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顙求哀，希逢珍异。叟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滥，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

（出《集异记》）

奚 乐 山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辘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辘，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者，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辘材，某当并力。”主人讶

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时严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贵，乐山遂以所得，遍散与寒乞贫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顷而尽，遂南出都城，不复得而见矣。

（出《集异记》）

魏 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

（出《集异记》）

窦 德 玄

窦德玄，河南人也。贞观中，任都水使者，时年五十七。奉使江西，发路上船，有一人附载。窦公每食余，恒啖附载者，如是数日。欲至扬州，附载辞去。公问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窦都水往扬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虽追公，公命合终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随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怀，意望免公此难，以报长者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颇闻道士王远和乎？”公曰：“闻之。”使者曰：“今见居扬州府。幽冥间事甚机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赖公赐食，怀愧甚深，今不拯公，遂成负德。王尊师行业幽显，众共尊敬。其所施为，人天钦尚。与人章醮，有厄难者，天曹皆赦。公可屈节咨请，得度斯难。明晚奉报。”旋灭去。

公既奉敕，初到扬州，长史已下请官皆未迎。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于时诸官莫测其意。催迫速之，须臾，王尊师至，屏左右具陈情事。师曰：“比内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业，皆所不为。公衔命既重，勉励为作，法之效验，未敢悬知。”于是命侍童写章，登坛拜奏。明晚，使者来报公曰：“不免

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当报。仍买好白纸作钱，于净处咨白天曹吏。使即烧却，若不烧，还不得用。不尔，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师，师甚不悦。公曰：“惟命是遵，愿垂拯济！”师哀之，又奏。明晚使者来，还报云：“不免。”公苦问其故，初不肯言，后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矣体。次上之章，复草书‘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犹须整肃，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诸？所上之章，咸被弃掷，既不闻彻，有何济乎？”

公又重使令其诸托，兼具以事白师。师甚悦，云：“审尔乎？比窃疑章表符奏，缪妄而已，如公所言，验若是乎！”乃于坛上取所奏之章，见字误书草，一如公言。师云：“今奏之章，贫道自写。”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报公云：“事已谐矣。”师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谓亲表曰：“比见道家法，未尝信之。今蒙济拔，其验如兹。从今以往，请终身事之。”便就清都观尹尊师受法箓，举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

（出《玄门灵妙记》）

赵文若

隋赵文若，开皇初病亡，经七日，家人初欲敛，

忽缩一脚，遂停。既苏，云：被一人来追，即随行，入一宫城。见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刚经》。”王曰：“此最第一，卿算虽尽，以持经之故，更为申延。”又曰：“诸罪中，杀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饱，如何？”即追使领文若至受苦之处。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墙下，有穴，才容身。从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遥阔，见一城极高峻，烟火接天，黑气溢地。又闻楚痛哀叫之声，不忍听，乃掩蔽耳目，叩头求出，仍觉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见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长钉五枚，钉头及手足疼楚。

从此专持经，更不食肉。后因公事更驿，忽梦一青衣女子求哀。试问驿吏曰：“有何物食？”报云：“见备一羊，甚肥嫩。”诘之，云：“青牯也。”文若曰：“我不吃肉。”遂赎放之。（出《报应记》）

蒯 武 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虫。会嵩山南为暴甚，往射之。渐至深山，忽有异物如野人，手开大虫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涧下。及起，已为大虫矣，惶怖震骇，莫知所为。忽闻钟声，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见一僧念《金刚经》，即闭目俯伏。

其僧以手摩头，忽爆作巨声，头已破矣。武安乃从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抚其背，随手而开。既出，全身衣服尽在，有少大虫毛，盖先灸疮之所粘也。从此遂出家，专持《金刚经》。

（出《报应记》）

陆 彦 通

陆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盘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

（出《报应记》）

杜 之 亮

隋杜之亮，仁寿中为汉王谅府参军。后谅于并州举兵反，败，亮与僚属皆系狱。亮惶惧，日夜涕泣。忽夜梦一僧曰：“汝但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

至晓，即取经，专诚习念。及主者并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无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罚，俄而会赦得免。显庆中，卒于黄州刺史。

（出《报应记》）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刚经》，不吃酒肉。大业七年暴卒，三日复活，云：初见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门，顾极严峻。入行四五里，见有宫殿羽卫，王当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姓数。使者入见，文策最在后，一一问在生作善作恶，东西令立，乃唱策名，问曰：“作何善？”对曰：“小来持《金刚经》。”王闻，合掌叹曰：“功德甚大，且放还。”忽见二僧，执火引策，即捉袈裟角问之。僧云：“缘公持经，故来相卫，可随烛行。”道出城门。僧曰：“汝知地狱处否？”指一大城门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领至道，有一横垣塞路，僧以锡扣之即开，云：“可从此去。”道活。

（出《报应记》）

沈嘉会

唐沈嘉会，贞观中任校书郎，以事配兰州，思归甚切。每旦夕，常东向拜太山，愿得生还。积二百余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见二童子仪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愧公朝夕拜礼，故遣奉迎。嘉会云：“太山三千余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闭目，勿忧道远。”即依其言，瞬息之间便到，宫殿宏丽。童子引入谒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对坐谈笑，无所不知。谓嘉会曰：“人之为恶，若不为人诛，死后必为鬼得而治，无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刚经》一遍，即万罪皆消，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过，天曹黜之。某姓刘。”嘉会亦不敢问其他也。

尝与嘉会双陆，兼设酒肴。嘉会起，于小厅东见姑臧令慕容仁轨执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处分。”嘉会坐启府君，便令召仁轨入。谓曰：“公县下有妇人阿赵，被县尉无状拷杀，阿赵来诉，遂误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而，仍遣一小儿送归。嘉会亦辞，复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觉其精神昏昧，既还如旧。嘉会话仁轨于众，长史赵持满令人验之，无不同。自此常持《金刚经》，遇赦得归。

（出《报应记》）

高 纸

高纸，隋仆射颍之孙也。唐龙朔二年，出长安顺义门，忽逢二人乘马，曰：“王唤。”纸不肯从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马避之，又被驱拥。纸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内，至寺门，鬼遮不令人，纸乃殴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马，曰：“此汉太凶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绝，寺僧即令舁入兄院。

明旦乃苏，云：初随二使见王，王曰：“汝未合来。汝曾毁谤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无所伤。王问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刚经》。”王称善，即令放还。因与客语，言次忽闷倒，如吞物状，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问之，曰：“少年盗食寺家果子，冥司罚令吞铁丸。”后仕为翊卫，专以念经为事。

（出《报应记》）

宋 义 伦

唐宋义伦，麟德中为虢王府典签，暴卒。三日方

苏，云：被追见王。王曰：“君曾杀狗兔鸽，今被论，君算合尽。然适见君师主云君持《金刚经》，不惟灭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吃酒肉，持念尊经否？”义伦拜谢曰：“能。”又见殿内床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义伦即拜礼。僧曰：“吾是汝师，放相救。可依王语。”义伦曰：“诺。”王令随使者往看地狱。初入一处，见大镬行列，其下燃火，镬中煮人，痛苦之声，莫不殿恻。更入一处，铁床甚阔，人卧其上，烧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顾有三人，枯黑伫立，颇似妇人，向义伦叩头云：“不得食吃，已数百年。”伦答曰：“我亦自无，何可与汝？”更入一狱，向使者云：“时热，恐家人见敛。”遂去。西南行数十步，后呼云：“无大书，恐门司不放出。”遂得朱书三行，字并不识。门司果问，看了放出，乃苏。

（出《报应记》）

李 冈

唐兵部尚书李冈，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复苏，云：见一人引见大将军，蒙令坐，索案看，云：“错追公。”有顷，狱卒擎一盘来，中置铁丸数枚，复舁一铛放庭中，铛下自然火出，铛中铜汁涌沸，煮铁丸，赤如火。狱卒进

盘，将军以让冈，冈惧云“饱”。将军吞之，既入口，举身洞然，又饮铜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际，吞并尽，良久复如故。冈乃前问之，答云：“地下更无他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餐，须臾即为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与写佛经十部，转《金刚经》千卷，公亦不来，吾又离此。”冈既复生，一依所约，深加敬异。 （出《报应记》）

李 丘 一

唐李丘一，好鹰狗畋猎。万岁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日暴死，见两人来追，一人自云姓段。时同被追者百余人，男皆着枷，女即反缚。丘一被锁前驱，行可十余里，见大槐树数十，下有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间罪福，于此歇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门，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头。”遂被领见。王曰：“汝安忍无亲，好杀他命，以为己乐？”须臾，即见所杀禽兽皆为人语云：“乞早处分。”焦策进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领向经藏合验。至一宝殿，众经充满，丘一试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经。既回见王，知造有实，乃

召所杀生类，令恳陈谢，许造功德。丘一依王命，愿写《金刚经》一百卷，众欢喜尽散。王曰：“放去。”焦策领出城门，云：“尽力如此，岂不相报？”丘一许钱三百千，不受，云：“与造经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闻哭声，已三日矣。惊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写经二十卷了，焦策来谢，致辞而去。寻百卷亦毕，扬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讨使。（出《报应记》）

于 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录事参军。每至一更后，即喘息流汗，二更后愈。妻柳氏将召医工，昶密曰：“自无他苦，但昼决曹务，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灾咎，即阴为之备，都不形言。凡六年。后丁母艰，持《金刚经》，更不复为冥吏，因极言此功德力，令子孙讽转。后为庆州司马。年八十四，将终，忽闻异香，非代所有，谓左右曰：“有圣人迎我往西方。”言讫而没。（出《报应记》）

吴 思 玄

唐吴思玄，天后朝为太学博士。信释氏，持《金刚经》日两遍，多有灵应。后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细儿言事如神，星下祈祷，思玄往就见。细儿惊曰：“公有何术，鬼见皆走？”思玄私负，知是经力，倍加精励，日念五遍。兄疾，医无效，思玄至心念经，三日而愈。思玄曾于渭桥见一老人，年八十余，着粗縗服，问之。曰：“为所生母也。”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时，有异僧教云：‘汝欲长寿否？但念《金刚经》。’母即发心，日念两遍，终一百七。姨及邻母诵之，并过百岁。今遵母业，已九十矣。”

（出《报应记》）

陆 康 成

唐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御。公退，忽见亡故吏抱案数百纸请押。问曰：“公已去世，何得来？”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视之，但有人姓名，略无他事。吏曰：“皆来年兵刃死者。”问曰：“得无我

乎？有则检示。”吏曰：“有。”因大骇曰：“君既旧吏，得无情耶？”曰：“故我来启明公耳，唯《金刚经》可托。”即失之。乃遂读《金刚经》，日数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为御史。康成叱泚曰：“贼臣敢干国士！”泚震怒，命数百骑环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刚经》，矢无伤者。泚曰：“儒以忠信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隐于终南山，竟不复仕。（出《报应记》）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刚经》，洁白无点。于洞庭湖中，有异物如云冒舟上，俄顷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龙宫，谒龙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刚经》。与珠宝数十事，二僧相送出宫。一僧凭附少信：‘至衡岳观音台绍真师付之，云是汝和尚送来，令转《金刚经》。’”至南岳访僧，果见，云和尚灭度已五六年矣。（出《报应记》）

宋衍

宋衍，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

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

年余，有为米纲过三门者，因不识字，请衍同去，通管簿书，月给钱八千文。衍谓妻曰：“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妻杨氏甚贤，劝不令往，曰：“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衍不纳，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风所击，彼群船尽没。唯衍入水，扣得栗藁一束，渐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数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谢曰：“吾之微命，尔所赐也，誓存没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及明旦，于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于藁中得一竹筒。开之，乃《金刚经》也。寻以讯姥，且不知其详。姥曰：“是汝妻自汝来后，蓬头礼念，写经诚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请归，姥指东南一径曰：“但寻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后日到家也。”与米二升。拜谢，遂发，果二日达河阴。

见妻愧谢，杨媛惊问曰：“何以知之？”尽述根本。杨氏怪之，衍乃出经。杨媛涕泣，拜礼顶戴。衍曰：“用何以为记？”曰：“写时，执笔者误‘罗汉’字，空‘维’上，无‘四’，遂诣护国寺禅和尚处请添。和尚年老眼昏，笔点过浓，字皆昏黑。但十日来，不知其所在。”验之，果如其说。衍更呜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礼经于净室。乃谓杨媛曰：“河滨之姥，不可忘也。”

遣使封茶及绢与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见。诘于牧竖，曰：“比水涨无涯际，何有人鬻茶？”复云：“路亦并无，乃神化也。”

数岁，相国郑公綯为东都留守，乃召衍及杨媛往，问其本末，并令将经来。与其男武职，食月给五千。因求其经，至今为郑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睹其事，遂叙之，名曰“杨媛征验”。

（出《报应记》）

于李回

于李回举进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将归，有僧劝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读《金刚经》？”遂日念数十遍。至王桥宿，因步月，有一美女与言，遂被诱去。十余里至一村舍，戏笑甚喧，引入升堂，见五六人皆女郎。李回虑是精怪，乃阴念经，忽有异光自口出，群女震骇奔走，但闻腥秽之气，盖狐狸所宅，榛棘满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适。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导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复照路，逡巡达本所。后至数万遍。

（出《报应记》）

强 伯 达

唐强伯达，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传恶疾，子孙少小便患风癰之病，二百年矣。伯达才冠便患，囑于父兄，疾必不起，虑貽后患，请送山中。父兄裹粮送之岩下，泣涕而去。

绝食无儿，忽有僧过，伤之曰：“汝可念《金刚经》内一四句偈，或脱斯苦。”伯达既念，数日不绝。方昼，有虎来，伯达惧甚，但瞑目至诚念偈，虎乃遍舔其疮，唯觉凉冷，如傅上药，了无他苦。良久自看，其疮悉已干合。明旦，僧复至，伯达具说，僧即于山边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疮，但归家，煎此以浴。”乃呜咽拜谢，僧抚背而别。

及到家，父母大惊异，因启本末。浴讫，身体鲜白，都无疮疾。从此相传之疾遂止，念偈终身。

（出《报应记》）

董 进 朝

董进朝，唐元和中入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

月明，忽见四人着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蒙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年同姓，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闻对门哭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其母。后出家，法名慧通，往兴元寺。

（出《报应记》）

康 仲 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其母唯一子，日久忆念。有僧乞食，母具语之。僧曰：“但持《金刚经》，儿疾回矣。”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礼。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余，儿果还，以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问之，仲戚曰：“海中遇风，舟破坠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与，敢不尊敬？”母惊曰：“必吾藏经之柱。”即破柱得经。母子常何诵念。

（出《报应记》）

吴 可 久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

（出《报应记》）

李 元 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女居别院，中宵忽见神人，惊悸而卒，颜色不改。其夫严讷自秦来，至苍湖，恍惚见其妻行水上而至。讷惊问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讷骇异之，曰：“近此雁浦村，有严夫子，教众学。彼有奇术，公往恳请哀救，某庶得复生矣。”讷后果见严夫子，拜谒泣诉，尽启根

本。严初甚怒：“郎君风疾，何乃见凌？”讷又拜，悲泣。久乃方许，曰：“杀夫人者，王将军也，葬在此堂内西北柱下。可为写《金刚经》，令僧转读于其所祠焉，小娘子必当还也。”讷拜谢，疾往郡城。

明日到，具白元一，写经，速令读之，七遍，女乃开目，久之能言，愧谢其夫曰：“兹堂某柱下，有王将军枯骨，抱一短剑，为改葬之。剑请使留，以报公德。”发之果验，遂改瘞，留其剑。元一因写经数百卷，以施冥寞。

（出《报应记》）

张 政

张政，邛州人。唐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见四人来捉，行半日，至大江，甚阔，度深三尺许，细看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色变。入城，见胡僧长八尺余，骂使者曰：“何不依帖，乱捉平人？”尽皆惊拜。及领见王，僧与对坐，曰：“张改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领来。”王曰：“待略勘问。”僧色怒，王判放去。见使者四人皆着大枷。僧自领政出城，不见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识我否？我是须菩提。”乃知是持经之力，再三拜礼。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击，不觉失声，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暖。

（出《报应记》）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黄州日，秦宗权阻命作乱，将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刚经》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权差为细作，令入黄州探事。行者至黄州，未逾旬，为人告败。宋汶大怒，令于军门集众决杀。忽报有加官使到，将校等上言：“方闻喜庆，不欲遽行杀戮。”由是但令禁锢。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报使入境，复且停止。使已发，引出就刑。值大将入衙，见之，遽白于宋曰：“黄州士马精强，城垒严峻，何惧奸贼窥觊？细作本非恶党，受制于人，将军曲贷性命，足示宽恕。”汶然之，命髡发负钳，缘化财物，造开元新寺。寺宇将就之一夜，梦八金刚告曰：“负钳僧苦行如此，缔构既终，盍释其钳，以旌善类？”汶觉大异之，遂令释钳，待以殊礼。自后一州悉呼为金刚和尚。

（出《报应记》）

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诵《金刚经》，每以经卷自随。尝

贾贩外国，夕宿于海岛。众商利其财，共杀之，盛以大笼，加巨石，并经沉于海。平明，众商船发。而夜来所治之岛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则闻人念《金刚经》声，深在海底，僧大异之。因命善泅者沉于水访之，见一老人在笼中读经，乃牵挽而上。僧问其故，云：“被杀，沉于海，不知是笼中，忽觉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饮食，安乐自在也。”众僧闻之，悉普加赞叹，盖《金刚经》之灵验。遂投僧削发，出家于岛院。

（出《报应记》）

长沙人

唐长沙人姓吴，征蛮卒夫也。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常得白龟，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宾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见而哀之，谓曰：“尔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获善报。”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发为僧，号智益，于伏波将军旧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开元寺。通慧大德楚彤亲识智益，常语之。

（出《报应录》）

范 明 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来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大骇曰：“子前何相诒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子差缪，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来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

（出《报应录》）

熊 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浒，闻船内千百念经佛声，惊而察之，乃船中诸

鱼也。遂叹异而悉取放之，不复以渔为业。后鬻薪于石头，穷苦至甚。尝暮宿于江上，忽见沙中光焰高尺余，就掘之，得黄金数斤。明日，赍诣都市货之，市人云：“此所谓紫磨金也。”酬缗数十万，熊氏由此殖产巨富，子孙于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 简 易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沈然长往，数刻方寤，谓所亲曰：初，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某即随使者行，可十余里，方到城隍庙。门前人相谓曰：“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来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寻得见城隍神，告之曰：“某来合殂落，且乞放归。”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

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筑心，逡巡复醒云：“适到冥司，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其妻问小奴何人也，简易曰：“某旧使僮仆，年在妙龄，偶因约束，遂至毙。今腹中块物，乃小奴为祟也。适见前任吉州牧钟初，荷大铁枷，着黄布衫，手足械系，冥司勘非理杀

人事，款问甚急。”妻遂诘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简易曰：“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妻又问阴间何罪最重，简易曰：“莫若杀人。”言讫而卒。

（出《报应录》）

童 安 珩

唐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珩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窳，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借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珩后遂丰富。及珙征所借钱，安珩拒讳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惠忘义，借钱不还。倘神理难诬，愿安珩死后作牛，以偿某。”词甚恳苦。安珩亦给言曰：“某若实负郭珙钱，愿死作一白牛，以偿珙债。”未逾月，安珩死。

死后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犊，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珩”，历历然，远迩闻之，观者云集。珙遣人告报安珩妻，珩妻子并亲属等往视之，大以为耻，厚纳金帛，请收赎之。郭珙愤其欺负，终不允许，以牛母并犊别栏喂饲。安珩家率童仆，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获。

（出《报应录》）

李明府

唐火井县令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馔，欲刳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祈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论其意，但惊怛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给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栢料内，为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曰：“君刳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异。及寻栢料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

（出《报应录》）

刘行者

唐庐陵闾閻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铍为业，性至

孝。母亲患眼二十余年，行者恳苦救疗。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亲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药疗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与医。”磨洗毕，便出门，而行者随问之。僧云：“但归去，已与医了。”言讫，失僧所在。行者奔还家，见母亲忽自床坠地，双目豁开。阖家惊喜，方知向者僧是罗汉。遂画其形影供养，至今存焉。

（出《报应录》）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师（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人。每日堂食，和尚严整，瓶钵必须齐集。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云：“欲上堂，无钵如何？暂借，明日当自置之。”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必恐损之。”沙弥恳告曰：“上堂食顷而归，岂便毁损？”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我也。”沙弥得钵，捧持兢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遂碎之。少顷，僧又催之，既惧，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

“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

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严经》，沙弥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努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俯首闭目，和尚诫之，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为之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之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蟒蛇，适此来者，欲杀此沙弥。更若杀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

归白，和尚曰：“此蛇今以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聪慧。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门徒，汝可入城，为吾省问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时裴宽为兵部郎中，即和尚门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适指裴家，遇裴请假在宅，遂令报云：“华严和尚传语。”郎中出见，神色甚忧。僧问其故，云：“妻欲产，已六七日，灯烛

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于堂门之外，净设床席，僧入焚香击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产一女。后果年十八岁而卒。

（出《原化记》）

相卫间僧

相卫间有僧，自少博习经论，善讲说。每有讲筵，自谓超绝，然而听者稀少，财利寡薄。如此积年，其僧不愤，遂将经论，遍历名山，以访知者。

后至衡岳寺，憩泊月余，常于寺闲斋独坐，寻绎经论，又自咎曰：“所晓义理，无乃乖于圣意乎？”沉思之次，忽举头见一老僧，杖锡而入曰：“师习读何经论，穷究何义理？”僧疑是异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倘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钳口结舌，不复开演耳。”老僧笑曰：“师识至广，岂不知此义：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况其初心乎？师只是与众僧无缘耳。”僧曰：“若然者，岂终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因问师今有几许资粮。僧曰：“自徂南县，历行万里，粮食所费，皆已竭矣，今惟大衣七条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卖之，以所得直皆作麩饼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约数千人食，遂相与携至平野之

中，散掇，焚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当来之世，与我为弟子，我当教之，得至菩提。”言讫，鸟雀乱下啄食，地上蝼蚁复不知数。老僧谓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未用讲说也。”言讫而去。

僧如言，后二十年，却归河北开讲，听徒动千万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壮者十无一二。

（出《原化记》）

崔尉子

唐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荥阳。母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太和县尉。其母恋故产，不之官。为子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倘与商量，亦恐稳便。”遂择发日，崔与王氏及婢仆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

不数程，晚临野岸，舟人素窥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为拯溺之势，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恸。孙以刃示之，皆惶惧，无复喘息。是夜，抑纳王氏，王方娠，遂以财物居于江夏。

后王氏生男，舟人养为己子，极爱焉。其母亦窃诲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亲老在郑州，讶久不得消息，积望数年，天下离乱，人多飘流，崔母分与子永隔矣。

尔后二十年，孙氏因崔财致产极厚。养子年十八九，学艺已成，遂遣入京赴举。此子西上，途过郑州，去州约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见人，随火而行。二十余里，至庄门，扣开以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厅中，乃崔庄也。其家人窃窥，报其母曰：“门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语行步，辄无少异，又白其母。母欲自审之，遂召入升堂。与之语话，一如其子，问乃孙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远来，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违长者之意，遂诺之。明日，母见此子告去，遂发声恸哭，谓此子曰：“郎君勿惊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顷因赴官，遂绝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见郎君状貌酷似吾子，不觉悲恸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须相过，老身心孤，见郎君如己儿也。亦有奉赠，努力早回。”此子至春，应举不捷，却归至郑州，还过母庄。母见欣然，遂留停歇数日，临行赠赀粮，兼与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赠。”号哭而别：“他时过此，亦须相访。”

此子却归，亦不为父母言之。后忽着老母所遗衣

衫，下襟有火烧孔，其母惊问：“何处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与子言其事：“此衣是吾与汝父所制，初熨之时，误遗火所薰。汝父临发之日，阿婆留此以为念。比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岂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闻言恸哭，诣府论冤，推问果伏，诛孙氏。而妻以不早自陈，断合从坐，其子哀请而免。

（出《原化记》）

张 山 人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围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不知其处。召山人问之，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蹙蹙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布针，就水中刺道上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余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道士跛足而行，与水中见者状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曰：“不可责怒，但以礼求请之。”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见请鹿无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耳。”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

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是郴州连山观侯生，即从容遣之。

未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人也，为君致祸，却速往辞谢之。不然，不可脱也，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枝，钉地依北斗状，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却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客伏于星下，不敢动。电入屋数四，如有搜获之状，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忤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也。

（出《原化记》）

陆 生

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

从，常早欲试自驾其驴，驴忽惊跃，断缰而走，生追之。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见一径，登山，甚熟，此驴直上，生随之上。五六里至一处，甚平旷，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蒲萄架，其驴系在树下。生遂叩门。良久，见一老人开门，延生入，颜色甚异，颇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驴而归，主人曰：“郎君止为驴乎？得至此，幸会也。某故取驴以召君，君且少留，当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见华堂邃宇，林亭池沼，盖仙境也。留一宿，馈以珍味，饮酒欢乐，声技皆仙者，生心自惊骇，未测其故。明日将辞，主人曰：“此实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隶数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兴云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间，人不能识。君当处此，而寿与天地长久，岂若人间浮荣蛊菌之辈？子愿之乎？”生拜谢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学师资之礼，合献一女。度君无因而得，今授君一术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长，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见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来。但心存吾约，无虑也。然慎勿入权贵家，力或能相制伏。”

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数家，皆无女，而人亦无见其形者。误入户部王侍郎宅，复入阁，正见一女临镜晨妆，生投杖于床，携女而去。比下阶，顾见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床，一家惊呼云：

“小娘子卒亡！”生将女去，会侍郎下朝，时权要请谒盈街，宅门重邃，不得出，隐于中门侧。王闻女亡，入宅省视，左右奔走不绝。须臾，公卿以下皆至门矣。时叶天师在朝，奔遣邀屈。生隐于户下半日矣，少顷，叶天师至，诊视之曰：“此非鬼魅，乃道术者为之尔。”遂取水喷咒死女，立变为竹。又曰：“此亦不远，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绕宅寻索，果于门侧得生。

生既被擒，遂被枷锁捶拷，讯其妖状。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锢项，锁从人至山下，往时小径都已无矣。所司益以为幻妄，将锁生归。生向山恸哭曰：“老人岂杀我耶？”举头望见一径，见者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画地，遂成一水，阔丈余。生叩头哀求，者人曰：“吾去日语汝，勿入权贵家。故违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尔。”从人惊视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喷之，黑雾数里，白昼如暝，人不相见。食顷而散，已失陆生所在，而枷锁委地，山上小径与水皆不复见矣。

（出《原化记》）

胡 芦 生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葫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

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辟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辟闻之，即依阿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

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妻即庶子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甚尽礼。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资钱三锲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芦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遂往扬州，居参佐桥，而李公闲谈寡合。

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未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

为物所诱，且须臾急返，某送员外去。’遂即引至城门，某谓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银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惊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

后数年，张建封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

荥阳郑子，少贫窶，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郑遂造之，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既欲干禄求婚，皆被揆斥，以卜者谬己，即告云：“吾将死矣，请审之。”胡芦生曰：“岂欺诳言哉，必无致疑也！”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门，信

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罢，郑子巽谢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遂留宿。传语更无大子弟，姑即自出见郎君，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

（出《原化记》）

吴 堪

常州义兴县，有鰥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

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

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谓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饌乞，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鰥独，敕余以奉媼。幸君垂悉，无致疑阻。”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

闾里传之，颇增骇异。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笞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虾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闻言，忧色稍解。妻曰：“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

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

此。若不至，祸在君矣。”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粪火也。君速送。”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扫粪，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飚暴起，焚蕪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

（出《原化记》）

李 老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闻西寺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

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口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几坐赃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伏焉。

（出《原化记》）

王 守 一

唐贞观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称终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之不得者，病必

死。或急趁无疾人授与之者，其人旬日后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阳，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后，忽于眉头上生一肉块，历使疗之，不能除去。及闻此布衣，遂躬自祷请。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犹若祭祝，后方于壶中探一丸药，嚼傅肉块，复请具樽俎。须臾间，肉块破，有小蛇一条突出在地，约长五寸，五色烂然，渐渐长及一丈已来。其布衣乃尽饮其酒，叱蛇一声，其蛇腾起，云雾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出《大唐奇事》）

管子文

李林甫为相初年，有一布衣诣谒之。阍吏谓曰：“朝廷新命相国，大寮尚来敢及门，何布衣容易谒之耶？”布衣执刺，待于路傍，高声自称曰：“业八体书生管子文，欲见相国伸一言。”

林甫召之于宾馆，至夜静，月下揖之。生曰：“仆实老于书艺，亦自少游图籍之圃，尝窃见古昔兴亡、明主贤臣之事，故愿谒公，以伸一言。”林甫曰：“仆偶备位于辅弼，实非才器，已恐不胜大任，福过祸随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于君。君其无惜药石之言，

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谈者，盖知谈之易听之难也。必能少览容易之言，为不容易之听，则涓尘皆可以裨海岳也。况圣哲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公若闻一言即欲奉而行之，临一事即恣心徇意，如此，则虽日纳献言之士，亦无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谨而言曰：“君但一言教仆，仆当书绅而永为箴诫。”生曰：“君闻美言必喜，闻恶言必怒。仆以美言誉君，则无裨君之事；以恶言讽君，必犯君之颜色。既犯君之颜色，君复怒我，即不得尽伸恶言矣。美言徇而损，恶言直而益，君当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复加怒。”林甫不觉膝席而听。生曰：“君为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国也。宗社安，万国宁，则天子无事。天子无事，则君之无事。设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为相之道，不必独任天下事，当举文治天下之民，举武定天下之乱，用仁人抚疲瘵，用义士和斗战，自修节俭以讽上，以化下，自守忠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虽才如伊吕，亦不治。噫，相国慎之！”林甫听之，骇然遽起，拜谢之。生又曰：“公知斯运之通塞耶？”林甫曰：“君当尽教我，我当终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乱，乱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国家自革隋乱而治，至于今日，乱将生矣，君其记之！”林甫又拜谢。至曙，欲闻于上，縻以一爵禄，令左右潜守之。坚或退曰：“我本只欲达一言子

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见纳，又何用阻野人之归也？”林甫坚留之不得，遂去。

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寻亦入石洞，遽不见生，唯有故旧大笔一。其人携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笔置于书阁，焚香拜祝。其夕，笔忽化为一五色禽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蠕蠕国，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衔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尉少卿，往蠕蠕国报聘，可乎？”嘉祚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

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避昨惊马人，谓嘉祚曰：“闻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

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蠓蠓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郑 相 如

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放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

有郑相如者，沧洲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潦倒，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子衢州。官禄如此，不可

强致也。”

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老又考之，曰：“无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及天吏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暴死，一如相如之言也。

（出《大唐奇事记》）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

至德二年，常于终南山游。遇风雨，宿于中山。夜将半，雨晴云飞，月朗风恬，常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祈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何此言？”常按剑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

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少济人之饥寒。尔能受术于我，以救世人饥寒乎？”常曰：“我闻此术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未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之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今若以水银欲化成黄金，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纯阴之石，气合即化也。我有书，君受之，勿疑。”

常乃再拜神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神人诫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之辈，欲必不以饥寒为念。黄金成，济人之外，勿奢道。珍重我术，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圣术，固终身无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圣，使我知大惠之处。”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以付尔。”言讫而灭。

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

（出《奇事记》）

朱 化

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贍。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货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之小羊尽化为鬼西走。化大骇，莫测其由。

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之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与群羊执尔而戮之！”言讫而灭。化大惊惧，寻死于邠宁焉。

（出《奇事记》）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鸚歌蝶舞，则不觉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

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
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
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
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涟涟。

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

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
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

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后数日，不知所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出《潇湘录》）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

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赂遗造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成，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飞尔。”枚遂斋成。

其夜，华盗其女，俱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枚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自飞。
(出《潇湘记》)

张 辞

咸通初，有进士张辞，下第后，多游淮海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笔题其壁云：

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
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
今年花发枚，明年叶落树。
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

人咸异之。

性不喜装饰，多历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饮，若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尝游盐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其酒而试之，相竞枚力。邑令偶见，系之。既醒，乃课《述德》、《陈情》诗二律以献令，令乃立释之。所记一

篇云：

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
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
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
今日东渐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

自后邑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

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
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

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鹤于厅前，以水喂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我即后未。”时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张遂得去。其所题云：

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
身即腾腾处世何，心即逍遥出天外。

至今为江淮好事者所说。

（出《桂苑丛谈》）

杜可筠

唐僖宗末，广陵贫人杜可筠年四十余，好饮不食，

多云绝粒。每酒肆巡座求饮，亦不见醉。人有怜与之酒，又终不多饮，三两杯即止。有乐生旗亭在街西，常许或阴雨往他所不及，即约诣此，率以为常。

一旦大雪，诣乐求饮。值典事者白乐云：“既已啖损，即须据物赔前人。”乐不喜其说。杜问曰：“何故？”乐曰：“有人将衣服换酒，收藏不谨，致为鼠啖。”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有验否。请以试之。或有征，当可尽此室宇，永无鼠矣。”乐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绝鼠迹。

杜属秦彦、毕师铎重围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粮故也。后孙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为刃死，传其剑解矣。

（出《桂苑丛谈》）

画 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及应曰：“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

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

（出《闻奇录》）

杜惊外生

杜惊与李德裕同在中书，他日，德裕谓惊曰：“公家有异人，何不遗一相访？”惊曰：“无。”德裕曰：“试思之。”曰：“但有外生，自远来求官尔。”德裕曰：“此是也。”及归，遣谒德裕。德裕问之，对曰：“太尉位极人臣，何须问也？凡人细微尚有定分，况功勋爵禄乎？且明日午时，有白兽自南逾屋而来，有小童叩角衣紫，年七岁，执竹竿，长五尺九节，驱兽，兽复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试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遗屋而来，有叩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复南去。乃召问之，曰：“年七岁。”数其所执竹，长五尺而九节，童乃宅外元从之子也，略无毫发差谬。事无大小，皆前定矣。

（出《闻奇录》）

陈 义 郎

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于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启姑曰：“新妇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将随夫之官，远违左右，不胜咽恋。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误伤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见之，即不忘息妇。”其姑亦哭。彝爽固请茂方同行。其子义郎，才二岁，茂方见之，甚于骨肉。

及去仪陇五百余里，磴石临险，巴江浩渺，攀萝游览，茂方忽生异志，命“仆夫等先行，为吾邮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牵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锤击彝爽，碎颡，挤之于浚湍之中，佯号哭云：“某内逼，比回，见马惊践长官殂矣，今将何之？”一夜会丧，爽妻及仆御致酒感恻。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无知者，吾便权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归北，即与发哀。”仆御等皆悬厚利，妻不知本末，乃从其计。到任，安帖其仆。一年

已后，谓郭曰：“吾志已成，誓无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满，移官，家于遂州长江。又一选，授遂州曹掾。

居无何，已十七年，子长十九岁矣。茂方谓必无人知，教子经业，既而欲成。遂州秩满，挈其子应举。是年东都举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园之存没。途次三乡，有鬻饭媪留食，再三瞻瞩。食讫，将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怜子似吾孙姿状。”因启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遗，泣而遂之。其子秘子囊，亦不知其由与父之本末。

明年下第，归长江，其母忽见血迹衫子，惊问其故，子具以三乡媪所遗对。及问年状，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子静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虑汝之幼，吾妇人，谋有不臧，则汝亡父之冤无复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还，乃天意乎！”其子密砺霜刃，候茂方寝，乃断吭，仍挈其首诣官。连帅义之，免罪，即侍母东归。其姑尚存，且叙契阔，取衫子验之，歔歔对泣。郭氏养姑三年而终。

（出《乾闥子》）

罗道棕

唐司竹园罗道棕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

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道惊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瘞之而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惊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

（出《广德神异录》）

朱悦

唐鄂州十将陈士明，幼而俊健，常斗鸡为事。多畜于家，始雏，知其后之勇怯，闻其鸣必辨其毛色。时里有道者朱翁悦，得缩地术，居于鄂，筑室穿池，环布果药，手种松桂，皆成十围，而未尝游于城市。与士明近邻为佑，因与之游，而士明褻狎于翁，多失敬。翁曰：“尔孺子无赖，以吾为东家丘，吾戏试尔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饮之，使其归取鸡斗，自辰而还，至酉不达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顾视，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于我乎？”士明云：“适子中途已疲，讵敢复尔！”因垂涕，翁乃释之。后敬事翁之礼，与童孙齿焉。士明至元和中，戍于巴丘，遂别朱翁。

（出《广德神异记》）

孙 生

有孙生者（不载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为万年尉，贬桐庐县丞。孙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为杭州刺史，某虽不睹，然尚蒙其恩惠。”既后，房以赍册文自蜀至灵武授肃宗。崔果为杭州，下车访生，则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为牙将，以彩帛赠恤其家。

（出《广德神异录》）

李 潼

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山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

（出《传载》）

常 袞

常袞之任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老，命弟子就学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袞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彩子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袞许之亚也。”
(出《转载》)

一 行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

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子嵩山。师尝设

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

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而流矣。

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閎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差谬，则洛下閎之言信矣。”

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杨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遗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

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报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央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未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央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至开元末，裴宽为何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

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颌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袈裟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出《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

释道钦

释道钦住陞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

又《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入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至百岁，诵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阳杂俎》）

僧 些

唐贞元初，荊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常遇伍伯乘醉于途中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伍伯从前隐慝也。伍伯惊而自悔。

（出《酉阳杂俎》）

齐 州 僧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论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曰：“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僧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出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决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

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蒂，腹饱矣。论解衣，将尽力包之。僧曰：“此域灵境，不可多取。贫僧常听长老说，昔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非常，取两颗而返。僧切戒，论不言。论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

（出《酉阳杂俎》）

素 和 尚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鞣脂，不可浣。昭国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常有狼子听经；斋时，有乌鹊就案取食。长庆初，有僧玄幽题此院诗云：“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当时以为佳句也。

（出《酉阳杂俎》）

丰州烽子

唐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王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王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羴左右，有剩肉馀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子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

烽子得马极聘，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磧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方及半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裹疮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

（出《酉阳杂俎》）

张 镒

唐丞相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间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伫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暗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

（出《酉阳杂俎》）

太原孝廉

唐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极强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狱。其人唯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绝。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

转止其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之故诬之也”（出《酉阳杂俎》）

段 文 昌

唐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薪入蜀，应南康王韦皋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卒，贼辟知留后。文昌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连候，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道左右，乃经所著迹也。

后辟逆节渐露，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从弟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文昌知其谋于一时。文昌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声。惊起之际，音尤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门扃，

已开辟矣。文昌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孔著。

（出《酉阳杂俎》）

孙 咸

唐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言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敕咸被追对，初咸不省，僧固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语云：‘若弟子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

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咸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未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王云：“彼王当人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扇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视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人心髓。地藏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

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

（出《酉阳杂俎》）

左营伍伯

唐南康王韦皋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驼粪，卧其上。此人唯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未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出《酉阳杂俎》）

陈 昭

唐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病，见一人着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辟与窦悬对事，要召为证。”昭即留坐。逡巡，

又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迟，答曰：“只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

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余，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辟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刘辟判杀。辟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事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何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见在汉州某私房架上。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穹中出入，委曲至，辟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答，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假也。”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曾设若干斋，画佛像。”赵云：“此未生福耳。”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读《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如言，有顷，见黄幞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之，即表兄所借本也，标有烧处尚在。又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禄，按检其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是金旁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

不悦乎？”乃令吏送昭。

至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阳杂俎》）

王 忠 干

唐大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沧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伤十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干，博野县人，长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阙。其日，忠干上飞梯，将及堞，身中衙如猬，为櫺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干尸。

忠干既死，如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哭。忽闻人语声，忠干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可得渡此河。”忠干拜之，才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着地。急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扞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干惊惧，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

营。访同火卒，方知其身死水濠岸里，即是梦中所过河也。
(出《酉阳杂俎》)

高 涉

唐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冬冬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绿，当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责。”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时祇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啗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人环中，剗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说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常记得否？”涉辞已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

涉云：“弟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亦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拓处数日青肿。

（出《酉阳杂俎》）

李 正 己

唐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叠石像佛，默祈冥助。时近腊月，心慕同侪，叹咤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鸟子噪，即是富贵时至。”即惊觉，复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鸟数十，大如雀，时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呼，逐出希逸，坏锁，取怀玉，权知留后。（出《酉阳杂俎》）

刘 沔

唐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每捉生踏

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不复见烛，乃舆疾归京卒。（出《酉阳杂俎》）

李 固 言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已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愿以季女为托。”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

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饌，不食，唯饮酒数杯，便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赠金皂襦，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

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耶？”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访

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说，是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怙势用事，莫敢言者。

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寻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于家，其灵歇矣。（出《酉阳杂俎》）

崔 恕

譙郡有功曹峒。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譙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峒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峒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来公与恕供饮而已。议者以为德感所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出《酉阳杂俎》）

李 秀 才

唐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

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李秀才偕至。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遂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子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乎，色青短气，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

（出《酉阳杂俎》）

王 固

唐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頔性快，见其拜伏迟钝，不甚礼之。别日游宴，复不得预。王殊

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之厚，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击鼓，筒中有蝇虎予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复作队入筒中。曾睹之大骇，乃言于于，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

（出《酉阳杂俎》）

费 鸡 师

唐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外，大言曰：“过！过！”墨迹遂透着背焉。

（出《酉阳杂俎》）

柳 城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眇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此艺，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叹曰：“我当出人画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给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未？”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只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唇若方啸。宁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与郭俱谢之。数日童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

（出《酉阳杂俎》）

苏州义师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

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烧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具汤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其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支不摧。

（出《酉阳杂俎》）

义宁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未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亘寒袒露，体无跣坼。中使将返，信夫忽扣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中一幞，纳中使靴中，仍曰：“谓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发幞，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面死，其坊率钱

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

（出《酉阳杂俎》）

张 俨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出《酉阳杂俎》）

王 彦 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

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

（出《酉阳杂俎》）

刘 录 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瓯碟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散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摔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

（出《酉阳杂俎》）

王 布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

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细如麻纒，长寸许，触之痛入骨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

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

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入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子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出《酉阳杂俎》）

侯 又 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疮甚。行数百步，遂一老人，问何所苦也。又玄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一臂遂落。

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见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成人面。

又，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痴，遂愈。

（出《酉阳杂俎》）

梵僧难陀

唐丞相魏公张延食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歌之。遂留连，为办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褙巾幅，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食睇调笑，遂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面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于地，血

及数尺。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

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面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迷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人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张 和

唐贞元初，蜀都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数，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唐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

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扣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道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

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子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缣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鬓，缥缈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

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子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

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钬，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子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

（出《酉阳杂俎》）

陆 法 和

陆法和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与沙门同，

自号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测也。

侯景始降于梁，法和谓南郡朱元英曰：“贫道应共檀越击侯景，为国立效。”元英问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时在清溪山，元英往问之曰：“侯景今图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劳问也？”因问克不。乃曰：“亦克，亦不克。”

景道将任约，众号五万，伐湘东王于江陵。兵将道，法和乃出诣湘东云：“自有兵马，乞征任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王遣胡僧祐领千余人与之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沙湖，与任约相对。法和乘轻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远谓将士曰：“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纵火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以麾风，风势即反。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干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标。’今何不向标下求贼也？”如其言，果见任约在水中，抱刹柱头，才出鼻，道擒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微得檀越力，果释，用为郡守。及西军围江陵，约以兵赴

救，力战焉。法和既平任约，乃还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无可虑。”

蜀贼将至，法和乃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先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锁。萧纪果遣蜀将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歼之。山中多毒虫猛兽，法和授其禁戒，不复噬螫。所近江湖，必于岸侧结草，云此处放生，渔者皆无得。时将兵，犹禁请军渔捕，有窃为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噬之。有弟子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杀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断裤裆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试刀，一下而头断，来诣法和。法和曰：“有一断头牛，就卿征命殊急。若不为作功德，一月内报至。”其人不信，数日果死。其言多验。

元帝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不称臣，其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乃自称司徒。帝谓仆射王褒曰：“我来未尝有意用陆为三公，而自称何也？”褒曰：“彼既以道术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业稍重，遂就拜为司徒。”后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帝使止之。法和乃尽致其兵，谓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岂窥人主之位？但与主有香火因缘救授耳。今既捕疑，是业定不可改也。”于是设供养，具大馐薄饼。

及西魏举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遂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乃还州，垓其城

门，着粗白布衫布裤，邪巾，大绳束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及闻梁灭，复取前凶服，着之受吊。梁人西人魏，果见馊饼焉。（出《渚宫旧事》）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为南郡太守，其妻煮练，忽烂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阁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西刺史南郡王义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于逆，父子并伏法。（出《渚宫故事》）

王栖岩

王栖岩自湘川寓江陵白鹭州，善治《易》，穷律候阴阳之术。所居桃杏手植成数十列，四藩其宇，时人比董奉。栖岩笑曰：“吾独利其花核，法风导气耳，安取迹古人余事？”每清旦布善，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为生，则闭斋治园。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岩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岩顾百钱，乃纸也，因悟

其所验之辰，则栖岩甲子，乃叹曰：“吾虽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出《渚宫旧事》）

蔡 铁

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史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铁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状之。”曰：“白色鼠，背明户。弯弧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出《渚宫旧事》）

法 琳

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成律，感天人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卫护。内有南天王子张珣，常侍子律师。时法琳道入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天王子谓律师曰：“自以为何如人？”律师曰：“吾颇圣

也。”王子曰：“师未圣，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圣人。”律师曰：“彼破戒如此，安得为圣？”王子曰：“彼菩萨地位，非师所知。然彼更来，师其善待之。”律师乃改观。

后法琳醉，猝造律师，直坐其床，吐于床下，臭秽虽甚，律师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钱，纳之袖中径去，便将沽酒市肉，钱尽复取，律师见即与之。后唐高祖纳道士言，将灭佛法，法琳与诸道士竞论，道士惭服。又犯高祖龙颜，固争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法菩萨，其琳之谓乎？

（出《感通记》）

郭 八 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子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蹶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颇温容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不能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唯君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

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虽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敬谢而退。

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且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二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杪，私自谓曰：“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韩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大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柄，右辖私异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郁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

（出《野史》）

唐武宗

长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数丈，传云周穆王陵也。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坐毁圣教，减一纪算，当与西海君同目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来衣与二吏俱不复见。

后数月，帝果晏驾。帝英毅有断，勤于庶政，至如迎贵主以破羌族，复内地西歼狡穴，武功震耀，肃宪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诬，则秦时焚书坑儒，后华山中有告祖龙之死者，事不谬矣。

（出《稽神录》）

法曹吏

庐陵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

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无枉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如故。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途，百计禳谢，旬月竟死。

（出《稽神录》）

刘 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潜，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诸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扬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已获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刺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白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吴，得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水际。数日存败绩，死之。

（出《稽神录》）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重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客冯氏具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歿。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也。明日方饮，暴卒。

（出《稽神录》）

刘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市。请将死，谓监刑者曰：“为我白诸儿，多置纸笔于棺中，吾必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尽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刘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谢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黧而，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所

亲说之。其人抚膺叹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矣。（出《稽神录》）

吴 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丁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

（出《稽神录》）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行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

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

（出《稽神录》）

陈 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人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执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

（出《稽神录》）

钟 遵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南平王傅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于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吾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钟评事，钟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录》）

鲁 思 郾 女

内臣鲁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郾自问其故，答云：“己杨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杨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

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邈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

（出《稽神录》）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备述艰苦。其亦恍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覘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

王 慎 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常与亲友游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闻犬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出《稽神录》）

支 戡

江左有支戡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戡，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戡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戡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唯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西卒，实年四十八。戡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

（出《稽神录》）

木 成 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棚。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

（出《稽神录》）

李 汉 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

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

（出《稽神录》）

李 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得，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浅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贪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简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方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

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修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修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

（出《稽神录》）

徐 明 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

刘氏既函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绫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视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

（出《稽神录》）

华 阴 店 姬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送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期，意甚忧闷。

会豫章邸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金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姬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姬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复失其所着鞋，诘责童仆甚喧。既即路，姬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姬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无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

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姬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

（出《稽神录》）

刘 处 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尝卖银与市中人，欠其直。刘从易往索之，市

人既不酬直，且大骂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重谴也。”既夜，灭烛就寝，刘床前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人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复见。易后求之，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

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刘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钓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出《稽神录》）

张 武

张武者，始为庐江道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业已留师，行又益晚，但宿无苦

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

（出《稽神录》）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子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敝，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链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也。

（出《稽神录》）

逆旅客

大梁道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子

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曙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剉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出《稽神录》）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一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疗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嘻，误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尝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饭啖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道遍之，今不知所在。

（出《稽神录》）

蒋 舜 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一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叟善医，乃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匕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复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出《稽神录》）

卢 延 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涂阻风，泊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而贾也，顷岁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乃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

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须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无有遇之者。（出《稽神录》）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征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为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斫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得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人，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致，一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时世何时当安？”答曰：“依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克平，皆如其言。（出《稽神录》）

渔 人 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染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至岸，开视之，女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得鳊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以为之妻，今尚无恙。

（出《稽神录》）

陈 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遂铺”，家人莫

之测。乃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出《稽神录》）

陶 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僦力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缆，尤觉轻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

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饵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

（出《稽神录》）

万 里 桥

玄宗幸东都，偶然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

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出《松窗录》）

王 沐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而至京师。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僚倒，无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见，拟许以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之党，遂不免于腰领。

（出《杜阳杂编》）

舒 守 谦

舒守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礼遇颇至。十年，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及持相印，许为曹郎命之。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口加谴责，为僮

仆轻易。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與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涕泗涟如。及昭应，闻元與之祸，方始释然。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定分焉。

（出《杜阳杂编》）

张 士 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

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锛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书生即选胜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

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

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子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

（出《神仙感遇传》）

石 雄

石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帅王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谓其灵，弘约乃虔启于神。神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约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秘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

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

寻以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李德裕为宰相而亟用雄。雄奋武力，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文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者。”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已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惬其望，悉如巫者之言。德裕谪潮州，有客复陈石雄神祇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噎郁矣。

（出《云溪友议》）

胡 生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塋，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子心腑。及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西门多长者。

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说数篇：《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

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
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

又《观郑州崔朗中诸妓绣样》云：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

《江际小儿垂钓》云：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出《云溪友议》）

邹 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躋，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成之曰：“郎君

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

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谟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回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旧事相让耳？”回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人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牵也。”

（出《云溪友议》）

韦 覲

唐太仆卿韦覲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醺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覲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

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俛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论曰：“韦覲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出《云溪友议》）

段文昌

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鞞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县去灵池六七皇，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

先时为皋奉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

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是时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后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
(出《录异记》)

李 逢 吉

唐丞相凉公李逢吉，始从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负壁而坐，忽见一人，介甲持矛，由寺门而入。俄闻报李判官来，僧具以告。自是逢吉与僧善，每造其室，即见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为常矣。故逢吉出入将相，二十余年，竟善终于家。
(出《补录记传》)

李 生

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逢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贫窶，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

款狎。

忽一夕，诣邛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也。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阙者顾送终之人，比少一千钱，托道兄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必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男后当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云：“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鹭品定。”言讫，及晓告去。

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未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法华经》某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录异记》）

王 法 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颇有征验。

（出《录异记》）

许 君

仙人许君，唐世之时，尝因修观功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刳缺，不可复识，因划去旧文，刊勒新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言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许愕然异之，又问其事，杳不复答。乃焚香虔祀，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没，而此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云：‘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速宜求之。”许君乃诿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水万灵，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依教修之，速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

（出《录异记》）

李 业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风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拴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

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止宿。既晓恩留，欲备饌。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仁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

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党项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旌镇，一如老翁之言。

（出《录异记》）

黄 万 祐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

蜀王建迎入宫，尽礼事之。问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饵之士，但虚心养气，仁其行，鲜其过而已。”问其齿，则曰：“吾只记夜郎侯王蜀之岁，蚕丛氏都郫之年，时被请出，尔后乌兔交驰，花开木落，竟不记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为之地，何其炎炎！请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为瓦砾矣。后坚辞归山，建泣留不住，问其后事，皆不言之。

既去，于所居壁间见题处曰：

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

鸛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

智者不能详之。至乙亥年，起师东取秦凤诸州，报捷之际，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乃知太岁乙亥，是为青猪，为焚蕪之期也。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鸛兽，干与纳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鸛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

（出《录异记》）

任 三 郎

凤州宾祐王郾员外，时在相国满存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

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堕之时，事行也。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段相遗，倍厚于常。王乃人谢。留宴，又遽彩纈锦绣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际，仅二百余人。

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又十日至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褒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又其年至长安开化坊而北角酒肆中，复见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出《录异记》）

黄 齐

黄齐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发皎白，颜色婴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子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

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桤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上一宿，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出《录异记》）

赵 燕 奴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胛，两手足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

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布两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

及长，只长二尺余，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辩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雉，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髡发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踏于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入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

（出《录异记》）

封 望 卿

唐封望卿，仆射敖之子。杜邠公惊镇岐下，自省中请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笔洒墨迹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尽掐去之，其色如丧沮。侍儿或问其故，望卿默不应。无何，病甚，谓侍儿曰：“记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迹否？吾其时恶之，不能语汝。每点乃一‘鬼’字。”数日而卒。

（出《玉泉子》）

李 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擢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絨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繫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

（出《玉泉子》）

马 植

唐丞相马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

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

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

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矣。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

（出《本事诗》）

卢 献 卿

范阳卢献卿，唐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献》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连年不中第，荡游衡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云：

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

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

献卿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梦者。

（出《本事诗》）

骆 宾 王

唐考功员外郎宋之问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鹭

岭郁岨峣，龙宫锁寂寥。”第一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命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遇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遭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扣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

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答曰：“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适。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出《本事诗》）

秦 匡 谋

唐太傅汾国公杜悰，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一民也，悰

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今靡认桑梓也？”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

惊怒，遣繫之，发函与韦相保衡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惊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依惊处置。敕既降，惊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谓其子曰：“今日之死，实冤枉无状。亲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惊大惊，骤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风暴作，飞卷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

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惊乃薨。将归葬洛阳，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敛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给杜氏请子曰：“太傅薨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泉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及抵东洛，长子无逸相次而逝。岁月既久，其事稍闻于世，议者以惊恃权责，枉刑戮，获兹报焉。

（出《南楚新闻》）

贾 耽

唐宰相贾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祸，必能制除。至于阴阳象纬，无不洞晓。有村人失牛，诣桑国师卜之。卦成，国师谓曰：“尔之牛，是贾相国偷将置于巾帽笥中。尔但候朝时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祈请。公诘之，具以卜者语告公。公于马上笑，为发巾笥，取式盘，据鞍运转以视之。良久，谓失牛者曰：“相公不偷尔牛。要相公知牛去处，但可于安国观三门后大槐树之梢鹊巢探取之。”村叟径诣三门上，见槐树杪果有鹊巢，都无所获，乃下树，低头见失牛在树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盗者家。（出《芝田录》）

会昌狂士

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草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盘屋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有工人贪赏，穷幽叩险，人迹不到，猛兽成群，遇一巨材，径将袤丈，其长百余尺，正中其选。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始及砥

平之处。

两军相贺奏闻矣，净材以俟有司选日之际。欸有一狂士，状若术人，绕材太息惋咨，唧唧声甚厉。守卫者叱责，欲縻之，其人略无所惧。俄顷，主者执之，闻于君主，中外异之。听其所说，须当中锯解，至二尺见验矣。解一尺八寸，但讶霏色红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十百人推曳渭流听下。其人云：“深山太泽，实生龙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当出树杪而去，未闻长养于中。若为殿柱，十年后，必载此殿而之他国。吁，可畏也！”言讫，失人所在。

（出《芝田录》）

张 定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于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所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不难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定谨纳小心，于家甚孝，亦曾私为此术，召鬼神，化人物，无不能者。

与父母往连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皆观

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耶？”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设，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来，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寮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即见无比设厅戏场，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台车棚，无不精审。如此宴设一日，父母与看之。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逦迤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无一物。

又能自以刀剑剪割手足，剝剔五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看，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父母问其从何学之，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人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

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曰：“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轻爽，饮食嗜好倍于少壮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犹在。

（出《仙传拾遗》）

阿 马 婆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真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囊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文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壮丽，镌琢精巧，无比伦。

（出《开天传信记》）

东 明 观 道 士

唐开元中，官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

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开天传信记》）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子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宠之，不悦，形于颜色，然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

未一年，莲于暴死，革方有外郎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紼者，问其所葬，曰：“莲于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送其柩，载归而往请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于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革曰：“此固非死，盖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仁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

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于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

界吏报敖，敖飞牋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莲于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敖，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药傅齿，来逾月而齿生如故。太和壬子岁，调金吾骑曹，与莲于偕在辇下。其年秋，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即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

（出《续异录》）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工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特造之，问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若不至贵，即当饿死。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为君细看。”公然之。他日出游香山寺，徘徊于廊庑间，忽见一素衣妇入致缙褶于僧伽栏楯之上，

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缙褶在旧处，知其遗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妇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归逆旅。诘旦，复携往，寺门始辟，睹昨日妇人疾趋而至，怵声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问之，妇人曰：“阿父无罪被系。昨贵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失去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怵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笑而遗之。寻诣昔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惊叹曰：“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极人臣。

（出《摭言》）

包 谊

唐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词。初与计偕，至京师，赴试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搪突中书舍人刘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价询之。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致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忤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我

为浅丈夫也。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时宰以泚近为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

（出《摭言》）

贾 岛

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求联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慢，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满去，特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终。

（出《摭言》）

卢 钧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

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钩之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钩未办醪率，挠形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钩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郎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钩初疑其妄，既而将覩之，给而命之曰：“尔若有技，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地，次即徐图。”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钩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钩强为观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钩不觉忻然。又曰：“会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第请选日启闻，待郎张陈，某请专掌。”钩始虑其为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暨宴除之日，钩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钩之醪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

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钩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钩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也。

（出《摭言》）

郑 朗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占色，谓曰：“郎君贵极

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所卜。

(出《摭言》)

令狐綯门僧

令狐赵公綯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公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镇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与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懿宗面许：“功成，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却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即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

(出《摭言》)

法 本

晋天福中，考功员外赵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来，云：贫道于襄州禅院内与一僧名法本同过夏，朝昏共处，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贫道于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请必相访。”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寻访。泊至山下村中，投一兰若寄宿，问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远近？”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老，圣贤所居之地。今则但有名存焉，故无院舍。”

僧疑之，诘朝而往。既至竹林丛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当法本临别云：“但扣其柱，即见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数声，乃风雨四起，咫尺莫窥。俄然耳目豁开，楼台对峙，身在山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出而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乃引其僧，度重门，升秘殿，参其尊宿。尊宿问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过夏，期此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位。”食毕，法本送至山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进。顷之，宛在竹丛中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即知圣贤之在世，隐显难涯，岂金粟如来独能化见者乎？（出《玉堂闲话》）

渭滨钓者

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忽一日，垂钓于大涯碛，竟日无所得。将及日晏，忽引其独茧，颇讶沉重。迤邐挽之，获一铜佛像。既闷甚，掷之于潭心，遂移钓于别浦，亦无所得。移时，又牵出一铜佛。于是折其竿，断其纶，终身不复其业。

（出《玉堂闲话》）

李彦光

李彦光为秦内外都指挥使，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之，权专其生杀，虐酷黷货，遭枉害者甚众。部将樊某者，有骡一头，甚骏。彦光使人达意求之，樊吝之不与。因商蓄憾，以他事构商囚之。伪通辞款，承主帅辞而呈之。帅不复详察，光即矫命斩之。樊临刑曰：“死若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当刻日而报！”及死未浹

旬，而彦光染疾，樊则形见，昼夜不去。或来自屋上，或出自墙壁间，持杖而前，亲行鞭捶，左右长幼皆散走。于是便闻决罪之声，不可胜忍，唯称“死罪”，如是月余方卒。自尔持权者颇以为戒。

（出《玉堂闲话》）

刘 钥 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篋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肱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捶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盖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极应之道，其不诬矣。

（出《玉堂闲话》）

上 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书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有三五日后，常住有老牯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待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者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

（出《玉堂闲话》）

戴 思 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

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

（出《玉堂闲话》）

齐 州 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白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白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文绣，置于匱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乏矣。

（出《玉堂闲话》）

秦 城 芭 蕉

天水之地，迤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

人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未裹，花谢未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节和煦，夏节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岐陇援师之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秦。

（出《玉堂闲话》）

庞 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帅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帅庞从会军五万于青口。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从帅莫之能御。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

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惊，尤多怪异。刁斗架自行于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从未亡之前，家有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

衣红，白昼凭栏而立；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鐍之。不数日，凶问至。

（出《玉堂闲话》）

桑 维 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懣不已，虽齐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已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知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

（出《玉堂闲话》）

房 知 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裊为盗于兖郛之境，昼则匿于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闻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所，吾独在此以验之。”

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填，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

（出《玉堂闲话》）

许 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人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植簿求之，多不晓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路微细，随使者而行。忽见一妇女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抱一孩子，拜于道傍，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资缙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

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逾其闕，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

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厘矣。

（出《玉堂闲话》）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朱，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笔墨画纸，作九个围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围子中点一

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褫缕而卒。阴官画九围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

(出《玉堂闲话》)

贫 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

(出《玉堂闲话》)

灌 园 婴 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

托媒氏求问，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缩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快，然未甚信也，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脑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

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及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给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出《玉堂闲话》）

王 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焦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祇。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迟明，且命畚鍤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命汲泉水数十罍，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疏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出《玉堂闲话》）

权 师

唐长道县山野间，有巫曰权师，善死卜。至于邪魅鬼怪，隐伏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预知之。或人请命，则焚香呼请神，僵仆于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时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师之亲曰郭九

舅，豪侠强梁，积金甚广，妻卧病数年，将不济，召令卜之。闭目而言曰：“君堂屋后有伏尸，其数九。”遂令副之，依其尺寸，获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赠钱百万，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万，云“神不令多取”。

又一日，卧于民家，瞑目轮十指云：“算天下死簿，数其遐迩州县，死数甚多。次及本州村乡，亦十余人合死者，内有豪士张夫于名行儒与焉。”人有急告行儒者，闻而惧，遂命之至。谓张曰：“可以奉为，牒阎罗王免之。”于是闭目，于纸上书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讫，张以含胎马奔奉之。巫曰：“神只许其母，子即奉还，以俟异日。”所言本州十余人算尽者，应期而歿，惟张行儒免之。及牝诞驹，遂还其主。其牝呼为“和尚”，云：“此马曾为僧不了，有是报。”自尔为人延算者不少，为人掘取地下隐伏者亦多，言人算尽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马资财，遍山盈室。

（出《玉堂闲话》）

赵 圣 人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人灾祥，无不神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事蜀先主，累有军功，为

性凶悍。至后主时，为一二贵人挤抑，久沉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宜害人以取殃祸。”王大骇，乃于怀中探一匕首掷于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而止。”勤勤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宰相范质亲见王，话其事。

（出《玉堂闲话》）

田 令 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人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鏊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来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子国师待招，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妨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面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去，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

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
所来，遂偿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
医也。近年，邳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
有名，为蕃王挈归塞外矣。（出《玉堂闲话》）

高 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
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
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子法。临
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
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
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
于骈。骈召人，亲问之。曰：“某无他术，维善医大
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子福田院一最剧
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隙室中，饮以乳
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刃开其脑缝，挑出虫可
盈掬，长仅二寸，然后以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
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
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

（出《玉堂闲话》）

于 邁

近朝中书舍人于邁，尝中蛊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铍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茆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邁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翌日果至，请邁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夹。邁命火焚之，邁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数觞而别。（出《玉堂闲话》）

颜 燧

京城及请州郡闾閻中，有医人能出蛊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啖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

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蛊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灰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铃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铃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啗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

（出《玉堂闲话》）

田 承 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妪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妪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打着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刷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妪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并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球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

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球也。

（出《玉堂闲话》）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观。”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人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呆，不肯服食丹砂，以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

（出《玉堂闲话》）

高 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

自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子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幟画像，皆啗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千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远坊静巷为之一空。

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今附齑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齑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谿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谏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

（出《妖乱志》）

吕 用 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而大贾，动逾百致。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

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箠，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

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赙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适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蛊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遣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

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纘、陈拱、冯绶、董仅、公楚、归礼，日以疏适，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逮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卒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

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出《妖乱志》）

诸 葛 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遣之，谓之诸葛神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终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

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谓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

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候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挞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而家焉。

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扞，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啖，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未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未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

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烙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至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子桥下。执仆者寻以巨木踣之，驸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骈暴之名，寻布子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遇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

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

（出《妖乱志》）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投使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拔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极蒂道固，用之自谓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

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止其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帝请，即遣二人致意焉。

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扁鐻俨然，以至灰炆。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成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

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遣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遣，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

四海干戈尚来宁，谩劳淮海写仪刑。
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
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鬼岫拂眉清。
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

好事者竟相传诵。

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扬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扬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姬，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骈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

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遣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谋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齑粉若。”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子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子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帖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

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竟也。忽一日告骈

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軼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竟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

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遗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

后骈有所爱马死，园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杲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

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骈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骈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

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骈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

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

骈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骈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殽，极欢而罢。

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驹，鞢辔中设机揅，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骈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

（出《妖乱志》）

董 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虽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谓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

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

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兔子上金床讖我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子此。”

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袞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卿道得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也。”时人闻，皆大笑之。

（出《会稽录》）

秀 禅 师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太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人京，在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

“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蕪，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

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瘞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出《西京记》）

法 通

长安懿德禅院者，唐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饰焉。禅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县沙门法通自南庄致于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极尪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寝树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法通云：“忽梦有人遗三馱筋，使我啖之。适啖一馱筋，遗觉，便壮健。”试举大石臼，不以为困。有寺僧行戡，本称有力，通子是道乃窃其所服之袈裟，举堂柱而压之。行戡见而惊异，尽力莫能取。通徐举柱而取，众大骇之。通力兼百人，时咸服之，以为神助焉。（出《西京记》）

朱 显

射洪簿朱显，顷欲婚郫县令杜集女。甄定后，值前蜀选入宫中。后咸康归命，显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孙，亦宫中旧人。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回书云：但惭南阮贫，曷称东床之美？”王氏孙乃长叹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称。自官中出后，无所托，遂得王氏收某。”朱显悲喜，夫妻情义转重也。

（出《玉溪编事》）

侯 继 图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口不停吟。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

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
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
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
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

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

后贮巾篋，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是书叶诗，时在左绵书，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出《玉溪编事》）

蜀城卖药人

前蜀嘉王顷为亲王镇使，理廨署得一铁镜，下有篆书十三字，人莫能识。命工廨拭，光可鉴物。挂于台上，百里之内并见。复照见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遂唤问此人。云：“只卖药，元不弄刀枪。”嘉王曰：“吾有铁镜，照见尔。”卖药者遂不讳，仍请镇看。以手劈破肚，内镜于肚中，足不著地，冉冉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出《玉溪编事》）

潞王

清泰之在岐阳也，有马步判官何某，年遂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录，引出，冥间见阴君曰：“汝无他过，今放汝还。与吾言于潞王曰：‘来年三月，当帝

天下。’可速返，达吾之旨。”言讫引出，使者送归。及苏，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闻于王。

月余，又暴卒入冥，复见阴君。阴君怒而责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达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导吾言。仍请王画吾形及地藏菩萨像。”何惶恐而退。见其庭院廊庑之下，簿书杂乱，吏胥交横，何问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将变，升降去留，将来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词讼见王。及见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问之，备述所见。王来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岂敢虚妄也？”王默遣之。

来春，果下诏攻岐阳，唯何叟独喜，知其必验。至期，何叟之言毫发无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为天兴县令。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

（出《王氏见闻》）

伪蜀主舅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

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

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之有蜀，盖先兆也。

（出《王氏见闻录》）

骆驼杖

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入及近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识者以为不祥。明年，北军至，骆驼塞剑栈而来，般辇珍宝，填满城邑，至是方验。

（出《王氏见闻》）

竹獠

竹獠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

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闕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忽有童谣曰：

貂貂引黑牛，天差不自由。

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

智者不能议之。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数年间，蜀人又谣曰：

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

伪蜀先主闻之，惧曰：“黑牛者，刘之小字。棕绳看，吾子孙之名也。盖前辈连‘宗’字，后辈连‘承’字为名，‘棕绳’与‘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为子孙之患乎？”于是害刘公以厌之。明年，岁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刘公在目前。蜀人惧之，遂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先主寻崩，议者方中“貂”者刘也，“黑牛”者刘之小字，戊寅岁扬骨入于蜀江之应。

（出《王氏见闻》）

金州道人

金统水在金州，巢寇犯阙之年，有崔某为安康守。

大驾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户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荡，乘輿播迁，宗社陵夷，鞠为茂草，使君岂无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颓，一木搆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剑戟争锋，力战原野。”崔曰：“公将如何？”客曰：“使君境内有黄巢谷金统水，知之乎？”曰：“不知。”请问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贼稟此而生，请使君差丁役，赍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

乃去州数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号者，客遂令寻源而劖之，仍使断其山冈，穷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黄腰人，既逼之，遂举身自扑，呦然而卒。穴中又获宝剑一。客又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崔遂西向进剑及黄腰，未逾剑利，闻巢贼已平，大驾复国矣。

（出《王氏见闻录》）

功德山

唐巢寇将乱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远近桑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能于纸上画神寇，放人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昼，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

无所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既异其术，趋术者愈众。又滑州亦有一僧，颇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

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于诸军营，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赴遂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洎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

（出《王氏见闻》）

青城道士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往往入锦城，施其法。有所获，即潜挈归洞穴。或闻其行甚秽，官吏中有识者，颇恶之。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张陈帷幌，则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饌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蹶而去。

又忽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粱子弟，满城如狂。

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赍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数。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词款，指贵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

（出《王氏见闻》）

袁 天 纲

唐则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纲能相，士護令相妻杨氏。天纲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 in 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

（出《感定录》）

李 泌

天宝十四载，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遂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葫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哀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供待备至。明日请去，且言归颍阳庄。廷芬坚留之，使人往颍阳，为致所切，取季父报而还。如此住十余日，方得归。自此献遗不绝。

及禄山乱，肃宗收西京，将还秦，收陕府，获刺史窦廷芬，肃宗令诛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贼，固囚诛戮。泌因具其事，且请使人问之，令其手疏验之。肃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说，肃宗大惊，遽命赦之。因问“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

不知，而葫芦生已卒。肃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
(出《感定录》)

杜 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其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后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人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
(出《感定录》)

韦 执 谊

韦执谊自相座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
(出《感定录》)

五明道士

长庆之代，邺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许人，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能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遣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乎！”庭凑闻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谓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弘正为乱兵所害。士大夫将校共推庭凑，庭凑再三退让，众不听，拥胁而立之。翌日，飞章上奏，朝廷闻之大骇，征兵攻讨，以裴度为元帅，赵人拒命二年，王师不能下。

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诏曰：“念彼生灵，久罹涂炭，虽元凶是罪，而赤子何事，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节制，仍诏庭凑子元逵人侍，因以寿春公主妻焉。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赠太师。子元逵继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

长子绍懿立二年，荒淫暴乱，众议废而杀之，立其弟绍鼎。绍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书令，爵常山王卒。子熔立，即赵王也。后恣横不道，为下所杀，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熔，凡五世六主，一百余年灭。

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诣邺，取五明置子府，为营馆舍，号五明先生院。公曾从容问曰：“某今已忝藩侯，将来禄寿，更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愿明公竭节勤王，爱民恤物，次则保神啬气，常以清俭为心，必享殊寿。后裔兼有二王，皆公余庆之所致也，《春秋》所谓‘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公曰：“幸事已多，素无勤德，此言非所致望。”因以数百金为寿，道士固辞不受，公亦固与之。载归其室，数日尽施之，一无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熔为赵王也。

（出《耳目记》）

王 瑶

会昌中，有王瑶者，自云远祖本青州人，事平卢节使。时主公姓李，不记其名，常患背疽，众医莫能愈。瑶祖请以牲币祷于岱宗，遂感现形，留连顾问。瑶祖因叩头泣血，愿垂矜悯。岳神言曰：“尔之主帅，

位居方伯，职在养民，而虐害生灵，广为不道，淫刑滥罚，致冤魂上诉。所患背疮，盖鞭笞之验，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无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见主公，洎归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瑶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于主公夫人。云：“何以为验？”瑶祖曰：“某当在冥府之中，亦虑归之不信，请谒主公，备窥縲绁。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圆寸，以授某曰：‘尔归，将此示吾家。’其衣袂见在。”夫人得之，遂验临终服之衣，果有裁裂之处，疮血犹在，知其言不谬矣。

（出《耳目记》）

李 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岁饥馑，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樵采鬻薪，以给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风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寝于庙宇之间、松柏之下。

须臾有呵殿之音，自远而至，见旌旗闪闪，车马阗阗。或擐甲胄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简者，揖让升阶，列坐于堂上者十数辈，方且命酒进食，欢语良久。其东榻之长，即大明山神也，体貌魁梧，气岸高迈。其西榻之首，即黄泽之神也，

其状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余即不知其名。坐谈论，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泉，受符金阙，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数百里间，幸为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岁有丰登之报，民无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泠之域，泱泱之区，西聚大巔，东渐巨浸，连陂凑泽，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虽雷电之作由己也，风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驰骤，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诏命不敢有为也，非其时会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鱼鳖蕃焉，咸卤磊块面滋殖，萑蒲蓊郁而发生。上天降鉴，亦幸无横沴尔。”又一曰：“岑崟之地，岵嶴之都，分泱圉之一隅，总飞驰之众类，熊黑虎豹，乌鹊雕鹗，动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职耳，何假乎备言？”座上金曰：“唯唯。”

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蕃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谕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杀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蕃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面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

实彼土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顰蹙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

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梦中所遇，既归，具以始末书而志之，言于邻里之贤者。自后三十余载，庄皇与梁朝对垒河岸，战阵相寻。及晋宋，戎虏乱华，干戈不息，被其涂炭者，何啻乎六十万焉！今详李生所说，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刘氏耳目记》）

刘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校。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歿于金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

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胁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于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

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啖。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

（出《傲戒录》）

苏 铎

伪蜀王宗信镇凤州，有角抵人苏铎者，委之巡警。尝与宗信左右孙延膺不协。宗信因暇日登楼，望见苏铎锦袍束带，似远行人之状，宗信讶之。铎本岐人也，延膺因谮曰：“苏铎虽受公蓄养，其如苞藏祸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断舌脔肉，然后斩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状一如铎焉。

（出《傲戒录》）

赵 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贫民赵安，注子贯入脑而死。安有男，景章厚与金帛，随隐其事，人莫知之。后景章脑上忽生疮，可深三四分，见骨，

脓血不绝，或时睹赵安，疮透喉，遂死。

（出《徽诚录》）

郝 溥

伪蜀华阳县吏郝溥日追欠税户，街判司勾礼遣婢子阿宜赴县，且嘱溥云：“不用留禁，残税请延期输纳。”郝溥不允，决阿宜五下，仍纳税了放出。明年，县司分擘百姓张琼家物业，郝溥取钱二万。张琼具状论诉，街司追勘。勾礼见溥，大笑曰：“你今日来也，莫望活，千万一死！”令司吏汝勋构成罪，遂杀之。不数日，汝勋见郝溥来索命，翌日暴卒。勾礼晨兴，忽见郝溥升堂，罗拽殴打，因患背疮而死。

（出《徽诚录》）

怀 浚

秭归郡草圣僧怀浚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

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

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
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

又诘之，复有诗曰：

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
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

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

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繫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之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葫芦，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海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殫记。

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

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之
荼毗之。（出《北梦琐言》）

杨 收

唐丞相杨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宾司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尚书。”愚惊骇，以收近有后命，安得来此，乃延接之。杨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潜，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郑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着地。”愚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长揖而灭。愚令于北郊具酒馔素钱以祭之。杨犹于有典寿阳者，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来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锡，其先为潮州牧，曾事郑愚，熟详其事。（出《北梦琐言》）

韦 处 士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

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蟆颐津。韦牧沉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出《北梦琐言》）

裴 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饷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沉编户羸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沉滟滪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出《北梦琐言》）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

（出《北梦琐言》）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告于别驾张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茅也，合生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

公其志之。”

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侔，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盛所害。

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以饮博为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

（出《北梦琐言》）

严 震

唐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

（出《北梦琐言》）

湖 南 马 氏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欄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

（出《北梦琐言》）

杨 收

唐国相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维直，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已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柷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照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鳞、鉴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于若学道，

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出《北梦琐言》）

成 汭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梁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汭帅兵援之。汭欲往亲征，乃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宇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余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辞，唯孔目吏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民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成汭之名，和州之号，前定矣。

（出《北梦琐言》）

杨 鼎 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

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者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

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岩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

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
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遽怪石碎前湾。
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
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

（出《北梦琐言》）

牛 希 济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

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
(出《北梦琐言》)

骆 山 人

居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廷凑，即王武俊支属也。廷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喜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

曾使河阳，回在中骆，以酒困寝于骆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廷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二气交王，应在今秋。于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

墅有飞龙山神，廷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于中路。廷凑及入庙，神像已侧坐，因而而东。庙宇至今尚存。廷凑清俭公正，勤于朝廷，惠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熔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
(出《北梦琐言》)

向 隐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修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比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修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于其志之。”他日复谓克修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于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

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襄州，匡明弃城自固，为梁将贺瑰所据，而威望不著。朗蛮侵凌，不敕出城，自而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颍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军畏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来，后复本姓，果

符“国亲”之说。

克修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修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末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出《北梦琐言》）

陈 休 复

唐李当镇兴元。褒城县处士陈休复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复，无何殒于狴牢，遽都腐败，所司收而瘞之。尔后宛在褒城，李惊异不敢复问。一旦爱女暴亡，娶追悼成疾，无能疗者。幕客白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陈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裳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下帘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幅臆，失声而哭，亡魂倏然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梦琐言》）

岳麓僧

唐广南节度下元随军将钟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寿县主簿欧阳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舍，逾月不食。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钟公一状以明行止。钟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官，尔后疾愈。

孙光宪时为郡倅，钟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湘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焉。’遂各与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啖，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有验，故记之焉。（出《北梦琐言》）

彭 钉 筋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泛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出《北梦琐言》）

郑 山 古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富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倘行吾教以禳镇，庶几减子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子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止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

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

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生于绵竹，妙于讖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
(出《北梦琐言》)

马 处 谦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晚。苟或光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泊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泛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
(出《北梦琐言》)

黄 万 户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

戎州刺史文思谔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谔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移”，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

将卒，戒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出《北梦琐言》）

何 奎

伪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

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肆有患白癩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聘，少鍪钁钗篋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他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彻去，仍修斋忏，疾遂痊。竟受其鍪钁之赠。

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少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显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政悉此类也。（出《北梦琐言》）

梁新赵鄂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斋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饌。”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

搥汁，析齿灌之，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医奉御。

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之说同，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搥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简质消梨，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顿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出《北梦琐言》）

张 浚

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浚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中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浚曰：“一布衣尔，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者勉其人蜀。时浚母有疾，未

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浚得药奉亲，所疾痊愈。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出《北梦琐言》）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程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遗士，他年甚贵。”来岁，二人果卒，卢果登庸。

后归晋阳，张承业惮明宗易服，列子诸校之下，以他人诸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子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未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栉，有时忤旨，大犯愆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乃令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十而终。（出《北梦琐言》）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去山中，要十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

（出《北梦琐言》）

于世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绠，以牛载仅百馱，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而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

（出《北梦琐言》）

捉 佛 光 事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报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

（出《北梦琐言》）

大 轮 咒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报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啮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奉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

（出《北梦琐言》）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故戎帅张处钊所创，因请长老灵贵主掌，以安僧众，经数年矣。灵贵好烧炼，忽一日，取众僧小便以大镬炼而成霜，秽恶之气充满衢路。堂有一僧，元自嘉州来，似不得意，咄咄焉。灵贵觉之，遂请收买众僧食米，冀其少在院内。不旬月，其僧尽将薄历钱物，就方丈纳之，云：“缘有小事，暂出近地。”遂欲辞去。其夜，于堂内本位跏趺，奄然而逝。众僧皆讶其无疾，告行常仪。堂内有僧迁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请众僧，人擎一枝，遂至郊外，垒而为棚，焚烧讫，即归院集众，以其所有衣钵尽归众用，以为常例。

其日坐亡僧于柴棚之上，维那十念讫，将欲下火，其僧忽然惊起，谓维那曰：“有米钱二贯文，在监行者处。”又合掌谓众僧曰：“来去是常，谢诸人远来相遂。”瞑目敛手，端然不动，右胁火燃，即成灰烬。众咸惊骇，是知圆明真性，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

（出《野人闲话》）

章 邵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贪猥，诛求路岐。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乃不晓是子，但见衣袱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袱而前行。及天渐晓，见其衣袱，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呼，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出《野人闲话》）

安 守 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报，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因纪子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

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年，首颌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逐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

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颌俱碎”之义；周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出《野人闲话》）

赵 尊 师

赵尊师者，本遂州人。飞符救人疾病，于乡里间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书囊席帽，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者。有民阮琼女，为精怪所惑，每临夜别梳妆，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医疗，即先知姓名。琼乃奔请尊师救解。赵曰：“不劳亲去，但将吾符贴于户牖间，自有所验。”乃白绢朱书大符与之，琼贴于户。至一更，闻有巨物中击之声，如冰坠地。遂攒烛照之，乃一巨鼉，宛转在地，遂巡而死，符即不见。女乃醒然自悟，惊骇涕泣。琼遂碎鼉之首，弃于壑间，却诣尊师备陈其事。赵慰劳之，又与小符，令女吞

之，自后无恙。大符即却归于案上。

（出《野人闲话》）

击 竹 子

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可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节相击，铿然鸣响，有声可听；以唱歌应和，乞丐于人，宛然词旨皆合道意。得钱多饮酒，人莫识之，如此则十余年矣。

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子家，从容谓曰：“余知长者好道，复多气义，有日矣。今欲将诚素奉讷，得否？”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击竹子谓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盘泊，今病甚，多恐不济。若终焉之后，敢望特与烧爇。今自赍钱两贯文，充买柴用。慎勿触我之心肝，是所托也！阴鹭自有相报。”因留其钱，黄氏自不取，则固留而去。

黄氏子翌日至桥下，果见击竹子卧于蒹葭之上，见黄氏子来，忻然感谢，徐曰：“余疾不起。”复与黄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触我心肝，则幸也。珍重且辞！”言讷而逝，黄氏子亦悯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备棺敛，将出子郊野，堆积

柴炭，祭而焚之，即闻异香馥郁，林鸟鸣叫。至晚，只余其心，终不燃烬，复又其大如斗。黄氏子收以归城，速语令人以杖触之。忽闻炮烈，其声如雷，人马皆骇。逡巡，有人长尺余，自炮焰中出，乃击竹子也，手击其竹，嘹然有声，杳杳而上。黄氏子悔过作礼，众人皆叹奇异。

於戏！得非不触其心，复在人间乎？触其心，便可上宾乎？复欲子黄氏子显其蜕化乎？始知成郁乃神仙所聚之处，如击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者焉。（出《野人闲话》）

李 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尝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餐之，即愈。”人恶其鼠药，少有服饵者。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数字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之。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赞更求药，言已尽矣，从此遁去。其父取鼠残食

之，顿觉四体能屈伸，下床履步如旧日。

（出《野人闲话》）

王 处 回

王侍中处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庞眉大鼻，布衣蓝缕，山童从后，擎拄杖药囊而已，造诣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挑杖奉谒”。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见。因从容致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处回曰：“弟子有志清闲，愿子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道闲性。”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处取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二粒种于，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渐渐长大，颇长五尺已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者两苗。尊师曰：“聊以寓目适性，此则仙家旌节花也。”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退，曰：“珍重，善为保爱！”言讫而去，出门，不知所之。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

（出《野人闲话》）

天 自 在

利州市廛中，有一人，被发跣足，衣短布襦。与人语，多说天上事。或遇纸笔，则欣然画楼台人物执持乐器，或云龙鸾凤之像。夜则宿神庙中。人谓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一夕火起，烟焰亘天，天自在于庙中独语曰：“此方人为恶日久，天将杀之。”遂以手探阶前石盆中水，望空浇洒，逡巡有异气自庙门出，变为大雨，尽灭其火。掌庙者在往与人说之，天自在遂潜遁去。其后居人果为大水漂荡，始信前言有征。

（出《野人闲话》）

掩 耳 道 士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蓝缕，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时竟无买者，皆云“狂人不足可听”。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

耳道士”。至来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涨，漂数百家。水方渺瀰，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声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

（出《野人闲话》）

抱 龙 道 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时有一人，鹑衣百结，颜貌憔悴，亦往庙所，众人轻之。行次江际，众人憩于树阴，贫士亦坐石上，逡巡谓人曰：“此水中有一龙睡。”众不之应，旁有一叟曰：“何得见？”贫士曰：“我则见。”众曰：“我等要见如何？”贫士曰：“亦不难。”道解衣入水，抱一睡龙出，腥秽颇甚，深闭两目，而爪牙鳞角悉备。云雾旋合，风起水涌，众皆惊走遥礼，谓之“圣人”。遂却沉龙于水底，自挂鹑衣而行，谓众人曰：“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众人惭谢而已，复同行十里，瞥然不见。

（出《野人闲话》）

何 昭 翰

伪蜀度支员外郎何昭翰，尝从知于黔南。暇日，因闲步野径，于水际见钓者，谓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则野人张涉也。余比与于交知久矣，于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藉草坐，谓翰曰：“子有数任官，然终于青城县令，我则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满，与君同归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辞而去。

翰深志之。后累历官，及出为青城县令，有忧色。钓者亦常来往，何甚重之。一旦大军到城，劫贼四起，钓者与翰相携入山。何之骨肉尽在城内，贼众入县，言：“杀县令，脔而食之。”贼首之于自号小将军，其日寻觅不见，细视县宰之首，即小将军之首也。贼于是自相残害，莫知县令所之。后有人入山，见何与张同行，何因寄语妻子曰：“吾本不死，却归旧山。尔等善为生计，无相追忆也。”自此人不复见，莫知所之。

（出《野人闲话》）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舰，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拽之，已亡去矣。

（出《野人闲话》）

桃花障子

卢相国商处子，性清淡孤高，不喜繁杂。相国怜之，暂寄冠裳，朝昏闲习于步虚，宴席倦闻子音乐。

一夕，女子方掩户，和衣假寐，忽有一物自窗而入。觉身随此物而出窗，乘虚而行。不知几里，到一家，见一眇目道士。双环青衣来云：“见备盘肴陈设。”令青衣持絨，如召宾客。未顷，青衣有异香氤氲人户。

俄见一美丈夫、美女人，宝冠霞帔，跨凤乘鸾，自空而至，揖道士曰：“自从炎汉陵夷，飞杯拜遇，今一见将近千年，蓬岛□几积遨游之梦。尘寰谪满，应多喜会，深愜乃怀。”道士曰：“伏自信绝蓬瀛，谪居尘世，七百年内，履历人间。只思卖卜烧丹，但切矜孤恤寡，立功上达，睿泽下流。范阳佳人，夙契盟约，奏回上帝，命批依答。又以今来谪限将满，既离塵閤，特此咨邀。”遂揖环坐，举杯命饌。语笑数巡，道士曰：“今宵佳会，况遇天人，好赋篇章，以代弦管。”顷刻，道士命笺毫，书云：

鹊羽桥成星斗连，何须携室下遥天？
来逢蓬荪当诸夜，共缀词华染素笺。
霓帔岂劳施粉藻，宝冠犹更贴花钿。
人间限满离尘土，即俟瑶阶厕列仙。

道士执酒，少年亦濡染云：

乘鸾跨凤下昆仑，正值三星影入门。
银烛高低攒宝帐，彩笺交互劝瑶尊。
药灵许向人间说，易妙期于象外论。
休忆当年陪孟德，绕梁争看酒杯翻。

诗毕酒罢，夜阑，二少年谓曰：“且诸道士与卢小娘子见亲。”须臾，数青衣拥入帐中。青衣与女子卸衣服插钗，道士亦解衣，欲叙鱼水之意。女子初违拒不

允。青衣谓曰：“小娘子勿请辞免，乃道士与娘子万亿年之契分，非今日偶然也。”女子因从道士之情。半余月日，女子自后稍觉消健。一夕，女子问道士曰：“尝闻道家去大情欲，何故诬说也？”道士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盖仙家□□离乎人也。”女子曰：“然则女当有孕乎？”道士曰：“有之矣。”至晓，却归室中，女竟未省所由。

一旦，相国与夫人坐次，见女子举止似非室女。惊见如此，遂令妳母窃视之。是夕，初见寢寐，初更后寂无喘息，揭其帟帐，不知所之。至晓，帐中俨然安寝。遂告夫人。夫人询之，具告此事。夫人白于相国，相国曰：“我女处性澹泊，必遇神仙。”诘其所往，有何室宇验之。女曰：“室宇寻常，记有夹竹桃花障子，当堂北壁而挂，画工实佳耳。”相国曰：“今夕去时，以针度线于帐子之上。”女乃依言记志。

相公翌日晨起，处分两街使，遍于两市内有夹竹桃花障子，可借千条，仍须各题坊巷姓名。至午间，供到八百余条，宛然有针度线处，割题云：“通化坊卖药道士左元放障子。”相国急遣左右密往而召之，慎勿惊动。既见，相公命入坐，叙酒馔，去左右，欲启露前事。道士饮酒讫，将杯掷于梁上，杯翻宛转。相公仰视，俄失道士。归宅，寻小娘子，亦不知所在。寻访累年，寂无踪由矣。

（出《灯下闲谈》）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将校耿谦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颇好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旨。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变怪之事，奇伟恍惚，莫知其何从得也。

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悦奇异之事，召之入宫。盖观其术，不以贯之列待，特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被，见上多持简，精彩卓逸，言词朗畅。手如鸟爪，不便于用，饮食皆仰于人。复不喜行，宫中常使人抱持之。每为诗句，题于墙壁，自称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术，不常的然发扬于外，逸事则应，闾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

始入富，问以黄白之事，试之皆验，益复为之，而简易不烦。上尝因暇，顾谓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须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试为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银，以碓纸重复裹之，封题甚密。先生内于怀中，良久，忽若裂帛声。先生笑曰：“陛下尝不信下妾之术，今日面观，可复不信耶？”持以与上。上简视，题处如旧，发之已为银矣。

又尝大雪，上戏之曰：“先生能以雪为银乎？”先

生曰：“亦可。”乃取雪实之，削为银铤状，先生自投于炽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过食顷，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于地，及冷，烂然为银铤，而刀迹具在。反视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状，盖初为火之所融释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银甚多。上诞日，每作器用，献以为寿。

又多巧思，所作必出于人。南海尝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蔷薇水，清泚郁烈。龙脑浆，补益男子。上宝惜之，每以龙脑浆调酒服之，香气连日不绝于口，亦以赐近臣。先生曰：“此未为佳也。”上曰：“先生岂能为之？”曰：“试为，应亦可就。”乃取龙脑，以细绢袋之，悬于琉璃瓶中。上亲封题之，置酒于其侧而观之。食顷，先生曰：“龙脑已浆矣。”上自起，附耳听之，果闻滴沥声。且复饮，少选又视之，见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发之，已半瓶，香气酷烈，逾于旧者远矣。

先生后有孕，一日谓上曰：“妾此夕当产，神孙圣子，诚在此耳。请备生产所用之物。”上悉为设之，益令宫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风震霆，室中人皆震惧，是夜不复产。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惊问之，先生曰：“昨夜雷电中生于，已为神物持去，不复得矣。”

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欲，亦略同于常。后亦竟以疾终。古者神仙多晦连混俗，先生岂其人乎？余顷在江南，尝闻其事，而宫掖秘奥，说者多异同。及江

南平，在京师，尝诣徐率更游。游即义祖之孙也，宫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质其事，备为余言。

（出《江淮异人录》）

潘 宸

潘宸者，大理评事潘鹏之子也。少居子和州，樵采鸡笼山以供养其亲。尝过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载过江。宸敬其老，许之。时大雪，宸市酒与同饮。及江中流，酒已尽，宸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子髻中取一小葫芦子，倾之，极饮不竭。宸惊，益敬之。及至岸，谓宸曰：“子事亲孝，复有道气，可教也。”乃授以道术。

宸自是所为诡异，世号之为潘仙人。能掬水恨子手中，按之即成银。尝入人家，见池沼中有落叶甚多，谓主人曰：“此可以为戏。”令以物漉取之，置之于地，随叶大小，皆为鱼矣。更弃子水，叶复如故。有黝亮者，尝至所亲家，同坐者数人，见宸过于门，主人召之，乃至。因谓宸曰：“请先生出一术以娱宾。”宸曰：“可。”顾见门前有铁砧，谓主人曰：“得此铁砧，可以为戏。”因就假之。既至，宸乃出一小刀子，细细切之至尽。坐客惊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坏之也。”乃

合聚之，砧复如故。又于袖中出一幅旧方巾，谓人曰：“勿轻此，非一人有急，不可从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举以蔽面，退行数步，则不复见。能背本诵所未尝见书，或卷而封之，置之于前，首举一字，则诵之终卷。其间点窜涂乙，悉能知之。所为多此类，亦不复尽纪。后亦以疾卒。（出《江淮异人录》）

柏阁行者

钱若水，家居新安，于柏阁院独居一室。院僧裔公有小行者，时未室中，翻乱文字，点污笔砚。乃白裔公，请拘而笞之。裔公曰：“此王氏子，少孤不笞苦。”钱曰：“不然，日授之以经，可禁其扰人。”初授五行，曰太少，自十行至一纸以至一卷，才经目，便出走戏如初。七日诵一部。后一月，授《华严经》八十卷。忽一日，上树而去，至夜不下，竟不知所在。

后七年，钱入洛阳，逢敕葬一内人，扶柩者四十辈。钱子马上忽认见其行者，青巾布衫。钱乃下马，使人召之，欣然而来。公曰：“向柏阁何适，今乃为此钱役？”笑曰：“时云嵩山本欲念却《大藏经》，恐惊于人。”公相之曰：“君异人也，请尽言之。”行者曰：“世间如某辈者千万人，人自不识。公有仙风道骨，可

惜作官。此去甚达，然终不至宰相。惟忌为御台官，必不久。”又问寿如何，曰：“转官迟则寿亦迟。”言讫而去。

后钱公自布衣至两府，改登州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叹曰：“王行者之言至矣。”心恶之。果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暴卒，时咸平六年也，享年四十四。夫禄寿修短，其数前定则不可改，知命君子委心而任之可矣。

（出《分门古今类事》引《秘阁闲谈》）

游 僧

江南一县，郊外古寺，地僻险，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游方僧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将与之谋所以惊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罗汉，择一貌类己，衣其衣，顶其笠，策其杖。入县削发，误为刀伤其顶，解衣带白药傅之。留杖为质，约至寺，将遗千钱。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与见主僧，更异之。开罗汉堂门锁，凝尘生榻，如久不开者。视之，此罗汉衣笠，皆所见者；顶有伤处，血渍药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钱，贯且朽。因共叹异之。传闻远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数年，其徒有争财者，谋稍泄。得之外氏。

（出《澠水燕谈录》）

广德异僧

广见大师说：“顷在广德县，入山采药，见大洞，因穿之。洞内日光分明，行可数里，洞则别开一穴。有长溪，隈间一大松枝柯郁翠。下有一庵，内一僧禅定，雪眉拥衲，边有磬子、火具之属。广见取磬子击之，其僧开目惊曰：“坐主何缘而至此？”广见陈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爱。

日将夕，僧让庵与广见卧，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内，闻念莲经声甚清亮。逡巡又闻骂詈云：“此队畜生，今作毛类，伤子物命，令世人恐惧。速令归林麓，不得辄出去！”广见潜窥之，乃群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

及曙，下松来相慰。广见知其异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见草枯，四绝人烟，非坐主息处。”因曰：“莫饥否？”相携溪畔，有稻百来株，收其谷，擗三二合来，挑野菜和煮。与广见食后，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谓曰：“坐主所食茶与菜粥，平生即不阙食矣。”遂寻路从洞出，回至本院，已月余。乃遂徒众再往，竟失洞所在。广见号自新。（出《说郛》）

琴 僧 江 湖

李虞部畋知常州武进县日，有浙僧原式善鼓琴。夏五月，忽告辞往润州金山寺去。留之不诺，曰：“原式起江湖之兴，遽雇得一村童，已迁衣钵就船矣。”因与书令达州牧崔屯田、郡倅王持正。

既而原式至彼，便辞郡守在金山寺宿。日已暝矣，馆于下阁。是夕扬子江颶风骤起，鼓浪沃岸。逡巡涛势崩腾，忽忽若有火焰飞于波上，涨高数丈，至寺之中，其下阁楹柱栏楯逐浪而去，原式、村童寂无影响。

次日风浪渐息，有一渔者撑船傍北岸，遥闻葭莼中有人呼之声。往视之，乃原式之村童，渔者遂载之归。寺僧异其事，送州牧，州牧牒送晋陵。时郡中僚佐咸睹之，皆言事不可测。彼僧言有江湖之兴，随暴流而逝可矣。彼村童者，年始及冠，于巨浪之中若一叶焉，果有神祐之欤，是无江湖之兴欤？以是推之，万灵中各有定分，信矣。（出《分门古今类事》）

淘 沙 子

伪蜀大东市有养病院，凡乞丐贫病者皆得居之。

中有携畚鍤日循街坊沟渠内淘泥沙，时获碎铜铁及诸物以给口食，人呼为淘沙子焉。

辛酉岁，有隐迹于淘沙者，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常戴破帽，携铁把竹畚，多于寺观间静处坐卧。进士文谷因下第，往圣兴寺访相识僧，见淘沙子被褐于佛殿上坐。谷见其状貌古峭，辞韵清越，以礼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诗数首，谷愕然。又讽其自作者数篇，其诗或讥讽时态，或警励通俗，或说神仙之事。谷莫之测。因问谷：“今将何往？”谷曰：“谒此寺相讥僧，求少纸笔之资，别谋投献。”其人于怀内探一布囊，中有麻绳贯数小铤银，遂解一铤遗谷，戴帽，将所携器长揖出寺而去。谷后得伪通奏使王昭远礼于宴席，因话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诗曰：

九重城里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

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字挂乾坤。

王公曰：“有此异人！”遂闻于蜀主，因令内园子于诸街坊寻访之。

时东市国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门有大桐树，淘沙子休息树阴下。宇文颇留心至道，见其人容质有异，遂延于厅，问其艺业。云：“某攻诗嗜酒。”言论非俗。因饮之数爵，与约再会。浹旬，淘沙子或到其门，将破帽等寄与门仆，令报主人。其仆忿然，厉声骂之曰：“主人岂见此等贫儿耶！”宇文闻之，遽出迎候，愧谢

曰：“翘望口久，何来晚也？”即与饮且酣。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数年前遇人教令咽气，未得其验，废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皆是初勤而中惰，前功将弃之矣。世有黄白，有之乎？好之乎？”宇文曰：“某虽未尝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因索铜钱十文，衣带中解丹一粒，醋浸涂之，烧成白金。“此则神仙之艺，不可厚诬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也。”遽辞而去。

翌日凌晨捉门，将新手帕裹一物，云“淘沙子寄与主人”。宇文开而视之，乃髻发一颗，莫测其由。至日高，门仆不来，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却头髻将去。”蜀主闻之，访于宇文。宇文寻于养病院，云：“今早出去不归。”自兹无复影响。休复见道书云：“刺客者，得隐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尸亦不见，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谓之脱难，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系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出《茅亭客话》）

黎 海 阳

道士黎海阳，其父伪蜀时为军职。天兵伐蜀，海

阳随父戍剑门。蜀军溃散，子父遂还，于川城东门外丁村古冢，忽闻冢内有非常香气。

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见少骸骨，朽腐至甚。旁有一丛黄粉，因拨开，乃见三小块雄黄。海阳父颇好烧炼，素知冢内雄黄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闻人语。父子问之曰：“语者鬼耶？”答云：“甚非鬼，某宋人也。家世食禄，而甚不乐名宦，退身学道于楚丘，有别墅稍远嚣尘。凡五金八石难得者，必能致之。或方法之士，欲合炼试验者，必资其药品，给以炉鼎，使成之。时德宗疑韦中令在蜀与蛮人连结，遂令甚为道士，入川见中令，伺其动静居止。皇观三年，又遣僧行勤入蜀，伺察中令。初以谈议苦空，后说烧炼点化之事。中令历试，一一皆验。凡三年，中令甚诚敬之。或一日，说还丹延驻之法，中令愈加景奉。后炼丹既成，中令斋戒饵之，初觉神气清爽，嗜好倍常。僧遂辞去。至贞元二十年暮春，药毒发而薨。某为与行勤往还，遂罹其祸而及此。遭樵夫牧竖蹂践遣骸，潜坏朽骨，愤愤不已。”海阳父曰：“君去世已远，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应曰：“某曾遣一高士，以阴景炼形之道传我，遂于我楚丘别墅，深山浚谷中选得一嵌室，吃惊我只持六年，慎勿令诸物所犯，岁满则以衣服迎我于此。其人初则支体臭败，惟藏腑不变。某遂依其教谕，乃闭护之。至期开视，则身全矣，端坐于嵌室之内，发垂而黑，髭直而粗，颜貌光泽，

愈于初日。某具汤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回，乃度世毕矣。某传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却自无形而炼成有形尔，则上天入地，千变万化，无不可也。某之形虽未圆，且飞行自在，出幽入明，轩冕之贵不乐于吾。吾已离人世劳苦，岂复降志于其间。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海阳父曰：“敢问其衣襟中药是何等药？”对曰：“某常从道士入山炼丹，修葺炉鼎，爨薪鼓鞴，靡不勤力。每叹光景短促，筋骸衰老。所闻者上药有九转还丹，不离乎神水华池。其次有云母雄黄，服之虽不乘云驾凤，役使鬼神，亦可祛除百病，补益寿年。某得炼雄黄之法，自二十岁服至四十岁，获其药力。苟再以火养，就以水吞，可冀道于髣髴。”海阳父告之曰：“饵药之法闻之矣，炼形之道少得闻乎？”言未毕，值天晓人行，恐有人搜捕，不及尽听，因别卜逃窜之所。自后不复至此。

海阳父乾德中卒，海阳遂依其教，服炼雄黄，衣道士衣，寻师访道，二十余年不食，唯饮酒。衣服肌肤常有雄黄香气。淳化中，在益州锦江桥下货丹，筋骨轻健。甲午岁，外寇入城，海阳不出，端坐绳床，为贼所杀。惜哉！

（出《茅亭客话》）

善 相 僧

朱临年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吴兴城西，取训

词中“仰而高风”之语，作仰高亭于城上，杜门谢客。一日，晓容来谒，公欣然接之。是时，二子行中、久中秋赋不利，皆在侍下，公强使冠带而出。容一见行中，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老僧自此不复更阅人，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寄迹，待科诏下，乃西游耳。”公初未之信。

后三年春，久中偶至六和，容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师曰：“某是日亦当离杭矣。”是秋，二朱至京，舍开宝寺，容寓智海。相次行中预荐，明年省闈优等，唯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多朱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春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爱之。行中日与同舍围棋，每拈子欲下，必骂曰：“贼秃！”盖恨容许之误也。

来唱名前数日，有士人通谒。行中方棋，遽使人却之。须臾，谒者又至，且曰：“愿见未先辈。”行中叱其仆曰：“此必省下欲出关者耳！”同舍曰：“事不可知，何惜见？”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语曰：“某乃梁御药门客，御药令奉报足下，卷子上已真在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人，再执棋子，手颤不能自持。同舍觉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

行中念容，独往智海。容闻其来，迎门握手曰：“非晚唱名，何为未见老僧？必是得某消息来。”行中

曰：“久不相见，略来问讯尔。”师曰：“胡不实告我？冯当世来唱第时，气象亦如此。”行中因道梁氏之事。师喜甚，为命酒留款，且曰：“吾奉许固有素，只一人来见尔，当邀来同饮。”仍戒曰：“此人蓝缕，不可倨见，亦不得发问；问即彼行矣。”烛至，师引寺廊一丐者入。见行中不甚为礼，便据上座，相与饮酒斗余，不交一谈。师徐曰：“此子当唱第，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尔云何？”师曰：“可冠多士否？”丐者据头曰：“第二人。”师蹑行中足，使先起，密徵其说，但曰：“偶数多。”更无他语而散。

明日饭罢，率行中寺庭间步，出门遥见余行老亦入侍，师不觉拊髀惊叹，谓行中曰：“始吾见子，以谓天下之美尽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识之。”师曰：“子正怕此人。昨夕闻偶多之说，今又睹此人，兹事可知也。”行中发解过省，皆占二数。

及听传胪，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释褐了，往谢师，师劳之曰：“子诚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至侍从。”其后行者止带贴职领郡而已。行中名服，行老名中。（出《泊宅编》）

王 旻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

因售货至成教，求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成之，令诵此数言足矣。

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米几屋颠仆，独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谒邻比，欲讲终身之好，俟旋归，将致毒谋。旻既至，妻约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栉。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坚不从。妇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惊眈罔测，遂独囚系。官府拷讯，狱就，不能自辨。郡守录伏牒，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终无验耳。”左右以是语上达。

翌旦，郡守命米得行法，呼旻问曰：“汝邻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捕之。“杀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谓寮佐曰：“一石谷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诚遇明即活之效欤。

（出《搜神秘览》）

瓦缶冰花

宣义郎万延之，钱塘南新人，刘辉榜中乙科释褐。性素刚，不能屈曲州县。中年拂衣而归，徙居余杭。

行视茗霏陂泽可为田者，即市之。遇岁连旱，田围大成，岁收租入数盈万斛。常语人曰：“吾以万为氏，至此至矣。”即营建大第，为终老之计。

家蓄一瓦缶，盖初赴铨时，遇都下铜禁严甚，因以十钱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时当凝寒，注汤赅面。既覆缶出水，而有余水留缶，凝结成冰，视之桃花一枝也。众入观，异之，以为偶然。明日用之，则又成开双头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满缶，水村竹屋，断鸿翘鹭，宛如图画远近景者。自后以白金为护，什袭而藏。遇凝寒时，即预约客张宴以赏之，未尝有一同者，前后不能尽记，余与赏集数矣。

最诡异者，上皇登极，而致仕官例迁一秩。万迁宣德郎，诰下之日，适其始生之晨，亲客毕集。是日复大寒，设缶当夕，既凝冰成象，则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龟鹤在侧，如所画寿星之像。观者莫不咨嗟叹异。以为器出于陶，革于凡火，初非五行精气所钟，而变异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万氏自得缶之后，虽复资用饶给，其剥下益甚。

后有诱其子结婚副车王晋卿家，费用几二万缗，而娶其孙女，奏补三班借职。延之死，三班亦继入鬼录。馀资为王氏席卷而归。二子日就沦替，今至寄食于人。众始悟万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坚久之祥也。后归蔡京家云。

（出《春渚纪闻》）

林灵素传

林灵素，初名灵噩，字岁昌。家世寒微，慕远游，至蜀从赵升道人。数载，赵卒，得其书，秘载之，由是善妖术，辅以五雷法。往来宿、亳、淮、泗间，乞食诸寺。

政和三年，至京师，寓东太一宫。徽宗梦赴东华帝君召，游神霄宫。觉而异之，敕道录徐知常访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晓，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诗》题壁间。”知常得之，大惊，以闻。召见，上问有何术。对曰：“臣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上视灵噩风貌如旧识，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赐金牌，无时入内。五年，筑通真宫以居之。时宫禁多怪，命灵素治之。埋铁筒长九尺于地，其怪道绝。因建宝篆宫、太一西宫，建仁济亭，施符水，开神霄宝篆坛。诏天下：天宁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仍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上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皆灵所建也。灵素被旨修道书，改正诸家醮仪，校讎丹经，删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执、百官、三衙、亲王、中贵，士俗观者如堵，讲说三洞道经，京师士民始知奉道矣。灵素为幻不一，上每以

“聪明神仙”呼之。御笔赐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府班。

上思明达后，欲见之，灵素复为叶静能致太真之术。上尤异之，谓灵素曰：“朕昔到青华帝君处，获言‘改除魔髡’，何谓也？”灵素遂纵言佛教害道，今虽不可灭，合与改正：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灵素斗法。僧不胜，情愿戴冠执简。太子乞赎僧罪。有旨：胡僧放；遂坚系中国人，送开封府刺面决配，于开宝寺前令众。

明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上密召灵素曰：“朕诸事一听卿，且与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谤。”灵素请急召建昌军南丰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与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执简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赐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灵素眷益隆。

忽京城传吕洞宾访灵素，遂捻土烧香，气直至禁中。遣人探问，香气自通真宫来。上亟乘小丰到宫，见壁间有诗云：

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

太平无事张天觉，四海闲游吕洞宾。

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太子亦买数本进。上大骇，推

赏钱千缗，开封府捕之。有太学斋仆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黄待聘令青卖。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斩马行街。灵素知蔡京乡人所为，上表乞归本贯。诏不允。

通真有一室，灵素入静之所，常封锁，虽驾来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椅桌、金龙香炉。京具奏：“请上亲往，臣当从驾。”上幸通真宫，引京至，开锁同入，无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三月，京师大水临城，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不允。

秋七月，金台上言：“灵素妄改迁都，妖惑圣聪，改除释教，毁谤大臣。”灵素即持携衣被行出宫。十一月，与宫祠温州居住。二月，灵素一日携所上表见太守闻丘颢，乞与缴进，及与州官亲党诀别而卒。生前自卜坟于城南山，戒其随行弟子皇城使张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见龟蛇便下棺。既掘，不见龟蛇，而深不可视，葬焉。靖康初，遣使监温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见乱石纵横，强进，多死，遂已。

（出《宾退录》引《林灵素传》）

陶 彖 子

嘉兴令陶彖，有子得疾甚异，形色语笑，非复平日。彖患之，聘谒巫祝，厌胜百方，终莫能治。

会天竺辩才法师元净适以事至秀，净传天台教，特善咒水，疾病者饮之辄愈，吴人尊事之。彖素闻其名，即诣谒，具状告曰：“儿始得疾时，一女子自外来，相调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滨，遗诗曰：

生为木卯人，死作幽独鬼。

泉门长夜开，衾帋待君至。

自是屡来，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间，月盈之夕，车马来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处，愿赐哀怜！”

净许诺，杖策从至其家，除地为坛，设观世音菩萨像，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三绕坛而去。是夜，儿寝安然。明日，净结跏趺坐，引儿问曰：“汝居何地而来至此？”答曰：“会稽之东，卞山之阳，是吾之宅，古木苍苍。”又问：“胜谁氏？”答曰：“吴王山上无人处，几度临风学舞腰。”净曰：“汝柳氏乎？”辄然而笑。净曰：“汝无始以来，迷己逐物，为物所缚，溺于

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脱，入魔趣中，横生灾害，延及亡辜。汝今当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为汝宣说首楞严秘密神咒，汝当谛听，痛自悔恨，讼既往过愆，返本来清静觉性。”于是号泣，不复有云。是夜谓儿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无以加，吾将去矣。”

后二日复来曰：“久与子游，情不能遽舍，愿一举觞为别。”因相对引满。既罢，作诗曰：

仲冬二七是良时，江下无缘与子期。

今日临歧一杯酒，共君千里远相离。

遂去不复见。秦少游记此事。

（出《夷坚志》）

茅君山隐士

元丰中，金陵大水，溪壑暴溢。有一本长可及寻，泛泛出茅君山中，萝荔蒙罩，被以苍藓，过者不觉其有异也。有渔者遇于曲渚，其气薰然，视之，人也。亟走告茅山观主刘混康。刘率其徒至，验之信然。为迁于岸侧，剔荔去藓，从而浴之。敝衣凋落，如网罟然。绀发玉色，方瞳炯炯，蹶然而兴，顾谓众曰：“饮我以水。”既饮，复问岁历，对以今某年，怅然曰：

“二十年矣。余昔岁客真州，遇二僧，语予曰：‘观子风标清峙，有外方之趣，可以学道。然通都嚣尘，非栖养之地，宜游茅君山以炼。’顾予以无资可游为解。僧曰：‘但从吾行。’遂同途以来，寓洞中，授我收视反听之术。临别，一方板见授，且戒：‘融神寂虑，勿挠忽畏，他日当复见汝。’自居于此，茫不知晦明寒燠风雷霜雪之变，人间得丧去取欣戚之累。方翱翔广漠之乡、莽苍之野，恹恹然如偃于巨室，而无所觉。今寤而偶俗，讵可见吾师耶？”

道流惊异，延至斋室，朝夕奉香火，盥沐谨慎。乡间奔趋，浸浸闻于郡邑。金陵守备礼迎置馆舍，达官缙绅日造谒，曲拳跽拜，以薪养身之方。流传他邦，闻者以不得见为恨。而此人本无悟，入岁余，志日骄泰。间有遗之果实者，稍取啖实。或馈以素羞，亦喜而弗拒。衣衾钱帛，到则受之。至于服靡嗜肥，耽嗜醇酒，情欲所肆，浸不省择。未几病死，略无他异。上官彦衡作传书其事，叹以俄顷之间，累年之养，畔师教，捐初心云。

（出《夷坚志》）

西湖庵尼

临安某官，土人也。妻为少年所慕，日日坐于对

门茶肆，睥睨延颈，如痴如狂。尝见一尼从其家出，径随以行。尼至西湖上入庵寮，即求见啜茶，自是数往。少年固多赀，用修建殿宇为名，捐施钱帛，其数至千缗。尼讶其无因而前，叩其故，乃以情愫语之。尼欣然领略，约后三日来。

于是作一斋日，列大官女妇封称二十余人，而诣某官宅，邀其妻曰：“以殿宇鼎新，宜有胜会。诸客皆已在庵，诸便升轿。”即盛饰易服珥，携两婢偕行。迨至彼，原无一客。尼持钱犒轿仆，遣归。设酒连饮两婢，妇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时始醒，则一男子卧于旁。骇问为谁，既死矣。盖所谓悦己少年者，先伏此地中，一旦如愿，喜极暴卒。妇人不暇俟肩舆，呼婢徒步而还。良人适在外，不敢与言。两婢不能忍口，颇泄一二。尼畏事宜露，瘞死者于榻下。

越旬日，少年家宛转访其踪，诉于钱塘。尼及妇人皆桎梏考掠，婢仆童行，牵连十余辈。凡一年，鞫得其实。尼受徒行，妇人乃获免。（出《夷坚志》）

陈靖宝

绍熙甲子岁，河南邳徐间多有妖民，以左道惑众。而陈靖宝者，为之魁杰，官立赏格捕之甚峻。

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劳悴饥困，衣食不能给。尝叹喟于道曰：“使我捉得陈靖宝，有官有钱，更做得一个快活汉。如今存济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担，上系苇席，从后呼曰：“蔡五，汝识彼人否？”答曰：“不识。”白衣曰：“汝不识，如何捉得他？我却识之，又知在一处，恨独力不能胜耳。”蔡大惊，释担以问。白衣取苇席，铺以破垣之侧，促坐共议所以蹑捕之策。斯须起便于路东，回顾蔡，厉声一喝。蔡为席载起，腾入云霄，溯空而飞，直去八百里，堕于益都府庭下。

府帅震骇，疑为巨妖，命武士执缚，荷械狱犴，穷诘所由。蔡不知置词，但言：“正在下邳村下砍柴，不觉身已忽然飞来，实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访逮邻左，验为平民，始获免。靖宝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入云。

（出《夷坚志》）

玉山陈和尚

信州玉山陈务林，乡下岩寺同行陈生。年十三四时，因出县市还，至中逮小桥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虽风骨轩昂，而身负疮垢。陈虽下客无所知，然一见心异之，即加礼。道人若素相识者，笑谓曰：“汝行路

多少？”曰：“三四十里矣。”曰：“如是当饥馁，已储一物相待。”探怀取油糍两枚与之。陈接食其一，颇喜；至其次，粘腻炙膺甚腥。陈不以为嫌，略加洗涤食之。

俄便别去，便觉步移轻捷，心神顿清。自是遂能言未来事。远近有请，无不敬信。共买牒为削发，称为陈和尚。凡境内水旱疾疫，命之祷辄应。乡人当三伏，问雨期，曰：“某日某时。”不差晷刻。至有陈佛之称。

乾道九年七月，县大旱。士人投词于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于民情，勉从之，而终不信也。斋场既办，请之曰：“师能知何日雨？”曰：“明日申时。但须至诚斋洁，方获感应。”已而不然。丁咄其惑众，将置于理。陈笑曰：“阖县之人尽知斋戒，仰望膏泽，以苏苗稼。长官独茹荤自若，为民父母如此，顾归咎于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荤馐？”曰：“今已食咸鸭卵，尚余其半，庖仆不敢吃，见在庖内罩子里。吾不妄言。”丁怅然自悔：“愿容洗衣忏悔，重建三日道场，不知可致雨否？”陈曰：“试看三日外如何。”及会散僧退，暑气正炎，忽片云起西北，雷震一声，登时倾至。周一昼夜方晴。

（出《夷坚志》）

洞口先生

淳熙间，信州渔人杨六者，以网钓为业，孤子一身，生涯惟叶舟而已。日所得钱，悉为酒肉之资，不买布帛，盛冬霜雪，亦单衣自如。酒酣辄往来烟波间，鸣榔高歌，类有道者。

一日，有道人棹小艇从之赊鱼。杨随所需付之，初不语直。自是数数来，杨亦与鱼无倦色。道人愧谢曰：“我视汝诚轻财重义一君子人也，可喜可喜！”一夕，风月清洁，波平如席。杨正低头举网，睹一舟从天际冉冉造前。细视之，盖向者道人也。微笑相呼，于坐处尽取所负鱼直，约两三千并偿之。杨固却不受，曰：“我飘然蓑笠，底能用得几许钱？先生直留助云水费，只乞着我同处船中。”道人曰：“我相试已久，恰来将钱还债，仍便试汝。汝之志坚固，是真可教也。”即挽之共载。但一小童操桨，其行如飞，迤邐穷河源登岸。

到山岩中，见奇花珍果，异香错落，全不似尘世。杨心意洒豁，虽蠢尔下愚，顷觉超然悟解，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暂还，后五年复相会。”出一卷书授之。临别扣其姓字，曰：“我洞口先生也。”

（出《夷坚志》）

雷州病道士

雷州天庆观道士，病心恙累岁。遇发作时，冥冥无所觉，虽赴入汤火，亦不自知。童奴困于防护。或小间，则兀如痴儿，不语笑，而胸膈掣痛，呻叫竟夕。

淳熙间，一夜过三鼓，据几危坐，忽有客敲门。问何人，厉声应曰：“我！”似有怒意。道士曰：“夜漏甚深，观门又闭，如何旋入得来？汝定是鬼。”曰：“若不启户，我自有道理。”俄双扉轧然，已在前立，须髯拂腰，身绝长大，全如禁卫。行间且骂且笑曰：“吾闻汝抱奇病，特特相救，乃反行闭拒，乃以我为异物邪？”道士惧其箠击，拱手逊谢。客怒色少霁，顾童子取水一盂。水至，起刮壁土置地上，擦身中垢腻，并以水搏和，捏为一小丸，授道士。道士嫌其不洁，未遽领。又怒曰：“吃了便安乐无事，而不信吾，是只要速死耳！”道士勉接取，以余水吞之，即觉满腹精液流转，顿异常日，但痛处愈甚，不敢言。少顷，客挥手告去。

明旦，同侣来问讯，讶其神采迥别，扣所以然。或回顾壁上所刮其土处，画一吕真人像，左手捻须，右手垂下，丰仪飘放，奕奕神仙之容，不可赞述，仍

题七言绝句于旁。病者即日健强，若未尝被疾。福州士人林去华传其事，独忘其时及道士姓名云

(出《夷坚志》)

猪嘴道人

宣和初，西京有道人来，行吟跌宕，或负担卖楂桃梨杏之属，不常厥居，往往能道人来来事，而无所希求。以其喙长，号曰猪嘴道人。

居洛甚久，有贾邈、李璫者，以家资奢侈，少年凭藉，好客喜事，屡招与饮，至斗酒不乱。一日，闲步郊外，因谓曰：“诸君得无馁乎？”怀中探纸裹小麦，舍于地，如种艺状。顷之，即擢秀骈实，因挽取以手摩西，纷然而落。汲水和饼，复内怀中，顷取出，已焦熟矣。掷之地中，出火气，然后可食。同行下逮仆隶，悉皆累日不饥。二子自此颇敬之。

洛人素种桃花，时盛夏，置酒家圃水阁中，曰：“我能令小池尽开桃花，杂于荷叶中。”又探怀中取小砾土掷之。酒未半，莲跗冉冉擎桃，开花浮于水面，花叶映带，深为奇绝。乡人亲旧闻之，嗟骇竞赏，几旬而后谢。其余奇异，悉皆此类。

李之外姻有陈朝议者，自东南罢守，僦居子洛。

陈故贵家，后房十余人皆姝绝，而号越珍者尤出众姬右。亲旧未尝得见，李尝因春游，邂逅相遇，与之目成。归家神观骀荡，念虑不已。一日道人者来，谓之曰：“子之所志，我知之矣。盍从我游乎？”因出城，古社坛屋中取一砾如指许，云：“子以此划壁可也。”李如言试划之，即开去如一角门。才入，即曲房绣帐，不知何所。褰帟则越珍方昼寝于中。李惊喜，撼之使觉。越珍亦欣然曰：“我前日见君，固知君之在念。然门宇深严，昼日何能至此？”李不告以实，但言间关之状。越珍叹息曰：“有心之士哉！”从容小款，备极其欢狎。留信宿方出。因遵旧路，门闼蹀然复合，社壁如故，早来方两时顷矣。道人曰：“何遽相忘而不返耶？”因谓曰：“划壁之砾在乎？”曰：“偶忘之矣。”因亟命李寻之，且曰：“子异日欲往，但持此砾，如前即至。”自是李欲往即至，缔好甚密。

将逾岁矣，后李醉，偶道其事于贾，贾且尤欲俱往。道人谓李曰：“吾与子缘亦尽矣，子之不自慎，我亦不能安。子其饯我。”置酒半，揖诸君曰：“移园中假山石。”叱之曰：“开门！”及开，望见楼台屋宇，如人间然。投身而入，石合如故。其后李往扣社壁，不复开矣。后李生以为梦也，遣人物色。越珍道往来之迹，历历皆合。社坛距陈居各在一隅，相去数十里云。朱先生希真语。

（出《投辖录》）

唐先生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为郡小吏，廉恪无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毁屨，解衣濡水涤桥，裸裎褻语，见者遭嫚骂。家人以为狂，圉于别室。悉毁卧具为坎阱，寝处其间。

岁余，其母哀而纵之。冬夏一布襦，仅蔽膝，负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颊，彷徨井闾中，人呼唐九郎。或发语干休咎，人始异之。稍就占讯，喜怒语默无不验。凡饮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沟渠而食其余。得炊饼，渍渠泥啖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之地，复收饮，无少损也。所临列肆，是日必大获。竞欲延致，有以礼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间以饮食为博徒者，数负不自活，乞怜于先生。或与之钱以为博资，则终日胜。酤酿欲成而败，先生至瓮下索饮。酿者曰：“是不佳，当别酌以献。”不从，漉而饮之，香味俱变，未竟日而售。

常寓宿王氏米肆寓廩上，肆骂狂秽无所避。其家妇子羞恶，俟其他之，窃相与诮詈。先生不复往，数日无所贸易，频悔谢，乃复。比舍火，延其屋，煖寝矣，独坚卧不动，俄反风而火灭。

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惮其来，其来也必有异。晨

至蒋氏舍，排闥入妇寝，取溺器翻衽席，衣衾淋漓，顾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颇怒。既而闻一婢自经，系绝得不死。

建炎二年，忽持髀自击其颊。俄裴渊溃卒至，标掠无遗，乃悟打颊者隐语打劫耳。

绍兴元年，语人曰：“上元夜观灯时，虏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宫屋五百楹，煨烬无余矣。张荣来据城，闻其神异，执于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数尺独无雪，肤容不沾润。乃积雪丈余，穿洞穴，埋其中弥日，出之，怡然也。人问：“寇乱何时已邪？”曰：“直待见阎罗。”闻者忧之，谓不可逃死。无几何，有裨将李贵过城下，号李阎罗，自是岁小休矣。

四年，刘豫犯淮南，郡守赵康直问之。书曰：“十三日硬齐。”又问，书曰：“十三日软齐。”盖伪齐始肆猖獗，终大败而去。

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测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张氏舍求附火，潜抱薪自焚于隙屋。张觉之，体已灼烂，索寝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撷燔肉以食，且以饲犬，须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门至，中途遇其西行，问先生安往。曰：“吾归也。”入城，既自焚矣。住世六十余岁，葬向林原。岁余后，有鹾商见先生于江西，而蜀人亦见之于青城云。

（出《古今说海》引《海陵三仙传》）

玉山知举

淳熙中，王季海为相，奏起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且以书速其来。玉山将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极相得，屡黜于礼部，心甚念之，乃以书约其胥会于富阳一萧寺。与之对榻，夜分密语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贡举，当特相牢笼。省试程文《易》义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为验。”其人感喜。

玉山既知举，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内用三“古”字者，遂竟批上，置之前列。及拆号，乃非其友人也，私窃怪之。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此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负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终不释然。

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因问之曰：“者兄头场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对曰：“兹事甚怪，先生既问，不敢不以实对。某之未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中。与寺僧闲步庑下，见室中一棺，尘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员女也，殁于此十年矣，杳无骨肉未问，又不敢自葬之。’因相与默然。是夕，梦一女子行庑下，谓某曰：‘官人赴省试，妾有

一语相告：此去头场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觉，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惊叹。

此事冯此山可久为余言，虽近子语怪，然亦不可不传，足以祛人二蔽：一则功名富贵，信有定分。有则鬼神相之，无则虽典贡举者欲相牢笼，至于场屋亦不能人，此岂人之智巧所能为乎？一则人发一念，出一言，虽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觐者，又惑之甚者也。

（出《鹤林玉露》）

道士犯奸

开封吴氏，早年丧夫，其子尚幼。因命而山观道士黄妙修设黄箓，投度亡夫。百日之内，妙修常在孝堂行持。吴氏妙年新寡，其春心难守。妙修揣其意，每于声音间寓词挑之。令吴氏择吉日，以白绢为桥，当空召请，能致亡魂。吴氏惑此言，时与妙修议论此事，情意狎昵，遂谐缱绻。妙修往来无间。

其子刘达生，得知其用意，设计杜绝。吴氏忿怒诉府，论予不孝。王府尹曰：“据汝所陈，一子当置重

罪，能无悔乎？若果不悔，可买一棺来请尸。”吴氏欣然而出。府尹密使人覘之，随所见闻报覆。须臾回报，言：“吴氏笑谓道士曰：‘事了矣，为我买棺入府取儿尸。’道士欣然自得。”

少顷，棺舁至府庭，府尹差人捉道士，送狱鞠勘，供招：“只因达生拒奸之事，故妾诉不孝以除之。”吴氏所供亦同。府尹释达生，重治道士于法。

（出《绿窗新话》）

东 方 玄

东方玄者，荆州人也。结一茅庐于南山下居之，与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过于山中，玄与妻俱请至茅庐中。玄乃削竹为脯，汲水为酒，以礼待道流。道流甚惊之。范氏又叱一竹枝为一大飞禽，乘之而飞。俄顷间复至，携一棋局来，谓道流曰：“我欲与玄对棋。”道流大怪，因问曰：“何处去取此棋局耶？”范氏曰：“我往南悔边女伴家取此棋局来。”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术，往往来与我戏。吾师能暂伺之，即当至矣。”道流因又问玄曰：“此皆何术也？君与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为妻，传我以其术，即终不知此范氏始自何传之

也。”

道流方与玄语，空中有丝竹之声。须臾，见一女子容质佳丽，自空而下，笑谓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过于山前，我偶命之，不似东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对棋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游戏，我且与此道流谈论。”其女子即便于面前以手画地，变为一大池，周回皆长松翠竹，隈其岸即芰荷芬郁，中有一画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只履投于池中，又变为画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面歌。其歌声清切，甚伤感人。道流乃泣下面叹曰：“我学道来五十余年，游山访药，未尝敢怠，终不遇人。岂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耶！”女子与范氏见之，俱出画舸面登岸，似有不悦之色。相顾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与松竹芰荷及画舸皆应声不见。便仍与范氏俱各乘一竹，升空而去。玄笑谓道流曰：“吾师且归，勿久住此。”道流乃谢而去之。

及末年，道流又过此，因访焉。山下人皆曰：“东方玄已移家入远山也。”（出《疑仙传》）

姚 · 基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游洞

庭，逢一道人，谓之曰：“尔奢逸不自检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终求奢逸之事以乐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与尔，尔当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内有书一卷，以授基曰：“读此尽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读，见九转神丹之法，复有烧金之术。基问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变铜铁为金，有之耶？”道人曰：“铜铁皆可为金者，亦犹人之贤与不肖皆可为仙。况铜铁，纯一之物也。君但炼药服饵以烧金焉。”

基因复魏以居，炼药烧金，数年间家大富，仍却者而少。每至花时月夜，即以旨酒佳肴，命宾侣狂歌醉舞；或选幽景以出游，即乘骏驷，以女妓弦管后随，尽兴而方返。至于家人，亦被轻暖、厌百味矣。

后忽因出游，复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问之曰：“吾师何久不来耶？”道人曰：“尔之奢选来息，故不来。适过此，偶觐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见吾师来，因来息。”道人曰：“今当息之。”基笑而与道人俱至家，广陈锦绣，出珍宝，命酒肴丝竹，尽其欢醉。明日，道人与基皆不知所在，家人无以求寻焉。

（出《疑仙传》）

简帖和尚

(亦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

入话一《鹧鸪天》：

白苧千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长廊。禹
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
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
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大国长安一座县，唤做咸阳县，离长安四十五里。
一个官人，复姓宇文，名绶，离了咸阳县，来长安赴
试。一连三香，试不过。有个浑家王氏，见丈夫试不
中归来，把复姓为题，做个词儿，专说丈夫试不中，
名唤做《望江南》。词道是：

公孙恨，端木笔俱收。枉念歌馆经数
载，寻思徒记万余秋，拓拔泪交流。 村
仆固，闷独驾孤舟。不望手勾龙虎榜，慕容
颜老一齐休。甘分守闾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诗儿：

良人得得负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此番归后夜间来。

宇文解元从此发忿道：“试不中，定是不归！”到得来年，一举成名了，只在长安住，不归去。浑家王氏见这丈夫不归，理会得，道：“我曾做诗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书，叫当直王吉来：“你与我将这封书去四十五里，把与官人。”书中前面略叙寒暄，后面做只词儿，名做《南柯子》。词道是：

鹊喜噪晨树，灯开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
报到玉郎登第出京华。旧恨消眉黛，新欢上脸霞。
从前都是误疑他。将谓经年狂荡不归家。

去这词后面，又写四句诗道：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年醉眠何处楼？

宇文绶楼得书，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做诗，教我从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丈房四宝，做了只曲儿，唤做《踏莎行》：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
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缀。

宴罢归来，恣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

修书速报风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做毕这词，取张花笺，折叠成书，待要写了付于浑家，正研墨，觉得手重，惹番砚，水滴儿打湿了纸。再把一张纸折叠了，写成封家书，付与当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长安试过了，到夜了归来。急去传语孺人：不到夜，我不归来！”王吉接得书，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话里且说宇文绶发了这封家书，当日天色晚，客店中无甚底事，便去睡。方才朦胧睡着，梦见归去，到咸阳县家中，见当直王吉在门前，一壁脱下草鞋洗脚。宇文绶问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问他，不应。宇文绶焦噪，抬起头来看时，见浑家王氏把着蜡烛，入去房里。宇文绶赶上来叫：“孺人，我归了！”浑家不睬。他又说两声，浑家又不睬。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看这王氏时，放烛灯在桌子上，取早间一封书，头上取下金篦儿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纸。浑家含笑，就灯烛下把起笔来，就白纸上写了四句诗：

碧纱窗下启缄封，一纸从头彻底空。

知尔欲归情意切，相思尽在不言中。

写毕，换个封皮，再来封了。那妇女把金篦儿去剔那蜡烛灯，一剔剔在宇文绶脸上，吃一惊，撒然睡觉，

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灯犹未灭。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着一幅纸写这四句诗。到得明日，早饭后，王吉把那封书未拆开看时，里面写着四句诗，便是夜来梦里见那浑家做底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时归家去。这便唤做“错封书”。

下未说底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简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底小说来。正是：

尘随马足何年尽？专系人心早唤休。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忺拈弄绣工夫。云
窗雾阁深深处，静拂云笺学草书。多艳
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
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

东京汴州开封府枣槩巷里，有个官人，复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岁。有个妻子杨氏，年二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的丫环，名唤迎儿。只这三口，别无亲戚。当时，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袄上边，回未是年节第二节。

去枣槩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未。那官人生得浓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斜袖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人未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

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

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饅头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饅头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桌上，将条篾簋穿那饅头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饅头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槩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堂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饅头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篋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筒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道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话，将这三件事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槩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

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上坐地，只见卖馄饨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拌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搦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撮，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撮，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环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面子看时：

某惶恐再拜上启小娘子妆前：即日孟春谨时，恭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尝少替。某偶以薄干，不及亲诣，聊有小词，名《诉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览。

词道是：

知伊夫婿上边回，懊恼碎情怀。落索环

儿一对，简子与金钗。伊收取，莫疑猜，且开怀。自从别后，孤帏冷落，独守书斋。

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摔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槩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这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

皇甫殿直再摔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闷来闷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皇甫殿直叫将十三岁迎儿出来，去壁上取

下一把箭簪子竹来，簪放在地上，叫过迎儿来。看得迎儿生得：短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会吃饭，能窝屎。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来，拿起箭簪子竹来，问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箭簪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掉，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又问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来：“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来，解了绦，道：“你且来，我问你，是和兀谁睡？”那妮子揩着眼泪道：“告殿直，实不敢相瞒，自从殿直出去后，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和迎儿睡。”

皇甫殿直道：“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过去，带一管锁，走出门去，拽上那门，把锁锁了。走去转湾巷口，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张千、李万、董超、薛霸四人。来到门前，用钥匙开了锁，推开门，从里面扯出卖馄饨的僧儿来，道：“烦上名收领这厮。”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领台旨。”殿直道：“来要去，还有人哩！”从里面叫出十三岁的迎儿，和二十四岁花枝的浑家，道：“和他都领去。”薛霸唱喏道：“父母官，不放收领孺人。”殿直道：“你恁不放领他，这件事干人命！”唬得四个所由，则得领小娘子和迎儿，并卖馄饨儿的僧儿三个

同去，解到开封钱大尹厅下。

皇甫殿直就厅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简帖儿呈复了。钱大尹看见，即时教押下一个所属去处，叫将山前行山定来。当时山定承了这件文字，叫僧儿问时，应道：“则是茶坊里见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把这封简子来与小娘子。打杀后也只是恁地供。”问这迎儿，迎儿道：“既不曾有人来同小娘子吃酒，亦不知付简帖儿来的是何人。”打死也只是恁么供招。却待问小娘子，小娘子道：“自从小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去，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简帖儿来的是何等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讯问他？从里面教拐将过来，两个狱子押出一个罪人来。看这罪人时：

面长娘轮骨，胥生渗癩腮。

有如行病鬼，到处降人灾。

小娘子见这罪人后，两只手掩着面，那里敢开眼？山前行看着静山大王，道声与狱子：“把枷梢一纽！”枷梢在上，道士头向下，拿起把荆子来，打得豕猪也似叫。山前行问道：“你曾杀人也不曾？”静山大王应道：“曾杀人。”又问：“曾放火不曾？”应道：“曾放火。”教两个狱子，把静山大王押入牢里去。山前行回转头来，看着小娘子道：“你见静山大王，吃不得几杖子，杀人放火都认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拱招了，你

却如何吃得这般杖子？”小娘子簌地两行泪下道：“告前行，到这里隐讳不得。”觅幅纸和笔，只得与他供招。小娘子供得：“自从小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往，即不知把简帖儿来的是甚色样人。如今看要教侍儿吃甚罪名，皆出赐大尹笔下。”见恁么说，五回三次问他，供说得一同。

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门前立，倒断不下，猛抬头看时，却见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问及这件事：“如何三日理会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简帖的人钱物，故意不予决这件公事？”山前行听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离了！”当日山前行入州衙里，到晚衙，把这件文字呈了钱大尹。大尹叫将皇甫殿直来，当厅问道：“捉贼见脏，捉奸见双。又无证佐，如何断得他罪？”皇甫松告钱大尹：“松如今不愿同妻子归去，情愿当官休了。”大尹台判：“听从夫便。”殿直自归。

僧儿、迎儿喝出，各自归去。只有小娘子见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门来，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没一个亲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寻死后休！”上天汉州桥，看着金水银堤汴河，恰待要跳将下去，则见后面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摔摔住。回转头来看时，恰是一个婆婆，生得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婆婆道：“孩儿，你却没事寻死做甚么？你认得我也

不？”小娘子道：“不识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从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着，到今不来往。我前日听得你与丈夫官司，我日逐在这里伺候。今且听得道休离了，你要投水做甚么？”小娘子道：“我上无片瓦，下无桌锥，老公又不要我，又无亲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时！”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里后如何？”妇女自思量道：“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没投奔处，且只得随他去了却理会。”当时随这姑姑家去看时，家里没甚么活计，却好一个房舍，也有粉青帐儿，有交椅桌凳之类。

在这姑姑家里过了三两日。当日，方才吃罢饭，则听得外面一个官人高声大气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卖了，如何不把钱来还？”那婆子听得叫，失张失志，出去迎接来叫的官人：“请入来坐地。”小娘子着眼看时，见入来的人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抹眉裹顶高装大带头巾，阔上领皂褶儿，下面甜鞋净袜。小娘子见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儿说的寄简帖儿官人。”只见官人入来，便坐在凳子上，大惊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贯钱物事去卖了，经一个月日，不把钱来还。”婆子道：“物事自卖在入头，未得钱。支得时，即便付还官人。”官人道：“寻常交关钱物东西，何尝推许多日？讨得时，千万送来！”官人说了自去。

婆子入来，看着小娘子，簌地两行泪下道：“却是

怎好!”小娘子问道:“有甚么事?”婆子道:“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卖些翡翠头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卖,吃人交加了,到如今没这钱还他,怪他焦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与他干得。”小娘子问道:“却是甚么事?”婆子道:“教我讨个细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个似小娘子模样去嫁与他,那官人必喜欢。小娘子,你如今在这里,老公又不要你,终不为了。不若姑姑说合,你去嫁与官人,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姑姑口,去这官人家里来。

道巡过了一年。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无好况,正是: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央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领紫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到寺中烧香了,恰待出寺门,只见一个官人领着一个妇女。看那官人时,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领着的妇女却便是他浑家。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那官人同妇女,两个人大相国寺里去。

皇甫松在这山门头正恁沉吟,见一个打香油钱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他钱,看见这两人去,口里道:“你害得我苦!你这汉如今却在这里!”大踏步赶人寺

来。皇甫殿直见行者赶这两人，当时叫住行者道：“八戒，你莫待要赶这两个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说不得我受这汉苦。到今日抬头不起，只是为他！”皇甫殿直道：“你认得这个妇女？”行者道：“不识。”殿直道：“便是我的浑家。”行者问：“如何却随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简帖儿和休离的上件事对行者说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问皇甫殿直：“官人认得这个人？”殿直道：“不认得。”行者道：“这汉原是州东播台寺里一个和尚，苦行便是播台寺里行者。我这本师，却是播台寺监院，手头有百十钱，剃度这厮做小师。一年已前时，这厮偷了本师二百两银器，不见了，累我吃了些个情拷。如今赶出寺来，讨饭吃处，罪过！这大相国寺里知寺厮认，留苦行在此间打化香油钱。今日撞见这厮，却怎地休得？”方才说罢，只见这和尚将着他浑家从寺廊下出来。行者牵衣带步，却待去摔这厮，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闪那身已在山门一壁，道：“且不得摔他。我和你尾这厮去，看那里着落，却与官司。”两个后地尾将来。

话分两头。且说那妇人见了丈夫，眼泪汪汪入去大相国寺里，烧香了出来。这汉一路上却问这妇女道：“小娘子，你如何见了你丈夫便眼泪出？我不容易得你来！我当初从你门前过，见你在帘子下立地，见你生得好，有心在你处。今日得你做夫妻，也不通容易。”两个说来说去，恰到家中门前，入门去。那妇人问道：

“当初这个简帖儿，却是兀谁把来？”这汉道：“好交你得知，便是我教卖饽饽儿的僧儿把来。你的丈夫中我计，真个便把你休了。”妇人听得说，摔住那汉，叫声“嘬”，不知高低。那汉见那妇人叫将起来，却慌，就把只手去克着他脖项，指望坏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两人，来到门首，见他戇人去，听得里面大惊小怪，踉将入去看时，见克着他浑家，闹闹性命。皇甫殿直和这行者两个即时把这汉来捉了，解到开封府钱大尹厅下。

出则壮士携鞭，入则佳人捧臂。
世世靴踪不断，子孙出入金门。

他是：

两浙钱王子，吴越国王孙。

大尹升厅，把这件事解到厅下。皇甫殿直和这浑家把前面说过的话，对钱大尹历历从头说了一遍。钱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长枷把和尚枷了，当厅讯一百腿花，押下左司理院，交尽情根勘边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责领浑家归去，再成夫妻；行者当厅给赏。和尚大情小节，一一都认了，不合设谋奸骗，后来又不合谋害这妇人性命。准杂犯断，合重杖处死。这婆子不合假装姑姑，同谋不首，亦合编管邻州。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

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怎见一个僧人，犯滥铺模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
沿路众人听，尤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

话本说彻，且作散场。（出《清平山堂话本》）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宝剑长琴四海游，浩歌自是恣风流。
丈夫莫道无知己，明月豪僧遇客舟。

杨益，字谦之，浙江永嘉人也。自幼倜傥有大节，不拘细行。博学雄文，授贵州安庄县令。安庄县地接岭表，南通巴蜀，蛮獠错杂，人好蛊毒战斗，不知礼义大字，事鬼信神，俗尚妖法，产多金银、珠翠、珍宝。原来宋朝制度，外官辞朝，皇帝临轩亲问，臣工各献诗章，以此卜为政能否。建炎二年丁卯三月，杨益承旨辞朝。高宗皇帝问杨益道：“卿为何官？”杨益奏曰：“臣授贵州安庄县知县。”帝曰：“卿亦询访安庄风景乎？”杨益有诗一首献上。诗云：

蛮烟寥落在东风，万里天涯迢递中。
人语殊方相识少，鸟声睂睨听来同。
桃榔连碧迷征路，象郡南天绝便鸿。
自愧年来无寸补，还将礼乐俟元功。

高宗听奏是诗，首肯久之，惻然心动，曰：“卿处殊方，诚为可悯。暂去摄理，不久取卿回用也。”

杨益挥泪拜辞，出到朝外，遇见镇抚使郭仲威。二人揖毕，仲威曰：“闻君荣任安庄，如何是好？”杨益道：“蛮烟瘴疫，九死一生，欲待不去，奈口暮途穷，去时必陷死地，烦乞赐教！”仲威答道：“要知端的，除是与你去问恩主周镇抚，方知备细。恩主见谪连州，即今也要起身。”

二人同来见镇抚周望，杨益叩首再拜曰：“杨某近任安庄边县，烦望指示！”周望慌忙答礼，说道：“安庄蛮獠出没之处，家户都有妖法，蛊毒魅人。若能降伏得他，财宝尽你得了；若不能处置得他，须要小心。尊正夫人亦不可带去，恐土官无礼。”杨益见说了，双泪交流，道言：“怎生是好？”周望怜杨益苦切，说道：“我现谪道连州，与公同路，直到广东界上，与你分别。一路盘缠，足下不须计念。”杨益二人拜辞出来，等了半月有余，跟着周望一同起身。郭仲威治酒送别过，自去了。

二人来到镇江，雇只大船。周望、杨益用了中间几个大舱口，其余舱口俱是水手搭人觅钱，搭有三四十人。内有一个游方僧人，上湖广武当去烧香的，也搭在众人舱里。这僧人说是伏牛山来的，且是粗鲁，不肯小心。共舱有十二三个人，都不喜他，他倒要人煮茶做饭与他吃。这共舱的人说道：“出家人慈悲小心，不贪欲，那里反倒要讨我们的便宜？”这和尚听得说，回话道：“你这一起是小人，我要你伏侍，不嫌你

也就够了。”口里千小人、万小人骂众人。众人都气起来，也有骂这和尚的，也有打这和尚的。这僧人不慌不忙，随手指着骂他的说道：“不要骂！”那骂的人就出声不得，闭了口。又指着打他的说道：“不要打！”那打的人就动手不得，瘫了手。这几个木呆了，一堆儿坐在舱里，只白着眼看。有一辈不曾打骂和尚的人，着见如此模样，都惊张起来，叫道：“不好了，有妖怪在这里！”喊天叫地，各舱人听得，都走来着，也惊动了官舱里周、杨二公。

两个走到舱口来着，呆见此事，也吃惊起来。正要问和尚，这和尚见周、杨二人是个官府，便起身朝着两个打个问讯，说道：“小僧是伏牛山来的僧人，要去武当随喜的。偶然搭在宝舟上，被众人欺负，望二位大人做主。”周镇抚说道：“打骂你，虽是他们不是；你如此，也不是出家人慈悲的道理。”和尚见说，回话道：“既是二位大人替他讨饶，我并不计较了。”把手去摸这哑的嘴，道：“你自说。”这哑的人便说得话起来。又把手去扯这瘫的手，道：“你自动。”这瘫的人便抬得手起来。就如耍场戏子一般，满船人都一齐笑起来。

周镇抚悄悄的与杨益说道：“这和尚必是有法的，我们正要寻这样的人，何不留他去你舱里问他？”杨益道：“说得是，我舱里没家眷，可以住得。”就与和尚说道：“你既与众人打伙不便，就到我舱里权住要。随

茶粥饭，不要计较。”和尚说道：“取扰不该。”和尚就到杨益舱里住下。

一住过了三四日，早晚说些经典或世务话，和尚都晓得。杨益时常说些路上切要话，打动和尚，又与他说道要去安庄县做知县。和尚说道：“去安庄做官，要打点停当，方才可去。”杨益把贫难之事备说与和尚。和尚说道：“小僧姓李，原籍是四川雅州人，有几房移在威清县住，我家也有弟兄姊妹。我回去，替你寻个有法术手段得的人相伴你去，才无事。若寻不得人，不可轻易去。我且不上武当去了，陪你去广里去。”杨益再三致谢，把心腹事备细与和尚说知。这和尚见杨益开心见诚，为人平易本分，和尚愈加敬重杨公。又知道杨公甚贫，去自己搭连内取十来两好赤金子、五六十两碎银子，送与杨公做盘缠。杨公再三推辞不肯受，和尚定要送，杨公方才受了。

不觉在船中半个月余，来到广东琼州地方。周镇抚与杨公说：“我往东去是连州，本该在这里相陪足下，如今有这个好善心的长老在这里，可托付他，不须得我了。我只就此作别，后日天幸再会。”又再三嘱咐长老说道：“凡事全仗。”长老说：“不须分付，小僧自理会得。”周镇抚又安排些酒食，与杨公、和尚作别。饮了半日酒，周望另讨个小船自去了。

且说杨公与长老在船中又行了几日，来到偏桥县地方。长老来对杨公说道：“这是我家的地方了，把船

泊在码头去处，我先上去寻人，端的就来下船，只在此等。”和尚自驼上搭连、禅杖，别了自去。一连去了七八日，并无信息，等得杨公肚里好焦。虽然如此，却也谅得过这和尚是个有信行的好汉，决无诳言之事，每日只悬悬而望。到第九日上，只见这长老领着七八个人，挑着两担箱笼，若干吃食东西，又抬着一乘有人的轿子，来到船边。掀起轿帘儿，着着船舱口，扶出一个美貌佳人，年近二十四五岁的模样。看这妇女生得如何？诗云：

独占阳台万点春，石榴裙染碧湘云。
眼前秋水浑无底，绝胜襄王紫玉君。

又诗云：

海棠扶上月三更，醉虽杨妃自出群。
马上琵琶催去急，阿蛮空恨艳阳春。

说这长老与这妇人与杨公相见已毕，又叫过有媳妇的一房老小，一个义女、两个小厮都来叩头。长老指着这妇人说道：“他是我的嫡堂侄女儿，因寡居在家里，我特地把他来伏事大人。他自幼学得些法术，大人前路，凡百事都依着他，自然无事。”就把箱笼东西叫人着落停当。天色已晚，长老一行人权在船上歇了。这媳妇、丫鬟去火舱里安排些茶饭，与各人吃了，李氏又自赏了五钱银子与船家。杨公见不费一文东西，

白得了一个佳人并若干箱笼人口，拜谢长老，说道：“荷蒙大恩，犬马难报！”长老道：“都是缘法，谅非人为。”饮酒罢，长老与众人自去别舱里歇了。杨公自与李氏到官舱里同寝，一夜绸缪，言不能尽。

次日，长老起来，与众人吃了早饭，就与杨公、李氏作别。又分付李氏道：“我前日已分付了，你务要小心在意，不可托大！荣迁之日再会。”长老直看得开船去了，方才转身。

且说这李氏非但生得妖娆美貌，又兼禀性温柔，百能百俐。也是天生的聪明，与杨公彼此相爱，就如结发一般。

又行过十数日，来到牂牁江了。说这个牂牁江，东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诸江会合，水最湍急利害，无风亦浪，舟楫难济。船到江口，水手待要吃饭饱了，才好开船过江。开了船时，风水大，住手不得，况兼江中都是尖锋石插，要随着河道放去，若遇看时，这船就罢了。船上人打点端正，才要发号开船，只见李氏慌对杨公说：“不可开船，还要躲风三日，才好放过去。”杨公说道：“如今没风，怎的倒不要开船？”李氏说道：“这大风只在顷刻间来了。依我说，把船快放人浦里去躲这大风。”杨公正要试李氏的本事，就叫水手问道：“这里有个浦子么？”水手禀道：“前面有个石圪浦，浦西北角上有个罗市，人家也多，诸般皆有，正好歇船。”杨公说：“恁的把船快放人

去。”水手一齐把船撑动。刚刚才要撑入浦子口，只见那风从西北角上吹将来，初时扬尘，次后拔木，一江绿水都乌黑了。那浪掀天括地，鬼哭神号，惊怕杀人。这阵大风不知坏了多少船只，直颠狂到日落时方息。李氏叫过丫环、媳妇，做茶饭吃了，收拾宿了。

次日，仍又发起风来。到午后风定了，有几只小船儿，载着市上土物来卖。杨公见李氏非但晓得法术，又晓得天文，心中欢喜，就叫船上人买些新鲜果品土物，奉承李氏。又有一只船上叫卖菟酱。这菟酱滋味如何？有诗为证：

白玉盘中簇绛茵，光明金鼎露丰神。

榘精八月枝头熟，酿就人间琥珀新。

杨公说道：“我只闻得说，菟酱是滇蜀美味，也不曾得吃，何不买些与奶奶吃？”叫水手去问那卖菟酱的：“这一罐子要卖多少钱？”卖菟酱的说：“要五百贯足钱。”杨公说：“恁的，叫小厮进舱里问奶奶讨钱数与他。”小厮进到舱里，问奶奶取钱买酱。李氏说：“这酱不要买他的，买了有口舌。”小厮出来回复杨公。杨公说：“买一罐酱值得甚的，便有口舌？奶奶只是见贵了，不舍得钱，故如此说。”自把些银子与这蛮人，买了这罐酱，拿进舱里去。揭齐罐子看时，这酱端的香气就喷出来，颜色就如红玛瑙一般可爱。吃些在口里，且是甜美得好。李氏慌忙讨这罐子酱盖了，说道：“老

爹不可吃他的，口舌就来了。这菟酱我这里没有的，出在南越国。其木似谷树，其叶如桑椹，长二三寸，又不肯多生。九月后，霜里方熟。土人采之，酿酝成酱，先进王家，诚为珍味。这个是盗出来卖的，事已露了。”

原来这菟酱是都堂着县官差富户去南越国用重价购求来的，都堂也不敢自用，要进朝廷的奇味。富户吃了千辛万苦，费了若干财物，破了家，才设法得一罐子。正要换个银罐子盛了，送县官转送都堂，被这蛮子盗出来。富户因失了酱，举家慌张，四散缉获，就如死了人的一般。有人知风，报与富户。富户押着正牌，驾起一只快船，二三十人，各执刀枪，鸣锣击鼓，杀奔杨知县船上来，要取这酱。那兵船离不远，只有半箭之地。

杨知县听得这风色慌了，躲在舱里说道：“奶奶，如何是好？”李氏说道：“我教老爹不要买他的，如今惹出这场大事来。蛮子去处，动不动便杀起来，那顾礼法！”李氏又道：“老爹不要慌。”连忙叫小厮拿一盆水进船来，念个咒，望着水里一画，只见那只兵船就如钉钉在水里的一般，随他撑也撑不动，上前也上前不得，落后也落后不得，只钉住在水中间。兵船上人都慌起来，说道：“富船上必然有妖法，快去请人来斗法。”这里李氏已叫水手过去，打着乡谈说道：“列位不要发恼，官船偶然在贵地躲风，歇船在此。因有人

拿菹酱来卖，不知就里，一时间买了这酱，并不曾动。送还物便罢，这价钱也不要了。”兵船上人见说得好，又知道酱不曾吃他的，说道：“只要还了原物，这原银也送还。”水手回来复杨知县，拿这罐酱送过去。兵船上还了原银，两边都不动刀兵。李氏把手在水盆里连画几画，那兵船便轻轻撑了去，把这偷酱的贼送去县里问罪。杨知县说道：“亏杀奶奶，救得这场祸！”李氏说道：“今后只依着我，管你没事。”次日，风也不发了。正是：

金波不动鱼龙寂，玉树无声鸟雀栖。

众人吃了早饭，便把船放过江。一路上要行便行，要止便止，渐渐近安庄地方。本县吏书门皂人役接着，都来参拜。原来安庄县只有一知一典，有个徐典史，也来迎接相见了，先回县里去。到得本次，人夫接着，把行李扛抬起来，把乘四人轿抬了奶奶，又有二乘小轿，几匹马，与从人、便女各乘骑了，先送到县里去。杨知县随后起身，路上打着些蛮中鼓乐，远近人听得新知县到任，都来看。杨知县到得县里，径进后堂衙里，安稳了奶奶家小，才出到后堂，与典史拜见。礼毕，就吃公堂酒席。

饮酒之间，杨知县与徐典史说：“我初到这里，不知土俗民情，烦乞指教。”徐典史回话道：“不才还要长官扶持，怎敢当此！”因说道：“这里地方与马龙连

接，马龙有个薛宣尉司，他是唐朝薛仁贵之后，其富敌国。獠蛮犵狁，只服薛尉司约束。本县虽与宣尉司表里，衙门常规，长官行香后，先去看望他，他才答礼，彼此酒礼往来。烦望长官在意。”杨知县说道：“我都知得。”又问道：“这里与马龙多远？”徐典史回话道：“离本县四十余里。”又说些县里事务。饮酒已毕，彼此都散入衙去。

杨知县对奶奶说这宣尉司的缘故。李氏说：“薛宣尉年纪小，极是作聪的。若是小心与他相好，钱财也得了他的。我们回去，还在他手里。不可托大，说他是土官，不可怠慢他。”又说道：“这三日内，有一个穿红的妖人无礼，来见你时，切不可被他哄起身来，不要睬他。”杨知县都记在心里了。

等待三日，城隍庙行香到任，就坐堂，所属都来参见。发放已毕，只见阶下有个穿红布圆领、戴顶方头巾的土人，走到杨知县面前，也不下跪，口虽说道：“请起来，老人作揖。”知县相公问道：“你是那县的老人？与我这衙门有相干也无相干？”老人也不回报甚么，口里又说道：“请起来，老人作揖。”知县相公虽不睬他，被他三番两次在面前如此侮弄，又见两边看的人多了，褻威损重，又恐人耻笑，只记得奶奶说不要立起身来，那时气发了，那虽顾得甚么？就叫皂隶：“拿这老人下去，与我着实打！”只见跑过两个皂隶来，要拿下去打时，那老人硬着腰，两个人那里拿得倒？

口里又说道：“打不得！”知县相公定要打。众皂隶们一齐上，把这老人拿下，打了十板。众吏典都来讨饶，杨公叱道：“赶出去！”这老人一头走，一头说道：“不要慌！”

知县相公坐堂是个好日子，只望发头顺利，撞出这个歹人来，恼这一场，只得勉强发落些事，投文画卯了，闷闷的就散了堂，退人衙里来。李奶奶接着，说道：“我分付老爹不要睬这个穿红的人，你又与他计较！”杨公说道：“依奶奶言语，并不曾起身，端端的坐着，只打得他十板。”奶奶又说道：“他正是来斗法的人！你若起身时，他便夜来变妖作怪，百般惊吓你。你却怕死讨饶，这县官只当是他做了。那门皂吏书都是他一路，那里有你我做主？如今被打了，他却不来弄神通惊你，只等夜里来害你性命。”杨公道：“怎生是好？”奶奶说道：“不妨事，老爹且宽心，晚间自有道理。”杨公又说道：“全仗奶奶。”

待到晚，吃了饭，收拾停当。李奶奶先把白粉灰按着四方，画四个符，中间空处也画个符，就教老爹坐在中间符上，分付道：“夜里怪物来惊吓你，你切不可动身，只端端坐在符上，也不要怕他。”李奶奶也结束，箱里取出一个三四寸长的大金针来，把香烛朱符供养在神前，贴贴的坐在白粉圈子外等候。

约莫着到二更时分，耳边听得风雨之声，渐渐响近，朱到房檐口，就如裂帛一声响，飞到房里来。这

个恶物如茶盘大，看不甚明白，望着杨公扑将来。扑到白圈子外，就做住，绕着白圈子飞，只扑不进来。杨公惊得捉身不住。李奶奶念动咒，把这道符望空烧了。却也有灵，这恶物就不似发头飞得敏捷了。说时迟，那时快，李奶奶打起精神，双眼定睛，看着这恶物，喝声：“住！”疾忙拿起右手来，一把去抢这恶物。那恶物就望着地扑将下来。这李奶奶随着势，就低身把手按住在地上，双手拿这恶物起来看时，就如一个大蝙蝠模样，浑身黑白花纹，一个鲜红长嘴，看了怕煞人。杨公惊得呆了半晌，才起得身来。李氏对老爹说：“这恶物是老人化身来的，若把这恶物打死在这里，那老人也就死了，恐不好解手。他的子孙也多了，必来报仇。我且留着他。”把两片翼翅双叠做一处，拿过金针钉在白圈子里符上，这恶物动也动不得。拿个篮儿盖好了，恐猫鼠之类害他。李氏与老爹自来房里睡了。

次日，起来升堂，只见有二十来个老人，衣服齐整，都来跪在知县相公面前，说道：“小人都是庞老人的亲邻。庞某不知高低，夜来冲激老爹，被老爹拿了。烦望开恩，只饶恕这一遭，小人与他自来孝顺老爹。”知县相公说道：“你们既然晓得，我若没本事，也不敢来这里做官。我也不杀他，看他怎生脱身！”众老人们说道：“实不敢瞒老爹，这县里自来是他与几个把持，不由官府做主。如今晓得老爹的法了，再也不敢冒犯

老爹。饶放庞老人一个，满县人自然归顺！”知县相公又说道：“你众人且起来，我自有处。”众人喏喏连声而退。知县散了堂，来衙里见李奶奶，备说讨饶一事。李氏道：“待明日这千人再来讨饶，才可放他。”

又过了一夜，次日知县相公坐堂，众老人又来跪着讨饶，此时哀告苦切。知县说：“看你众人面上，且姑恕他这一次。下次再无礼，决不饶了！”众老人拜谢而去。知县退入衙里来，李氏说：“如今可放他了。”到夜来，李氏走进白圈子里，拔起金针，那个恶物就飞去了。这恶物飞到家里，那庞老人就在床上爬起来，作谢众老人，说道：“几乎不得与列位见了。这知县相公犹可，这奶奶利害。他的法术不知那里学来的，比我们的不同。过日同列位备礼去叩头，再不要去惹他了。”请众老人吃些酒食，各人相别，说道：“改日约齐了，同去参拜。”

且说杨公退入衙里来，向李氏称谢。李氏道：“老爹，今日就可去着薛宣尉了。”杨公道：“容备礼方好去得。”李氏道：“礼已备下了：金花金缎两匹文葛、一个名人手卷、一个古砚。”预备的，取出来就是，不要杨公费一些心。杨公出来，拨些人夫轿马，连夜去。天明时分，到马龙地方。这宣尉司偌大一个衙门，周围都是高砖城裹着，城里又筑个圃子，方圆二十余里，圃千里厅堂他榭，就如王者。知县相公到得宣尉司府门首，着人通报入去。一会间，有人出来请入去。薛

宣尉自也来接。到大门上，二人相见，各逊揖同进。到堂上行礼毕，就请杨知县去后堂坐下吃茶。彼此通道寒温已毕，请到花园里厅上赴宴。薛宣尉见杨知县人品虽是瘦小，却有学问，又善谈吐，能诗能饮。饮酒间，薛宣尉要试杨知县才思，叫人拿出一面紫金古镜来。薛宣尉说道：“这镜是紫金铸的，冲莹光洁，悉照秋毫。镜背有八卦，按卦扣之，各应四位之声，中则应黄钟之声。汉成帝尝持镜为飞燕画眉，因用不断胶，临镜呢呢而崩。”杨公持看古镜，果然奇古，就作一铭。铭云：

猗与兹器，肇制轩辕。大冶范金，炎帝秉虔。凿开混沌，大明中天。伏氏画卦，四象乃全。因时制律，师旷审焉。高下清浊，宫徵周旋。形色既具，效用不愆。君子视则，冠裳俨然；淑婉临之，朗然而天。妍媸毕见，不为少迁。喜怒在彼，我何与焉？

杨公写毕，文不加点，送与薛宣尉看。薛宣尉把这文章反复细看，又见写得好，不住口称赞，说是汉文晋字，天下奇才，王、杨、卢、骆之流。又取出一面小古镜来，比前更加奇古，再要求一铭。杨公又作一铭，铭云：

察见渊鱼，实惟不祥。靡聪靡明，顺帝

之光。全神返照，内外两忘。

薛宣尉看了这铭，说道：“辞旨精拔，愈出愈奇。”更加敬服杨公。一连留住五日，每日好筵席款洽杨公。薛宣尉问起庞老人之事，杨公备说这来历，二人都笑起来。杨公苦死告辞要回县来，薛宣尉再三不忍抛别，问杨公道：“足下尊庚？”杨公道：“不才虚度三十六岁。”薛宣尉道：“在下今年二十六岁，公长弟十岁。”就拜杨公为兄。二人结义了，彼此欢喜。又摆酒席送行，赠杨公二千余两金银酒器。杨公再三推辞，薛宣尉说道：“我与公既为兄弟，不须计较。弟颇得过，兄乃初任，又在不足中，时常要送东西与兄，以后再不必推却。”

杨公拜谢，别了薛宣尉，回到县里来。只见庞老人与一千老人，备羊酒缎匹，每人一百两银子，共有二千余两，送入县里来。杨知县看见许多东西，说道：“生受你们，恐不好受么！”众老人都说道：“小人们些须薄意，老爹不比往常来的知县相公。这地方虽是夷人难治，人最老实一性的。小人们归顺，概县人谁敢梗化？时常还有孝顺老爹。”杨公见如此殷勤，就留这一千人在吏舍里吃些酒饭。众老人拜谢去了。

旧例：夷人告一纸状子，不管准不准，先纳三钱纸价。每限状子多，自有若干银子。如遇人命，若愿讲和，里邻干证估凶身家事厚薄，请知县相公把家私

分作三股：一股送与知县，一股给与苦主，留一股与凶身，如此就说好官府。蛮夷中另是一种风俗，如遇时节，远近人都来馈送。杨知县在安庄三年有余，得了好些财物。凡有所得，就送到薛宣尉寄顿，这知县相公宦囊也颇盛了。

一日，对薛宣尉说道：“‘知足不辱’。杨益在此，蒙兄顾爱，尝叨厚赐，况俸资也可过得日子了。杨益已告致仕，只是有这些俸资，如何得到家里？烦望兄长救济！”薛宣尉说道：“兄既告致仕，我也留你不得了。这里积下的财物，我自着人送去下船，不须兄费心。”杨公就此相别。薛宣尉又摆酒席送行，又送千金赆礼，俱预先送在船里。

杨公回到县里来，叫众老人们都到县里来，说道：“我在此三年，生受你们多了。我已致仕，今日与你们相别。我也分些东西与你众人，这是我的意思。我来时这几个箱笼，如今去也只是这几个箱笼，当堂上你们自看。”众老人又禀道：“没甚孝顺老爹，怎敢倒要老爹的东西？”各人些小受了些，都欢喜拜谢了自去。起身之日，百姓都摆列香花灯烛送行。县里人只见杨公没甚行李，那晓得都是薛宣尉预先送在船里停当了。杨公只像个没东西的一般。杨公与李氏下了船，照依旧路回来，一路平安。

行了一月有余，来到旧日泊船之处，近着李氏家了。泊到岸边，只见那个长老并几个人伴都在那里等，

都上船来，与杨公相见，彼此欢天喜地。李氏也来拜见长老。杨公就教摆酒来，卿叙久别之情。杨公把在县的事都说与长老。长老回话道：“我都晓得了，不必说。今日小僧来此，别无甚话，专为舍侄女一事。他原有丈夫，我因见足下去不得，以此不顾廉耻，使侄女相伴足下到那县里。谢天地，无事故回来，十分好了。侄女其实不得去了，还要送归前夫，财物恁凭你处。”

杨公听得说，两泪交流，大哭起来，拜倒在奶奶、长老面前，说道：“丢得我好苦，我只是死了罢！”拔出一把小解手刀来，望着咽喉便刎。李氏慌忙抱住，夺了刀，也就啼哭起来。长老来劝，说道：“不要哭了，终须一别。我原许还他丈夫，出家人不说谎。”杨知县带着眼泪，说道：“财物恁凭长老、奶奶取去，只是痛苦不得过。”长老见这杨公如此情真，说道：“我自有处。且在船里宿了，明日作别。”

杨公与李氏一夜不曾合眼，泪不曾干，说了一夜。到明日早起来，流洗饭毕，长老主张把宦资作十份，说：“杨大人取了六份，侄女取了三份，我也取了一份。”各人都无话说。李氏与杨公两个抱住，那里肯舍？真个是生离死别。李氏只得自上岸去了。杨公也开了船。那个长老又说道：“这条水路最是难走，我直送你到临安才回来。我们不打劫别人的东面也好了，终不成倒被别人打劫了去。”这和尚直送杨知县到临

安，杨知县苦死留这僧人在家住了两月。杨公又厚赠这长老，又修书致意李氏，自此信使不绝。有诗为证：

蛮邦薄宦一孤身，全赖高僧觅好音。

随地相逢休傲慢，世间何处没奇人？

（出《古今小说》）

月明和尚度柳翠

万里新坟尽少年，修行莫待鬓毛斑。
前程黑暗路头险，十二时中自著研。

这四句诗单道着禅和子打坐参禅，得成正果，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后修、先修后作的和尚。

自家今日说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绍兴年间，有个官人姓柳，双名宣教，祖贯温州府永嘉县崇阳镇人氏。年方二十五岁，胸藏千古史，腹蕴五车书。自幼父母双亡，蚤年孤苦，宗族又无所依，只身笃学，赘于高判使家。后一举及第，御笔授得宁海军临安府府尹。恭人高氏，年方二十岁，生得聪明智慧，容貌端严。新赘柳府尹在家未及一年，欲去上任。遂带一仆，名赛儿，一日辞别了丈人、丈母，前往临安府上任。

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已到临安府接官亭。早有所属官吏师生、粮里耆老、住持僧道、行首人等，弓兵隶车、轿马人夫，俱在彼处，迎接人城。到府中，搬移行李什物，安顿已完。这柳府尹出厅到任，厅下一应人等参拜已毕，柳府尹遂将参见人员花

名手本逐一点过不缺，只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禅师，乃四川人氏，点不到。府尹大怒道：“此秃无礼！”遂问五山十刹禅师：“何故此僧不来参接？拿来问罪！”当有各寺住持禀复：“相公，此僧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峰修行，已五十二年，不曾出来。每遇迎送，自有徒弟。望相公方便！”柳府尹虽依僧言不拿，心中不忍。各人自散。

当日，府堂公宴。承应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妖媚，唱韵悠扬。府尹听罢大喜，问妓者何名。答言：“贱人姓吴，小字红莲，专一在上厅祇应。”当日酒筵将散，柳府尹唤吴红莲，低声分付：“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内，哄那玉通和尚云雨之事。如了事，就将所用之物前来照证，我这里重赏，判你从良；如不了事，定当记罪。”红莲答言：“领相公钧旨。”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回家将柳府尹之事，一一说与娘知，娘儿两个商议一夜。

至次日午时，天阴无雨，正是十二月冬尽天气。吴红莲一身重孝，手提羹饭，出清波门。走了散里，将及近寺，已是申牌时分，风雨大作。吴红莲到水月寺山门下，倚门而立，进寺，又无人出。直等到天晚，只见个老道人出来关山门。红莲向前道个万福，那老道人回礼道：“天色晚了，娘子请回，我要关山门。”红莲双眼泪下，拜那者道人：“望公公可怜，妾在城住，夫死百日，家中无人，自将羹饭祭奠。哭了一回，

不觉天晚雨下，关了城门，回家不得，只得投宿寺中。望公公慈悲，告知长老，容妾寺中过夜，明早入城，免虎伤命。”言罢，两泪交流，拜倒于山门地下，不肯走起。那老道人乃言：“娘子请起，我与你裁处。”红莲见他如此说，便立起来。

那老道人关了山门，领着红莲到僧房侧首一间小屋，乃是老道人卧房，教红莲坐在房内。那老道人连忙走去长老禅房里法座下，禀复长老道：“山门下有个年少妇人，一身重孝，说道丈夫死了，今日到坟上做羹饭，风雨大作，关了城门，进城不得，要在寺中权歇，明早入城，特来禀知长老。”长老见说，乃言：“此是方便之事，天色已晚，你可教他在你房中过夜，明日五更打发他去。”道人领了言语，来说与红莲知道。红莲又拜谢：“公公救命之恩，生死不忘大德。”言罢，坐在老道人房中板登上。那老道人自去收拾，关门闭户已了，来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这老道人日间辛苦，一觉便睡着。

原来，水月寺在桑菜园里，四边又无人家，寺里有两个小和尚都去化缘，因此寺中冷静，无人走动。这红莲听得更鼓已是二更，心中想着：“如何事了？”心乱如麻，遂乃轻移莲步，走至长老房边。那间禅房关着门，一派是大榻窗子，房中挂着一碗琉璃灯，明明亮亮。长老在禅椅之上打坐，也看见红莲在门外。红莲看着长老，道乃低声叫道：“长老慈悲为念，救度

妾身则个!”长老道:“你可去道人房中权宿,来早入城,不可在此搅扰我禅房,快去,快去!”红莲在窗外深深拜了十数拜,道:“长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妾身衣服单薄,夜寒难熬。望长老开门,借与一两件衣服遮盖身体,救得性命,自当拜谢。”道罢,哽哽咽咽哭将起来。

这长老是个慈悲善人,心中思忖道:“倘若寒禁,身死在我禅房门首,不当稳便。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从禅床上走下来,开了桶子门,放红莲进去。长老取一领破旧禅衣把与他,自己依旧上禅床上坐了。红莲走到禅床边,深深拜了十数拜,哭哭啼啼道:“肚疼死也!”这长老并不睬他,自己瞑目而坐。怎当红莲哽咽悲哀,将身靠在长老身边,哀声叫疼叫痛,就睡倒在长老身上,或坐在身边,或立起叫唤不止。

约莫也是三更,长老忍口不住,乃问红莲曰:“小娘子,你如何只顾哭泣?那里疼痛?”红莲告长老道:“妾丈夫在日,有此肚疼之病。我夫脱衣将妾搂子怀内,将热肚皮贴着妾冷肚皮,便不疼了。不想今夜疼起来,又值寒冷,妾死必矣。怎地得长老肯救妾命,将热肚皮贴在妾身上,便得痊可。若救得妾命,实乃再生之恩!”长老见他苦告不过,只得解开衲衣,抱那红莲在怀内。这红莲赚得长老肯时,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赤了下截身体,倒在怀内,道:“望长老一发去

了小衣，将热肚皮贴一贴，救妾性命！”长老初时不肯，次后三回五次，被红莲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裤，一把撮那长老玉茎在手捻动，弄得硬了，将自己阴户相凑，此时不由长老禅心不动。这长老看了红莲如花似玉的身体，春心荡漾起来，两个就在禅床上两相欢洽。正是：

岂顾如来教法，难遵佛祖遗言。一个色眼横斜，气喘声嘶，好似莺穿柳影；一个淫心荡漾，言娇语涩，浑如蝶戏花阴。和尚枕边，诉云雨情意；红莲枕上，说海誓山盟。玉通房内，翻为快活道场；水月寺中，变作极乐世界。

长老搂着红莲问道：“娘子高姓何名？那里居住？因何到此？”红莲曰：“不敢隐讳，妾乃上厅行首，姓吴，小字红莲，在于城中南新桥居住。”长老此时被魔障缠害，心欢意喜，分付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泄于外人。”少刻，云收雨散，被红莲将口扯下白布衫袖一只，抹了长老精污，收入袖中。这长老困倦不知。

长老虽然如此，心中疑惑，乃问红莲曰：“姐姐此来，必有缘故，你可实说。”再三逼边，要何明白。红莲被长老催逼不过，只得实说：“临安府新任柳府尹怪长老不出寺迎接，心中大恼，因此使妾来与长老成其

云雨之事。”长老听罢大惊，悔之不及，道：“我的魔障到了！吾被你赚骗，使我破了色戒，堕于地狱。”此时东方已白，长老教道人开了寺门。红莲别了长老，急急出寺回去了。

却说这玉通禅师，教老道人烧汤：“我要洗浴。”老道人自去厨下烧汤。长老磨墨捻笔，便写下八句《辞世颂》。曰：

自入禅门无挂碍，五十二年心自在。
只因一点念头差，犯了如来淫色戒。
你使红莲破我戒，我欠红莲一宿便。
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

写毕摺了，放在香炉足下压着。道人将汤入房中，伏侍长老洗浴罢，换了一身新禅衣，叫老道人分付道：“临安府柳府尹差人来请我时，你可将香炉下简帖把与来人，教他回复，不可有误。”道罢，老道人自去殿上烧香扫地，不知玉通禅师已在禅椅上圆寂了。

话分两头。却说红莲回到家中，吃了早饭，换了色衣，将着布衫袖，径来临安府见柳府尹。府尹正坐厅，见了红莲，连忙退入书院中，唤红莲至面前，问：“和尚事了得否？”红莲将夜来事备细说了一遍，袖中取出衫袖递与看了。柳府尹大喜，教人去堂中取小小墨漆盒儿一个，将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内，上面用封皮封了。捻起笔来，写一简子，乃诗四句。其诗云：

水月禅师号玉通，多时不下竹林峰。

可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瓣中。

写罢，封了简子，差一个承局：“送与水月寺玉通和尚，要讨回字，不可迟误。”承局去了。柳府尹赏红莲钱五百贯，免他一年官唱。红莲拜谢，将了钱自回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承局赍着小盒儿并简子来到水月寺中，只见老道人在殿上烧香。承局问：“长老在何处？”老道人遂领了承局，径到禅房中时，只见长老已在禅椅上圆寂去了。老道人言：“长老曾分付道：‘若柳相公差人来请我，将香炉下简子去回复。’”承局大惊道：“真是古佛，预先已知此事。”当下，承局将了回简并小盒儿，再回府堂，呈上回简并原简，说长老圆寂一事。柳宣数打开回简一看，乃是八句《辞世颂》。看罢，吃了一惊，道：“此和尚乃真僧也，呈我坏了他德行。”懊悔不及。差人去叫匠人合一个龕子，将玉通和尚盛了，教南山净慈寺长老法空禅师与玉通和尚下火。

却说法空径到柳府尹厅上，取覆相公，要问备细。柳府尹将红莲事情说了一遍。法空禅师道：“可惜，可惜，此僧差了念头，堕落恶道矣。此事相公坏了他德行，贫僧去与他下火，指点教他归子正道，不堕畜生之中。”言罢，别了府尹，径到水月寺，分付抬龕子出寺后空地。法空长老手捻火把，打个圆相，口中道：

自到川中数十年，曾在毗卢顶上眠。
欲透赵州关捩子，好姻缘做恶姻缘。
桃红柳绿还依旧，石边流水冷涓涓。
今朝指引菩提路，再休错意念红莲。

恭惟圆寂玉通大和尚之觉灵曰：“惟灵五十年来占拙，心中皎如明月；有时照耀当空，大地乾坤清白。可惜法名玉通，今朝作事不通。不去灵山参佛祖，却向红莲贪淫欲。本是色即是空，谁想空即是色！无福向狮子光中，享天上之逍遥；有分去驹儿隙内，受人间之劳碌。虽然路径不迷，争奈去之太速。大众莫要笑他，山僧指引不俗。咦！一点灵光透碧霄，兰堂画阁添澡浴。

法空长老道罢，掷下火把，焚龕将尽。当日看的人不知其数，只见火焰之中，一道金光冲天而去了。法空长老与他拾骨人塔，各自散去。

却说柳宣教夫人高氏于当夜得一梦，梦见一个和尚面如满月，身材肥壮，走入卧房。夫人吃了一惊，一身香汗惊醒。自此不觉身怀六甲。光阴似箭，看看十月满足，夫人临盆分娩，生下一个女儿。当时侍妾报与柳宣教：“且喜夫人生得一个小姐！”三朝满月，取名唤做翠翠。百日周岁，做了多少筵席。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

这柳翠翠长成八岁，柳宣教官满将及，收拾还乡。端的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柳宣教感天行时疫病，无旬日而故。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明似镜，不贪贿赂，囊篋淡薄。夫人具棺木盛贮，挂孝看经，将灵柩寄在柳州寺内。

夫人与仆赛儿并女翠翠欲回温州去，路途遥远，又无亲族投奔，身边些小钱财难供路费，乃于在城白马庙前赁一间房屋，三口儿搬来住下。又无生理，一住八年，囊篋消疏，那仆人逃走。这柳翠翠长成，年纪一十六岁，生得十分容貌。这柳妈妈家中娘儿两个，日不料生，口食不敷，乃夫间壁王妈妈问人借钱。借得羊坝头杨孔目课钱，借了三千贯钱，过了半年，债主索取要紧。这柳妈妈被讨不过，出于无奈，只得夫王妈妈做媒，情愿把女儿与杨孔目为妾，言过：“我要他养老。”不数日，杨孔目人赘在柳妈妈家，说：“我养你母千二人，丰衣足食，做个外宅。”

不觉过了两月，这杨孔目因早晚不便，又两边家火，忽一日，回家与妻商议，欲搬回家。其妻之父告女娘停妻取妾，临安府差人捉柳妈妈并女儿一千人到官，要追原聘财礼。柳妈妈诉说贫乏无措，因此将柳翠翠官卖。

却说有个工部邹主事，闻知柳翠翠牢要貌美，聪

明秀丽，去问本府讨了，另买一间房子，在抱剑营街，搬那柳妈妈并女儿去住下，养做外宅，又讨个奶子并小厮伏事走动。这柳翠翠改名柳翠。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这柳翠是玉通和尚转世，天生聪明，识字知书。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女工针指，无有不会。这邹主事十日半月来得一遭，千不合，万不合，住在抱剑营，是个行首窟里。这柳翠每日清闲自在，学不出好样儿，见邻妓家有孤老来往，他心中欢喜，也去门首卖俏，引惹子弟们来观看。眉来眼去，渐渐来家南歇。柳妈妈说他不下，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多有豪门子弟爱慕他，饮酒作乐，殆无虚日。邹主事看见这般行径好不雅相，索性与他个决绝，再不往来。这边柳翠落得无人管束，公然大做起来。只因柳宣教不行阴鹭，折了女儿，此乃一报还一报，天理昭然。后人观此，不可不戒。有诗为证。诗曰：

用巧计时伤巧计，爱便宜处落便宜。
莫道自身侥幸免，子孙必定受人欺。

后来直使得一尊古佛来度柳翠归依正道，返本还原，戒佛作祖。你道这尊古佛是谁？正是月明和尚。他从小出家，真个是五戒具足，一尘不染，在皋亭山

显孝寺住持。当先与玉通禅师俱是法门契友，闻知玉通圆寂之事，呵呵大笑道：“阿婆立脚跟不牢，不免又去做媳妇也。”后来闻柳翠在抱剑营色艺擅名，心知是玉通禅师转世，意甚怜之。一日，净慈寺法空长老到显孝寺来看月明和尚。坐谈之次，月明和尚谓法空曰：“老通堕落风尘已久，恐积渐沉迷，遂失本性。可以相机度他出世，不可迟矣。”

原来柳翠虽堕娼流，却也有一种好处，从小好的是佛法。所得缠头金帛之资，尽情布施，毫不吝惜。况兼柳妈妈亲生之女，谁敢阻挡？在万松岭下造石桥一座，名曰“柳翠桥”；凿一井于抱剑营中，名曰“柳翠井”。其他方便济人之事不可尽说。又制下布衣一袭，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铅华，穿着布素，闭门念佛。虽宾客如云，此日断不接见，以此为常。那月明和尚只为这节上，识透他根器不坏，所以立心要度他。正是：

慳贪二字能除却，终是西方路上人。

却说法空长老当日领了月明和尚言语，到次日，假以化缘为因，直到抱剑营柳行首门前，敲着木鱼，高声念道：

欲海轮回，沉迷万劫。

眼底荣华，空花易灭。

一旦无常，四大消歇。

及早回头，出家念佛。

这日，正值柳翠西湖上游耍刚回，听得化缘和尚声口不俗，便教丫鬟唤入中堂，问道：“师父，你有何本事，来此化缘？”法空长老道：“贫僧没甚本事，只会说些因果。”柳翠问道：“何为因果？”法空长老道：“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老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柳翠见说得明白，心中欢喜，留他吃了斋饭。又问道：“自来佛门广大，也有我辈风尘中人成佛作祖否？”法空长老道：“当初，观音大士见尘世欲根深重，化为美色之女，投身妓馆，一般接客。凡王孙公子，见其容貌，无不倾倒。一与之交接，欲心顿淡。因彼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网。后来无疾而死，里人买棺埋葬。有胡僧见其冢墓，合掌作礼，口称：‘善哉，善哉！’里人说道：‘此乃娼妓之墓，师父错认了。’胡僧说道：‘此非娼妓，乃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世上淫欲之辈归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观之，其形骸必有奇异。’里人果然不信，忙掘土破棺，见骨节联络，交顿不断，色如黄金，方始惊异。因就冢立庙，名为黄金顿子骨菩萨。这叫做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子风尘之

中，也因前生种了欲根，所以今生堕落。若今日仍复执迷不悔，把倚门献笑认作本等生涯，将生生世世浮沉欲悔，永无超脱轮回之日矣。”

这席话说得柳翠心中变喜为愁，翻热作冷，顿然起追前悔后之意，便道：“奴家闻师父因果之说，心中如触。倘师父不弃贱流，情愿供养在寒家，朝夕听讲，不知允否？”法空长老道：“贫僧道微德落，不堪为师。此间皋亭山显孝寺有个月明禅师，是活佛度世，能知人过去未来之事。小娘子若坚心求道，贫僧当引拜月明禅师。小娘子听其讲解，必能洞了夙因，立地明心见性。”柳翠道：“奴家素闻月明禅师之名，明日便当专访，有烦师父引进。”法空长老道：“贫僧当得。明日侵晨在显孝寺前相候，小娘子休得失言。”柳翠舒出尖尖玉手，向乌云鬓边拔下一对赤金凤头钗，道与长老道：“些须小物，权表微忱，乞师父笑纳。”法空长老道：“贫僧虽则募化，一饱之外，别无所需，出家人要此首饰何用？”柳翠道：“虽然师父用不着，留作山门修理之费，也见奴家一点诚心。”法空长老那里肯受，合掌辞谢而去。有诗为证：

追欢卖笑作生涯，抱剑营中第一家。

终是法缘前世在，立谈因果倍嗟呀。

再说柳翠自和尚去后，转展寻思，一夜不睡。次早起身，流洗已毕，浑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只说要

往天竺进香，妈妈谁敢阻挡？教丫鬟唤个小轿，一径抬到皋亭山显孝寺来。那法空长老早在寺前相候，见柳翠下轿，引入山门，到大雄宝殿拜了如来，便同到方丈参谒月明和尚。正值和尚在禅床上打坐，柳翠一见，不觉拜倒在地，口称：“弟子柳翠参谒。”月明和尚也不回礼，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烟花债，还偿不够，待要怎么？”吓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语。再要开言问时，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恩爱无多，冤仇有尽，只有佛性，常明不灭。你与柳府尹打了平火，该收拾自己本钱回去了。”说得柳翠肚里恍恍惚惚，连忙磕头道：“闻知吾师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无识，望吾师明言指示则个。”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识本来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寻玉通禅师与你证明。快走，快走！走迟时，老僧禅杖无情，打破你这粉骷髅！”这一回话，唤做《显孝寺堂头三喝》。正是：

欲知因果三生事，只在高僧棒喝中。

柳翠被月明师父连喝三遍，再不敢开言，慌忙起身。依先出了寺门，上了小轿，分付轿夫径抬到水月寺中，要寻玉通禅师证明。

却说水月寺中行者见一乘女轿远远面来，内中坐个妇人。看看抬入山门，急忙唤集火工道人，不容他下轿。柳翠问其缘故，行老道：“当初被一个妇人断送

了我寺中老师父性命，至今师父们分付，不容妇人入寺。”柳翠又问道：“什么妇人？如何有恁样做作？”行者道：“二十八年前，有个妇人夜来寺中投宿，十分哀求，老师父发起慈心，容他过夜。原来这妇人不是良家，是个娼妓，叫做吴红莲，奉柳府尹钧旨，特地前来哄诱俺老师父。当夜假装肚疼，要老师父替他偎贴，因而破其色戒。老师父惭愧，题了八句偈语，就圆寂去了。”柳翠又问道：“你可记得他偈语么？”行者道：“还记得。”遂将偈语八句念了一遍。柳翠听得念到“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心中豁然明白，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又问道：“那位老师父唤甚么法名？”行者道：“是玉通禅师。”

柳翠点头会意，急唤轿夫抬回抱剑营家里，分付丫鬟：“烧起香汤，我要洗澡。”当时丫鬟伏侍沐浴已毕，柳翠挽就乌云，取出布衣穿了，俺上房门。桌上见列着文房四宝，拂开素纸，题下偈语二首。偈云：

本因色戒翻招色，红裙生把缁衣革。
今朝脱得赤条条，柳叶莲花总无迹。

又云：

坏你门风我亦羞，冤冤相投甚时休？
今朝卸却恩仇担，廿八年前水月游。

后面又写道：“我去后，随身衣服入殓，送到皋亭山

下，求月明师父一把无情火烧却。”写毕，掷笔而逝。

丫鬟推门进去，不见声息，向前看时，见柳翠盘膝坐于椅上。叫呼不应，已坐化去了。慌忙报知妈妈。柳妈妈吃了一惊，呼儿叫肉，啼哭将来。乱了一回，念了二首偈词，看了后面写的遗嘱，细问丫鬟天竺进香之事，方晓得在显孝寺参师，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说话。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破坏了玉通禅师法体，以致玉通投胎柳家，败其门风。冤冤相报，理之自然。今日被月明和尚指点破了，他就脱然而去。他要送皋亭山下，不可违之。但遗言火厝，心中不忍。所遗衣饰尽多，可为遗坟之费。当下买棺盛殓，果然只用随身衣服，不用锦绣金帛之用。入殓已毕，合城公子王孙、平昔往来之辈，都来探丧吊孝。闻知坐化之事，无不嗟叹。

柳妈妈先遣入到显孝寺，报与月明和尚知道，就与他商量埋骨一事。月明和尚将皋亭山下隙地一块助与柳妈妈，择日安葬。合城百姓闻得柳翠死得奇异，都道活佛显化，尽来送葬。遗坟已毕，月明和尚向坟合掌作礼，说偈四句。偈云：

二十八年花柳债，一朝脱卸无拘碍。

红莲柳翠总虚空，从此老通长自在。

至今皋亭山下，有个柳翠墓古迹。有诗为证：

柳宣教害人自害，通和尚因色堕色。
显孝寺三喝机锋，皋亭山青天白日。

(出《古今小说》)

明悟禅师赶五戒

昔为东土寰中客，今作菩提会上人。

手把杨枝临净土，寻思往事是前身。

话说昔日唐太祖姓李名渊，承隋天下，建都陕西长安，法令一新。仗着次子世民，扫清七十二处狼烟，收伏一十八处蛮洞，改号武德，建文学馆以延一十八学士，造凌烟阁以绘二十三功臣，相魏征、杜如晦、房玄龄等辈以治天下。贞观、治平、开元这几个年号，都是治世。只因玄宗末年宠任奸臣李林甫、卢杞、杨国忠等，以召安禄山之乱。后来虽然平定，外有藩镇专制，内有宦官弄权，君子退，小人进，终唐之世不得太平。

且说洛阳有一人，姓李名源，字子澄，乃饱学之士，腹中记诵五车书，胸内包藏千古史。因见朝政颠倒，退居不仕，与本处慧林寺首僧圆泽为友，交游甚密。泽亦诗名遍洛，德行满野，乃宿世古佛，一时豪杰皆敬慕之。每与源游山玩水，吊古寻幽，赏月吟风，怡情遣兴，诗赋文词，山川殆遍。忽一日，相约同舟往瞿塘三峡，游天开图画寺。源带一仆人，泽携一弟

子，共四人发舟。不半月间，至三峡，舟泊于岸，振衣而起。忽见一妇人，年约三旬，外服旧衣，内穿锦裆，身怀六甲，背负瓦罍而汲清泉。圆泽一见，愀然不悦，指谓李源曰：“此孕妇乃某托身之所也，明早吾即西行矣。”源愕然曰：“吾师此言，是何所主也？”圆泽曰：“吾今圆寂，自有相别言语。”四人乃入寺，寺僧接入。茶毕，圆泽备道所由，众皆惊异。泽乃香汤沐浴，分付弟子已毕，乃与源诀别，说道：“泽今幸生四旬，与君交游甚密。今大限到来，只得分别。后三日，乞到伊家相访，乃某托身之所。三日浴儿，以一笑为验，此晚吾亦卒矣。再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乃取纸笔，作《辞世颂》曰：

四十年来体性空，多于诗酒乐心胸。
今朝别却故人去，日后相逢下竺峰。
咦！幻身复入红尘内，赢得君家再与逢。

偈毕，跏趺而化。本寺僧众具衣衾，送人后山岩中，请卒寺月峰长老下火。僧众诵经已毕，月峰坐在轿上，手执火把，打个问讯。念云：

三教从来本一宗，吾师全具得灵通。
今朝觉化归西去，且听山僧道本风。
恭惟圆寂圆泽禅师堂头大和尚之觉灵
曰：惟灵生于河南，长在洛阳。自入空门，

心无挂碍。酒吞江海，诗泣鬼神。惟思玩水寻山，不厌粗衣藜食。交至契之李源，游瞿塘之三峡。因见孕妇而负罍，乃思托身而更出。再世杭州相见，重会今日交契。如今送入离宫，听取山僧指秘。

咄！三生共会下竺峰，葛洪井畔寻踪迹。

颂毕，茶毗之次，见火中一道青烟直透云端，烟中显出圆泽全身本相，合掌向空而去。少焉，舍利如雨。众僧收骨入塔，李源不胜悲怆。

首僧留源在寺闲住数日，至第三日，源乃至寺前访于居民。去寺不半里，有一人家姓张，已于三日前生一子。今正三朝，在家浴儿。源乃恳求一见，其人不许。源告以始末，贿以金帛，乃令源至中堂。妇人抱子正浴，小儿见源果然一笑，源大喜而返。是晚，小儿果卒。源乃别长老回家不题。

日往月来，星移斗换，不觉又十载有余。时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黄巢作乱，天下骚动，万姓流离。君王幸蜀，民舍宫室悉遭兵火，一无所存。亏着晋王李克用兴兵灭巢，僖宗龙归旧都，天下稍定，道路始通。源因货殖，来至江浙路杭州地方。时当清明，正是良辰美景，西湖北山游人如蚁。源思十二年前圆泽所言下天竺相会，乃信步随众而行。见两山夹川，清

流可爱，赏心不倦。不觉行入下竺寺西廊，看葛洪炼丹井。转入寺后，见一大石临溪，泉流其畔。源心大喜，少坐片时。忽闻隔川歌声，源见一牧童，年约十二三岁，身骑牛背，隔水高歌。源心异之，侧耳听其歌云：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又云：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当时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寻烟棹上瞿塘。

歌毕，只见小童远远的看看李源拍手大笑。源惊异之，急欲过川相问而不可得。遥望牧童渡柳穿林，不知去向。李源不胜惆怅，坐于石上久之。问于僧人，答道：“此乃葛稚川石也。”源深详其诗，乃十二年圆泽之语并月峰下火文记，至此在下竺相会，恰好正是三生。访问小儿住处，并言无有，源心怏怏而返。后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为“三生石”，至今古迹犹存。后来瞿宗吉有诗云：

清波下映紫裆鲜，邂逅相逢峡口船。
身后身前多少事，三生石上说烟缘。

王元瀚又有诗云：

处世分明一梦魂，身前身后孰能论？
 夕阳山下三生石，遗得荒唐迹尚存。

这段话文叫做《三生相会》。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乃是《明悟禅师赶五戒》，又说是《佛印长老度东坡》。

话说大宋英宗治平年间，去那浙江路宁海军钱塘门外，南山净慈孝光禅寺，乃名山古刹。本寺有两个得道高僧，是师兄师弟，一个唤做五戒禅师，一个唤作明悟禅师。这五戒禅师年三十一岁，形容古怪，左边瞽一目，身不满五尺，本贯西京洛阳人。自幼聪明，举笔成文，琴棋书画，无所不逢。长戒出家，禅宗释教，如法了得，参禅访道。俗姓金，法名五戒。且问何谓之“五戒”？

第一戒者，不杀生命；第二戒者，不偷盗财物；第三戒者，不听淫声美色；第四戒者，不饮酒茹荤；第五戒者，不妄言造语。

此谓之“五戒”。

忽日云游至本寺，访大行禅师。禅师见五戒佛法晓得，留在寺中，做了上色徒弟。不数年，大行禅师圆寂，本寺僧众立他做住持，每日打坐参禅。那第二个唤做明悟禅师，年二十九岁，生得头面耳大，面阔口方，眉清目秀，丰彩精神，身長七尺，貌类罗汉。

本贯河南太原府人氏，俗姓王。自幼聪明，笔走龙蛇，参禅访道，出家在本处沙陀寺，法名明悟。后亦云游至宁海军，到净慈寺来访五戒禅师。禅师见他聪明了得，就留于本寺做师弟。二人如一母所生，且是好。但遇着说法，二人同升法庭，讲说佛教，不在话下。

忽一日，冬尽春初，天道严寒，阴云作雪，下了两日。第三日，雪霁天晴，五戒禅师清早在方丈禅椅上坐，耳内远远的听得小孩儿啼哭声。当时便叫身边一个知心腹的道人唤做清一，分付道：“你可去山门外各处看，有甚事来与我说。”清一道：“长老，落了两日雪，今日方晴，料无甚事。”长老道：“你可快去看了来回话。”清一推托不过，只得走到山门边。那时天来明，山门也不曾开，叫门公开了山门，清一打开看时，吃了一惊，道：“善哉，善哉！”正所谓：

日日行方便，时时发道心。

但行平等事，不用问前程。

当时，清一见山门外松树根雪地上一块破席，放一个小孩儿在那里，口里道：“苦哉，苦哉！甚人家将这个孩儿丢在此间？不是冻死，便是饿死。”走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五六个月一个女儿，将一个破衲头包着，怀内揣着个纸条儿，上写生年月日时辰。清一口里不说，心下思量：“古人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连忙走回方丈，禀复长老道：“不知甚人家，将

个五七个月女孩儿破衣包着，撇在山门外松树根头。这等寒天，又无人来往，怎的做个方便，救他则个！”长老道：“善哉，善哉！清一，难得你善心。你如今抱了回房，早晚把些粥饭与他，喂养长大，把与人家，救他性命，胜做出家人。”当时清一急急出门去，抱了女儿到方丈中，回复长老。长老看道：“清一，你将那纸条儿我看。”清一递与长老。长老看时，却写道：“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时生，小名红莲。”长老分付清一：“好生抱去房里，养到五七岁，把与人家去，也是好事。”清一依言，抱到千佛殿后一带三间四椽平屋房中，放些火，在火国内烘他，取些粥喂了。似此日往月来，藏在空房中，无人知觉，一向长老也忘了。不觉红莲已经十岁，清一见他生得清秀，诸事见便，藏匿在房里，出门锁了，入门关了，且是谨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倏忽这红莲女长成一十六岁，这清一如自生的女儿一般看待。虽然女子，却只打扮如男子衣服鞋袜，头上头发前齐眉，后齐项，一似个小头陀，且是生得清楚，在房内茶饭针线。清一指望寻个女婿，要他养老送终。

一日，时遇六月炎天，五戒禅师忽想十数年前之事，洗了浴，吃了晚粥，径走到千佛阁后来。清一道：“长老看行。”长老道：“我问你，那年抱的红莲，如今在那里？”清一不敢隐匿，引长老到房中。一见吃了一惊，却似：

分开八块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

长老一见红莲，一时差讹了念头，邪心遂起，嘻嘻笑道：“清一，你今晚可送红莲到我卧房中来，不可有误。你若依我，我自抬举你。此事切不可泄漏，只教他做个小头陀，不要使人识破他是女子。”清一口中应允，心内想道：“欲待不依长老又难，依了长老，今夜去到房中，必坏了女身。千难万难！”长老见清一应不爽利，便道：“清一，你锁了房门跟我到房里去。”清一跟了长老，径到房中。长老去衣箱里取出十两银子，把与清一道：“你且将这些去用，我明日与你讨道度牒，剃你做徒弟，你心下如何？”清一道：“多谢长老抬举。”只得收了银子，别了长老，回到房中，低低说与红莲道：“我儿，却才来的是本寺长老。他见你，心中喜爱。你今等夜静，我送你去伏事长老。你可小心仔细，不可有误。”红莲见父亲如此说，便应允了。

到晚，两个吃了晚饭。约莫二更天气，清一领了红莲径到长老房中，门窗无些阻挡。原来长老有两个行者在身边伏事，当晚分付：“我要出外闲走乘凉，门窗且来要关。”因此无阻。长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红莲来。候至二更，只见清一送小头陀来房中。长老接入房内，分付清一：“你到明日此时来领他回房去。”清一自回房中去了。

且说长老关了房门，灭了琉璃灯，携住红莲手，

——将到床前，教红莲说了衣服，长老向前一搂，搂在怀中，抱上床去。却便是：

戏水鸳鸯，穿花鸾凤。喜孜孜枝生连理，美甘甘带绾同心。恰恰莺声，不离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杨柳腰，脉脉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体；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一个初侵女色，犹如饿虎吞羊；一个乍遇男儿，好似渴龙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倾入红莲两瓣中。

当日，长老与红莲云收雨散，却好五更，天色将明。长老思量一计：“怎生藏他在房中？”房中有口大衣厨，长老开了锁，将厨内物件都收拾了，却教红莲坐在厨中，分付道：“饭食我自将来与你吃，可放心宁耐则个。”红莲是女孩儿家，初被长老淫媾，心中也喜，躲在衣厨内，把锁锁了。少间，长老上殿诵经毕，入房，闭了房门，将厨开了锁，放出红莲，把饮食与他吃了，又放些果子在厨内，依先锁了。至晚，清一来房中领红莲回房去了。

却说明悟禅师当夜在禅椅上入定回来，慧眼已知五戒禅师差了念头，犯了色戒，淫了红莲，把多年清行付之东流：“犹今劝省他不可如此。”也不说出。至次日，正是六月尽，门外撒骨池内，红、白莲花盛开。

明悟长老令行者采一朵白莲花，将回自己房中，取一花瓶插了，教道人备杯清茶在房中。却教行者去请五戒禅师：“我与他赏莲花，吟诗谈话则个。”不多时，行者请到五戒禅师。两个长老坐下，明悟道：“师兄，我今日见莲花盛开，对此美景，折一朵在瓶中，特请师兄吟诗清话。”五戒道：“多蒙清爱。”行者捧茶至。茶罢，明悟禅师道：“行者，取文房四宝来。”行者取至面前，五戒道：“将何物为题？”明悟道：“便将莲花为题。”五戒捻起笔来，便写四句诗道：

一枝菡萏瓣初张，相伴葵榴花正芳。

似火石榴虽可爱，争如翠盖芰荷香？

五戒诗罢，明悟道：“师兄有诗，小僧岂得无语乎？”落笔便写四句诗曰：

春来桃杏尽舒张，万蕊千花斗艳芳。

夏赏芰荷真可爱，红莲争似白莲香？

明悟长老依韵诗罢，呵呵大笑。

五戒听了此言，心中一时解悟，面皮红一回，青一回，便转身辞回卧房，对行者道：“快与我烧桶汤来洗浴。”行者连忙烧汤，与长老洗浴罢，换了一身新衣服，取张禅椅到房中，将笔在手，拂开一张素纸，便写八句《辞世颂》曰：

吾年四十七，万法本归一。

只为念头差，今朝去得急。
 传与悟和尚，何劳苦相逼？
 幻身如雷电，依旧苍天碧。

写罢《辞世颂》，教焚一炉香在面前，长老上禅椅上，左脚压右脚，右脚压左脚，合掌坐化。

行者忙去报与明悟禅师。禅师听得大惊，走到房中看时，见五戒师兄已自坐化去了。看了面前《辞世颂》，道：“你好却好了，只可惜差了这一看。你如今虽得个男子身，长成不信佛、法、僧三宝，必然灭佛谤僧，后世却堕落苦海，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悟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赶你不着不信？”当时也教道人烧汤洗浴，换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禅椅跏趺而坐，分付徒众道：“我今去赶五戒和尚，汝等可将两个瓮子盛了，放三日，一同焚化。”嘱罢，圆寂面去。众僧皆惊，有如此异事！城内城外听得本寺两个禅师同日坐化，各皆惊讶。来烧香礼拜布施者，人山人海，男子、妇人不计其数。嚷了三日，抬去金牛寺焚化，拾骨撇了。

这清一遂浼人说议亲事，将红莲女嫁与一个做扇子的刘待诏为妻，养了清一在家，过了下半世，不在话下。

且说明悟一灵真性，直赶至四川眉州眉山县城，五成已自托生在一个人家。这个人家姓苏，名洵，字

明允，号老泉居士，诗礼之人。院君王氏，夜梦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吃了一惊。明旦分娩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父母皆喜。三朝满月，百日一周，不在话下。

却说明悟一灵也托生在本处，姓谢名原，字道清。妻章氏，亦梦一罗汉，手持一印，来家抄化。因惊醒，遂生一子。年长，取名谢瑞卿。自幼不吃荤酒，一心只爱出家。父母是世宦之家，怎么肯？勉强送他学堂攻书，资性聪明，过目不忘，吟诗作赋，无不出人头地。喜看的是诸经内典，一览辄能解会。随你高僧讲论，都不如他。可惜一肚子学问，不屑应举求官，但说着功名之事，笑而不答。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苏老泉的孩儿年长七岁，教他读书写字，十分聪明，目视五行书。行至十岁来，五经三史，无所不道，取名苏轼，字子瞻。此人文章冠世，举笔珠玑，从幼与谢瑞卿同窗相厚，只是志趣不同。那东坡志在功名，偏不信佛法，最恼的是和尚。常言：“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我若一朝管了军民，定要灭了这和尚们，方遂吾愿。”见谢瑞卿不用荤酒，便大笑道：“酒肉乃养生之物，依你不杀生，不吃肉，羊、豕、鸡、鹅填街塞巷，人也没处安身了。况酒是米做的，又不害性命，吃些何伤？”每常二人相会，瑞卿便劝子瞻学佛，子瞻便劝瑞卿做官。瑞卿道：“你那做官，是不了之事，不如学佛三生结果。”子瞻道：“你那学佛，是无影之谈，不如做官实在事业。”

终日议论，各不相胜。

仁宗天子嘉祐改元，子瞻往东京应举，要拉谢瑞卿同去，瑞卿不从。子瞻一举成名，御笔除翰林学士，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富贵非常。思念：“窗友谢瑞卿不肯出仕，吾今接他到东京，他见我如此富贵，必然动了功名之念。”于是修书一封，差人到眉山县接谢瑞卿到来。谢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贵，果然谤佛灭僧，也要劝化他回心改念，遂随着差人到东京，与子瞻相见。两人终日谈论，依旧各执己见，不相上下。

你说事有凑巧，物有偶然。适值东京大旱，赤地千里。仁宗天子降旨，特于内庭修建七日黄罗大醮，为万民祈雨。仁宗一日亲自行香二次，百官皆素服奔走执事。翰林官专管撰青词，子瞻奉旨修撰，要拉瑞卿同去，共观胜会。瑞卿心中却不愿行。子瞻道：“你平昔最喜佛事，今日朝廷请下三十六处名僧，建下祈场，诵经设醮，你不去随意，却不挫过？”瑞卿道：“朝廷设醮，虽然仪文好看，都是套数，那有什么高僧谈经说法，使人倾听？”看起来也是子瞻法缘该到，自然生出机会来。当日，子瞻定要瑞卿作伴同往，瑞卿拗他不过，只得从命。二人到了佛场，子瞻随班效劳。瑞卿打扮个道人模样，往来观着法事。

忽然仁宗天子驾到，众官迎入，在佛前拈香下拜。瑞卿上前一步，偷看圣容，被仁宗龙目观见。瑞卿生得面方耳大，丰仪出众。仁宗金口玉言，问道：“这汉

子何人？”苏轼一时着了忙，使个急智，跪下奏道：“此乃大相国寺新来一个道人，为他深通经典，在此供香火之役。”仁宗道：“好个相貌！既然深通经典，赐你度牒一道，钦度为僧。”谢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恰好圣旨分付，正中其意，当下谢恩已毕，奏道：“既蒙圣恩剃度，愿求御定法名。”仁宗天子问礼部取一道度牒，御笔判定“佛印”二字。瑞卿领了度牒，重又叩谢。候圣驾退了，瑞卿就于醮坛佛前祝发，自此只叫佛印，不叫谢瑞卿了。那大相国寺众僧见佛印参透佛法，又且圣旨剃度，苏学士的乡亲好友，谁敢怠慢？都称他做“禅师”，不在话下。

且说苏子瞻特地接谢瑞卿来东京，指望劝他出仕，谁知带他到醮坛行走，累他落发改名为僧，心上好不过意。谢瑞卿向来劝子瞻信心学佛，子瞻不从，今日倒是子瞻作成他落发，岂非天数，前缘注定？那佛印虽然心爱出家，故意埋怨子瞻许多言语，子瞻惶恐无任，只是谢罪，再不敢说做和尚的半个字儿不好。任凭佛印谈经说法，只得悉心听受，若不听受时，佛印就发恼起来。听了多遍，渐渐相习，也觉佛经讲得有理，不似向来水火不投的光景了。朔望日，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国寺中，礼佛奉斋，子瞻只得依他。又子瞻素受佛印谈论，日常无事，便到寺中，与佛印闲讲，或分韵吟诗。佛印不动荤酒，子瞻也随着吃素，把个毁僧谤佛的苏学士变做了护法敬僧的苏子瞻了。佛印

乘机又劝子瞻弃官修行。子瞻道：“待我宦成名就，筑室寺东，与师同隐。”因此别号“东坡居士”，人都称为苏东坡。

那苏东坡在翰林数年，到神宗皇帝熙宁改元，差他知贡举，出策题内讥诮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安石在天子面前谮他恃才轻薄，不宜在史馆，遂出为杭州通判。与佛印相别，自去杭州赴任。一日，在府中闲坐，忽见门吏报说：“有一和尚，说是本处灵隐寺住持，要见学士相公。”东坡教门吏出问：“何事要见相公？”佛印见问，于门吏处借纸笔墨来，便写四字送入府去。东坡看其四字：“诗僧谒见。”东坡取笔来批一笔云：“诗僧焉敢谒王侯？”教门吏把与和尚。和尚又写四句诗道：

大海尚容蛟龙隐，高山也许凤凰游。
笑却小人无度量，诗僧焉敢谒王侯！

东坡见此诗，方才认出字迹，惊讶道：“他为何也到此处？快请相见！”

你道那和尚是谁？正是佛印禅师。因为苏学士谪官杭州，他辞下大相国寺，行脚到杭州灵隐寺住持，又与东坡朝夕往来。后来东坡自杭州迁任徐州，又自徐州迁任湖州，佛印到处相随。

神宗天子元丰二年，东坡在湖州做知府，偶感触时事，做了几首诗，诗中来免含着讥讽之意。御史李

定、王珪等交章劾奏苏轼诽谤朝政。天子震怒，遣校尉拿苏轼来京，下御史台狱，就命李定勘问。李定是王安石门生，正是苏家对头，坐他大逆不道，问成死罪。东坡在狱中思想着：“甚来由，读书做官？今日为几句诗上，便丧了性命！”乃吟诗一首自叹。诗曰：

人家生子愿聪明，我为聪明丧了生。

但愿养儿皆愚鲁，无灾无祸到公卿。

吟罢，凄然泪下，想道：“我今日所处之地，分明似鸡鸭到了庖人手里，有死无活。想鸡鸭得何罪，时常烹宰他来吃？只为他不会说话，有屈莫伸。今日我苏轼枉了能言快语，又向那处伸冤？岂不苦哉！记得佛印时常劝我戒杀持斋，又劝我弃官修行，今日看来，他的说话句句都是，悔不从其言也！”叹声来绝，忽听得数珠索落一声，念句“阿弥陀佛”。东坡大惊，睁眼看时，乃是佛印禅师。东坡忘其身身在狱中，急起身迎接，问道：“师兄何来？”佛印道：“南山净慈孝光禅寺，红莲花盛开，同学士去玩赏。”东坡不觉相随而行，到于孝光神寺。

进了山门，一路僧房曲折，分明是熟游之地。法堂中摆设钟磬经典之类，件件认得，好似自家家里一般，心下好生惊怪。寺前寺后走了一回，并不见有莲花，乃问佛印禅师道：“红莲在那里？”佛印向後一指道：“这不是红莲来也？”东坡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少

年女子，从千佛殿后冉冉而来，走到面前，深深道个万福。东坡看那女子，如旧日相识。那女子向袖中摸出花笺一幅，求学士题诗。佛印早取到笔砚，东坡遂信手写出四句，道是：

四十七年一念错，贪却红莲甘堕却。

孝光禅寺晓钟鸣，这回抱定如来脚。

那女子看了诗，扯得粉碎，一把抱定东坡，说道：“学士休得忘恩负义！”东坡正没奈何，却得佛印劈手拍开，惊出一身冷汗。醒将转来，乃是南柯一梦，狱中更鼓正打五更。东坡寻思，此梦非常，四句诗一字不忘，正不知甚么缘故。忽听得远远晓钟声响，心中顿然开悟：“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为色欲堕落，今生受此苦楚。若得佛力覆庇，重见天日，当一心护法，学佛修行。”

少顷天明，只见狱官进来称贺，说圣旨赦学士之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得赦，才出狱门，只见佛印禅师在子门首，上前问讯道：“学士无恙？贫僧相候久矣。”原来袖逮之日，佛印也离了湖州，重来东京大相国寺住持，看取东坡下落。闻他问成死罪，各处与他分诉求救，却得吴充、王安礼两个正人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太皇太后曹氏，自仁宗朝便闻苏轼才名，今日也在宫中劝解。天子回心转意，方有这道赦书。东坡见了佛印，分明是再世相逢，倍加欢喜。东坡到

五凤楼下谢恩过了，便来大相国寺寻佛印说其夜来之梦。说到中间，佛印道：“住了，贫僧昨夜亦梦如此。”也将所梦说出后一段，与东坡梦中无二，二人互相叹异。

次日，圣旨下，苏轼谪守黄州。东坡与佛印相约，且不上任，迂路先到宁海军钱塘门外，来访孝光禅寺。比及到时，路径门户，一如梦中熟识。访问僧众，备言五戒私污红莲之事。那五戒临化去时所写《辞世颂》，寺僧兀自藏着。东坡索来看了，与自己梦中所题四句诗相合，方知佛法轮回并非诳语，佛印乃明悟转生无疑。此时东坡便要削发披缁，跟随佛印出家。佛印倒不允从，说道“学士宦缘未断，二十年后，方能脱离尘俗。但愿坚持道心，休得改变。”东坡听了佛印言语，复来黄州上任。自此不杀生，不多饮酒，浑身内外皆穿布衣，每日看经礼佛。在黄州三年，佛印仍朝夕相随，无日不会。

哲宗皇帝元祐改元，取东坡回京，升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不数年，升做礼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佛印又在大相国寺相依，往来不绝。

到绍圣年间，章惇做了宰相，复行王安石之政，将东坡贬出定州安置。东坡到相国寺相辞佛印，佛印道：“学士宿业未除，合有几番劳苦。”东坡问道：“何时得脱？”佛印说出八个字来，道是：

逢永而返，逢玉而终。

又道：“学士牢记此八字者！学士今番跋涉忒大，贫僧不得相随，只在东京等候。”

东坡怏怏而别。到定州未及半年，再贬英州；不多时，又贬惠州安置。在惠州年余，又徙儋州，又自儋州移廉州，自廉州移永州。踪迹无定，方悟佛印“跋涉忒大”之语。在永州不多时，赦书又到，召还提举玉局观。想着“‘逢永而返’，此句已应了‘逢玉而终’，此乃我终身结局矣。”乃急急登程，重到东京，再与佛印禅师相会。佛印道：“贫僧久欲回家，只等学士同行。”东坡此时大通佛理，便晓得了。当夜，两个在相国寺一同沐浴了毕，讲论到五更，分别而去。这里佛印在相国寺圆寂，东坡回到寓中亦无疾而逝。

至道君皇帝时，有方士道：“东坡已作大罗仙。”亏了佛印相随一生，所以不致堕落。佛印是古佛出世。这两世相逢，古今罕有，至今流传做话本。有诗为证：

禅宗法教岂非凡？佛祖流传在世间。

铁树开花千载易，坠落阿鼻要出难。

（出《古今小说》）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削发披缁修道，烧香礼佛心虔。不宜潜地去胡缠，致使清名有玷。念佛持斋把素，看经打坐参禅。逍遥散诞胜神仙，万贯腰缠不羡。

话说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从幼出家，积资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个美貌妇人，不觉神魂荡漾，遍体酥麻，恨不得就抱过来，一口水咽下肚去。走过了十来家门面，尚回头观望，心内想道：“这妇人不知是甚样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若得与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只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员，你们做官的出乘骏马，人罗红颜，何等受用！也该体恤下人，积点阴鹭，偏生与和尚做尽对头，设立恁样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责

杖？难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岂是捉缚加拷得的？”又归怨父母道：“当时既是难养，索性死了，倒也干净！何苦送来做了一家货，今日教我寸步难行。恨着这口怨气，不如还了俗去，娶个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团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烧香吃茶，恁般受用，放掉不下。

一路胡思乱想，行一步，懒一步，慢腾腾的荡至寺中，昏昏闷坐，来到晚便去睡卧。心上记挂这美貌妇人，难得到手，长吁短叹，怎能合眼？想了一回，又叹口气道：“不知这佳人姓名居止，我却在此痴想，可不是个呆子！”又想道：“不难，不难，女娘弓鞋小腾，料来行不得远路，定然只在近处。拼几日工夫，到那答地方寻访消息。或者姻缘有份，再得相遇，也来可知。那时暗地随去，认了住处，寻个熟脚，身妻弄他到手。”算计已定，盼望天明，起身洗盥，取出一件新做的绸绢褌衫，并着干鞋净袜，打扮得轻轻薄薄，走出房门。正打从观音殿前经过，暗道：“我且问问菩萨，此去可能得遇。”遂双膝跪到，拜了两拜。向桌上拿过签筒，摇了两三摇，“扑”的跳出一根。取起看时，乃是第十八签，注着“上上”二字。记得这四句签诀云：

天生与汝有姻缘，今日相逢岂偶然？

莫惜勤劳问贪懒，管教目下胜从前。

求了这签，喜出望外，道：“据这签诀上，明明说只在早晚相遇，不可错过机会。”又拜了两拜，放下签筒，急急到所遇之处。见一妇人冉冉而来，仔细一觑，正是昨日的欢喜冤家，身伴并无一人跟随。这时又惊又喜，想道菩萨的签果然灵验，此番必定有些好处，紧紧的跟在后边。那妇人向着侧边一个门面，揭起班竹帘儿，跨脚入去，却又掉转头，对他嘻嘻的微笑，把手相招。这和尚一发晚飞天外，喜之不胜。用目四望，更无一人往来，慌忙也据起帘儿径钻进去问讯。那妇人也不还礼，绰起袖子望头上一扑，把僧帽打下地来，又赶上一步，举起尖趂趂小脚儿一蹴，谷碌碌直滚开在半边，口里“格格”的冷笑。这和尚惟觉得麝兰扑鼻，说道：“娘子休得取笑！”拾取帽子戴好。那妇人道：“你这和尚，青天白日，到我家来做甚？”至慧道：“多感娘子错爱，见招至此，怎说这话？”此时色胆如天，也不管他肯不肯，向前搂抱，将衣服乱扯。那妇人笑道：“你这贼秃！真是不见妇人面的，怎的就恁般粗卤？且随我进来。”湾湾曲曲，引入房中，彼此解衣，抱向一张榻上行事。刚刚肤肉相凑，只见一个大汉，手提钢斧，抢入房来，喝道：“你是何处秃驴？敢至此奸骗良家妇女！”吓得至慧战做一团，跪到在地下道：“是小僧有罪了！望看佛爷面上，乞饶狗命，回寺

去诵十部《法华经》，保佑施主福寿绵长。”这大汉那里肯听，照顶门一斧，砍翻在地。你道被这一斧，还是死也不死？原来想极成梦，并非实境。那和尚撒然惊觉，想起梦中被杀光景，好生害怕，乃道：“偷情路险，莫去惹他，不如本份还俗，倒得安稳。”自此即蓄发娶妻，不上三年，瘠瘵而死。离寺之日，曾作诗云：

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坛。
雪夜孤眠双足冷，霜天剃发髑髅寒。
来楼美女应无份，经粉佳人不许看。
死后定为惆怅鬼，西天依旧黑漫漫。

适来说这至慧和尚虽然破戒还俗，也还算做完名全节。如今说一件故事，也是佛门弟子，只为不守清规，弄出一场大事，带累佛面无光，山门失色。

这话文出在何处？出在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在城有个宝莲寺。这寺还是元时所建，累世相传，房廊屋舍数百多间，田地也有上千余亩。钱粮广盛，衣食本富，是个有名的古刹。本寺住持法名佛显，以下僧众约有百余，一个个都分派得有职掌。凡到寺中游玩的，便有个僧人来相迎，先情至净室中献茶，然后陪侍遍寺随喜一过，又摆设茶食果品，相待十分尽礼。虽则来者心留，其中原分等则，若遇官宦富豪，另有一般延款，这也不必细说。

大凡僧家的东面，赛过吕太后的筵宴，不是轻易

吃得的。却是为何？那和尚们名虽出家，利心比俗人更狠。这几瓯清茶、几碟果品，便是钓鱼的香饵，不管贫富，就送过一个疏簿，募化钱粮。不是托言塑佛妆金，定是说重修殿宇，再没话讲，便把佛前香灯油为名。若遇着肯舍的，便道是可扰之家，面前千般谄谀，不时去说骗；设遇着不肯舍的，就道是鄙吝之徒，背后百样诋毁，走过去还要唾几口涎沫。所以僧家再无个贍足之期。又有一等人，自己亲族贫乏，尚不肯周济分文，到得此辈募缘，偏肯整几两价布施，岂不是舍本从末的痴汉？有诗为证：

人面不看看佛面，平人不施施僧人。
若念慈悲分缓急，不如济苦与怜贫。

惟有宝莲寺与他处不同，时常建造殿宇楼阁，并不启口向人募化。为此远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分外敬重，反肯施舍，比募缘的倒胜数倍。况兼本寺相传有个子孙堂，极是灵应。若去烧香求嗣的，真个祈男得男，祈女得女。

你道是怎地样这殿灵感？原来子孙堂两旁，各设下净室十数间，中设床帐。凡祈嗣的，须要壮年无病的妇女，斋戒七日，亲到寺中拜祷，向佛讨筊。如讨得圣筊，就宿于净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讨不得圣筊，便是举念不诚，和尚替他忏悔一香，又斋戒七日，再末祈祷。那净室中四面严密，无一毫隙缝，

先教其家夫男仆从，周遭点检一过，任凭拣择停当，至晚送妇女进房安歇，亲人仆从睡在门外看守，为此并无疑惑。那妇女回去，果然便能怀孕，生下男女，且又魁伟肥大，疾病不生。因有这些效验，不论士宦民庶眷属，无有不到子孙堂求嗣。就是邻邦隔县闻知，也都来祈祷。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布施的财物不计其数。

有人问那妇女：“当夜菩萨有甚显应？”也有说梦佛送子的，也有说梦罗汉来睡的，也有推托没有梦的，也有羞涩不肯说的，也有祈后再不往的，也有四时不常去的。你且想：佛菩萨昔日自己修行，尚然割恩断爱，怎肯管民间情欲之事，夜夜到这寺里托梦送子？可不是个乱话？只为这地方原是信巫不信医的，故此因邪人邪，认以为真，迷而不悟，白白里送妻女到寺，与这班贼秃受用。正是：

分明断肠草，错认活人丹。

原来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谦恭之态，却到十分贪淫奸恶。那净室虽然紧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那妇女醒觉时，已被轻薄，欲待声张，又恐反坏名头，只有忍羞而就。一则妇女身无疾病，且又斋戒神清，二则僧人少年精壮，又重价修合种子丸药，送与本妇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发丸中。那妇女中识廉耻的，好似哑子吃黄连，苦

在心头，不敢告诉丈夫。有那一等无耻淫荡的，倒借此为由，不时取乐。如此浸淫，不知年代。

也是那班贼秃恶贯已盈，天遣一位官人前来。那官人是谁？就是本县新任大尹，姓汪名旦，祖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氏，少年科第，极是聪察。晓得此地夷汉杂居，土俗慁悍，最为难治。莅任之后，摘伏发隐，不畏豪横，不上半年，治得县中奸宄敛迹，盗贼潜踪，人民悦服。访得宝莲寺有祈嗣灵应之事，心内不信，想道：“既是菩萨有灵，只消祈祷，何必又要妇女在寺宿歇？其中定有情弊。但未见实迹，不好轻举妄动，须到寺亲验一番，然后相机而行。”择了九月朔日，特至宝莲寺行香。

一行人从簇拥到寺前。汪大尹观看那寺周围，都是粉墙包裹，墙边种植高槐古柳，血红的一座朱漆门楼，上悬金书匾额，题着“宝莲禅寺”四个大字。山门对过，乃是一带照墙，傍墙停下许多空轿。山门内外，烧香的往未挤拥，看见大尹到来，四散走去。那些轿夫也都手忙脚乱，将轿抬开。汪大尹分付左右，莫要惊动他们。住持僧闻知本县大爷亲来行香，槐起钟鼓，唤齐僧众，齐到山门口跪接。汪大尹直至大雄宝殿，方才下轿。汪大尹看那寺院，果然遣得齐整。但见：

层层楼阁，叠叠廊房。大雄殿外，彩云

缭绕罩朱扉；接众堂前，瑞气氤氲笼碧瓦。
老桧修篁，掩映画梁雕栋；苍松古柏，荫遮
曲槛回栏。果然净土人间少，天下名山僧占
多。

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礼拜，暗暗祷告，要究求嗣弊窦。拜罢，佛显率众僧向前叩见，请入方丈坐下。献茶已毕，汪大尹向佛显道：“闻得你合寺僧人焚修勤谨，戒行精严，都亏你主持之功。可将年贯开朱，待我申报上司，请给度牒与你，就署为本县僧官，永持此寺。”佛显闻言，喜出意外，叩头称谢。汪大尹又道：“还闻得你寺中祈嗣最是灵感，可有这事么？”佛显禀道：“本寺有个子孙堂，果然显应的。”汪大尹道：“祈嗣的可要做甚斋醮？”佛显道：“并不要设斋诵经，止要求嗣妇女身无疾病，举念虔诚，斋戒七日，在佛前祷祝，讨得圣筮，就旁边净室中安歇，祈得有梦，便能生子。”汪大尹道：“妇女家在僧寺宿歇，只怕不便。”佛显道：“这净室中四围紧密，一女一室，门外就是本家亲人守护，并不许一个闲杂人往来，原是稳便的。”汪大尹道：“原来如此。我也还无子嗣，但夫人不好来得。”佛显道：“老爷若要求嗣，只消亲自拈香祈祷，夫人在衙斋戒，也能灵验。”汪大尹道：“民俗都要在寺安歇，方才有效，怎地夫人不来也能灵验？”佛显道：“老爷乃万民之主，况又护持佛法，一念之诚，便与天

地感通，岂是常人之可比？”

你道佛显为何不要夫人前来？俗语道得好：“贼人心虚。”他做了这般勾当，恐夫人来时，随从众多，看出破绽，故此阻挡。谁知这大尹也是一片假情，探他的口气。当下汪大尹道：“也说得是。待我另日竭诚来拜，且先去游玩一番。”即起身教佛显引导，从大般旁穿过，便是子孙堂。那些烧香男女听说知县进来，四散潜躲不迭。汪大尹看这子孙堂也是三间大殿，雕梁绣柱，画栋飞甍，金碧耀目。正中间一座神厨，内供养着一尊女神，珠冠璎珞，绣袍彩帔，手内抱着一个孩子，旁边又站四五个男女。这神道便叫做子孙娘娘。神厨上黄罗绣幔，两下银钩挂开，舍下的神鞋五色相兼，约有散百余双。绣幡宝盖，重重叠叠，不知其数。架上画烛火光，照彻上下；炉内香烟喷薄，贯满般庭。左边供的又是送子张仙，右边便是延寿星官。汪大尹向佛前作个揖，四下闲走一回，又教佛显引去观宿歇妇女的净室。原来那房子是逐间隔断，上面天花顶板，下边尽铺地平，中间床帏桌椅，摆设得甚是济楚。汪大尹四遭细细看觑，真个无丝毫隙缝。就是鼠虫蚂蚁，无处可匿。汪大尹寻不出破绽，原转出大殿上轿，佛显又率众僧到山门外跪送。

汪大尹在轿上一路沉吟道：“看这净室，周回严密，不像个有情弊的。但一块泥塑木雕的神道，怎地如此灵感？莫不有甚邪神，托名诳惑？”左想右算，忽

地想出一个计策。回至县中，唤过一个令史，分付道：“你悄地去唤两名妓女，假妆做家眷，今晚送至宝莲寺宿歇。预备下朱墨汁两碗，夜间若有人来奸宿，暗涂其头，明早我亲至寺中查勘。切不可走漏消息！”令史领了言语，即去接了两个相熟婊子来家，唤做张媚姐、李婉儿。令史将前事说与，两个妓女见说县主所差，怎敢不依？捱到傍晚，妓女妆束做良家模样，雇下两乘轿子，仆从扛抬铺盖，把朱墨汁藏在一个盒子中，跟随于后，一齐至宝莲寺内。令史拣了两间净室，安顿停当，留下家人，自去回复县主。不一时，和尚教小沙弥来掌灯送茶。是晚，祈嗣的妇女共有十数余人，那个来查考这两个妓女是不曾烧香讨筭过的。须臾间，钟鸣鼓响，已是起更时分，众妇女尽皆入寝。亲戚人等各在门外看守，和尚也自关闭门户进去，不题。

且说张媚姐掩上门儿，将银来碗放在枕边，把灯挑得明亮，解衣上床。心中有事，不敢睡着，不时向帐外观望。约莫一更天气，四下人声静悄，忽听得床前地平下“格格”的响。还道是鼠虫作耗，抬头看时，见一扇地平板渐渐推过在一边，地下钻出一个人头，直立起来，乃是一个和尚。倒把张媚姐吓了一跳，暗道：“原来这些和尚设下恁般贼计，奸骗良家妇女。怪道县主用这片心机。”且不做声，看那和尚轻手轻脚，走去吹灭灯火，步到床前，脱卸衣服，揭开帐幔，捱入被中。张媚姐只做睡着。那和尚到了被里，腾身上

去，款款托起双股，就弄起来。张媚姐假作梦中惊醒，说道：“你何人，夤夜至此淫污？”举手推他下去。那和尚双手紧紧搂抱，说道：“我是金身罗汉，特来送子与你。”口中便说，下边恣意狂荡。那和尚颇有本领，云雨之际，十分勇猛。张媚姐是个宿妓，也还当他不起，玩得个气促声喘。趁他情浓深处，伸手蘸了银朱，向和尚头上尽都抹到。这和尚只道是爱他，全然不觉。一连耍了两次，方才起身下床，递过一个包儿道：“这是调经种子丸，每服三钱，清晨滚汤送下，连服数日，自然胎孕坚固，生育快易。”说罢而去。

张媚姐身子已是烦倦，朦胧合眼，觉得身边又有人捱来。这和尚更是粗卤，方到被中，双手流水拍开两股，望下乱掬。张媚姐还道是初起的和尚，推住道：“我玩了两次，身子疲倦，正要睡卧，如何又来，怎地这般不知餍足？”和尚道：“娘子不要错认了，我是方到的新客，滋味还来曾尝，怎说不知餍足？”张媚姐看见和尚轮流来宿，心内惧怕，说道：“我身体怯弱，不惯这事，休得只管胡缠。”和尚道：“不打紧，我有绝妙春意丸在此，你若服了，就通宵玩耍也不妨得。”即伸手向衣服中摸个纸包道与。张媚姐恐怕药中有毒，不敢吞服，也把银朱涂了他头上。那和尚又比前的又狠，直戏到鸡鸣时候方去，原把地平盖好，不题。

再说李婉儿才上得床，不想灯火被火蛾儿扑灭，

却也不敢合眼。更余时候，忽然床后簌簌的声响，早有一人扯起帐子，钻上床来，捱身入被，把李婉儿双关抱紧，一张口就凑过来做嘴。李婉儿伸手去摸他头上，乃是一个精光葫芦，却又性急，便蘸着墨汁满头摩弄，问道：“你是那一房长老？”这和尚并不答言，径来行事。那话儿长大坚硬，犹如一根浑枪钢鞭。李婉儿年纪比张媚姐还小几年，性格风骚，经着这件东西，又惊又喜，想道：“一向闻得和尚极有本事，我还未信，不想果然。”不觉兴动，遂耸身而就。这场云雨，端的快畅：

一个是空门释子，一个是楚馆佳人。空门释子，假作罗汉真身；楚馆佳人，错认良家少妇。一个似积年石臼，经几多碎捣零舂；一个似新打木桩，尽耐得狂风骤浪。一个不管佛门戒律，但恣欢娱；一个虽奉县主叮咛，且图快乐。浑似阿难菩萨逢魔女，犹如玉通和尚戏红莲。

云雨刚毕，床后又钻一个人来，低低说道：“你们快活得够了，也该让我来玩玩，难道定要十分尽兴？”那和尚微微冷笑，起身自去。后来的和尚到了被中，轻轻款款，把李婉儿满身抚摸。李婉儿假意推托不肯，和尚捧住亲个嘴道：“娘子，想是适来被他玩倦了，我有春意丸在此，与你发兴。”遂嘴对嘴吐过药来。李婉

儿咽下肚去，觉得香气透鼻，交接之间，体骨酥软，十分得趣。李婉儿虽然淫乐，不敢有误县主之事，又蘸了墨汁，向和尚头上周围摸转，说道：“倒好个光头。”和尚道：“娘子，我是个多情知趣的妙人，不比那一班粗蠢东西。若不弃嫌，常来走走。”李婉儿假意应承。云雨之后，一般也送一包种子丸药。到鸡鸣时分，珍重而别。正是：

偶然僧俗一宵好，难算夫妻百夜恩。

话分两头。且说那夜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话，至次日五鼓出衙，唤起百余名快手民壮，各带绳索器械，径到宝莲寺前，分付伏于两旁，等候呼唤，随身止带十数余人。此时天已平明，寺门来开，教左右敲开。里边住持佛显知得县主来到，衣服也穿不及，又唤起十数个小和尚，急急赶出迎接。直到殿前下轿，汪大尹也不拜佛，径入方丈坐下。佛显同众僧叩见，汪大尹讨过众僧名簿查点。佛显教道人撞起钟鼓，唤集众僧。那些和尚都从睡梦中惊醒，闻得知县在方丈中点名，个个仓忙奔走，不一时都已到齐。汪大尹教众僧把僧帽尽皆除去。那些和尚怎敢不依，但不晓得有何缘故。当时不除倒也罢了，才敢下帽子，内中显出两个血染的红顶、一双墨涂的黑顶。汪大尹喝令左右，将四个和尚锁住，推至面前跪下，问道：“你这四人，为何头上涂抹红朱黑墨？”那四僧还不知是那里来的，

面面相觑，无言可对，众和尚也各骇异。汪大尹连问几声，没奈何，只得推称同伴中取笑，并非别故。汪大尹笑道：“我且唤取笑的人来与你执证。”即教令史去唤两个妓女。谁知都被那和尚们盘桓了一夜，这时正好熟睡。那令史和家人险些敲折臂膊，喊破喉咙，方才惊觉起身，跟至方丈中跪下。汪大尹问道：“你二人夜来有何所见？从实说来。”二妓各将和尚轮流奸宿，并赠春意种子丸药，及来墨涂顶，前后事一一细说，袖中摸出种子春意丸呈上。众僧见事已败露，都吓得胆战心惊，暗暗叫苦。那四个和尚，一味叩头乞命。

汪大尹喝道：“你这班贼驴！焉敢假托神道，哄诱愚民，奸淫良善！如今有何理说？”佛显心生一计，教众僧徐徐跪下，禀道：“本寺僧众尽守清规，止有此四人贪淫奸恶，屡训不悛。正欲合词呈治，今幸老爷察出，罪实该死。其余实是无干，望老爷超拔！”汪大尹道：“闻得昨晚求嗣的也甚众，料必室中都有暗道。这四个奸淫的，如何不到别个房里，治治都聚在一处，入我彀中，难道有这般巧事？”佛显又禀道：“其实净室惟此两间有个私路，别房俱各没有。”汪大尹道：“这也不难，待我唤众妇女来问，若无所见，便与众僧无干。”即差左右，将祈嗣妇女尽皆唤至盘问，异口同声，俱称并无和尚奸宿。汪大尹晓得他怕羞不肯实说，喝令左右搜浚身边，各有种子丸一包。汪大尹笑道：

“既无和尚奸宿，这种子丸是何处来的？”众妇人个个羞得是面红颈赤。汪大尹又道：“想是春意丸你们通服过了。”众妇人一发不敢答应。汪大尹更不穷究，发令回去。那些妇女的丈夫、亲属在旁听了，都气得遍身麻木，含着羞耻领回，不题。

佛显见搜出了众妇女种子丸，又强辩是入寺时所送，两个妓女又执是奸后送的。汪大尹道：“事已显露，还要抵赖！”教左右唤进民壮快手人等，将寺中僧众尽都绑缚，止空了香公道人并两个幼年沙弥。佛显初时意欲行凶，因看手下人众，又有器械，遂不敢动手。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将两个妓女送回。起身上轿，一行人押着众僧在前。那时哄动了一路居民，都随来观看。汪大尹回到县中，当堂细审，用起刑具。众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如何熬得？才套上夹棍，就从实招称。汪大尹录了口词，发下狱中监禁，准备文书，申报上司，不在话下。

且说佛显来到狱中，与众和尚商议一个计策，对禁子凌志说道：“我们一时做下不是，悔之无及。如今到了此处，料然无个出头之期。但今早拿时，都是空身，把甚么来使用？我寺中向来积下的钱财甚多，若肯悄地放我三四人回寺取来，禁牌的常例自不必说，分外再送一百两雪花。”那凌志见说得热闹动火，便道：“我们同辈人多，不由一人作主，这百金四散分开，所得几何，岂不是有名无实？如出得二百两与众

人，另外我要一百两偏手，若肯出这数，即今就同你去。”佛显一口应承道：“但凭禁牌分付罢了，怎敢违拗？”凌志即与众禁子说知，私下押着四个和尚回寺，到各房搜括，果然金银无数。佛显先将三百两交与凌志。众人得了银子，一个个眉花眼笑。佛显又道：“列位再少待片时，待我收拾几床铺盖进去，夜间也好睡卧。”众人连称：“有理。”纵放他们去打叠。这四个和尚把寺中短刀斧头之类裹在铺盖之中，收拾完备，教香公唤起几个脚夫，一同抬人监去。又买起若干酒肉，遍请合监上下，把禁子灌得烂醉，专等黄昏时候动手越狱。正是：

打点劈开生死路，安排跳出鬼门关。

且说汪大尹因拿出了这个弊端，心中自喜。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定稿申报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许多凶徒在监，倘有不测之变，如何抵挡？”即写朱票，差人遍召快手，各带兵器到县，直宿防卫。约莫更初时分，监中众僧取出刀斧，一齐呐喊，砍翻禁子，打开狱门，把重囚尽皆放起，杀将出来，高声喊叫：“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只杀知县，不伤百姓！让我者生，挡我者死！”其声震天动地。此时值宿兵快拾好刚到，就在监门口战斗。汪大尹衙中闻得，连忙升堂。旁县百姓听得越狱，都执枪刀前来救护。和尚虽然拚命，都是短兵，快手俱用长枪，故此伤者甚多，不能

得出。佛显知事不济，遂教众人住手，退入监中，把刀斧藏过，扬言道：“谋反的止是十数余人，都已当先被杀，我等俱不愿反，容至当堂禀明。”

汪大尹见事已定，差刑房吏带领兵快，到监查验，将应有兵器，尽数搜出，当堂呈看。汪大尹大怒，向众人说道：“这班贼驴！淫恶滔天，事急又思谋反。我若没有防备，不但我一人遭他凶手，连满城百姓尽受荼毒了。若不尽诛，何以儆后？”唤过兵快，将出的刀斧给散与他，分付道：“恶僧事虽不谐，久后终有不测，难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狱，除一应人犯留明日审问，其余众僧，各砍首级来报。”众人领了言语，点起火把，蜂拥入监。佛显见势头不好，连叫：“谋反不是我等。”言还未毕，头已落地。须臾之间，百余和尚齐皆斩讫，犹如乱滚西瓜。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汪大尹次日吊出众犯，审问狱中缘何藏得许多兵器。众犯供出禁子凌志等得了银子，私放僧人回去，带进兵器等情。汪大尹问了详细，原发下狱，查点禁子凌志等，俱已杀死，遂连夜备文，申详上司，将宝莲寺尽皆烧毁。其审单云：

看得僧佛显等，心沉欲海，恶炽火坑。

用智设计，计哄良家祈嗣；穿墉穴地，强邀

信女通情。紧抱着娇娥，兀的是菩萨从天降；难推去和尚，则索道罗汉梦中来。可怜嫩蕊新花，拍残狂蝶；却恨温香软玉，抛掷终风。白练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辱，安敢言乎？乃使李婉儿朱抹其顶，又遣张媚姐墨涅其颠。红艳欲流，想老头头横冲经水；黑煤如染，岂和尚颈倒浸墨池？收送福堂，波罗蜜自做甘受；陷入色界，磨兜坚有口难言。乃藏刀剑于皮囊，寂灭翻成贼虐；顾动干戈于圜棘，慈悲变作强梁。夜色正昏，护法神通开犴狴；钟声甫定，金刚勇力破拘挛。釜中之鱼，既漏网而又跋扈；桀中之虎，欲走圉而先噬人。奸窈窕，淫善良，死且不宥；杀禁子，伤民壮，罪欲何逃！反狱奸淫，其罪已重；戮尸枭首，其法允宜。僧佛显众恶之魁，粉碎其骨；宝莲寺藏奸之藪，火焚其巢。庶发地藏之奸，用清无垢之佛。

这篇审单一出，满城传诵，百姓尽皆称快。往时之妇女曾在寺求子生男育女者，丈夫皆不肯认，大者逐出，小者溺死，多有妇女怀羞自缢，民风自此始正。各省直州府传闻此事，无不出榜戒谕，从今不许妇女入寺烧香。至今上司往往明文严禁，盖为此也。后汪

大尹因此起名，遂钦取为监察御史。有诗为证：

子嗣原非可强求，况于入寺起淫偷。
从今勘破鸳鸯梦，泾渭分源莫混流。

（出《醒世恒言》）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诗曰：

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
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

这一首诗乃是唐朝玄宗皇帝时节一个道人李遐周所题。那李遐周是一个有道术的，开元年间，玄宗召入禁中，后来出住玄都观内。天宝末年，安禄山豪横，远近忧之；玄宗不悟，宠信反深。一日，遐周隐道而去，不知所往，但见所居壁上，题诗如此如此。时人莫晓其意，直至禄山反叛，玄宗幸蜀，六军变乱，贵妃缢死，乃有应验。后人方解云：“燕市人皆去”者，说禄山尽起燕蓟之众为兵也；“函关马不归”者，大将哥舒潼关大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山下鬼”是“嵬”字，蜀中有“马嵬驿”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至马嵬驿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道家能前知如此。盖因玄宗是孔升真人转世，所以一心好道。一时有道术的，如张果、叶法善、罗

公远诸仙众异人皆来聚会。往来禁内，各显神通，不一而足。那李遐周区区算术小数，不在话下。

且说张果，是帝尧时一个侍中。得了胎息之道，可以累日不食，不知多少年岁。直到唐玄宗朝，隐于恒州中条山中。出入常乘一个白驴，日行数万里。到了所在，住了脚，便把这驴似纸一般折叠起来，其厚也只比张纸，放在巾箱里面。若要骑时，把水一喂，即便成驴。至今人说八仙有张果老骑驴，正谓此也。

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闻其名，差一个通事舍人，姓裴名晤，驰驿到恒州来迎。那裴晤到得中条山中，看见张果齿落发白，一个扠搜老叟，有些嫌他，未免气质傲慢。张果早已知道，与裴晤行礼方毕，忽然一交跌去，只有出的气，没有人的气，已自命绝了。裴晤看了忙道：“不争你死了，我这圣旨却如何回话？”又转想道：“闻道神仙专要试人，或者不是真死也不见得，我有道理。”便焚起一炉香来，对着死尸跪了，致心念诵，把天子特差求道之意宣扬一遍。只见张果渐渐醒转来，那裴晤被他这一惊，晓得有些古怪，不敢相逼，星夜驰驿，把上项事奏过天子。

玄宗愈加奇异，道裴晤不了事，另命中书舍人徐峤赍了玺书，安车奉迎。那徐峤小心谨慎，张果便随峤到东都。子集贤院安置行李，乘轿入宫见玄宗。玄宗见是个老者，便问道：“先生既已得道，何故齿发衰落如此？”张果道：“衰朽之年，学道来得，故见此形

相。可羞，可羞！今陛下见问，莫若把齿发尽去了还好。”说罢，就御前把须发一顿捋拔干净；又捏了拳头，把口里乱敲，将几个半残不落的零星牙齿，逐个敲落，满口血出。玄宗大惊道：“先生何故如此？且出去歇息一会。”张果出来了。玄宗想道：“这老儿古怪。”即时传命召来。只见张果摇摇摆摆走将来，面貌虽是先前的，却是一头纯黑头发，须髯如漆，雪白一口好牙齿，比少年的还好看些。玄宗大喜，留在内殿赐酒。饮过数杯，张果辞道：“老臣量浅，饮不过二升。有一果子，可吃得一斗。”玄宗命召来。张果口中不知说些甚的，只见一个小道士在殿檐上飞下来，约有十五六年纪，且是生得标致。上前叩头，礼毕，走到张果面前打个稽首，言词清爽，礼貌周备。玄宗命坐，张果道：“不可，不可，弟子当侍立。”小道士遵师言，鞠躬旁站。玄宗愈看愈喜，便叫斟酒赐他，杯杯满，盏盏干，饮勾一斗，弟子并不推辞。张果便起身替他辞道：“不可更赐，他加不得了。若过了度，必有失处，看得龙颜一笑。”玄宗道：“便大醉何妨？恕卿无罪。”立起身来，手持一玉觥，满斟了，将到口边逼他。刚下口，只见酒从头顶涌出，把一个小道士冠儿涌得歪在头上，跌了下来。道士去拾时，脚步踉跄，连身子也跌倒了。玄宗及在旁嫔御，一齐笑将起来。仔细一看，不见了小道士，止有一个金榼在地，满盛着酒。细验这榼，却是集贤院中之物，一榼止盛一斗。

玄宗大奇。

明日要出咸阳打猎，就请张果同去一看。合围既罢，前驱擒得大角鹿一只，将付庖厨烹宰。张果见了道：“不可杀！不可杀！此是仙鹿，已满千岁。昔时汉武帝元狩五年，在上林游猎，臣曾侍从，生获此鹿，后来不忍杀，舍放了。”玄宗笑道：“鹿甚多矣，焉知即此鹿？且时迁代变，前鹿岂能保猎人不擒过，留到今日？”张果道：“武帝舍鹿之时，将铜牌一片扎在左角下为记，试看有牌否？”玄宗命人验看，在左角下果得铜牌，有二寸长短，两行小字，已模糊黑暗，辨不出了。玄宗才信，就问道：“元狩五年，是何甲子？到今多少年代了？”张果道：“元狩五年，岁在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到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宣太史官查推长历，果然不差。于是晓得张果是个千来岁的人，群臣无不钦服。

一日，秘书监王回质、太常少卿萧华两人同往集贤院拜访。张果迎着坐下，忽然笑对二人道：“人生娶妇，娶了个公主，好不怕人！”两人见他说得没头脑，两两相看，不解其意。正说之间，只见外边传呼：“有诏书到！”张果命人忙排香案等着。原来玄宗有个女儿，叫做玉真公主，从小好道，不曾下降于人。盖婚姻之事，民间谓之“嫁”，皇家谓之“降”；民间谓之“娶”，皇家谓之“尚”。玄宗见张果是个真仙出世，又见女儿好道，意思要把女儿下降张果，等张果尚了公

主，结了仙姻仙眷，又好等女儿学他道术，可以双修成仙。计议已定，颁下诏书。中使赍了到集贤院张果处，开读已毕，张果只是哈哈大笑，不肯谢恩。中使看见王、萧二公在旁，因与他说天子要下降公主的意思，叫他两个撺掇。二公方悟起初所说，便道：“仙翁早已得知，在此说过了的。”中使与二公大家相劝一番，张果只是笑不止。中使料道不成，只得去回复圣旨。

玄宗见张果不允亲事，心下不悦，便与高力士商量道：“我闻堇汁最毒，饮之立死。若非真仙，必是下不得口。好歹把这老头儿试一试。”时值天大雪，寒冷异常。玄宗召张果进宫，把堇汁下在酒里，叫宫人满斟暖酒，与仙翁敌寒。张果举觞便饮，立尽三卮，醺然有醉色。四顾左右，咂咂舌道：“此酒不是佳味！”打个呵欠，倒头睡下。玄宗只是瞧着不作声。过了一会，醒起来道：“有些古怪！”袖中取出小镜子一照，只见一口牙齿都焦黑了。看见御案上铁如意，命左右取来，将黑齿逐一击下，随收在衣带内了，取出药一包来，将少许擦在口中齿穴上，又倒头睡了。这一觉不比先前，且是睡得安稳，有一个多时辰，才爬起来，满口牙齿多已生完，比先前更坚且白。玄宗越加敬异，赐号通玄先生，却是疑心他来历。

其时有个归夜光，善能视鬼。玄宗召他来，把张果一看，夜光并不见甚么动静。又有一个邢和璞，善

算。有人问他，他把算子一动，便晓得这人姓名，穷通寿夭，万不失一。玄宗一向奇他，便教道：“把张果来算算。”和璞拿了算子，拨上拨下，拨个不耐烦，竭尽心力，耳根通红，不要说算他别的，只是个寿数也算他不出。其时又有一个道士叶法善，也多奇术，玄宗便把张果来私问他。法善道：“张果出处，只有臣晓得，却说不得。”玄宗道：“何故？”法善道：“臣说了必死，故不敢说。”玄宗定要他说。法善道：“除非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方得活。”玄宗许诺。法善才说道：“此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蝙蝠精。”刚说得罢，七窍流血，来知性命如何，已见四肢不举。玄宗急到张果面前，免冠跣足，自称有罪。张果看见皇帝如此，也不放在心上，慢慢的说道：“此儿多口过，不谪治他，怕败坏了天地间事。”玄宗哀请道：“此朕之意，非法善之罪，望仙翁饶恕则个！”张果方才回心转意，叫取水来，把法善一喷，法善即时复活。

而今且说这叶法善，表字道元，先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法善弱冠时，曾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锦衣宝冠，授以太上密旨。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妖，所在救人。入京师时，武三思擅权，法善时常察听妖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大为三思所忌，流窜南海。

玄宗即位，法善在海上乘白鹿，一夜到京。在玄宗朝，凡有吉凶动静，法善必预先奏闻。一日吐番遣

使进宝，函封甚固，奏称：“内有机密，请陛下自开，勿使他人知之。”廷臣不知来意真伪，是何缘故，面面相觑，不敢开言。惟有法善密奏道：“此是凶函，宣令番使自开。”玄宗依奏降旨。番使领旨，不知好歹，扯起函盖，函中弩发，番使中箭而死。乃是番家见识，要害中华天子，设此暗机于函中，连番使也不知道，却被法善参透，不中暗算，反叫番使自着了道儿。

开元初，正月元宵之夜，玄宗在上阳宫观灯。尚方匠人毛顺心巧用心机，施逞技艺，结构彩楼三十余间，楼高一百五十尺，多是金翠珠玉镶嵌。楼下坐着，望去楼上，满楼都是些龙凤螭豹百般鸟兽之灯。一点了火，那龙凤螭豹百般鸟兽，盘旋的盘旋，跳蹀的跳蹀，飞舞的飞舞，千巧万怪，似是神工，有像人力。玄宗看毕大悦，传旨：“速召叶尊师来同赏。”去了一会，才召得个叶法善楼下朝见。玄宗称夸道：“好灯！”法善道：“灯盛无比。依臣看将起来，西凉府今夜之灯也差不多如此。”玄宗道：“尊师几时曾见过来？”法善道：“适才在彼，因蒙急召，所以来了。”玄宗怪他说得诧异，故意问道：“朕如今即要往彼看灯，去得否？”法善道：“不难。”就叫玄宗闭了双目，叮嘱道：“不可妄开，开时有失。”玄宗依从。法善喝声道：“疾！”玄宗足下云冉冉而起，已同法善在霄汉之中。须臾之间，足已及地。法善道：“而今可以开眼看了。”玄宗闪开龙目，只见灯影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

果然与京师无异。玄宗拍掌称盛，猛想道：“如此良宵，恨无酒吃。”法善道：“陛下随身带有何物？”玄宗道：“止有镂铁如意在手。”法善便持往酒家，当了一壶酒、几个碟来。与玄宗对吃完了，还了酒家家火。玄宗道：“回去罢。”法善复令闭目，腾空而起。少顷，已在楼下御前。去时歌曲尚来终篇，已行千里有余。玄宗疑是道家幻术障眼法儿，来必真到得西凉。猛可思量道：“却才把如意当酒，这是实事可验。”明日差个中使，托名他事到凉州密访镂铁如意，果然在酒家，说道：“正月十五夜有个道人，拿了当酒吃的。”始信看灯是真。

是年八月中秋之夜，月色如银，万里一碧。玄宗在宫中赏月，笙歌进酒。凭着白玉栏杆，仰面看着，浩然长想。有词为证：

桂花浮玉，正月满天街，夜凉如洗。风
泛须眉透骨寒，人在水晶宫里。蛇龙偃蹇，
观阙嵯峨，缥缈笙歌沸。霜华满地，欲跨彩
云飞起。

（词寄《酹江月》）

玄宗不觉襟怀旷荡，便道：“此月普照万方，如此光灿，其中必有非常好处。见说嫦娥窃药，奔在月宫，既有宫殿，定可游观。只是如何得上去？”急传旨宣召叶尊师，法善应召而至。玄宗问道：“尊师有道术可使

朕到月宫一游否？”法善道：“这有何难？就请御驾启行。”说罢，将手中板笏一掷，现出一条雪链也似的银桥来，那头直接着月内。法善就扶着玄宗，踱上桥去。且是平稳好走，随走过处，桥便随灭。走得不上一里多路，到了一个所在，露下沾衣，寒气逼人。面前有座玲珑四柱牌接，抬头看时，上面有个大匾额，乃是六个大金字。玄宗认着是“广寒清虚之府”六字，便同法善从大门走进来。看时，庭前是一株大桂树，扶疏遮荫，不知覆着多少里数。桂树之下，有无数白衣仙女，乘着白鸾在那里舞。这边庭阶上又有一伙仙女，也如此打扮，各执乐器一件在那里奏乐，与舞的仙女相应。看见玄宗与法善走进来，也不惊异，也不招接，吹的自吹，舞的自舞。玄宗呆呆看着，法善指道：“这些仙女名为‘素娥’，身上所穿白衣叫做‘霓裳羽衣’，所奏之曲名曰《素云曲》。”玄宗素晓音律，将两手按节，把乐声一一嘿记了。后来到宫中，传与杨太真，就名《霓裳羽衣曲》，流于乐府，为唐家希有之音，这是后话。

玄宗听罢仙曲，怕冷欲还。法善驾起两片彩云，稳如平地，不劳举步，已到人间。路过潞州城上，细听樵楼更鼓，已打三点。那月色一发明朗如昼，照得潞州城中纤毫皆见。但只夜深人静，四顾悄然。法善道：“臣侍陛下夜临于此，此间人如何知道？近来陛下习听仙乐，何不于此试演一曲？”玄宗道：“甚妙，甚

妙！只方才不带得所用玉笛来。”法善道：“玉笛何在？”玄宗道：“在寝殿中。”法善道：“这个不难。”将手指了一指，玉笛自云中坠下。玄宗大喜，接过手来，想着月中拍数，照依吹了一曲。又在袖中摸出数个金钱，洒将下去了，乘月回宫。至今传说唐明皇游月宫，正此故事。

那潞州城中有睡不着的，听得笛声嘹唳，似觉非凡。有爬起来听的，却在半空中吹响，没做理会。次日，又有街上拾得金钱的，报知府里。府里官员道是非常祥瑞，上表奏闻。十来日，表到御前。玄宗看表道：“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此乃国家瑞兆，万千之喜。”玄宗心下明白，不觉大笑。自此敬重法善与张果一般，时常留他两人在宫中，或下棋，或斗小法，赌胜负为戏。

一日，二人在宫中下棋。玄宗接得鄂州刺史表文一道，奏称：“本州有仙童罗公远，广有道术。”盖因刺史迎春之日，有个白衣人身长丈余，形容怪异，杂在人丛之中观看，见者多骇走。旁有小童喝他道：“业畜！何乃擅离本处，惊动官司？还不速去！”其人并不敢则声，提起一把衣服，如飞走了。府吏看见小童作怪，一把擒住。来到公燕之所，具白刺史。刺史问他姓名，小童答道：“胜罗，名公远，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春，某喝令回去。”刺史不信道：“怎见得是龙？须得吾见真形方可信。”小童道：“请待后日。”至期，于水

边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江岸丈余，引江水入来。刺史与郡人毕集，见有一白鱼，长五六寸，随流至坑中，跳跃两遍，渐渐大了。有一道青烟如线，在坑中起，一霎时，黑云满空，天色昏暗。小童道：“快都请上了津亭。”正走间，电光闪烁，大雨如泻。须臾少定，见一大白龙起于江心，头与云连，有顿饭时方灭。刺史看得真实，随即具表奏闻，就叫罗公远随表来朝见帝。

玄宗把此段话与张、叶二人说了，就叫公远与二人相见。二人见了大笑道：“村童晓得些甚么？”二人各取棋子一把，捏着拳头，问道：“此有何物？”公远笑道：“都是空手。”及开拳，两人果无一物，棋子多在公远手中。两人方晓得这童儿有些来历。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下，天气寒冷，团团围炉而坐。此时剑南出一种果子，叫作“日熟子”，一日一熟，到京都是不鲜的了。张、叶两人每日用仙法遣使取来，过午必至，所以玄宗常有新鲜的到口。是日至夜不来，二人心下疑惑，商量道：“莫非罗君有缘故？”尽注目看公远。元来公远起初一到炉边，便把火箸插在灰中。见他们疑心了，才笑嘻嘻的把火箸提了起来。不多时使者即到，法善诘问：“为何今日偏迟？”使者道：“方欲到京，火焰连天，无路可过。适才火息了，然后来得。”众人多惊伏公远之法。

却说当时杨妃来入宫之时，有个武惠妃专宠。玄

宗虽崇奉道流，那惠妃却笃信佛教，各有所好。惠妃信的释子，叫做金刚三藏，也是个奇人，道术与叶、罗诸人算得敌手。玄宗驾幸功德院，忽然背痒。罗公远折取竹枝，化作七宝如意，进上爬背。玄宗大悦，转身对三藏道：“上人也能如此否？”三藏道：“公远的幻化之术，臣为陛下取真物。”袖中摸出一个七宝如意来献上。玄宗一手去接得来，手中先所执公远的如意，登时仍化作竹枝。玄宗回宫与武惠妃说了，惠妃大喜。

玄宗要幸东洛，就对惠妃说道：“朕与卿同行，却叫叶罗二尊师、金刚三藏从去，试他斗法，以决两家胜负，何如？”武惠妃喜道：“臣妾愿随往观。”传旨排辇驾。不则一日，到了东洛。时方修麟趾殿，有大方梁一根，长四五丈，径头六七尺，眠在庭中。玄宗对法善道：“尊师试为朕举起来。”法善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起数尺，一头不起。玄宗道：“尊师神力，何乃只举得一头？”法善奏道：“三藏使金刚神众押住一头，故举不起。”原来法善故意如此说，要武妃面上好看，等三藏自逞其能，然后胜他。果然武妃见说，暗道佛法广大，不胜之喜。三藏也只道实话，自觉有些快活。惟罗公远低着头，只是笑。玄宗有些不服气，又对三藏道：“法师既有神力，叶尊师不能及，今有个澡瓶在此，法师能咒得叶尊师入此瓶否？”三藏受诏置瓶，叫叶法善依禅门法，敷坐起来，念动咒语。未及念完，法善身体欬欬就瓶。念得两遍，法善已至瓶嘴边，翕

然而入。玄宗心下好生不悦。过了一会，不见法善出来，又对三藏道：“法师既使其入瓶，能使他出否？”三藏道：“进去烦难，出来是本等法。”就念起咒来。咒完不出，三藏急了，不住口一气数遍，并无动静。玄宗惊道：“莫不尊师没了？”变起脸来。武妃大惊失色，三藏也慌了，只有罗公远扯开口一味笑。玄宗问他道：“而今怎么处？”公远笑道：“不消陛下费心，法善不远。”三藏又念咒一会，不见出来。正无计较，外边高力士报道：“叶尊师进。”玄宗大惊道：“铜瓶在此，却在那里来？”急召进问之。法善对道：“宁王邀臣吃饭，正在作法之际，面奏陛下，必不肯放，恰好借入瓶机会，到宁王家吃了饭来。若不因法师一咒，须去不得。”玄宗大笑。武妃、三藏方放下心了。

法善道：“法师已咒过了，而今该贫道还礼。”随取三藏紫铜钵盂，在围炉里面烧得内外都红。法善捏在手里，弄来弄去，如同无物。忽然双手捧起来，照着三藏光头扑地合上去。三藏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道：“陛下以为乐，不知此乃道家末技，叶师何必施逞？”玄宗道：“尊师何不也作一法，使朕一快？”公远道：“请问三藏法师，要如何作法术？”三藏道：“贫僧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之。不得，是罗公输；取得，是贫僧输。”玄宗大喜，一齐同到道场院，看他们做作。

三藏结立法坛一所，焚起香来。取袈裟贮在银盒内，又安数重木函，木函加了封锁，置于坛上。三藏自在坛上打坐起来。玄宗、武妃、叶师多看见坛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有一重金刚围着，圣贤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上，言笑如常，不见他作甚行径。众人都注目看公远，公远竟不在心上。有好多一会，玄宗道：“何太迟迟？莫非难取？”公远道：“臣不敢自夸其能，也未知取得取不得，只叫三藏开来看看便是。”玄宗闻言，便叫三藏开函取袈裟。三藏看见重重封锁一毫未动，心下喜欢。及开到银盒，叫一声：“苦！”已不知袈裟所向，只是个空盒。三藏吓得面如土色，半晌无言。玄宗拍手大笑。公远奏道：“请令人在臣院内开柜取来。”中使领旨去取。须臾，袈裟取到了。玄宗看了，问公远道：“朕见菩萨尊神如此森严，却用何法取出？”公远道：“菩萨力上，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来便玉清神女取之，虽有菩萨金刚，连形也不得见他的，取若坦途，有何所碍？”玄宗大悦，赏赐公远无数。叶公、三藏皆伏公远神通。

玄宗欲从他学隐形之术，公远不肯，道：“陛下乃真人降化，保国安民，万乘之尊，学此小术何用？”玄宗怒骂之，公远即走入殿柱中，极口数玄宗过失。玄宗愈加怒发，令破柱取他。柱既破，又见他走入玉碣

中。就把玉碣破为数十片，片片有公远之形，却没奈他何。玄宗谢了罪，忽然又立在面前。玄宗恳求至切，公远只得许了。虽则传授，不肯尽情。玄宗与公远同做隐形法时，果然无一人知觉。若是公远不在，玄宗自试，就要露出些形来，或是衣带，或是幞头脚，宫中人定寻得出。玄宗晓得他传授不尽，多将金帛赏赉，要他喜欢。有时把威力吓他道：“不尽传，立刻诛死。”公远只不作准。玄宗怒极，喝令：“绑出斩首！”刀斧手得旨，推出市曹斩讫。

隔得十来日，有个内官叫做辅仙玉，奉差自蜀道回京。路上撞遇公远骑驴而来，笑对内官道：“官家作戏，忒没道理！”袖中出书一封道：“可以此上闻。”又出药一包寄上，说道：“官家问时，但道是‘蜀当归’。”语罢，忽然不见。仙玉还京奏闻，玄宗取书览看，上而写是“姓维名么退”，一时不解。仙玉退出，公远已至。玄宗方悟道：“先生为何改了名姓？”公远道：“陛下曾去了臣头，所以改了。”玄宗稽首谢罪。公远道：“作戏何妨？”走出朝门，自此不知去向。直到天宝末禄山之难，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驾。护送至成都，拂衣而去。后来肃宗即位灵武，玄宗自疑不能归长安。肃宗以太上皇奉迎，然后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其应在此。与李遐周之诗，总是道家前知妙处。有诗为证：

好道秦王与汉王，岂知治道在经常？
纵然法术无穷幻，不救杨家一命亡。
(出《拍案惊奇》)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诗云：

自古有神巫，其术能役鬼。
祸福如烛照，妙解阴阳理。
不独倾公卿，时亦动天子。
岂似后世者，其人总村鄙。
语言甚不伦，偏能惑闾里。
淫祀无虚日，枉杀供牲醴。
安得西门豹，投畀邺河水。

话说男巫女覡，自古有之，汉时谓之“下神”，唐世呼为“见鬼人”。尽能役使鬼神，晓得人家祸福休咎，令人趋避，颇有灵验。所以公卿大夫都有信着他的，甚至朝廷宫闱之中有时召用。此皆有个真传授，可以行得去做得来的，不是荒唐。却是世间的事，有了真的，便有假的，那无知男女妄称神鬼，假说阴阳，一些影响没有的也一般会哄动乡民，做张做势的，从古来就有了。

直到如今，真有术的巫覡已失其传，无过是些乡里村夫游嘴老嫗，男称太保，女称师娘，假说降神召鬼，哄骗愚人。口里说汉话，便道神道来了。却是脱不得乡气，信口胡柴的，多是不囫圇的官话、杜撰出来的字眼。正经人听了，浑身麻木忍笑不住的；乡里人信是活灵活现的神道，匾匾的信伏。不知天下曾有那不会讲官话的神道么！又还一件可恨处：见人家有病人来求他，他先前只说救不得。直到拜求恳切了，口里说出许多牛羊猪狗的愿心来，要这家脱衣典当，杀生害命，还恐怕神道不肯救，啼啼哭哭的。及至病已犯拙，烧献无效，再不怨怅他疑心他，只说不曾尽得心，神道不喜欢，见得如此，越烧献得紧了。不知弄人家费多少钱钞，伤多少性命。不过供得他一时乱话，吃得些、骗得些罢了。律上禁止师巫邪术，其法甚严，也还加他“邪术”二字，要见还成一家说话。而今并那邪不成邪，术不成术，一味胡弄，愚民信伏，习以成风，真是痼疾不可解，只好做有识之人的笑柄而已。

苏州有个小民，姓夏，见这些师巫兴头，也去投着师父，指望传些真术。岂知费了拜见钱，并无甚术法得传，只教得些游嘴门面的话头，就是祖传来辈辈相授的秘诀。习熟了，打点开场施行。其邻有个范春元，名汝舆，最好戏耍。晓得他是头番初试，原没甚本领的，设意要弄他一场笑话，来哄他道：“你初次降

神，必须露些灵异出来，人才信服。我忝为你邻人，与你商量个计较帮衬着你，等别人惊骇方妙。”夏巫道：“相公有何妙计？”范春元道：“明日等你上场时节，吾手里拿着糖糕叫你猜，你一猜就着。我就赞叹起来，这些人自然信服了。”夏巫道：“相公肯如此帮衬小人，小人万幸。”

到得明日，远近多传道新太保降神，来观看的甚众。夏巫登场，正在捏神捣鬼，妆憨打痴之际，范春元手中捏着一把物事来问道：“你猜得我掌中何物，便是真神道。”夏巫笑道：“手中是糖糕。”范春元假意拜下去道：“猜得着，果是神明。”即拿手中之物，塞在他口里去。夏巫只道是糖糕，一口接了。谁知不是糖糕滋味，又臭又硬，甚不好吃。欲待吐出，先前猜错了，恐怕露出马脚，只得攒眉忍苦咽了下去。范元春见吃完了，发一道恠：“好神明，吃了干狗屎了！”众人起初着见他吃法烦难，也有些疑心，及见范春元说破，晓得破他做作，尽皆哄然大笑，一时散去。夏巫吃了这场羞，传将开去，此后再弄不兴了。似此等虚妄之人，该是这样处置他才妙，怎当得愚民要信他骗哄。亏范春元是个读书之人，弄他这些破绽出来。若不然时，又被他胡行了。

范春元不足奇，宋时还有个小人，也会不信师巫，弄他一场笑话。华亭金山庙临海边，乃是汉霍将军祠。地方人相传，道是钱王霸吴越时，他曾起阴兵相助，

故此崇建灵宫。淳熙末年，庙中有个巫者，因时节边，聚集县人，捏神捣鬼，说将军附体，宣言祈祝他的，广有福利。县人信了，纷竞前来。独有钱寺正家一个干仆沈晖，崛强不信，出语谑侮。有与他一班相好的，恐怕他触犯了神明，尽以好言相助，叫他不可如此戏弄。那庙巫宣言道：“将军甚是恼怒，要来降祸。”沈晖偏要与他争辩道：“人生祸福天做定的，那里什么将军来摆布得我？就是将军有灵，决不附着你这等村蠢之夫，来说祸说福的。”正在争辩之时，沈晖一交跌倒，口流涎沫，登时晕去。内中有同来的，奔告他家里，妻子多来看视，见了这个光景，分明认是得罪神道了，拜着庙巫讨饶。庙巫越妆起腔来道：“悔谢不早，将军盛怒，已执录了精魄，押赴酆都，死在顷刻，救不得了！”庙巫看见晕去不醒，正中下怀，落得大言恐吓。妻子惊惶无计，对着神像只是叩头。又苦苦哀求庙巫，庙巫越把话来说得狠了。妻子只得拊尸恸哭。看的人越多了，相戒道：“神明利害如此，戏谑不得的！”庙巫一发做着天气，十分得意。

只见沈晖在地下扑的跳将起来，众人尽道是强魂所使，俱各惊开。沈晖在人丛中跃出，扭住庙巫，连打数掌道：“我把你这枉口嚼舌的，不要慌，那曾见我酆都去了？”妻子道：“你适才却怎么来？”沈晖大笑道：“我见这些人信他，故意做这个光景耍他一耍，有甚么神道来？”庙巫一场没趣，私下走出庙去躲了。合

庙之人尽皆散去，从此也再弄不兴了。

看官只看这两件事，你道巫师该信不该信？所以聪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妇一窍不通的。小子而今说一个极做天气的巫师，撞着个极不下气的官人，弄出一场极畅快的事来，比着西门豹投巫还觉希罕。正是：

奸欺妄欲言生死，宁知受欺正于此？

世人认做活神明，只合同尝干狗屎。

话说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个晋阳县令，姓狄，名维谦，乃反周为唐的名臣狄梁公仁杰之后。守官清恪，立心刚正，凡事只从直道上做去。随你强横的他不怕，就上官也多谦让他一分。治得个晋阳户不夜闭，道不拾遗，百姓家家感德衔恩，无不赞叹的。谁知天灾流行，也是晋阳地方一个晦气，虽有这等好官在上，天道一时亢旱起来，自春至夏，四五个月内并无半点雨泽。但见：

田中纹坼，井底尘生。滚滚烟飞，尽是晴光浮动；微微风撼，元来暖气薰蒸。辘轳不绝声，止得泥浆半杓；车戽无虚刻，何来活水一泓？供养着五湖四海行雨龙王，急迫煞八口一家喝风狗命。止有一轮红日炎炎照，那见四周野阴云款款兴？

旱得那晋阳数百里之地土燥山焦，港枯泉涸，草木不生，禾苗尽槁。急得那狄县令屏去侍从仪卫，在城隍庙中跣足步祷，不见一些征应。一面减膳羞，禁屠宰，日日行香，夜夜露祷。凡是那救旱之政，没一件不做过了。

话分两头。本州有个无赖邪民，姓郭名赛璞，自幼好习符咒，投着一个并州来的女巫，结为伙伴。名称师兄师妹，其实暗地里当做夫妻。两个一正一副，花嘴骗舌，哄动乡民不消说，亦且男人外边招摇，女人内边蛊惑，连那官宦大户人家也有要祷除灾祸的，也有要祛除疾病的，也有夫妻不睦要他魔样和好的，也有妻妾相妒要他各使魔魅的。种种不一，弄得太原州界内七颠八倒。本州监军使，乃是内监出身。这些太监心性，一发敬信的了不得。监军使适要朝京，因为那时朝廷也重这些左道异术，郭赛璞与女巫便思量随着监军使之使，到京师走走，图些侥幸。那监军使也要作兴他们，主张带了他们去。

到得京师，真是五方杂聚之所，好容易藏，邪言易播。他们施符设咒，救病除妖，偶然撞着小小有些应验，便一传两，两传三，各处传将开去，道是异人异术，分明是一对活神仙在京里了。及至来见他的，他们习着这些大言不惭的话头，见神见鬼，说得活灵活现。又且两个一鼓一板，你强我赛，除非是正人君子不为所惑，随你咋噍伶俐的好汉，但是一分信着鬼

神的，没一个不着他道儿。外边既已哄传其名，又因监军使到北司各监赞扬，弄得这些太监往来的多了，女巫遂得出入宫掖，时有恩赉。又得太监们帮衬之力，夤缘圣旨，男女巫俱得赐号“天师”。元来唐时崇尚道术，道号天师，僧赐紫衣，多是不以为意的事。却也没个什么职掌衙门，也不是什么正经品职，不过取得名声好听恐动乡里而已。郭赛璞既得此号，便思荣归故乡，同了这女巫仍旧到太原州来。此时无大无小，无贵无贱，尽称他每为天师。他也妆模作样，一发与未进京的时节气势大不同了。

正值晋阳大旱之际，无计可施，狄县令出着告示道：“不拘官吏军民人等，如有能兴云致雨，本县不惜重礼酬谢。”告示既出，有县里一班父老率领着若干百姓，来禀县令道：“本州郭天师符术高妙，名满京都，天子尚然加礼。若得他一至本县祠中，那祈求雨泽如反掌之易。只恐他尊贵，不能勾得他来。须得相公虔诚敦请，必求其至，以救百姓，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狄县令道：“若果然其术有灵，我岂不能为着百姓屈己求他？只恐此辈是大奸猾，煽起浮名，来必有真本事。亦且假窃声号，妄自尊大，请得他来，徒增尔辈一番骚扰，不能有益。不如就近访那真正好道、潜修得力的，未必无人。或者有得出来应募，定胜此辈虚器的一倍。本县所以来敢慕名开此妄端耳。”父老道：“相公所见固是，但天下有其名，必有其实。见放

着那朝野闻名哱哱的天师不求，还那里去另访得道的？这是‘现钟不打，又去炼铜’了。若相公恐怕供给烦难，百姓们情愿照里递人丁派出做公费。只要相公做主，求得天师来，便莫大之恩了。”县令道：“你们所见既定，我何所惜？”

于是，县令备着花红表里，写着恳请书启，差个知事的吏典代县令亲身行礼。备述来意已毕，天师意态甚是倨傲，听了一回，慢然答道：“要祈雨么？”众人叩头道：“正是。”天师笑道：“亢旱乃是天意，必是本方百姓罪业深重，又且本县官吏贪污不道，上天降罚，见得如此。我等奉天行道，怎肯违了天心替你们祈雨？”众人又叩头道：“若说本县县官，甚是清正有余。因为小民作业，上天降灾，县官心生不忍，特慕天师大名，敢来礼聘。屈尊到县，祈请一坛甘雨，万勿推却，万民感戴！”天师又笑道：“我等岂肯轻易赴汝小县之请？”再三不肯。

吏典等回来回复了狄县令。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天师不肯来，我辈眼见得不能存活了。还是县宰相公再行敦请，是必要他一来便好。”县令没奈何，只得又加礼物，添差了人，另写了恳切书启。又申个文书到州里，央州将分上，恳请必来。州将见县间如此勤恳，只得自去拜望天师，求他一行。天师见州将自来，不得已，方才许诺。众人见天师肯行，欢声动地，恨不得连身子都许下他来。天师叫备男女轿各一乘，同着

女师前往。这边吏典父老人等惟命是从，敢不齐整？备着男女二轿，多结束得分外鲜明，一路上秉香燃烛，幢幡宝盖，真似迎着一双活佛来了。到得晋阳界上，狄县令当先迎着。他两人出了轿，与县令见礼毕，县令把着盏，替他两个上了花红彩缎。备过马来换了轿，县令亲替他笼着马，鼓乐前导，迎至祠中。先摆着下马酒筵，极其丰盛。就把铺陈行李之类收拾在祠后洁净房内，县令道了安置，别了自去，专候明日作用，不题。

却说天师到房中对女巫道：“此县中要我每祈雨，意思虔诚，礼仪丰厚，只好这等了。满县官吏人民，个个仰望着下雨。假若我们做张做势，造化撞着了下雨便好；倘不遇巧，怎生打发得这些人？”女巫道：“枉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戏，这样小事就费计较。明日我每只把雨期约得远些，天气晴得久了，好歹多少下些，有一两点洒洒便算是我们功德了。万一到底不下，只是寻他们事故，左也是他不是，右也是他不是，弄得他们不耐烦。我们做个天气，只是撇着要去，不肯再留，那时只道恼了我们性子，扳留不住，自家只好忙乱，那个还来议我们的背后不成？”天师道：“有理，有理。他既十分敬重我们，料不敢拿我们破绽，只是老着脸皮做便了。”商量已定。

次日，县令到祠请祈雨。天师传命：就于祠前设立小坛停当。天师同女巫在城隍神前，口里胡言乱语

的说了好些鬼话，一同上坛来。天师登位，敲动令牌；女巫将着九环单皮鼓打的厮琅琅价响，烧了好几道符。天师站在高处，四下一望，看见东北上微微有些云气，思量道：“夏雨北风生，莫不是数日内有雨？落得先说破了，做个人情。”下坛来对县令道：“我为你飞符上界请雨，已奉上帝命下了。只要你们至诚，三日后雨当沾足。”这句说话传开去，万民无不踊跃喜欢。四郊士庶多来团聚了，只等下雨。

悬悬望到三日期满，只见天气越晴得正路了。

烈日当空，浮云扫净。蝗蝻得意，乘热气以飞扬；鱼鳖潜踪，在汤池而蹶蹶。轻风罕见，直挺挺不动五方旗；点雨无征，苦哀哀只闻一路哭。

县令同了若干百姓，来问天师道：“三日期已满，怎不见一些影响？”天师道：“灾沴必非虚生，实由县令无德，故此上天不应。我今为你虔诚再告。”狄县令见说他无德，自己引罪道：“下官不职，灾祸自当，怎忍貽累于百姓？万望天师曲为周庇，宁使折尽下官福算，换得一场雨泽，救取万民，不胜感戴！”天师道：“亢旱必有旱魃，我今为你一而祈求雨泽，一面搜寻旱魃，保你七日之期自然有雨。”县令道：“旱魃之说，《诗》、《书》有之，只是如何搜寻？”天师道：“此不过在民间，你不要管我。”县令道：“果然搜寻得出，致得雨

来，但凭天师行事。”天师就令女巫到民间各处寻旱魃，但见民间有怀胎十月将足者，便道是旱魃在腹内，要将药堕下他来，民间多慌了。他又自恃是女人，没一家内室不走进去，但是有怀孕的多瞒他不过。富家恐怕出丑，只得将钱财买嘱他，所得贿赂无算。只把一两家贫妇带到官来，只说是旱魃之母，将水浇他。县令明知无干，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尽意奉承他。到了七日，天色仍复如旧，毫无效验。有诗为证：

旱魃如何在妇胎？奸徒设计诈人财。

虽然不是祈禳法，只合雷声头上来。

如此作为，十日有多，天不凑趣。假如肯轻轻松松洒下了几点，也要算他功劳，满场卖弄本事，受酬谢去了，怎当得干雷也不打一个？两人自觉没趣，推道：“是此方未该有雨，担阁在此无用。”一面收拾，立刻要还本州。这些愚呆百姓一发慌了，嚷道：“天师在此尚然不能下雨，若天师去了，这雨再下不成了。岂非一方百姓该死？”多来苦告县令，定要扳留。

县令极是爱百姓的，顺着民情，只得去拜告苦留，道：“天师既然肯为百姓特地来此，还求至心祈祷，必求个应验救此一方，如何做个劳而无功去了？”天师被县令礼求，百姓苦告，无言可答，自想道：“若不放下个脸来，怎生缠得过？”勃然变色，骂县令道：“庸琐官人，不知天道！你做官不才，本方该灭。天时不肯

下雨，留我在此何干？”县令不敢回言与辨，但称谢道：“本方有罪，自干天谴，非敢更烦天师。但特地劳渎天师到此一番，明日须要治酒奉饯，所以屈留一宿。”天师方才和颜道：“明日必不可迟了。”

县令别去，自到衙门里来。召集衙门中人，对他道：“此辈猾徒，我明知矫诬无益，只因愚民轻信，只道我做官的不肯屈意，以致不能得雨。而今我奉事之礼、祈恳之诚，已无所不尽，只好这等了。他不说自己邪妄没力量，反将恶语詈我。我忝居人上，今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耶？明日我若有所指挥，你们须要一一依我而行。不管有甚好歹是非，我身自当之，你们不可迟疑落后了。”这个狄县令一向威严，又且德政在人，个个信服。他的分付，那一个不依从的？当日衙门人等，俱各领命而散。

次早县门来开，已报天师严飨归骑，一面催促起身了。管办吏来问道：“今日相公与天师饯行，酒席还是设在县里，还是设在祠里，也要预先整备才好，怕一时来不迭。”县令冷笑道：“有甚来不迭？”竟叫打头踏到祠中来，与天师送行。随从的人多疑心道：“酒席来曾见备，如何送行？”那边祠中天师也道：“县官既然送行，不知设在县中还是祠中？如何不见一些动静？”等得心焦，正在祠中发作道：“这样怠慢的县官，怎得天肯下雨？”须臾间，县令已到。天师还带着怒色，同女巫一齐嚷道：“我们要回去的，如何没些事故

担阁我们？甚么道理？既要钱行，何不早些？”县令改容大喝道：“大胆的奸徒！你左道女巫，妖惑日久，撞在我手，当须死在今日，还敢说归去么？”喝一声：“左右，拿下！”官长分付，从人怎敢不从？一伙公人暴雷也似答应一声，提了铁链，如鹰拿燕雀，把两人扣咽喉锁了，扭将下来。县令先告城隍道：“龌龊妖徒，哄骗愚民，诬妄神道，今日请为神明除之。”喝令按倒在城隍面前道：“我今与你二人钱行。”各鞭背二十，打得皮开肉绽，血溅庭阶。鞭罢，捆缚起来，投在祠前漂水之内。可笑郭赛璞与并州女巫做了一世邪人，今日死于非命。

强项官人不受挫，妄作妖巫干托大。

神前杖背神不灵，瓦罐不离井上破。

狄县令立刻之间除了两个天师，左右尽皆失色。有老成的来禀道：“欺妄之徒，相公除了甚当。只是天师之号，朝廷所赐，万一上司嗔怪，朝廷罪责，如之奈何？”县令道：“此辈人无根绊有权术，留下他冤仇不解，必受他中伤。既死之后，如飞蓬断梗，还有什么亲识故旧来党护他的？即使朝廷责我擅杀，我拚着一官便了，没甚大事。”众皆唯唯服其胆量。县令又自想道：“我除了天师，若雨泽仍旧不降，无知愚民越要归咎于我，道是得罪神明之故了。我想神明在上，有感必通，妄诞庸奴，原非感格之辈。若堂堂县宰为民

请命，岂有一念至诚不蒙鉴察之理？”遂叩首神前虔祷道：“诬妄奸徒，身行秽事，口出诬言，玷污神德，谨已诛讫。上天雨泽，既不轻徇妖妄，必当鉴念正直。再无感应，是神明不灵，善恶无别矣。若果系县令不德，罪止一身，不宜重害百姓。今叩首神前，维谦发心，从此在祠后高冈烈日之中，立曝其身，不得雨，情愿槁死，誓不休息！”言毕再拜而出。那祠后有山，高可十丈，县令即命设席焚香，簪冠执笏朝服独立于上，分付从吏俱各散去听候。

阖城士民听知县令如此行事，大家骇愕起来遂：“天师如何打死得的？天师决定不死。邑长惹了他，必有奇祸，如何是好？”又见说道县令在祠后高冈上烈日中自行曝晒，祈祷上天去了。于是奔走纷纭，尽来观看，搅做了人山人海城墙也似砌将拢来。可煞怪异！真是来意至诚，无不感应。起初县令步到冈上之时，炎威正炽，砂石流铄。待等县令站得脚定了，忽然一片黑云推将起来，大如车盖，恰恰把县令所立之处遮得无一点日光，四周日色尽晒他不着。自此一片起来，四下里慢慢黑云团圈接着，与起初这覆顶的混做一块生成了，雷震数声，甘雨大注。但见：

千山骤蹙，万境昏霾。溅沫飞流，空中
宛转群龙舞；怒号狂啸，野外奔腾万骑来。
闪烁烁曳两道流光，闹轰轰鸣几声连鼓。淋

漓无已，只教农子心欢；震叠不停，最是恶人胆怯。

这场雨足足下了一个多时辰，直下得沟盈浚满，原野滂流。士民拍手欢呼，感激县令相公为民辛苦，论万数千的跑上冈来，簇拥着狄公自山而下。脱下长衣当了伞子遮着雨点，老幼妇女拖泥带水，连路只是叩头赞诵。狄公反有好些不过意道：“快不要如此。此天意救民，本县何德？”怎当得众人愚迷的多，不晓得精诚所感，但见县官打杀了天师，又会得祈雨，毕竟神通广大，手段又比天师高强，把先前崇奉天师这些虔诚多移在县令身上了。县令到厅，分付百姓各散。随取了各乡各堡雨数尺寸文书，申报上司去。

那时州将在州，先闻得县官杖杀巫者，也有些怪他轻举妄动，道是礼请去的，纵不得雨，何至于死？若毕竟请雨不得，岂不枉杀无辜？及见文书上来，报着四郊雨足，又见百姓雪片也似投状来，称赞县令曝身数雨许多好处，州将才晓得县令正人君子，政绩殊常，深加叹异。有心要表扬他，又恐朝廷怪他杖杀巫者，只得上表一道，明列其事。内中大略云：

郭巫等猥琐细民，妖诬惑众，虽窃名号，总属夤缘。及在乡里，渎神害下，凌铄邑长。守土之官，为民诛之，亦不为过。狄某力足除奸，诚能动物，曝躯致雨，具见异

绩。圣世能臣，礼宜优异。云云。

其时藩镇有权，州将表上，朝廷不敢有异。亦且郭巫等原系无籍棍徒，一时在京冒滥宠荣，到得出外多时，京中原无羽翼心腹记他在心上的。就打死了，没人仇恨，名虽天师，只当杀个平民罢了。果然不出狄县令所料。

那晋阳是彼时北京，一时狄县令政声朝野喧传，尽皆钦服其人品。不一日，诏书下来褒异。诏云：

维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瘳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鉴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

当下赐钱五十万，以赏其功。

从此，狄县令遂为唐朝名臣。后来升任去后，本县百姓感他，建造生祠，香火不绝。祈晴祷雨，无不应验。只是一念刚正，见得如此，可见邪不能胜正。那些乔妆做势的巫师，做了水中淹死鬼，不知几时得超升哩！世人酷信巫师的，当熟看此段话文。有诗为证：

尽道天师术有灵，如何水底不回生？
试看甘雨随车后，始信如神是至诚。

（出《拍案惊奇》）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

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贻请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盃盂，竞饮先酬，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手，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

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饒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未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遣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道之归。

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惭愤，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伧父，喜痰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痈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给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出《聊斋志异》）

长 清 僧

长清僧，道行高洁。年八十余犹健。一日，颠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圆寂矣。

僧不自知死，魂飘去，至河而界。河南有故绅子，率十余骑，按鹰猎兔。马逸，坠毙。僧魂适值，翕然而合，遂渐苏。厮仆环问之。张目曰：“胡至此？”众扶归。入门，则粉白黛绿者纷集顾问。大骇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闭目不复有言。饷以脱粟则食，酒肉则拒。夜独宿，不受妻妾奉。

数日后，忽思少步。众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诸仆纷未，钱簿谷籍，杂请会计。公子托以病倦，悉卸绝之，惟问：“山东长清县，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郁无聊赖，欲往游瞩，宜即治任。”众谓

新瘳，未应远涉。不听，翼日遂发。

抵长清，视风物如昨。无烦问途，竟至兰若。弟子数人见贵客至，伏谒甚恭。乃问：“老僧焉往？”答云：“吾师曩已物化。”问墓所。群导以往，则三尺孤坟，荒草犹未合也。众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马欲归，嘱曰：“汝师戒行之僧，所遗手泽，宜恪守，勿俾损坏。”众唯唯。乃行。既归，灰心木坐，了不勾当家务。

居数月，出门自遁，直抵旧寺，谓弟子曰：“我即汝师。”众疑其谬，相视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为，悉符。众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

后公子家屡以舆马来，哀请之，略不顾瞻。又年余，夫人遣纪纲至，多所馈遗。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袭而已。友人或至其乡，敬造之。见其人默然诚笃；年仅三十，而辄道其八十余年事。

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数，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手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出《聊斋志异》）

妖 术

于公者，少任侠，喜拳勇，力能持高壶，作旋风舞。崇祯间，殿试在都，仆疫不起，患之。会市上有善卜者，能决人生死，将代问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问仆病乎？”公骇应之。曰：“病者无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当死！”公惊诧良久。卜者从容曰：“鄙人有小术，报我十金，当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术岂能解？不应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费，忽悔勿悔！”爰公者皆为公惧，劝罄橐以哀之。公不听。

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静以觐之，终日无恙。至夜，阖户挑灯，倚剑危坐。一漏向尽，更无死法。意欲就枕，忽闻窗隙窸窣有声。急视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则高如人。公捉剑起，急击之，飘空未中。遂遽小，复寻窗隙，意欲遽去。公疾斫之，应手而倒。烛之，则纸人，已腰断矣。公不敢卧，又坐待之。逾时，一物穿窗入，怪狞如鬼。才及地，急击之，断而为两，皆蠕动。恐其复起，又连击之，剑剑皆中，其声不软。审视，则土偶，片片已碎。于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闻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樯，房壁振摇，其势欲倾。公惧覆压，计不如出而斗之，遂割

然脱扃，奔而出。见一巨鬼，高与檐齐。昏月中，见其面黑如煤，眼闪烁有黄光，上无衣，下无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骇，鬼则弯矣。公以剑拨矢，矢堕，欲击之，则又弯矣。公急跃避，矢贯于壁，战战有声。鬼怒甚，拔佩刀，挥如风，望公力劈。公猱进。刀中庭石，石立断。公出其股间，削鬼中踝，铿然有声。鬼益怒，吼如雷，转身复剝。公又伏身入。刀落，断公裙。公已及胁下，猛斫之，亦铿然有声。鬼仆而僵。公乱击之，声硬如柝。烛之，则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缠腰际，刻画狰狞。剑击处，皆有血。公因秉烛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于死，以神其术也。

次日，遍告交知，与共诣卜所。卜人遥见公，瞥不可见。或曰：“此翳形术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备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处，但见卜人头而皆为犬血模糊，目灼灼如鬼立。乃执付有司而杀之。

异史氏曰：“尝谓买卜为一痴。世之讲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几人？卜之而爽，犹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将复如何？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出《聊斋志异》）

道士

韩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饮于其座。会宴集，有道士托钵门上。家人投钱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归不顾。韩闻击剥之声甚久，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韩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举手，即坐。略致研诘，始知其初居村东破庙中。韩曰：“何日栖鹤东观，竟不闻知？殊缺地主之礼。”答曰：“野人新至，无交游。闻居士挥霍，深愿求饮焉。”韩命举觞。道士能豪饮。徐见其衣服垢敝，颇偃蹇，不甚为礼。韩亦海客遇之。道士倾饮二十余杯，乃辞而去。自是每宴会，道士辄至，遇食则食，遇饮则饮，韩亦稍厌其频。饮次，徐嘲之曰：“道长日为客，宁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与居士等，惟双肩承一喙耳。”徐惭不能对。道士曰：“虽然，道人怀诚久矣，会当竭力作杯水之酬。”饮毕，嘱曰：“翌午幸赐光宠。”

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设。行去，道士已候于途；且语且步，已至寺门。入门，则院落一新，连阁云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创建何时？”道士答：

“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陈设华丽，世家所无。二人肃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姣童，锦衣朱履。酒饌芳美，备极丰渥。饭已，另有小进。珍果多不可名，贮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盏，围尺许。道士曰：“唤石家姊妹来。”童去少时，二美人入。一细长，如弱柳；一身短，齿最稚：媚曼双绝。道士即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长者和以洞箫，其声清细。既阕，道士悬爵促爵，又命遍酌。顾问：“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仆展氍毹于筵下，两女对舞，长衣乱拂，香尘四散。舞罢，斜倚画屏。二人心旷神怡，不觉醺醉。道士亦不顾客，举杯饮尽，起谓客曰：“姑烦自酌，我稍憩，即复来。”即去。

南屋壁下，设一螺钿之床，女子为施锦裯，扶道士卧。道士乃曳长者共寝，命少者立床下为之爬搔。二人睹此状，颇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无礼！”往将挠之。道士急起而遁。见少女犹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拥卧。视床上美人，尚眠绣榻，顾韩曰：“君何太迂？”韩乃径登南榻，欲与狎褻，而美人睡去，拨之不转，因抱与俱寝。

天明，酒梦俱醒，觉怀中冷物冰人，视之，则抱长石卧青阶下。急榻徐，徐尚未醒，见其枕遗屣之石，酣寝败厕中。蹴起，互相骇异。四顾，则一庭荒草、两间破屋而已。

（出《聊斋志异》）

鸟 语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乡村。食已，闻鹧鸪鸣，因告主人使慎火。问故，答曰：“乌云：‘大火难救，可怕！’”众笑之，竟不备。明日，果火，延烧数家，始惊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称为仙。道士曰：“我不过知鸟语耳，何仙为？”适有皂花雀鸣树上，众问何语。曰：“雀言：‘初六养之，初六养之，十四、十六殇之。’想此家双生矣。今日为初十，不出五六日，当俱死也。”询之，果生二子，无何，并死，其日悉符。

邑令闻其奇，招之，延为客。时群鸭过，因问之。对曰：“明公内室，必相争也。鸭云：‘罢，罢！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盖妻妾反唇，令适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优礼之。时辨鸟语，多奇中。而道士朴野，肆言辄无所忌。令最食，一切供用诸物，皆折为钱以入之。一日，方坐，群鸭复来，令又诘之。答曰：“今日所言，不与前同，乃为明公会计耳。”问：“何计？”曰：“彼云：‘蜡烛一百八，银来一千八。’”令惭，疑其相讥。道士求去，令不许。逾数日，宴客，忽闻杜宇。客问之。答曰：“乌云：‘丢官去。’”众愕

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几，令果以墨败。

呜呼！此仙人警戒之，而惜乎危厉熏心者不之悟也。
(出《聊斋志异》)

颠道人

颠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测，或见其煮石为饭者。会重阳，有色贵载酒登临，輿盖而往。宴毕过寺，甫及门，则道士赤足着破衲，自张黄盖，作警蹕声而出，意近玩弄。邑贵惭怒，挥仆辈逐骂之。道人笑而却走，逐急弃盖。盖毁裂之，片片化为鹰隼，四散群飞。众始骇，盖柄转成巨蟒，赤鳞耀目。众哗欲奔，有同游者止之曰：“此不过翳眼之幻术耳，乌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张吻怒逆，吞客嚙之。众益骇，拥贵人急奔，息于三里之外。使数人逡巡往探，渐入寺，则人蟒俱无。方将返报，闻老槐内喘急如驴，骇甚。初不敢前，潜踪移近之，见树朽中空，有窍如盘。试一攀窥，则斗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仅容两手，无术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树，比树开而人已死。逾时少苏，昇归。道士不知所之矣。

(出《聊斋志异》)

刘 海 石

刘海石，蒲台人，避乱于滨州。时十四岁，与滨州生刘沧客同函丈，因相善，订为昆季。无何，海石失怙恃，奉丧而归，音问遂阙。

沧客家颇裕。年四十，生二子：长子吉，十七岁，为邑名士；次子亦慧。沧客又内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后半年，长子患脑痛卒，夫妻大惨。无几何，嬖病又卒。逾数月，长媳又死，而婢仆之丧亡，且相继也。沧客哀悼，殆不能堪。

一日，方坐愁间，忽闾人通海石至。沧客喜，急出门迎以入。方欲展寒温，海石忽惊曰：“兄有灭门之祸，不知耶？”沧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闻问，窃疑近况未必佳也。”沧客泫然，因以状对。海石歔歔，既而笑曰：“灾殃未艾，余初为兄吊也。然幸而遇仆，请为兄贺。”沧客曰：“久不晤，岂近精‘越人术’耶？”海石曰：“是非所长。阳宅风鉴，颇能习之。”沧客喜，便求相宅。

海石入宅，内外遍观之。已而请睹诸眷口。沧客从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见于堂。沧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视，大笑不已。众方惊疑，但见倪女战栗无色，身暴缩短，仅二尺余。海石以界方击其首，作

石击声。海石揪其发，检脑后，见白发数茎，欲拔之。女缩项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项后拔去之。女随手而变，黑色如狸。众大骇。海石掇纳袖中，顾子妇曰：“媳受毒已深，背上当有异，请验之。”妇羞，不肯袒示。刘子固强之，见背上白毛，长四指许。海石以针挑去，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顾刘次子，亦有毛，才二指。曰：“似此可月余死耳。”沧客以及婢仆，并刺之。曰：“仆适不来，一门无噍类矣。”问：“此何物？”曰：“亦狐属。吸人神气以为灵，最利人死。”沧客曰：“久不见君，何能神异如此！无乃仙乎？”笑曰：“特从师习小技耳，何遽云仙？”问其师，答云：“山石道人。适此物，我不能死之，将归献俘于师。”

言已，告别，觉袖中空空，骇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来去，今已遁去。”众俱骇然。海石曰：“领毛已尽，不能作人，止能化兽，遁当不远。”于是入室而相其猫，出门而噉其犬，皆曰无之。启圈笑曰：“在此矣！”沧客视之，多一豕。闻海石笑，道伏，不敢少动。提耳捉出，视尾上白毛一茎，硬如针。方将检拔，而豕转侧哀鸣，不听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犹不肯耶？”执而拔之，随手复化为狸。纳袖欲出。沧客苦留，乃为一饭。问后会，曰：“此难预定。我师立愿宏，常使我等遨世上，拔救众生，来必无再见时。”

及别后，细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盖吕祖讳也。”

（出《聊斋志异》）

向 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与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值奢，所约不遂。适其母欲出籍为良，愿先适波斯。有庄公子者，素善波斯，请赎为妾。波斯谓母曰：“既愿同离水火，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几何矣！肯从奴志，向生其可。”母诺之，以意达晟。时晟丧偶未婚，喜，竭资聘波斯以归。庄闻，怒晟之夺所好也，途中偶逢，大加诟骂。晟不服。遂嗾从人折箠笞之，垂毙，乃去。杲闻奔视，则兄已死。不胜哀愤，具造赴郡。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杲隐忿中结，莫可控诉，惟思邀赂刺杀庄。日怀利刃，伏于山径之莽。久之，机渐泄。庄知其谋，出则戒备甚严。闻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为卫。杲无所施其计，然犹日伺之。

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战颇苦。既而烈风四起，冰雹继至，身忽忽然，痛痒不能复觉。

岭上旧有山神祠，强起奔赴。既入庙，则所识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尝行乞村中，杲辄饭之，道士以故识杲。见杲衣服濡湿，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忽冻蹲若犬，自视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惊恨。转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计亦良得。下山至旧伏处，见己尸卧丛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犹恐葬于鸟鸢，时时逻守之。

越日，庄适经此。虎暴出，于马上扑庄落，齧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毙。

杲在错楚中，恍若梦醒。又经宵，始能行步，厌厌以归。家人以其连夕不返，方共骇疑，见之，喜相慰问。杲但卧，蹇涩不能语。少间，闻庄信，争即床头庆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连其异。由此传播。庄于痛父之死也惨，闻而恶之，因讼杲。官以其事诞而无据，置不理焉。

异史氏曰：“壮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杀以为生，仙人之术亦神哉！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

（出《聊斋志异》）

金和尚

金和尚，诸城人。父无赖，以数百钱鬻于五莲山

寺。少顽钝，不能肄清业，牧猪赴市，若佣保。后本师死，稍有所遗，金卷怀离寺，作杂负贩。饮羊，登垄计最工。数年暴富，买田宅于水坡里。

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计。绕里千百亩，悉良沃，皆金抚有之。里中甲第数十，皆僧，无人。即有，亦其贫无业，携妻子僦屋佃田者也。类凡数百家。每一门内，四缭连屋，皆此辈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厅事，梁楹节税，绘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鉴；又其后为内寝，朱帘绣幕，兰麝香充溢喷人；螺钿雕檀为床，床上锦衾褥，褶叠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诸名迹，悬粘几无隙处。一声长呼，门外数十人轰应如雷。细纓革靴者，皆乌集鹄立。当事掩口语，侧耳以听。客仓卒至，十余筵咄嗟可办，肥浓蒸薰，纷纷狼藉如雾霏。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狡童十数辈，皆慧黠能媚人，皂纱缠头，唱艳曲，听睹亦颇不恶。金一出，前后数十骑，腰弓矢相摩戛。奴辈呼之皆以“爷”。即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师”，不以“上人”，不以禅号也。其徒出，稍稍杀千金，而风鬃云辔，亦略与贵公子等。金又广结纳，即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挟方面短长，偶气触之，辄惕自惧。而其为人鄙不文，顶趾无雅骨。生平不奉一经，持一咒，迹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尝蓄铙鼓。此等物，门人辈弗及见，并弗及闻。凡僦屋者，妇女浮丽如京都，脂泽金粉，皆取给于僧，僧亦不之靳。以

故里中不田而农者以百数。时而恶佃决僧首，瘞床下，亦不甚穷诘，但逐去之，其积习然也。金又买异姓儿子之，延儒师教帖括业。儿聪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学生。未几，赴北闱，领乡荐。由是金之名以“太公”噪。向之“爷”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执耳孙礼。

无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卧苫块，北面称孤，诸门人释杖满床榻，而灵帏后嚶嚶细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妇咸华妆来，攀帏吊唁，冠盖舆马塞道路。殡日，棚阁云连，幡幢翳天日。殉葬刍灵，饰以金帛，舆盖仪仗数十事，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弼、方相，以纸壳制巨人，皂帕金铠，空中而横以木架，纳活人内负之行。设机转动，须眉飞舞，目光烁闪，如将叱咤。观者惊怪，或小儿女遥望之，辄啼走。冥宅楼阁房廊亘数亩，万户千门，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会葬者盖相摩：上自方面，皆伛僂人，起拜凡八；下至贡监薄吏则手据地以叩，不敢劳公子、劳诸师叔也。当是时，倾国瞻仰，男女喘汗属于道，携妇襁儿，呼兄觅妹者声鼎沸；杂以鼓乐喧阗，百戏鞞鞞，入语都不可闻。观者自肩以下皆隐不见，惟见万顶攒动而已。有孕妇痛急欲产，诸女伴张裙为幄，罗守之。但闻儿啼，不暇问雌雄，断幅绷怀中，或扶之，或曳之，蹙蹙以去。奇观哉！

葬后，以金所遗资产瓜分而二之，子一，门人一。

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东，尽缙党。然皆兄弟行，痛痒犹相关云。

异史氏曰：“此一派也，两宗未有，六祖无传，可谓独辟法门者矣。抑闻之：五蕴皆空，六尘不染，是为‘和尚’；口中说法，座上参禅，是为‘和禅’；鞋香楚地，笠重吴天，是为‘相撞’；鼓钲喧聒，笙管敖曹，是为‘和唱’；狗苟钻缘，蝇营淫赌，是为‘和幢’。金也者，‘尚’耶，‘样’耶，‘撞’耶，‘唱’耶，抑地狱之‘幢’耶？”

（出《聊斋志异》）

吕 道 士

德州宋清远先生言：吕道士，不知何许人，善幻术。尝客田山蘊司农家，值朱藤盛开，宾客会赏。一俗士言词猥鄙，喋喋不休，殊败人意。一少年性轻脱，厌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几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听，亦愠形于色。满坐为之不乐。

道士耳语小童，取纸笔，画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数四。俗客趋东南隅坐，喃喃自语。听之，乃与妻妾谈家事。俄左右回顾若和解，俄怡色自辩，俄作引罪状，俄屈一膝，俄两膝并屈，俄叩首

不已。视少年，则坐西南隅花栏上，流目送盼，娓娓软语。俄嬉笑，俄谦谢，俄低唱《浣纱记》，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备诸冶荡之态。老儒则端坐石磴上，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挥顾盼，如与四五人对语。忽摇首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众骇笑，道士摇手止之。

比酒阑，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痴坐，少选始醒，自称不觉醉眠，谢无礼。众匿笑散。道士曰：“此小术，不足道。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即用此符。当时误以为真仙，迂儒又以为妄语，皆井底蛙耳。”

后在旅馆，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妾苏后，登车识其路径门户，语贵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礼》所以禁怪民欤！

（出《阅微草堂笔记》）

游僧之囊

族叔黎庵言：肃宁有塾师，讲程朱之学。一日，有游僧乞食于塾外，木鱼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师厌之，自出叱使去，且曰：“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惑耳。此地皆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僧作礼曰：

“佛之流而募衣食，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同一失其本来，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师怒，自击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恶作剧。”遗布囊于地而去。

意必复来，暮竟不至。扣之，所贮皆散钱。诸弟子欲探取，塾师曰：“俟其久而不来，再为计。然须数明，庶不争。”甫启囊，则群蜂盆涌，螫师弟面目尽肿，号呼扑救，邻里咸惊问。僧忽排闥入曰：“圣贤乃谋匿人财耶？”提囊径行。临出，合掌向塾师曰：“异端偶触忤圣贤，幸见恕。”观者粲然。

或曰：“幻术也。”或曰：“塾师好辟佛，见僧辄诋，僧故置蜂于囊以戏之。”梨庵曰：“此事余目击，如先置多蜂于囊，必有蠕动之状见于囊外，尔时殊未睹也，云幻术者为差近。”（出《阅微草堂笔记》）

破寺之僧

景城南有破寺，四无居人，惟一僧携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佣，见人不能为礼。然谰诈殊甚，阴市松脂炼为末，夜以纸卷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见趋问，则师弟键户酣寝，皆曰不知。又阴市戏场佛衣，作菩萨罗汉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隐映寺门树下。望见趋问，亦云无睹。或举所见语之，则合掌曰：“佛

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为？官司方禁白莲教，与公无仇，何必造此语祸我？”人益信为佛示现，檀施日多。然寺日颓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语，每言此寺多怪异。再一庄严，惑众者益藉口矣。”积十余年，渐致富。忽盗瞰其室，师弟并拷死，罄其资去。官检所造囊篋，得松脂戏衣之类，始悟其奸。

此前明崇祯末事。先高祖厚斋公曰：“此僧以不蛊惑为蛊惑，亦至巧矣。然蛊惑所得，适以自戕，虽谓之至拙可也。”

（出《阅微草堂笔记》）

杨 术 士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

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睨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并足矣。语讫絮泣，西商亦似不闻。

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西赧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

后西商检篋中少百金，镭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商商渐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出《阅微草堂笔记》）

卖 药 僧

河间有游僧，卖药于市。以一铜佛置案上，而盘贮药丸，佛作引手取物状。有买者，先祷于佛，而捧盘进之。病可治者，则丸跃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于所寓寺内，见其闭户研铁屑。乃悟其盘中之丸，必半有铁屑，半无铁屑；其佛

手必磁石为之，而装金于外。验之信然，其术乃败。

会有讲学者，阴作讼牒，为人所讦。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争。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对，笔迹皆相符，乃叩额伏罪。

太守徐公，讳景曾，通儒也，闻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今日观之，灼然不谬。”

（出《阅微草堂笔记》）

女巫与狐神

女巫郝媪，村妇之狡黠者也。余幼时，于沧州吕氏姑母家见之。自言狐神附其体，言人休咎。凡人家细务，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众。实则布散党徒，结交婢媪，代为刺探隐事，以售其欺。

尝有孕妇，问所生男女，郝许以男。后乃生女，妇诘以神语无验。郝瞋目曰：“汝本应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馈饼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责汝不孝，转男为女。汝尚不悟耶？”妇不知此事先为所侦，遂惶骇伏罪。其巧于缘饰皆类此。

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辈虽与人杂处，实各自服气炼形，岂肯与乡里老嫗为缘，预人家琐事？此嫗阴谋百出，以妖妄敛财，

乃托其名于吾辈。故今日真附其体，使共知其奸。”因缕数其隐恶，且并举其徒党姓名。语讫，郝霍然如梦醒，狼狈遁去。后莫知所终。（出《阅微草堂笔记》）

回 煞

表叔王碧伯妻丧，术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有盗伪为煞神，逾垣入，方开篋攫簪珥，适一盗又伪为煞神来，鬼声呜呜渐近。前盗皇遽避出，相遇于庭，彼此以为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对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见之，大骇，谛视乃知为盗。以姜汤灌苏，即以鬼装缚送官。沿路聚观，莫不绝倒。

据此一事，回煞之说当妄矣。然回煞形迹，余实屡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出《阅微草堂笔记》）

圆 光 术

世有圆光术：张素纸于壁，焚符召神，使五六岁童子视之。童子必见纸上突现大圆镜，镜中人物，历

历示未来之事，犹卦影也。但卦影隐示其象，此则明著其形耳。

庞斗枢能此术，某生素与斗枢狎，尝覬觐一妇，密祈斗枢圆光，观谐否。斗枢骇曰：“此事岂可渎鬼神？”固强之。不得已为焚符，童子注视良久曰：“见一亭子，中设一榻，三娘子与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诘责童子妄语，斗枢笑曰：“吾亦见之。亭中尚有一匾，童子不识字耳。”恧问：“何字？”曰：“‘己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

或曰：“斗枢所焚实非符，先以饼饵诱童子，教作是语。”是殆近之。虽曰恶谑，要未失朋友规过之义也。

（出《阅微草堂笔记》）

乩 仙 术

汪旭初言：见扶乩者，其仙自称张紫阳。叩以《悟真篇》，弗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轻传”而已。

会有仆妇窃资私逃，仆叩问：“尚可追捕否？”仙判曰：“尔过去生中，以财诱人，买其妻；又诱之饮博，仍取其财。此人今世相遇，诱汝妇逃者，买妻报；

并窃资者，取财报也。冥数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语。然此论一出，凡奸盗皆诿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澜乎？”乩不能答。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从狡狴恶少游，安知不有人匿仆妻而教之作此语？”阴使人侦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密伺，则聚而呼卢，仆妇方艳饰行酒矣。潜呼逻卒围所居，乃弭首就缚。

律禁师、巫，为奸民窜伏其中也。蓝道行尝假此术以败严嵩，论者不甚以为非，恶嵩故也。然杨、沈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争者，一方士从容谈笑，乃制其死命，则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为嵩，使因而排及清流，虽韩、范、富、欧阳，能与枝梧乎？故乩仙之术，士大夫偶然游戏，倡和诗词，等诸观剧则可；若借卜吉凶，君子当怖其卒也。（出《阅微草堂笔记》）

乩 仙 诗

乾隆壬午九月，门人吴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于余绿意轩中。下坛诗曰：

沉香亭畔艳阳天，斗酒曾题诗百篇。
二八娇娆亲捧砚，至今身带御炉烟。
满城风叶蓟门秋，五百年前感旧游。

偶与蓬莱仙子遇，相携便上酒家楼。

余曰：“然则青莲居士耶？”批曰：“然。”赵春涧突起问曰：“大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沉香亭上。杨贵妃马嵬陨玉，年已三十有八，似尔时不止十六岁。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渔阳，何以忽感旧游？天宝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误记？”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动矣。

大抵乩仙多灵鬼所托，然尚实有所凭附。此扶乩者，则似粗解吟咏之人，炼手法而为之，故必此人与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则不能书。其诗亦皆流连光景，处处可用，知决非古人降坛也。尔日猝为春涧所中，窘迫之状可掬。

后偶与戴庶常东原议及，东原骇曰：“尝见别一扶乩人，太白降坛，亦是此二诗，但改‘满城’为‘满林’，‘蓟门’为‘大江’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种稿本，转相授受，固不足深诘矣。

宋蒙泉前辈亦曰：“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诗顷刻即成。后检之，皆村书《诗学大成》中句也。

（出《阅微草堂笔记》）

李 通 判

广西李通判者，巨富也。家蓄七姬，珍宝山积。

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仆者，素忠谨，伤其主早亡，与七姬共设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缘。老仆呵之曰：“吾家主早亡，无暇施汝。”道士笑曰：“尔亦思家主复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仆惊奔，语诸姬。群讶然出拜，则道士去矣。老仆与群妾悔轻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归咎。

未几，老仆过市，遇道士于途。老仆惊且喜，强持之，请罪乞哀。道士曰：“我非靳尔主之复生也。阴司例，死人还阳，须得替代。恐尔家无人代死，吾是以去。”老仆曰：“请归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语告群妾。群妾初闻道士之来也，甚喜，继闻将代死也，皆恚，各相视，噤不发声。老仆毅然曰：“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残年何足惜！”出见道士曰：“吾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尔能无悔无怖则可。”曰：“能。”道士曰：“念汝诚心，可出外与亲友作别。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验矣。”

老仆奉道士于家，旦夕敬礼。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诀别。其亲友有笑老，有怜者，有敬者，有揶揄不信老。老仆过圣帝庙，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祷曰：“奴代家主死，求圣帝助道士故回家主魂魄。”语未竟，有赤脚僧立案前，叱曰：“汝满面妖气，大祸至矣！吾救汝，慎弗泄。”赠一纸包，曰：“临时取看。”言毕不见。老仆归，偷开之，手爪五具，绳索一根，遂置怀中。

俄而三日之期已届，道士命移老仆床与家主灵柩相对，铁锁扃门，凿穴以通饮食。道士于群姬相近处筑坛诵咒，居亡何，了无他异。老仆疑之，心甫动，闻床下飒然有声。两黑人自地跃出，绿睛深目，通体短毛，长二尺许，头大如车轮，目眈眈视老仆，且视且走，绕棺而行，以齿啮棺缝。缝开，闻咳嗽声，宛然家主也。二鬼启棺之前和，扶家主出，状奄然，若不胜病者。二鬼手摩其腹，口渐有声。老仆目之，形是家主，音则道士，愀然曰：“圣帝之言，行无验乎？”急揣怀中纸，五爪飞出，变为金龙，长数丈，攫老仆于空中，以绳缚梁上。老仆昏然，注目下视：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仆卧床，无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败矣！”二鬼狰狞，绕屋寻觅，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仆床帐被褥碎裂之。一鬼仰头，见老仆在梁，大喜，与家主腾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声，仆坠于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复见矣。

群妾闻雷，往启户视之。老仆具道所见。相与急视道士，道士已为雷震死坛所，其尸上有硫磺大书“妖道炼法易形，图财贪色，天条决斩，如律令”十七字。

（出《子不语》）

吕道人驱龙

河南归德府吕道人，年百余岁，鼻息雷鸣。或十

余日不食，或一日食鸡子五百。吹气入身，如火炙痛。或戏以生饼覆其背，须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袄，日行三百里。

雍正间，王朝恩为北河总，筑张家口石坝不成，糜帑数万，忧懣不食。适吕至，曰：“此下有毒龙为祟。”王问：“汝能驱之否？”曰：“此龙修炼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筑浮山堰崩，伤生灵数万，此龙孽也。公欲坝成，须贫道亲下河与斗，庶几逐龙去，而坝可成。然贫道福命薄，虑为所伤，必须仗圣天子威灵、大人福力护持之。”曰：“若何而可？”曰：“请王命婢，油纸裹缚贫道背上，用河道总督印铃封大人手书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

道士遂仗剑入水。顷刻黑风起，雷电大作，波浪掀天。至明日夜半，道士来署，提血剑，腥涎满身，背伛偻，曰：“贫道肋骨为龙尾击断矣。然贫道亦斩龙一臂，臂坠水，仅留一爪献公。龙受伤，奔东海去，明日坝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劳之。欲延蒙古医为之接骨，曰：“不必。贫道运真气养之，半年后可平复也。”次日，王公上工下埽，石坝果成。所藏龙爪，大如水牛角，嗅作龙涎香。悬之，蚊蝇远避。

吕自言与李自成交好，曾为系草鞋带。又与贾士芳同受业于王先生甚，先生常言：“汝愿，故道可成；贾好利，又自作聪明，必不善终，然亦须名动天了。”

嵇文敏公为河总，入都陛见。家人不得家信，问

吕。吕曰：“汝家大人已被大木撑入眼矣。”举家惊，恐有吕疾。已而授东阁大学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耳。

乾隆四年，吕入都，诸王公延之治疾，脱手愈。徐文穆公第六子，虚阳不闭。吕一见曰：“公子面上血不华色，不过梦遗耳。”令闭目卧地袒胸。手一铁针，长尺余，直刺其心。拔之，血随针出，如一条红丝，取口唾拭其创处。旁人骇绝，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日来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热透五脏而愈。问导引之术，不肯言。乃引其僮私问之，曰：“无他异也。每早至旷野，红日始出，见道人向日作虎跳状，手招日光纳口中，且吸且咽，如是者再。”（出《子不语》）

炼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张履昊，好道。予告归，寄居江宁。入城时，拥朱提一百六十万。

有郎总兵者，公门下士也。荐来道士善黄白之术，寿九百余岁，烧杏核成银，屡试若神。道士说公烧丹，以白银百万，炼丹一枚，则长生可致。公惑之。斋戒三日，定坎离之位，每一炉辄下银五万两、炭百担。

昼则公亲监之，夜则使人守之，银登时化为水。炼三月，费银八十万，丹无消息。公诘之，道士曰：“满百万，则丹成。成后，含之不饥不寒，可南可北，随意所之，无不可到。”公无奈何，复与十余万，然已觉其妄。道士洩溺，必遣人尾之。

清晨，道士洩于园，尾者回顾，忽失道士所在。往视其炉，百万俱空矣。启道士行李，得书一封，云：“公此种财，皆非义物也。吾与公有宿缘，特来取去，为公打点阴间赎罪费用。日后自有效验，幸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万银下炉时，屋上隐隐有雷声，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盖其头，其搬运实无痕迹。”

（出《子不语》）

沙弥思老虎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道咬死，尸骨

无存。”沙弥唯唯。

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出《续子不语》）

再 生

永平某村有翁媪业豆腐者，性皆好善。遇有桥梁道途朽敝泥淖者，辄出所蓄资，极力修补，数十年如一日也。

会村有石桥，为大水所坏，行旅不通。翁复鳩工缮理，身亦操作其间。日午倦怠，倚坐桥柱少憩。瞥见二青衣人蓦然来前，类县中差役，呼翁曰：“可亟往！”翁问何之，曰：“至则自知耳。”翁不敢违拂，乃起身从行之。

约十余里，入一村，见巨宅甚壮，翁识为某村大富家某人宅也。青衣促翁入，历敝重门，直达寝室。室中妇女甚伙，其环绕一少年妇，方临蓐。翁愕然惊却，青衣拼力推挤，不觉跌入少妇腹中。骤觉通身如渥沸汤，辗转争斗，旋复寒甚，恍卧霜雪，耳中闻人语曰：“恭喜娘子，生得一儿郎矣！”翁大惊，开眼四顾，悉如所见，自视其拳，仅似胡桃，始悟身死，已

降生于此地矣，悲从中来，方呱呱而哭。

忽一半老妇人，持剪刀剪其脐，痛入心髓，不禁失声曰：“老乞婆莫恶作剧！”举室猝闻儿语，咸大惊扰。翁曰：“汝等勿恐，我某村某翁也。今观此局，是托生汝家矣。既至汝家，即为汝家儿，夫复何言！但我有老妻，贫且病。我死，彼将何依？可招之来此，分得屋两间，使居之，日给粗粝三餐，冬给一棉衣蔽寒，以终其余年，斯可矣。无过分，恐其福薄不胜也。我尸在桥柱下，可使人急往，殓以布衣布衾，一柏木棺，即瘞之桥侧，无过费，则吾始得安心处此。”

其家不信，翁躁怒，大声促之。家人欲往，翁曰：“汝等去或行诈，须抱我亲往料理！”家人不得已，以绣被裹翁而行。至其处，果一一悉如所言。翁与媪絮絮问答，宛然结发。媪大恸，翁止之曰：“有我在，无忧孤寡。”既而至桥下，翁尸亦官殓将殓矣。翁叹息再四，命易以柏棺，亲视安葬。遂与媪俱归，养之别室。

其家只翁一子承嗣，拥资百万。阅年，其父死，母二十而寡，爱翁如掌珠。翁行善好施，由于天性，逾于前生。人以为善人之报云。（出《夜谭随录》）

金山寺医僧

浙右某孝廉约伴入都会试，舟至姑苏，孝廉病矣。

同伴唤與送至名医叶天士家诊治。叶诊之良久，曰：“君疾系感冒风寒，一药即愈。第将何往？”孝廉以赴礼闱对。叶曰：“先生休矣。此去舍舟登陆，必患消渴症，无药可救。寿不过一月耳，脉象已现。速归，后事尚及料理也。”遂开方与之，谕门徒登诸医案。孝廉回舟，惶然泣下，辞伴欲归。同伴曰：“此医家吓人生财之道也。况叶不过时医，决非神仙，何必介意？”次日，孝廉服药果愈。同伴益怂恿之，遂北上，然心甚戚戚。

舟抵江口，风逆不得渡，同人约游金山寺。山门前有医僧牌，孝廉访禅室。僧为诊视曰：“居士将何之？”以应试对。僧蹙额曰：“恐来不及矣。此去登陆，消渴即发，寿不过月，奈何远行耶？”孝廉泣下曰：“诚如叶天士言矣。”僧曰：“天士云何？”孝廉曰：“无药可救。”僧曰：“谬哉，药如不能救病，圣贤何必留此一道？”孝廉觉其语有因，踉而诸救。僧援之曰：“君登陆时，王家营所有者，秋梨也。以后车满载，渴即以梨代茶，饥则蒸梨作膳。约至都食过百觔，即无恙焉。得云无药可救，误人性命耶？”孝廉再拜而退。行抵清河，舍舟登车，果渴病大作矣。如僧言，饮食必以梨，至都平服如故。入闱不售，感僧活命恩，回至金山，以二十金及都中方物为谢。僧收物而却其金，曰：“居士过苏城时，再见叶君，令其诊视。如云无疾，即以前言质之。彼如问治疗之人，即以老僧告之，

胜于厚惠也。”

孝廉如言往见天士，复使诊视。曰：“君无疾，何治？”孝廉以前言质之，天士命徒查案，相符，曰：“异哉，君其遇仙乎？”孝廉曰：“是佛，非仙。”以老僧言告之。天士曰：“我知之矣。先生请行，我将停业以请益。”遂摘牌散徒，更姓名，衣佣保服，轻舟往投老僧，求役门墙，以习医术。僧许之。日侍左右，见其治过百余人，道亦不相上下。告僧曰：“余亦有所悟矣。请代为立方可乎？”僧曰：“可。”天士作方呈览，僧曰：“汝学已与姑苏叶天士相类，何不各树一帜，而依老僧乎？”天士曰：“弟子恐如叶之误人性命，必须精益求精，万无一失，方可救人耳。”僧曰：“善哉，此言胜于叶君矣！”

一日，有异一垂毙之人至，其腹如孕。来人曰：“是人腹痛数年，而今更甚。”僧诊讫，命天士复诊，开方首用白信三分。僧笑曰：“妙哉！汝所以不及我者，谨慎太过。此方须用砒霜一钱，起死回生，永除疾根矣。”天士骇然曰：“此人患虫蛊，以信三分，死其虫足矣，多则人何能堪？”僧曰：“汝既知虫，不知虫之大小乎？此虫已长二十寸余矣，试以三分，不过暂困，后必复作。再投以信，避而不受，则无药可救矣。用一钱，俾虫毙，随矢出，永绝后患，不更妙耶？”天士惑甚。僧立命侍者出白丸纳病人口中，以汤下之，谓来人曰：“速舁回寓，晚必遗矢出虫，俾吾徒

观之。”来人唯唯，舁病人去。

至夜，果如所言，挑一赤虫来，长二尺余。病人已苏，饥而索食。僧命以参苓作糜进之，旬日痊可。天士心悦诚服，告以真姓名而求益。僧念其虚心向往，与一册而遣之。自是天士学益进，无棘手之症矣。

（出《续客窗闲话》）

行脚僧

池阳有老衲，独居古刹，丐募积有微资。以钱易来提十余铤，铤各五两许，吝惜备至。衣常不周，食常不饱，晏如也。一日，晨起啜粥，会九华某僧行脚至刹，饥甚，出钵乞食，再三哀求，衲啜不顾。某僧饥忿莫遏，拔戒刀洞老衲胸殄之。饱啖，搜攫其资而遁。越日，土人见老衲杀死刹中，以其无主，瘞而火其刹，其事以寝。

某僧既杀老衲，缠资腰中，以无人知，意甚得。乃腰缠日重，久之，几如佩千钧，苦难行走。不得已，至深山中，以刀坎地埋其半，而重如故，尽埋乃已。又每日暮，即见老衲在左右，且闻口宣佛号曰：“阿弥陀佛。”喃喃不休。心恶之，知其冤孽难解。计朝菩萨或可忏悔，乃遍至五台、峨眉、南海各灵山，顶礼求

忤，卒无验。无可如何，仍归九华。甫跻上天门，惨然色变，大声呼曰：“老衲又来索命矣！我去，我去！”遂历将前事朗告诸人。言毕，自挝其胸曰：“此事何能瞒人？我死晚矣！”耸身一跃，崖下适有枯枝，恰坠其上，贯胸而死。

斯时崖上崖下观者数千人，无不咋舌骇叹，金合十作偈曰：

孽由自作，信不可活。
凡我众生，鉴此行脚。

又下一转语曰：

客粥一勺，甘丧躯壳。
凡我众生，鉴彼老衲。

（出《里乘》）

活 佛

江南某生，客游，舫舟江浒，登岸独自游览。信步至一兰若，阒其无人。见内殿壁板所画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觉巧触其机，壁上门忽洞开。内有妇女数辈，正与髡奴掷倒为戏。瞥见生，叱问：“何人？”生大骇，急趋而出。僧徒三五人蹑迹驰追，将生

挽回。生泣哀之曰：“乞师慈悲，恕我无知，誓不饶舌。”僧众叱曰：“汝自寻死地，尚望生耶？”一僧曰：“搯之便。”一僧曰：“搯之不如烹之，较易灭迹。”生闻而觖觖，料不能脱，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无再生理。求师慈悲，赐全要领，其功德胜于浮屠合尖矣。”一僧曰：“我佛慈悲，姑念无知，其言也哀。将来送活佛生天，我辈可藉渔利，较为得计。”金曰：“善。”

遂将生发剃净，幽诸密室。饮以瘡药，日给淡食，不入粒盐。百日，肌肤肥白如匏，且腰脚柔软，不能行立。乃于郊外架木为高台，谓某日活佛肉身，跌坐台上，涅槃示寂，藉火化以生天。举国男女闻之，扶老携幼，不远而来。皆香花顶礼，瞻拜祈祷，一唱百和，舞蹈若狂。

郊外距邑城密迩，邑令某公，健吏也。耳其事，率干役数人，微服自往洞察。见台高丈余，一僧戴毗卢帽，面白皙如满月，身披五色袈裟，趺足坐榻上，闭目泪涔下如雨。台下僧众百数十人，各执鱼钹、披磬、笙箫、琴阮，旌旛羽盖，循环旋绕，喃喃奉经礼忏。众男女从其后，同宣佛号，一体膜拜。台前后左右置薪台，间杂旃檀纸帛，高等丘陵。待时至举火，送活佛生天。公谓：“活佛生天，复何流泪？岂尚有尘缘难割耶？”初固疑其妄，睹此益信。亟遣干役驰白主僧，曰：“邑侯闻活佛生天，欢喜无量。亲来拈香，谕

众暂缓举火。”僧众素知公威严，不敢有违，亟含笑答曰：“邑主肯赐降临，为我佛之光，僧等曷胜荣幸！理合敬候。”

公亟反署，盛设仪仗而至。僧众合掌前迎。公问：“活佛何在？”主僧笑指台上谓：“趺坐者即是活佛。”并详述其平日清修高行。公啧啧称叹，谓：“今日天刑，活佛生天，恐未能遽登极乐之界。暂请改期，何如？”主僧答称：“此活佛自订日期，未便擅改。”公笑曰：“活佛未曾留意宪书，下官忝主一邑，合为改正。明日天赦，生天最吉。请活佛在邑署暂住一夜，藉使署中细弱，得遂瞻拜。”主僧答称：“活佛功行圆满，即绝口不言；又肉体尊重，不便行动，碍难进署。”公笑称：“我自有法。”乃命健儿数人，将活佛舁至署中。僧众箝口相视，不敢阻止，又莫测公喜怒，殊切悬虑。

活佛既至署中，公命安置内记室。夜半潜自研诘，见其涕泪交并，言动俱绝，心知有异，因问：“能作字否？”活佛点首。亟命将笔砚至，活佛胖软，臂不能举，惟以指蘸墨书纸上，历叙颠末。公阅之大怒，命活佛安心，药食调治，俟差愈，牒送回籍。

翌旦，谕寺僧齐集台下，毋许擅离。又密牒骑尉，督营卒多人，乘僧等出后，围寺穷搜，果获妇女数人，所藏金珠衣物甚富。公至台下，僧众请迎活佛。公笑曰：“活佛有命，请主僧替代生天。”主僧大惧，踣称知罪求宥。公叱左右，将主僧缚掷台上。又指主谋助

虐数人，谓当追配，亦命同缚掷台上。叱令举火，火烈风猛，一转瞬俱成灰烬。僧众环视，面如死灰。观者闻知其事，同声称快。公命将余僧笞责，谕令蓄发归农。其妇女各归亲属。乃将寺改为义塾，即变易其金珠衣物，以资膏火云。

（出《里乘》）

天魔禅院

明季北阙之下，西山之隈，占胜景，筑名刹，颜曰桃花庵，其实为元季天魔禅院也。庵之尼广怜，又名光莲。幼本扬州贫家女，幼鬻为西贾婢。年十三四即狐媚主人子，主母卒，子恐而翁谋胶续，以婢荐。大得主人宠，凡箱篋厨库箠钥，皆为女所掌。衽席之上，尤能出奇技，使老阳挠败。主人病痿，颓然亦卒。子乃独踞之，苦块阳台，笑啼并作。乃缱绻未却，而巫咸下招，年余亦以瘵毙。女为之草草殓殮，以多资啗仆媪，货其宅，席卷贾人产，驱车走北通州，僦民舍以居。

年甫破瓜，姿致妍丽，终日簪花傅粉，红裳素裙，俏立门首，窥往未俊男。传播既广，凡好色富儿，争饰容首，晋谒香巢，以一睹娇靥为快。然女颇以多金自恃，不屑侑觞，不堪迎送。客至，但艳妆端坐以俟，

媼婢满前，冠簪盆至，女均小酬应。惟美如羊车中人，始以目成，许于昏夜一亲香泽。若漏转犹强坐，即操杖逐诸门外矣。初昵一胜家郎，旋告疲软摒去。

时有以太守侯铨于都者白氏名盈，资已罄而裘马犹都，闻艳声，以庖子夤缘入其室。貌既倜傥，语更安详，交颈并头，更多内媚。女惑之，盟山海，啮臂定情焉。月余忽贺者踵其门，仆人厕其右，骇甚。缘女出奁中累累者，为之通部胥关节，得筮仕秦中矣。

白喜，携女之任。女预与之约曰：“好官多得钱耳，郎但高坐堂皇，神迎上官，目送小吏而已。持牙筹，精出纳，自有健妇主之，无与郎事。”由是苞苴之货盈庭，鞭拍之声盈耳。满泪之钞，捋须之钱，咸入私橐，三年余不下二十万金。白渐羸败，女以丹药服之，战益力。宪司奉檄来褫太守鞶带，而太守正命变仆以资购榷具矣。殆白卒，女勉扶其槨厝他郡，尽以其官囊辇之入都。

时有知其事者，议论沸腾，咸谓添香红袖，何殊操刃绿林。女惧祸，削云鬓，披缁衣，作比丘尼。偶至天魔禅院旧址，徘徊瓦砾间，拨榛莽，得断碣残础，慨然有创建想。走告于近院布施，家有难色。女云：“诚不烦摇钱树也。”自解私橐，营院宇，建楼阁，设钟鱼，轮奂炫烂，伟然告成。苦无佛像，剽圃得铜铸欢喜佛一十四尊，苔花锈涩，古质斑斓。剔泥沙，出真面，则刻画秘戏，意态如生。大喜，为之金其容，

檀龕绣幄，供奉极虔。又于正殿肖黄金镮子骨菩萨金像，殆祆庙焉。

座下弟子皆四方贫家女，不惜重值购之来。搓肌澡发，火焰熊熊，不遽削其青丝，命佣媪为之裹裙下三寸，务极纤纤，画蛾黛，梳鸦髻，歌舞应对，猜枚属对，俱令其色色当行。天颖稍钝者，通夕与以鞭笞，且施炮烙。不逾年，弟子十三人已俱受其教矣。女又裸诸弟子，抱之登榻，自卧而张股迎凑，盘拗动荡，授密媚焉。

明年，齐鲁饥，道殣相属。女闻之喜曰：“天将使吾道大明也。”命媪囊资往购小女子，但面目整齐不盲不缺者，皆能化媼为妍。媪三至鲁，两至齐，得女子其数九十余，尽俘以归。女命弟子转相授受，诚不屑以身教。

自于隙地审度，大起园亭，缭绕幽深，杂蒔花木，房枕不下数百间。其中雕奁锦幄，名画法书，布置贴妥，雅而且艳，皆所以藏娇也。每夕惟梆鼓弦管之声，初不闻梵吹鱼山之唱。都中渔色儿争乐游其宇。王侯卿相辈，女自承应，其次命弟子应之，再其次则小弟子应之。天人精庐化作勾栏妓馆。

客僧有挂褡规之者曰：“子以色愚当道，如佛法何？”曰：“尔何知？吾正法眼藏也，吾以禅悦救一方苦厄。曲躬之树、迦陵之鸟固犹在人间，子奈何不达？”客僧怒曰：“钱树子耶，法喜妻耶？子一例混淆，

汇成孽海，恐神天菩萨不汝容矣！”言已，卷单拂袖而去。

女由是益放纵，私结各藩邸及椒房贵戚，床第耽褻无已时，投赠馈献无虚日。胥吏大有力者又时时通殷勤，白云司执事诸君尤所结构。官外省者涎优缺，得女一言，即垂手得。方履新而私书至，已托其购黄锦白璧矣。稍延即另有庖代者。海内富民某，素横于乡，杀人陷司狱。赠女五万金，洵一言，即释去，缓缓骑款段出都门矣。

岁月既迈，铜山益高，年未四十，庵之富已能埒猗顿而抗石崇。司隶校尉之徒知其恶，涎其富，未敢侧目视也。门下称假子、称义徒、称荫婿者不止百人。大弟子十三人中曰珠芬，曰兰芬，曰楚芬，曰云芬者，色艺尤妙，能得当道怜。小弟子九十余人中，曰香小，曰香温，曰香生，曰香腴者，色艺亦佳，均称巨擘。女色虽衰，而妆饰类雏妓，素工内视，有鸡皮三少之称，大头脑争昵之，忘其为髡者相也。大家姬妾误至庵而受其诱辱者，岁不乏人；年少子弟淫至奄奄锢地穴中死者，又指不胜屈矣。

时有水部郎任生名衷白，内黄人，供职长安，米珠薪桂，资斧将断，称贷无门。闻女寿诞，介眉祝者皆珠履客，思夤缘美人，藉转阶级。竭力购土仪，具衣冠往，意入称觞队，得优婆欢。并校一绝云：

薄宦匏羈冷一官，风尘或得美人看。

慈悲欲乞生花舌，吹暖书生彻骨寒。

女览诗愠云：“是儿亦殊可笑，若郎官辈亦须酬酢，恐禅门铁门限，一时踏损矣。”命却其仪，款之殿下小斗室，给与一餐。左右问：“派谁去与之闲话？”女思良久曰：“命冯家儿去。”所谓冯家儿者，第八十三小弟子也，貌仅中人，妆亦黯淡。

生登堂叩首讫，视座客豪华，无不拖青曳紫；园中亭榭，皆有粲者与之把尊罍。鼓乐笙歌，人声喧聒。生正自惭形秽，忽一姬携之行曰：“任官人自有坐地。”随之入室，则几榻皆朴素，铺陈不华。旋一维尼迟回而至，略与之合十，即对坐问邦族。生勉对之，转问尼。云：“儿冯氏，法名香渠。”少顷餐至，仅八簋十六盘，味亦不甚甘美。冯举箸劝客，生有惭容，渐含怒意，问曰：“尊师法腊，下官芹献，曾哂纳否？”冯云：“儿约略闻之，尊觥已在璧例。”生又问：“能面晤尊师，一瞻颜色乎？”冯见生骨格清俊如海东青，心颇怜之，乃潜近其肩，小语曰：“郎何不自量？吾师尚有闲情见郎耶？以郎表表，何患腾达无日？此庵乃冰山也，郎室忍耐，勿轻怒，自蹈不测。”生始悚然，惊服其语。

筵撤，即揖与之别。冯送至门首，殷殷视生登舆攀轮，私语曰：“郎如有情，祈蹈隙来游，儿有心腹

语，可以相告，准有益于郎也。”生云：“卿辈甚伙，门庭甚高，措大何能数至？”冯曰：“儿之乡里籍贯，阿师已忘之矣。郎第伪云与冯氏小弟子同里，且有戚谊，为其父母作鱼雁，儿即见郎矣。”生默识，点首而回，颇愧怍而无如何。

既而，思冯语非无因。月余又驱车往，坐三重门限上。媼出，乃如冯语告媼。媼向内呼云：“冯家儿，汝乡人寻汝。”已而，又一媼至，引生抵一东寮，颇雅洁。冯果出，笑语生曰：“信人哉！”饮以茶，啖以果，意甚殷勤。已而谓生曰：“儿实怜郎，愿谐婚约，不知郎君能许鴉随彩凤乎？”生大喜，谓：“事不易易，恐无资出卿于庵，奈何？”女云：“郎但首肯，儿尚有伙伴郑姓名香侬者，貌较儿美十倍，腰橐既丰，心计亦细。昨已与之联床谈竟夕，渠亦愿同事良人，早脱水火。少坐，渠即来探郎矣。”

俄顷，珮声璆然，粉香腻鼻观。冯云：“香侬姊至矣。”果一丽人，淡妆雅服，莲钩翘翘，年约十七八，是真艳偶。生见之神夺，不禁哑然曰：“除却巫山不算云也。”郑亦秋波盈盈，睨之而拜，因小与倾谈。冯又与之耳语，似其意良佳。旋具小杯酌，相与酩酊。冯云：“姊已看中郎矣，有何心腹而不能面述耶？”郑掀帘出瞰，良久始逡巡入，低语生云：“儿辈均好人家儿女，鬻身至此，其役使有娼妓所不屑为者。顷见郎黄气透鼻准，一月内可由塞而亨。祈脱吾姊妹水火，

当合而事之，妾媵所不敢辞。”生云：“庵方隆隆，量不至鬻及卿等。”冯云：“连日鸛鹄啼殿壁，青荧舞斋厨，夜夜鬼车鸣，血滴庭石上已成斑矣。想不久即祸至。”郑云：“尤奇，昨见伽蓝神像，眶中流血泪，想非吉征也。”

旋闻丈室唤香依甚急，女翩然去。冯云：“郎曷归休？但宜早自勉。”生颇唏嘘。冯云：“长公主，今上所最宠顾者，其乳母刘夫人时来游憩，儿辈均得其爱怜。郎若能邀以誓不相负，儿能为郎谋。”生即矢以天日。曰：“且书一履历帖子来。”生与之。冯送生出，殷殷珍重而别。

月余又往，冯见之有喜色，曰：“幸不辱命，香依姊盗阿师珍珠舄、黄金帐环、八宝赤莲花，私与刘夫人，托其婉献公主。夫人问何所需，姊诡云：‘水部郎任某，是儿中表成，滞本班久矣，乞公主怜悯。’夫人笑而受之去，约不日有好音也。”旋见郑来，生喜谢，几屈其膝。郑云：“郎但不负吾姊妹足矣，何拜谢为哉？且归旅邸，恐捷音已至门首。”生重与申约而归。

明日，果有中官衔旨宣召。生悚惧，入觐。天子降温语，勉励官箴。舞蹈趋出，即补授都给谏。生莅官后，即思报复。五鼓起，抽毫草疏，力言桃花庵为天魔禅院址，国初奉旨铲平。妖尼广怜踞为淫藪，为恶百端。附列恶款二十四条，皆确凿无浮词。

疏入，上览奏勃然，谓：“畿辅近地，何得盘踞淫

凶？”质诸赤捧公杨廉。杨亦痛嫉之，而不敢遽发，顷闻圣语，遂秉笏直道其诸恶迹，与生疏宛符。遂降旨着锦衣卫抄没其资产，尼众就缚系刑狱。搜揭地道，尚有未毙之少年三四辈，室中违禁衣物甚伙。狱具，广怜得断头罪，大弟子皆发往长城外为奴，小弟子送街市售买。生急以资购二女以归，室郑而妾冯，称伉俪焉。

广临刑之日，年四十矣，而肌肉雪映，肤泽之香皆作馥郁。五花刽子以刀斫其额，问：“旧日威福尚在耶？”广仰天叹曰：“吾一女子，只身云游，富贵可埒九五，死已晚矣，复何憾！”遂瞑目延颈以死。生命人火其庵成焦土，欢喜佛亦熔化归色界天，不灭不生，子飞乐甚。

（出《夜雨秋灯续录》）

僧 医

某甲，家小康，而数遭讼事耗其财，郁结成疾，殆将不起。有丐踵门，自言能医。延之入视，已不食三日矣，气垂欲绝，而腹中尚咻咻动。丐曰：“是中有物，非吾所能治，当请吾师来。”以二十日为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乎？”丐出药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虽不食，竟不死。

越二十日，一僧来，口丐所荐也。入视病者，于钵中出一丸药，用铁丝系之，纳病者喉间，频牵曳之，复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动，僧摩腹益亟，仍牵曳其铁丝。突然掣出，即有一物随药而出。遽投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药少许糝之，蛇化为水。病良已。人问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气所结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气。母命与所讼者往来，再生冤孽纠缠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丐，殆仙佛化身欤？

（出《右台仙馆笔记》）

铁 算 盘

江西李某，以贸易往来苏杭，亦老于江湖者也。尝自杭州归，途遇少年求载，同舟者咸拒之。李见其衣服褴褛，踟躅江岸，心怜之，语同舟者曰：“孤客无归，大可怜悯，何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

及至常山，将舍舟而陆，少年顾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骥。今行将分手，颇思稍尽微意，供诸君一饱。愿闻所嗜。”诸客曰：“昨过某处，见市中馒头颇佳，今思之，食指犹动。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请。”时距其地已远，诸客姑以此难之，且知其贫，必不能办也。少年曰：“可。”乃还至其所卧处，

蒙被而卧。众呼之，曰：“毋扰清梦。”众曰：“吾曹饥矣，馒头安在？”曰：“诸君何汲汲若是？顷方起餽裹馅耳。”卧如故。久之，觉热气缕缕自其被中出，众异焉。或曰：“此渴睡汉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馒头出笼矣！”发其衾，累累者皆是也。众客饱啖，咸果其腹。异而叩其术，笑不言。

食已登陆，独约李会于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数纸为赠。视之，自玉山起，至李之乡里止，一路舟车，悉为代雇，此则各牙郎之票据也。李怪问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谓铁算盘者也。不必探囊扠篋，而能以术取人财。舟中诸客所赍，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长者，故丝毫未取，且为君代雇舟车，以报厚意。”李大惊，又甚感之，再三致谢。少年曰：“舟车之费皆取之诸客，何谢焉？”李曰：“相距且数百里，何能咄嗟而办？”少年曰：“我辈于千里外物，不难立致，况数百里内，直咫尺耳。”又谓李曰：“江湖间如我辈者不少，君此后橐中宜置五谷少许或官府印花，方不为术士所算也。”遂别李而去。李持票据示牙行，无不合契，沿途舟车悉应付如数。盗亦有道，斯之谓欤！

（出《右台仙馆笔记》）

异 僧

内江县圣水寺，有异僧，不知何许人，突来寺，

坐山门外阶级上，戴破絮帽，着百结衲袄，不食不言，三日夜未移处。寺固大丛林，有僧百余，睹其异，白长老。长老出验之，谓为有来因人。招之入则入，与之食则食，拣下寮安置之。尝数日不食，一食必兼人。与语能领略，但笑不言。所服衲帽，酷暑未解，近之无秽气。

居一载，长老见其发多虱虬，谓之曰：“尔何不披剃？”笑颌之，遂落发为僧。长老不加戒约，任其白来自往，众僧亦不之异也。寺规清苦，无雇工，种田数百亩，暨炊爨樵汲之役，俱僧为之。一日长老戒众僧，明晨入山伐薪。如命往，见山前后之木，俱伐倒成行，惟俟捆载耳。众僧惊异，听半崖斧声丁丁，近视之，此僧正流汗挥斧，斩伐余木。见人至，则贸贸然归。众僧肩担背负，运一日始尽。

又一年，由春入夏未雨，水田尽干，秧苗长尺余未插，大众焦心。忽见此僧扯寺田秧，结束戒把，抛亢田内殆遍。众叱之，乃遁。是夜大雨翻盆，寺田之秧趁势齐插，仍获丰登。白露异迹，愈放荡不羁，或雨宿山林，水遂衲衣无恙，或食生豆渣，煨笋半熟便大啖，诸所行，俱出人情外。四方闻其诙诡，咸未瞻仰，呼之曰仙。

县令某亦欲见之，屡招之未，不来，制僧衣帽待之。忽报此僧至，昂然穿堂入厅，旁若无人。眼观匾对，似通文理者。县令急出作礼，不答；与语，不应；

以新衣帽予之，不受；强披戴之，即离阶出，若速之去者。出署，卸衣帽委地。众方攢视，已脱归矣。

又数载，衲帽破裂，长老屡命易新，不许。惟自践棉畦拾败颗，堆积屋角，手拈花絮，自制竹器弹织之，成丈余，如粗褐布，裂作片段，穿竹针补之。寒暑长着，数年未见其解脱也。

晦翁洪公，名成鼎，以名进士宰蜀川。晚年辞篆闲游，遇畸士、高僧甚夥。时寓省垣，闻其异，造访之。至则避去。长老代觅，远近几遍，不见。候数日，不遇，返。历数月，再访之。比至，又不见。洪自咎无缘，方嗟叹间，忽报此僧归，在厨啖饭。洪偕长老往见之，正捧碗大餐，杂水菜津津而咽。俟饭毕，洪前施礼，但瞪目视洪久，手持木瓢，泻茶几满，拾拈茶叶二片，与洪曰：“吃茶！”此僧自入寺来，只闻此“吃茶”二字，余来吐一语。洪拱手受之，嚼于口，无他味。此僧随转入帐房，高踞竹几，捉笔蘸水画砚，势甚飞舞，连画数十笔，若成字，若不成字，又似精书法者。时大旱，洪叩曰：“大仙，何日得雨，能前知否？”便飞笔向砚旁余纸直拖三画，如蚯蚓状，而去。洪随往，见入后园密茜中。拱欲从之，长老掣之，乃止。后三日，果大雨。洪流连数日，欲再面之，不可得，遂归。

洪以此僧不语，故谥为默；以故浪理法外，故谥为野。作《默野僧传》数千言，撮其大略如此。后闻

内江友言：此僧自长老坐化后，又历十余年，无他奇。惟圆寂时，说偈云：

天地中空日月明，何人不向此中生？

而今撒手西归去，免得拖泥带水行。

来去明了，真异僧也。 （出《仕隐斋涉笔》）